

知荆南以開邊功由直龍圖閣進待制明年卒贈直學士

附者徽悉不遺禮部侍郎鄭錕云封駁是時凡給事中不肯書讀者輒命代行之賈院獲舉人扶書開封

兵間道遊擊盡戮之猶以盜發所部創兩秩二年進龍圖閣直學士知渭州廣潤小有才而善附會所辟置類

為渭州帝曰達先帝所用今無罪黜之是章先帝用人之失也不可陶既不得遂遂以琦不押文德常朝班奏

塞周輔字瞻翁成都雙流人少與范鎮何邠為布衣交年未冠試大廷不第鎮師既貴遂周輔始特奏名再舉

尹將之奇將以徒定罪錮錮不可之奇為從輕比既上省章惇怒罰府史舉人竟生刑錮不復敢有言案傳以

非其人帝謂執政曰廣潤奏稱將佐非貴游子弟即胥吏輩至不置而取乃用此輩豈其與朝廷事耶善一路

之失也陶既不得遂遂以琦不押文德常朝班奏勃之開始受知於琦驟加獎拔帝初臨御頗不悅執政

善於訊判鉤索微隱皆用智得情書有詔御史連被奏請以要辭示主者詔服之時以為知體及治李達獄竟

無不稱從之進吏部尚書卒論曰士學不為己而俯仰隨時如掌皇居井上求其立

臨宇大觀亦起進士登書雋州判官嘉祐初契丹泛使至朝論疑所應臨言契丹方機固何能為然春秋許與

之義不可以不謹彼嘗求馴象可拒而不拒嘗求樂章可與而不與兩失之矣今橫使之來或謂其求聖像聖

南轉運副使盜恩聚黨閩中多害兵吏改使福建護諸將以討之恩遂降元豐初循舊制歸百司獄于大理

若能隱居以求其志者及王安石用事一召即至容容歷年皆無一嘉獎而竊顯位至定之黨附置之凶德宜

人為義軍來歸者數萬或請遣還歸曰彼歸我而遣之必為亂不如因而撫之詔從其請自是來者益多契丹

病死聞者益薄陶之為人王子韶字聖太原人進士第以年未冠守選復游太學久之乃得調王安石引入條例司權監察御史

配澤循為河東中民怨因法既行遂領於度文以集賢殿修撰為河北都轉運使進賈文閣待制召為戶部侍郎

世所指無一嘉獎而竊顯位至定之黨附置之凶德宜為世所指無一嘉獎而竊顯位至定之黨附置之凶德宜

文階知齊州滄州荆南人為戶部副使以實文閣待制知廣州府河中卒

王陶字樂道京兆萬年人第進士至太常丞而丁父憂陶以登朝在郊祀後恩不及親乞還所選官丐追贈詔

元祐初言者舉其立江西福建鹽法培克欺誑貢公授民罷知利州徙蘆州卒年六十六周輔學善屬文神

直集賢院諫官司馬先言漢衛青不從太子故故景帝待之後周張美以公錢給世宗私故世宗薄之廣潤文

論之嚴不辱用外間會降為比是流諸海島主者皆論朝中貴人應陳升者後皆就戮請出之陳升為黃

後期改庫部元祐中歷吏部郎中衛尉少卿遷太常諫官指其交結宰相子弟大為不利之口日語為衛內

周輔方使閩上言父子金祇命遠方家無所託新改一近地乃易京西旋提舉江西常平繼文行鹽法為監察

結今當治其罪而更賞之何以厲人之節帝不聽用為舉收三司戶部判官從容謂曰朕於洪範得高明沉

復以右正言召陶言臣與四人同補兩人獨兩人召請并選唐介呂海等英宗知宗正寺踰年不就職陶上疏

文籍神所共部瀟豈宜汚禮樂之地改衛尉卿安世復言七寺正卿班少常上因彈擊而獲起遷是降德倖也

御史遷殿中侍御史右司諫若宗立改司封員外郎周輔得罪以序長成其惡降簽書蘇州判官起知楚州提

潛之義剛內以自強柔外以應物人君之體無出於是卿為朕書之於欽明殿屏以備觀省非特開元無逸圖

曰自至和中聖躬違豫之後天下顛顛無所寄命文章抗疏請早擇宗室親賢以建儲副危言切語動天威人

乃出知滄州入為秘書少監迎伴使御下苛刻軍吏因被酒亦傷子韶及其子又出知濟州建言乞追復先

點同修國史疏言朝廷前日正司馬光等恣惡明其罪罰以告中外惟變亂典刑改廢法度詭譎宗廟廟殿兩

也如直龍圖閣帝有疾中外憂疑不能寢食帝自為詔諭之曰朕疾少間矣廣潤言言於眾神宗立言者勸其

夫為是議者豈皆懷不忠孝為姦利附託之人哉發於至誠念宗廟社稷無窮大計而已陛下順民欲而安人

進士第元豐中用蔡確為御史裏行遂與李定舒亶論蘇軾等五品服領三班院會正御史專六察正臣言

輔得罪以序長成其惡降簽書蘇州判官起知楚州提點同修國史疏言朝廷前日正司馬光等恣惡明其罪

而民苦之貧井之家得以乘急要利乞留本道錢府五十萬貫安石始以可用召至京師御史中丞呂公著

心故親發德音免疑流言或云事由廣潤宿內侍始息後漢潤稽獲免疑流言或云事由廣潤宿內侍始息

幸得備言路以激濁揚清為職不宜兼治治曹神宗著御史知雜事轉存實諫諫無功命治其獄被以返擬

點同修國史疏言朝廷前日正司馬光等恣惡明其罪罰以告中外惟變亂典刑改廢法度詭譎宗廟廟殿兩

旨意以因百姓會河轉運使劉序不放青苗錢奏適至安石曰廣潤力主新法而遭劾劉序故壞新法而不

對仁宗曰今當別與一名曰既而韓琦決策遂立為皇子英宗即位加直史館修起居注皇子位伴讀陽諷

罪誅之還除實文閣待制知審官東院尚書省建為吏部侍郎年幾於奉職疑擬多抵牾事聞以制法未善

四書陳傳閣閣待制知揚州徵宗立中書言序序原類元祐章隆德致書言指為謗訕詔詔與金名勅序放歸

錢法安石始以可用召至京師御史中丞呂公著撫其舊惡還故官程顥李常又論其抑配括克取朝廷

王陶字聖太原人進士第以年未冠守選復游太學久之乃得調王安石引入條例司權監察御史

出知潭州府詔州縣聽民以家貴易鹽吏或推行失指正臣條上其害謂無益於民亦不足以佐國用遂殺之

田里蔡京為相復拜刑部禮部侍郎為翰林學士進承旨有言其在先帝過密中以音樂自娛者黜汝州二

問舉事如此安得人無向故願與常言不行徒使河東權實文閣待制知慶州宣撫使與師入夏境檄慶會

兵方授甲卒長吳達以眾亂廣潤亟召五營兵擊之遂率二千人斬關出廣潤遣部將姚兒村廣迫擊降其眾

柔遠三都戍卒欲應賊不果廣潤陽勞之使還戍清遣

置又坐守蘇時以天寧節同其父忌日輒於前一日設宴及節日不張樂移州會赦復官中奉大夫遂卒序

徐鐸字振文興化莆田人熙寧進士第一簽書鎮東軍判官紹聖末以給事中直學士院奏序序建議編類元

判官紹聖末以給事中直學士院奏序序建議編類元祐諸臣章牘事狀詔錫同主之凡一時施行文書據拾

判官紹聖末以給事中直學士院奏序序建議編類元祐諸臣章牘事狀詔錫同主之凡一時施行文書據拾

判官紹聖末以給事中直學士院奏序序建議編類元祐諸臣章牘事狀詔錫同主之凡一時施行文書據拾

判官紹聖末以給事中直學士院奏序序建議編類元祐諸臣章牘事狀詔錫同主之凡一時施行文書據拾

判官紹聖末以給事中直學士院奏序序建議編類元祐諸臣章牘事狀詔錫同主之凡一時施行文書據拾

判官紹聖末以給事中直學士院奏序序建議編類元祐諸臣章牘事狀詔錫同主之凡一時施行文書據拾

判官紹聖末以給事中直學士院奏序序建議編類元祐諸臣章牘事狀詔錫同主之凡一時施行文書據拾

判官紹聖末以給事中直學士院奏序序建議編類元祐諸臣章牘事狀詔錫同主之凡一時施行文書據拾

判官紹聖末以給事中直學士院奏序序建議編類元祐諸臣章牘事狀詔錫同主之凡一時施行文書據拾

判官紹聖末以給事中直學士院奏序序建議編類元祐諸臣章牘事狀詔錫同主之凡一時施行文書據拾

判官紹聖末以給事中直學士院奏序序建議編類元祐諸臣章牘事狀詔錫同主之凡一時施行文書據拾

判官紹聖末以給事中直學士院奏序序建議編類元祐諸臣章牘事狀詔錫同主之凡一時施行文書據拾

判官紹聖末以給事中直學士院奏序序建議編類元祐諸臣章牘事狀詔錫同主之凡一時施行文書據拾

判官紹聖末以給事中直學士院奏序序建議編類元祐諸臣章牘事狀詔錫同主之凡一時施行文書據拾

文墨其子揭登閣上訴仁宗復問狀瑣條素甚切朝廷不能奪乃賜諡曰思溫成廟廟享如神而請殺其禮判吏部南曹為開封府推官知洪州學校皆倚急其徒三百人將以夜殺之求不獲持甲謀于門請易校其召問論道明日推治點十人不為易校積閣當選十年不謂謀文彥博為言特遷之從兩浙轉運使加直史館知頤州楊州即拜淮南轉運使三司下諸道賈財財准南獨上金九錢三司使恣移文謹切瑣以賦數民貧對入修起居注知制誥草故相劉沆贈官制諱其附會取顯位沆子彥節弟婦文衰莊詣關哭訴瑣執私怨且誣詆其人執政以瑣贈乃恩典瑣不當為貶詞出知黃州然瑣亦不致請父諡還判流內銓英宗時論第在先朝乞查定儲副者進上諫議大夫翰林侍讀學士劉瑾又乞其判銓曰謂其子不應法復出深州歷應天府河南河陽請為太平州環平生薦士後雖不如所舉未嘗以令自首故再坐削階當官遇事輒言觸忤勢要至屢黜終不悔卒年七十

孫瑜字叔禮博平人以父任為將作監主簿昌朝薦為宗文檢討同知禮院開封府判官使契丹通西討捷書至館伴要入賀瑛以厚餽瑛辭以奉使有指不肯賀加秘閣校理兩浙轉運使入辭仁宗訪其家世謂曰卿孫虞子邪與大儒也久以道輔朕因賜金紫先是郡縣倉庾以斗斛大小為姦瑛奏均其制詔之亡狀者民大喜有言其變新器非便下遷知曹州瑛有言論所作重法均一誠便者乃還其元資徒知蔡州毀吳元濟像以其祠事裴度大木椽城隙入瑛使糞沙數千杆其術城得弗壞更相克難單州累官工部侍郎卒年七十九始與之亡朝廷錄其子孫時瑜之子為諸孫長瑜曰吾恐因父喪而官吾子予以兄之孤上之瑜天資整敏齊家以嚴稱善與人交一受知終身不易所薦上有過或欲使自言曰已知之而復撻之吾不為也

論曰宋至神宗承平百餘年風行政成士皆守官稱職雖上之化亦下之氣習使然也當時仕於朝且多出守方岳持節一化專對四方者各有其人其政蹟且多可紀自顧至論是已顧能折夏人屈元昊使者參擊食除害乃心邊事申錫除凶黨謀權梓水黠點吏禁盜鑄下以身活人塚不貢羨財景惠因母死而髮白孫瑜不恐以父喪而得官此其尤昭昭者歟

許遵字仲塗泗州人第進士又中明法擢大理寺詳斷官知長興縣水災民多流徙遵募民出米振濟竟以無患益興水利澆田甚博邑人便利立石紀之為審刑院詳議官知宿州遵舉典刑獄強明恕及為登州執政許以判大理遵欲立奇以自賞會婦人阿云獄起初云許嫁未行嫌婿陋何其瘦田舍懷刀斫之十餘刺不能殺斷其一指求盜弗得疑云所為執而詰之欲

加訊掠乃吐實遵按云納采之日母服未除應以凡人論讞于朝有司當為謀殺已揚遺駁言云被問即承應為按問審刑大理當當刑非是事下劾復言以遵為安詔以贖論未幾果刑大理用議法坐劾復言刑部定議非直云合免所囚之罪今乘數不用但引斷削一切按而殺之塞其自守之路始非罪疑惟輕之義詔司馬光王安石議以為不可安石主遵御史中丞滕甫侍御史錢觀皆言遵所爭法意自是廷論紛然安石既執政懲罪異己者遂從遵議雖罪問不承者亦得為按問或兩人同為盜劫吏先問左則按問在左先問右則按問在右獄之生死在問之先後而非盜之情天下益厭其說詔寧問出壽州再判大理寺請知潤州又請提舉崇福宮致仕累官中散大夫卒年八十一

盧士宗字公彥淮州西鄉人舉五經歷審刑院詳議編敕制定官提點江西刑獄待講楊安國以經術薦之仁宗御延和殿詔講官悉升殿聽其講易明日復命講泰卦又召經廷官及僕射賈昌朝聽之授天章閣侍講賜三品服加直龍圖閣天章閣待制流內銓李夢郭申錫有河汭訟士宗幼之士宗言兩人皆為時用有罪當驗問不宜遽鞠於是但黜中錫為州進龍圖閣直學士知審刑院通進銀臺司仁宗神主廟禮院請以太祖太宗為一世而增一室以備天子事七世之禮嘉兩制與禮官考議孫抃等欲知之士宗以為在禮太祖之廟萬世不毀其餘昭穆親盡即毀以示終也自漢以來天子受命之次太祖尚在三昭三穆之次也四世或六世其以上之主屬尊尊於太祖親盡則遷故漢元帝之世遷太上廟主於國親明帝遷處土主於國巨晉武惠帝廟遷西務州府君大抵過六世則遷其主蓋太祖已正東向之位則并三昭三穆為七世矣唐高祖初祀四世太宗增祀六世太宗廟則遷洪農府君高宗初廟又遷宣宗前世成法惟明皇之廟祀八世於事為不經今大行廟祔親盡當遷於典禮為合不當添展一室詔抃等再議禮制親盡當遷於典禮為合不當添州入辭英宗曰學士忠純之操朕所素知豈當久處外命再對及見論知人安民之要勸帝守祖宗法御史言其罕通吏事且衰病改沂州熙寧初以禮部侍郎致仕卒年七十一士宗以儒者長刑名之學而主於仁恕故在刑部審刑前後十數年

錢象先字資元蘇州人進士高第呂夷簡薦為國子監直講歷權大理少卿度支判官河北江東轉運使召兼天章閣侍講詳定一路教成當進敷府仁宗以象先母老欲慰之獨賜紫章服待制知審刑院加龍圖閣直學士出知蔡州象先長於經行待選英十餘年有所願問必依經以對反復論遂及當世之務帝禮遇甚渥故事講讀官分日送進象先已得蔡帝猶論之曰大夫

行有日矣宜講徹一編於是同列罷進者決日從知河南府陳州復兼待講知審刑院象先先通法家說故屢移刑文令各多所裁定嘗以為犯死者重有犯者輕請捕苛者許捕則殺人將倚法以善其良因削去許捕可餘事其持心平恕類此復知許穎陳三州以吏部侍郎致仕卒年八十一

韓琦字玉衡州人登進士第知定州安喜縣為政強力能使吏不賄守韓琦稱其才為開封司錄嘉祐寬恤諸道分遣使者琦曰京師諸夏本願獨不樂思乎乃盡罷役利害上之詔司馬光陳詳定條式遂革大姓漁井之弊提點利州路河北刑獄以開封府判官迎奏丹使使問南朝不問打團何也琦曰我后仁及見嘉祐時不為耳熙寧初為梓州路轉運使朝廷命諸道議罷役法琦首建併綱減役之制則以數計者百二十有八衙前以人計者二百八十有三省役人五百又請裁定諸州衙簿於是王安石言琦所言皆久為公私病監司背公道譽莫之或恤而獨能體上意宜加賞乃下褒詔琦賜帛二百人為鹽鐵副使以右諫議大夫知澶州坐失舉降太常少卿河決晝夜打禦神宗念其勞復改官大中大夫判將作監正議大夫致仕卒年七十七琦或欲有所為民必曰此已忘澶州民懷思之他日郡守杜純字孝錫濮州甄城人少有大成人之操伯父官南海上其孤弱樞不能還純白父請往如期而喪至以蔭為泉州司法參軍泉有蕃舶之饒雜貨山積時官於州者私與為市價十不償一惟知州關議與純無私買人亦莫知後事敗欲治多相牽繫獨兩人無與詠猶以不察免且檄參對純憤懣陳書使者為訟冤詔得不坐熙寧初以河西令上書言政王安石異之引與條例司數與論事萬于朝充審刑詳議官或減復肉以刑代刑死刑之輕者純言今盜抵死歲或減復肉以刑代刑實重也事遂寢泰帥郭進與其屬王郢成訟純受詔推鞫得詔罪安石王郢變其獄免純官韓絳為相以檢詳三司會計安石再來乃請監池州酒久之為大理正上言朝廷非不惡告許而有現事者以撻挾懲蓋京師聚賭姓易以宿奸於計當然非擾人也比來或徒隸缺望或民相怨仇或竟冒告賞但泛云某有罪某知狀官不識所逮之囚囚不省見逮之故若許有奇計其實而差為欺者以誣告當無不竟矣陳州商尹奇質溫泉

有美致欺云官謂之寺欲械訊河東純曰奇情止爾若傳致其罪恐自是民無復敢言者則數百之儲皆為土石請姑後其美而釋其人曹州民王坦避水患以車載貨入京從商者以為匿稅將議擊坦純復爭之卿楊

汲奏為立異又廢于家元祐元年范純仁韓維王存孫承文薦之除河北轉運判官初更後書司馬光稱其論議詳盡于書曰足下在彼朝廷無河北憂純因建言日防舊謀轉運今乃領屬都水外丞計其決溢之變前日不加多計今日不加少然出財不如使費而緩不急用財之官則寧過計而無不及不如使費而緩不急其言名為刑部員外郎大理少卿權侍御史言者詆其不由科第改右司郎中尋知相州徙徐州陝西轉運使還拜鴻臚光祿卿權兵部侍郎謝病以集賢院學士提舉崇福宮改修撰卒年六十四第絃

絃字君章起進士為永年令歲荒民將他往召論父老曰令不能使汝必無行若留能使汝無憾皆吾聽命乃官給印券使稱貸於大家約歲豐為首償於是成得食無從者明年檢償不意奉神宗聞其材用為大理詳斷官檢詳樞密刑房修武經要畧以職事對帝謂曰語宰相嘉其論奏明白未果用絃獄獄囚傳經詣民間有女幼許嫁未行而養於塔氏塔氏死而歸歸于家示法絃曰禮婦三月而廟見未廟見而死則歸葬于家示未成婦也律定昏而夫犯倫同凡人養婦雖非禮律然未成婦則一也議乃定又論天下囚應死更備不行法輒以疑獄殺人而有疑獄是縱民為殺之道也請治妄讞者不從擢刑部郎中元祐初為夏國母察使時夏人方修入其國禮猶倨逆者至衣毛裘設下人坐蒙以毳毼不跪受詔絃直之曰王事禮極厚今不可加以禮夏人畏懼加敬他日夏使至請歸復臣絃遂之至館使欲入見有敕陳絃止之否語歸不遂絃曰國主設有請必具表中此大事也朝廷肯以使人口語為可否乎隨語連扯之乃不敢言還右司郎中大理卿以直秘閣知齊鄆二州復為大理卿權刑部侍郎加集賢殿修撰為江淮發運使知鄆州獄繫囚三百人絃至之旬日處決立盡又以刑部召未至還之郭書有揭幟城隅者妖言其上期為變州民皆震俄而草場白晝火蓋所揭一事也民又益忿或請大索城中絃笑曰奸計正在是莫因吾膠擾而發奈何隨其術按之徒知應天府無何復盜乃奸民為妖如所搆遂按誅之徒知應天府卒年六十二絃事兄純禮甚備在鄆州聞計泣曰兄教我成立今亡不得歸死不暇矣適詣關迎其柩於都門哀動行路悉以奉錢給寡嫂推其子恩官其子若孫一人宦京師時里人馬隨調選病臥逆旅絃載與歸醫視之隨竟死為治喪第中或以為嫌不白其風義蓋天性云

杜常字正甫衛州人昭憲皇后族孫也折節學問無戚里氣習嘗讀書曉書曉草夫道不之覺觸梁木而墮頽為之傷中進士第調河陽司法參軍事富弼禮重之積遷河東轉運判官提點河北刑獄歷兵部左司郎中

太常少卿大僕太府卿戶工刑吏部侍郎出知梓州青
 耶徐州成德軍崇寧中至工部尚書以龍圖閣學士知
 河陽軍若早及境而兩大河決直州西上堵勢危甚常
 親履役處堤上堵潰水溢及常坐而止於是役人盡
 力河流遂退郡賴以安卒年七十九

謝麟字應之建州閩寧人登第調會昌令民被酒夜與
 仇鬪既歸而所親殺之因誣仇麟知死者無字所親利
 其財一訊得實再調石首令縣若江水為患隄不可禦
 麟疊石障之自是人得安堵號謝公隄通判辰州章
 使湖湘拓沅州薦麟為守由太常博士改西上閣門副
 使宿賊辰辰溪麟且捕且招一方以寧詔使經制宜州
 獠降其種落四千八百人納思廣河民千四百室得鐵
 甲二萬褒賜甚厚加果州刺史知荆南澧鄂二州元祐
 初復以朝議大夫直秘閣知潭州加直龍圖閣歷徙江
 寧鳳翔府渭州二州融江有夷將將吏謀致討麟以計
 平之戍兵從北來不能水土麟部土人使極南而北兵
 止屯近郡賴以全者甚眾卒于官

王宗望字確豐光州固始人以隸累擢夔州路轉運副
 使宗望即位行救實軍萬州獨不給飽卒未明因眾
 怒白晝入府宅傷守臣左右驚散他籍籍謀兆亂宗
 望聞變自夔疾驅至先命給賞然後斬明以狗且竄視
 守傷而不救者乃自劾朝廷嘉之歷倉部郎中司農少
 卿江淮發運使楚州沿淮至連州風濤險阻舟多溺議者
 謂開支氏渠引水入運河歲久不決宗望始成之為公
 私利代吳安持為都水使者自大河有東北流之異紛
 爭十年水官無所適從宗望謂回河有創立金隄七十
 里奏得錢百萬詔從之右正言張商英論其誣謾而宗
 望索已部侍郎以集賢殿修撰知鄆州卒年七十九元
 符中治其導河東流事以為附會元祐追所得恩典云

王吉甫字邦憲同州人舉明經練習法律試斷刑人等
 為大理評事累遷正刑部員外郎大理少卿舒贖以
 官獨引至第執政欲坐以自盜吉甫謂不可執政怒移
 獄他所吉甫亦就辨賣乃用飲食論罪不以獨也南郊
 起慢城役卒急於畢事董役者責之曰此殆類白露屋
 耳卒訴之吏當非所宜言論死吉甫謂非刑罰不應死
 遂求對神宗怒曰得非為白露屋事來耶吉甫從容敷
 陳不少帝為霽怒其人得釋蘇軾南遷所過郡守有
 延館之者走馬使正謂謂謂之吉甫謂謂謂謂謂謂
 不悅吉甫曰法如是難以增加成罪卒從若大倉火議
 誅守者十餘人亦爭之皆得不死其持論寬平大抵類
 此請知齊州梓州梓在東州為壯藩戶口最盛轉運使
 欲增折配以取羨餘吉甫謂其儉曰民力竭矣一增之
 後不可復減吾寧貽使者怒恐為國怨為民基禍哉
 竟却之歷提點梓州路京義刑獄開封少尹知同州漢

三州以中大夫卒年七十吉甫老於為吏廉介不回但
 一於用法士恨其少緣飾云
 論曰宋取士兼習律令故儒者以經術調節吏事舉能
 其官遺惠政及民而後登州婦獄君子謂之夫刑士宗
 象先若執經講義其為刑官論法平恕宜哉時吏事絕
 人民懷其德純以徵官能者清節紮獄必得經誼風
 義藹然常坐讓危掃羅定獨發宗室罪萬州之變吉甫
 至難之事於談笑間吉甫一於用法而廉介不回有足
 稱云

宋史卷三十三十一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九十

孫長卿 周沆 李中師 羅拯
 馬仲甫 王居卿 孫構 張說
 蘇宋 馬從先 沈遵弟 李太師
 呂夏卿 祖無擇 程師孟 張問 陳榮
 京劉柔甫 苗時中 韓贊 楚建中

孫長卿字次公揚州人以外祖朱異任為秘書省校書
 郎天禧中異守雍命隨所取浮圖像入見仁宗方權聽
 天下事嘉其年少敏對對留侍東宮辭以母疾詔還
 官知楚州糧料院都倉積米五十萬陳腐不可食主吏
 皆懼法毋敢輕去長卿為酌新舊均澤之吏罪得免通
 判河南府秋大雨軍營壞或言某粟將叛洛中謹然長
 卿馳諭之曰天雨敗屋廬未能致汝輩豈有欲叛意得
 無有乘此動吾軍者邪推首惡一人誅之留宿其所眾
 遂定詔汰三陵卒先卒法者登諫府下長卿矯制使還
 而具言不可決之故朝廷為之知和州民訴人殺弟長
 卿察所言無理問其資曰上等也家幾人曰惟此弟爾
 曰然則汝殺弟也鞠之服罪人神明之提點益州路刑
 獄監開封鹽鐵判官江東淮南河北轉運使江浙刑准
 發運使歲漕米至八百萬或疑其多長卿曰吾非欲事
 羨贏以備饋餉論議者謂是米多風波請開時哈河自
 淮經高郵長卿言地阻山回繞後大難就事下都水調
 工數百萬卒以不可成罷之時又將弛茶禁而收其征
 召長卿議長卿曰本祖宗權蓋將備二邊之羅且下
 用都內錢公私以爲便今之所行不足助邊運什一國
 用耗矣乃條所不便五事不從改陝西各波城中未
 年知慶州州據險高患無水蓋嘗疏引渭谷汲城中未
 幾復絕長卿鑿井井皆及泉泥陽有羅川馬嶺上構危
 棧下臨不測之淵過者皆恐長卿訪得唐故道關為通
 塗加集賢院學士河東都轉運使拜龍圖閣直學士知
 定州熙寧元年河北地震城郭倉庫皆廢長卿盡力
 繕補神宗知其能轉兵部侍郎留再任明年卒年六十

六長卿無文學而長於政事為能臣性潔廉不以一毫
 取諸人定州當得園利八十萬悉歸之公既沒詔中使
 護其喪歸葬

周沆字子真青州益都人第進士知海陵縣滿縣人
 請留既報可而以親老求監州稅通判鳳翔初置轉運
 判官沆使江西求葬親改知沂州歷開封府推官湖南
 鹽唐盤二族寇暴殺居民官軍數不利以沆為轉運使
 沆言鹽唐勝方驍未易勦力宜須秋冬進兵且其地險
 氣毒人驍悍善用鉞盾北軍不能補請選區區三州
 卒三千人習知山勢技巧者得精其果布餘兵給山足
 出則獵取之俟其勞弊力屈乃可順順幸用其策二
 族皆降加直史館知潭州他道兵來成者率兩期乃代
 多死瘡痍沆請以爲期斷戍人便之徙河東轉運使民
 盜鑄錢法不能禁沆高估錢價鑄者以無利自息入
 爲度支副使復智高亂定仁宗命安撫廣西沆之曰嶺
 外地惡非賊所至處毋庸行對曰君命仁也然遠民罹
 塗炭當布宣天子德澤遠往行行郡邑民避寇棄業吏
 用常法滿牛歲則聽人單佃往曰是宜與同運使役
 者同科奏中其期擢天章閣待制陝西而轉運使改河
 北李仲昌建六塔河之議以爲費省而功倍詔沆行視
 沆言近計塞商胡本度五百八十萬工用薪芻千六百
 萬今緣用功一萬薪芻三百萬均一河也而功力不相
 侔如是蓋計昌先爲小計以乘與役況所規新築稅
 河廣不能五之一安能容受此役若成河必汎溢齊博
 濱棣之民其魚矣既而從初議河塞復決沆言又徒
 河東轉運使遂罷開關直學士知慶州召知通運銀臺
 司判太常寺英宗既即位契丹賀節使至沆館客
 欲取書檄前使者以非典故不許沆折之曰昔貴國尚
 喪吾使至柳河即反今聽於凡達達命恩禮厚矣尚何
 云使者立授書朝廷未及契丹主年沆乘間雜他語以
 問得其實使者悔之曰今復應兄弟南朝矣進樞密直
 學士知成德軍節度使親事沆沆閱按斤數千人還其
 家以戶部侍郎致仕卒年六十九

李中師字君錫開封人舉進士陳執中薦為集賢校理
 提點開封府界外多盜中師立賞格督吏分捕盡得之
 進秩辭不受乃擢度支判官為淮南轉運使兩浙饋
 運粟振饑餓議勿與中師曰朝廷視民淮浙等爾卒
 與之徙河東入爲度支副使拜天章閣待制陝西而轉
 運使知澶州河南府呂權三司使罷開關直學士復為
 河南前此多大臣居守委事權專習地緩中師一以
 嚴整齊之號為治辦然用法刻深煩碎無大體厚結
 中人初神宗嘗對宰相稱其治狀富弼曰陛下何從知
 之帝默然中師銜弼且已及再至弼已老乃籍其戶令
 出免役錢與富民等又希司農指多取餘視他處為重
 洛人怨之朝廷以中師率先推行召為羣牧使乞廢河

南北監牧省國費而養馬於民不報後免行其說民不
 堪命權發遣開封府卒年六十一有女嫁陳執中子世
 儒坐夫事誅死

羅拯字道濟祥符人第進士歷官知榮州州介兩江間
 每江漲輒犯城郭拯作東西二隄除其患思知秀州為
 江西轉運判官提點福建刑獄泉州興化軍水壞盧舍
 拯請勿征海運竹木經一年民居皆復其舊遷轉運使
 邵武之光澤不權酒以課賦民號黃麵拯均之他三
 邑人以爲便改江淮發運副使江淮不受陳粟倉船繫
 岸下俟糧入乃得行蓋官以淮南不受陳粟為逃議
 計拯始請凡米至是而不可上供者以順軍又貯浙西
 於潤倉以時運自是漕增而費省轉為便拯使閩時泉
 商黃謹往高麗館之禮省省其王云自天聖後職貢絕
 欲令使與俱來至是拯以開神宗許之遂遣金幣入
 貢高麗復通中國自茲始加天章閣待制居職七年從
 知永興軍青嶺秦三州卒年六十五拯性和柔不與人
 校曲直為發運使時與副使公弼不協公弼從他道御
 史劾其貨官錢極力為辨理錢公弼為諫官嘗論拯短
 公弼稱烟黨不在拯部內任往薦進之或議以德報怨
 拯曰同僚不協所見異也諫官所言職也又何怨乎時
 論服其長者

馬仲甫字子山廬江人太子少保亮之子也舉進士知
 登封縣輟輟道險尼遂備民鑿平為坦途人便其行為
 刻石頌美通判趙州知台州為度支判官內侍楊永德
 言漕舟淮汴間惟水遞舖為便詔仲甫偕往訂可否還
 言其苦十餘條議遂格出為慶州轉運使歲歲盜者
 當論死仲甫請罪減一等詔須奏或復言饑餉均出比
 得報死矣請決而後奏從使徒復南真興州地狹因米
 少官糴之多價常踊登漢江米復反而糴無所售仲甫
 請移糴以舒其患兩益於民從之遂罷戶部判官為發
 運使自淮陰徑泗上浮長淮風波覆舟虞懼其患仲甫
 建議鑿洪澤渠六十里漕者便之拜天章閣待制知瀛
 州秦州古渭介有唐之南夏人在其北中通一徑小警
 則路絕仲甫得築粟城故址自鷄川築築堡北抵南谷
 環數百里為內地詔賜名甘谷堡故時羌人入城貿易
 皆得御仲甫設館處之賜示禮厚實閭之也既罷初守
 毫許揚三州糾察在京刑獄知通運銀臺司復為揚州
 提舉學視察

王居卿字壽明登州蓬萊人以進士至知齊州提舉夔
 路京東刑獄鹽鐵判官建言商賈轉百貨市塞上者聽
 以家資抵於官為給長券至賣所併輸征稅直公私便
 之出知揚州改京東轉運使青州河間城中苦盜益為
 病居卿即城立飛梁上設樓櫓下建門以時閉啓人誦
 其智從河北路河決曹村居卿立軟橫二埭以遏怒流
 而不與水爭朝廷賞其功建以為都水法召拜戶部副

王居卿字壽明登州蓬萊人以進士至知齊州提舉夔
 路京東刑獄鹽鐵判官建言商賈轉百貨市塞上者聽
 以家資抵於官為給長券至賣所併輸征稅直公私便
 之出知揚州改京東轉運使青州河間城中苦盜益為
 病居卿即城立飛梁上設樓櫓下建門以時閉啓人誦
 其智從河北路河決曹村居卿立軟橫二埭以遏怒流
 而不與水爭朝廷賞其功建以為都水法召拜戶部副

使提舉市易權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知秦州大原府卒年六十二居卿位吏特以言利至從官

孫構字紹先博平人進士第為廣濟軍判官歲入圭田粟數百石構止受百石餘以畀學官久之知秦州夷

年歲得盜令名指黨伍悉實諸法境內為清遠度支判官夔州都夷承秀李光吉王亮導生發入寇轉運判

官張誦誦詩之選構為使倍道之官至則遣涪州豪社安募千人往襲自督官軍及黔中兵擊其後斬承秀入

討二族火其居餘眾保黑崖嶺黔兵從間道夜謀而進光吉崖崖死突自縛降以其地建南平軍謀功加直昭

文館徒湖北轉運使章停與南北江蠻事構論降益治二州納歸附十四初渡辰溪舟毀而溺得援者僅免

神宗憫之賜帛三百北江會彭師晏常持背構知向水會彭師與有隙徽使攻之師晏降得下溪州地

五溪皆平進集賢殿學士三品服入吐寇拜右諫議大夫知桂州聲言將角其巢穴聞引去以疾

提舉崇福宮換太中大夫卒年六十四構喜功名勇於建立西南邊事自此始云

張說字聖吉建州浦城人第進士通判越州民患苦衙前役說科別入戶籍其當役者以差人錢為雇人克皆

以為便知曩邑縣推遷路轉運判官錄錄土之功加直集賢院改西轉運副使召對帝曰朕未識卿母聞章

奏獨卿與乘挺有所論請使人了然尋當以卿事相屬及入辭賜地獵射因起邊患說至中令毋得犯得一人

功多從光地獵射因起邊患說至中令毋得犯得一人新請境上羣羌感悅遷天章閣待制知熙州董道免

章道岷州說往討董道迎戰破之於錯城斬首萬級元豐初加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府徙杭州將行復命

權經畧熙州事趣使倍道行時舍卒治或有司計產調夫戶至累首民多流亡說中塗訴其狀乞教外招撫

之報會靈武師罷乃赴杭道過京師帝以西路對口彼勢雖弱而我師未銳邊備未飾願以歲月圖功累

官正議大夫卒年七十二說性孝友廉於財平生不殖田業既建拓瀘夷地被進用後雖有善言可紀終不遺

清議云

君臣之義吾與君等一也此而可恐孰不可恐遂為之徽樂進度支副使以集賢殿修撰知鳳翔府察在京

刑獄又出知潭州廣州累擢給事中知河南府無留訟入審刑院卒長於刑名故屢為法官數以獄議受

詔賜焉

馬從先字子野祥符人少盡力於學父嘗任子推以與其弟由進士累官太常少卿知宿州宿在淮汴間素難

治從先取舊簿者重坐者厚賞以求盜禁屠牛錢錢嚴甚大水發廢振流亡全活數十萬代還知壽州以老辭

英宗諭遣之曰聞卿治行籍甚壽尤重於荷姑為朕往既至治如曩時由太子賓客轉工部侍郎致仕從先性

整嚴雖盛夏不袒裼晚學佛預言其終時年七十六而卒

論曰長卿性務廉潔以能臣稱中師用法刻深以治辨稱雖均高材吏而優劣自見拯及仲甫俱能為國興利

除害構始開西南邊試途瀘夷被連用雖有他善而不能道清議至於沈沈河漢緩遠民折郵使歷有可稱

述者其最優歟

沈遵字文通錢塘人以陰為郊社齋郎舉進士廷唱第一大臣謂已官者不得先多士乃以遵為第二通判江

寧府歸奉本治論仁宗曰近獻文者率以詩賦豈若此十篇之書為可用也除集賢校理州之俗起居博達

制詰以父扶生禁止免求或知越州徙杭州為人疎嫉女數百人倡優養良家子者奪歸其父母善遇僚案皆甘

樂傾盡為之耳目刺聞巷長短悉必知事來立斷禁捕西湖魚竄人居湖上蟹夜入其籠間過有客會宿

相與食之且語府迎迎語曰昨夜食蟹美乎客笑而謝之小民有犯法情稍不善者不問法輕重輒刺為兵姦

猾屏息提點刑獄真卿將按其狀遵為稍弛而刺者復為民嘉福遵詔至為次於外不欲肉食者三十七

事遂不開封出選龍圖閣直學士治如在杭州蚤作視大夫交稱其能拜翰林學士判流內銓丁母憂喪除閣

其去養黃金百兩仍命扶養歸蘇州既葬廬墓下服未竟而卒年四十四世世之弟遵從弟括

文法因縣民念爭相率告辭語連及途文致其罪下獄引服等官流永州遭父憂不得釋更教始從池州留連

江湖間累年益優樂傲世既而池得九華秋浦間散其林泉景日使我自擇不過過耳即築室於齊山之上名

曰雲杜門隱几雖羸視亦埃塵塵平生不自貴重悉謝棄少雲杜門隱几雖羸視亦埃塵塵平生不自貴重悉謝棄

峭麗九長於歌詩會羣羣賦賦黃庭堅皆與唱酬相往來然竟不復起元豐末卒年五十四

括字存中以父任為沐陽主簿歷依沐水乃職方氏所書漢曰沂沐者故跡漢為汗澤括新其二坊疏水為百

渠九堰以播節原委得上下田七十頃擢進士第編校昭文書籍為館閣校勘勅定三司條例故事三歲郊丘之

制有司按籍而行藏其副吏沿以干利墮下張履距城數里為園圃植木刻鳥獸警遊幸登賞類非齋祠所

宜乘輿一器而百工侍役者六十輩括考禮沿革為書曰南郊式即詔令點檢事務執新式從事所省萬計

神宗稱善遷太子中允檢正中書刑房提舉司天監日官皆市井庸賤法象圖器大抵漫不知始始置渾儀景

表五堂浮漏括術術新曆曆天下上太史古書雜用士人分方技科為五後皆施用加史館檢計淮南輿地

括察訪發常平錢粟疏濬治廢田以救水患惠遠賢校理察訪浙西農田水利遷太常丞同起起居注時大

籍民車人未論縣官意相違為憂又市易司忠蜀鹽之禁不禁盡盡私井而董解池鹽池之言者論二事如織

皆不省括侍帝制帝頌曰卿知籍車乎日知之帝曰何如對曰敢問欲何用帝曰北邊以馬取勝非車不足以

當之括曰車戰之利見於歷世然古人所謂兵車者輕車也五御折旋利於捷速今之民間輻車重大日不能

三十里故世謂之太平車但可施於無事之日爾帝喜日人言無及此者朕嘗思之遂問蜀鹽事對曰一切實

私井而運解鹽使一出於官售誠善惠惠為流開不足價小井尤多不可猝絕也勢須俟候如兼惠惠恐得不足

費費帝頌之明日二事俱罷擢知制誥兼通進銀臺司自中允至是纔三月為河北西路察訪使先是銀台轉

運司置官收其利括言近實則國貧其勢必然人眾則囊橐空何以檢制朝廷歲歲契丹銀數千萬以其非

議疆地書指古長城為境今所爭蓋三十里遠表論之帝以休日開天章閣召對喜曰大臣殊不究本末幾論

國事命以畫圖示禮禮議始始賜得白金千兩使行至契丹庭契丹相楊益戒來就議括得地之籍數十預

如之益戒無以應讓日數里之地不忍而輕絕好乎括日師直為壯曲為老今北朝棄先君之大信以威用其

民非我朝之不利也凡六會契丹知不可奪遂舍黃鬼而以大池諸語乃還在道圖其山川險易迂直風俗之

純麗人情之向背為使契丹圖抄上之拜翰林學士權三司使嘗白事丞相吳充問曰自免復令下民之誠

嘗者今未衰也是果於民何如括曰以為不便者特大夫夫與邑居之人習於復何如括曰以為不便者特

無力役而亦使出錢則為可念若悉地之使一無所預則善矣然其說表行之蔡確論括首風乘刺陰害司

農法以集賢院學士知宣州明年復龍圖閣待制知審官院又出知青州未行改延州至鎮悉以別賜錢為酒

命應市良家子馳射角勝有軼羣之能者自起酌酒以勞之邊人驩歡執弓傳矢唯恐不得進趨歲得徹札起

乘者千餘皆補中軍義從威聲雄地府以副總管神壽西計援銀有功加龍圖閣學士朝廷出宿衛之師來成

賞資至再而不及鎮兵括以為衛兵難重而無歲不戰者鎮兵也今不均若是且召亂乃藏書而婦賜賜

錢數萬以驛開詔報之日此右府所行之失非卿察事機必使軍政自是事不暇請者皆得專之蕃漢將士自

皇城以降許承制捕投誘誘次五原植大雪糧餉不繼殿直到歸仁率眾南奔士卒二萬人皆潰入塞居民

怖駭括出東郊餓可東歸師得奔者數千問曰副都總管遣汝歸取糧主者為何人曰在後即諭令各歸屯及

暮至者八百未旬日潰卒盡還括出按兵歸仁至括曰汝歸取糧何以不持軍符歸仁不能對斬以徇經數日

帝復入磨崖崖度浮圖城括議築石壁以臨西夏而給事中徐禧來禧欲先城永樂詔禧諸將往築令括移

府並塞以濟軍用已而禧敗括括以夏人襲殺禧先往救之不能援承坐論均州團練副使元祐初從秀州

繼以光祿少卿分司居涪八年卒年六十五括博學善文於天文方志律曆音樂醫藥卜算無所不通皆有所論著又紀平日與賓客言者為筆談多載朝廷故實者舊出處傳於世

請知廣安軍使印州還為羣牧判官開封府推官神宗
雅知其名權倚起居注進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言青
苗法有害無益王安石怒命李定除御史宋敏求蘇頌
相繼封還詞命次至大臨大臨亦還之帝批去歲詔書
臺官不拘官職奏後未審更制也頌大臨合言故事
臺官必以員外郎博士近制但不限此非謂選人亦許
之也定以初等職官超朝籍躡憲臺國朝未有伴門一
開名器有限安得人滿其意哉復詔論數四頌大臨
致爭不已乃以累格詔命皆歸班大臨以工部郎中出
知汝州辰溪貢丹砂道葉縣其二德化為雙雉關山谷
間耕者獲之人疑為盜械送於府大臨識其異訊得實
釋耕者獲知梓州加集賢殿修撰復天章閣待制甫七
十致仕七年而卒大臨清整有守論議大體因爭李
定後名益重世并未敏求蘇頌稱頌為熙寧三舍人云
呂夏卿字紹叔泉州晉江人舉進士為江寧尉編修唐
書成直秘閣同知禮院仁宗選任大臣求治道夏卿陳
時務五事且言天下之勢不能常安當於未然之前救
其弊事至而圖之恐無及已朝廷頗采其策英宗之前
史館檢討同修起居注知制誥帝嘗訪以政對曰南朝
不惜金帛以和二邊脫民鋒鏑之禍古未有也願勿失
前好出知頴州得奇疾身體日縮時雖小兒年五
十三夏卿學長於史貫穿唐事博采傳記雜說數百家
折衷整比又通諸學創為世系諸表於新唐書最有功
云

祖無擇字擇之上蔡人進士高第歷知南康軍海州提
點淮南廣東刑獄廣南轉運使入直集賢院時孔子
後為文宣公無擇言前代所封曰宗聖曰奉聖曰崇聖
曰恭聖曰褒聖唐開元中尊孔子為文宣王遂以祖諡
而加後嗣非禮也於是下近臣議改為衍聖公出知袁
州自慶曆詔天下立學十年間其散徒為衍聖公出知袁
實無擇首建學官置生徒部國強誦之風由此始盛同
修起居注知制誥加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開封府進學
士知鄭杭二州神宗立知通進銀臺司初詞臣作誥命
許受潤筆物王安石與無擇同知制誥安石辭一家所
饋不獲義不欲取置諸院梁上安石憂去無擇用為公
費安石聞而惡之熙寧初安石得政乃諷監司求無擇
罪知明州苗振以貪聞御史王子韶使兩浙廉其狀事
連無擇子韶小人也請遣內侍自京師赴秀州獄獄
頌言無擇待從不當與故吏對曲直御史張戢亦救
之皆不聽及獄成無實狀但得其貲安石錢倍民生及
乘船過浙而已遂請忠正軍節度副使官徐宿為帝言
陛下道一御史出即得無罪乃知朝廷於事不為
未有為之而無功者尋復光祿卿秘書監集賢院學士
主管西京御史臺核知信陽軍卒無擇為人好義篤於
師友少從孫明復學經術又從修為文章兩人死力

求其遺文彙次之傳於世以言諸政事為時名卿用小
累鍛鍊放棄訖不復振士論惜之
論曰沈遵以文學致身而長於治才沈博物洽聞貫
乎幽深措諸政事又極開敏呂夏卿號稱史才尤精諸
謀之學宋之籍紳士各精其能學不苟且故能然也李
大臨官居殿殿克舉其職祖無擇治郡所至能修校官
是皆班班可紀者然大臨以論李定結無擇以忤安石
廢棄終身即是亦足以知二人之賢矣
程師孟字公闢吳人進士甲科累知南康軍楚州提點
鹽筴判獄濼或數犯兪州邊使者治所在萬州相去遠
有警事決日乃至師孟即從於兪部無常平粟建請
置倉適以歲振民不足師孟獨他儲不俟報吏懼白曰
可師孟曰必俟報候者盡死矣竟從之從河東路晉地
多土山旁接川谷春夏大雨水濁如黃河俗謂之天河
可溉灌師孟出錢開渠築堰於良田萬八千頃其事
為水利圖頒頒之州縣為度支判官知洪州積石為江
隄浸章清揭北牖以節水升降後無水患判三司都磨
勘司接伴契丹使蕭惟輔曰白溝之地當兩屬今南朝
植柳數里而以北人漁界河為罪豈理也哉師孟曰兩
朝當事守誓約深愧有案慮可覆視君舍文書賈州吏
欲生事即惟輔愧謝出為江西轉運使盜賊袁州州吏
為耳目不獲師孟械送獄遂送獄盜賊擒加州昭
文館知福州築子城建學舍治行最南從廣州州城
為德寇所毀他日有警民駭實方伯相踵至皆言土疏
惡不可築師孟在廣六年作西城及交趾陷恩管開廣
守備固不敢東時師孟已召還朝廷念前功以為給事
中集賢殿修撰判都水監賀吳丹生辰至涿州吳丹命
席迎者正南向涿州官西向宋使介東向師孟曰是卑
我也不就別自日庚爭至暮從者失色師孟辭氣益厲
叱使者易之於是更與迎者東西向明日涿人饒於郊
疾馳過不顧涿人移雄州以為言坐罷歸復知越
州青州遂致仕以光祿大夫卒年七十八師孟累領劇
鎮為政簡而嚴罪非死者不以屬吏發隨隨伏知神得
豪惡不逞跌宕者必痛懲艾之至勦絕乃已所部肅然
洪福廣為立生祠

張問字昌言襄陽人也進士起家通判大名府章牧地
在魏城久員入於民有司按舊籍括之地數易主券不
明吏苛趣辦持券書人田至毀室廢墜丘墓問至則
曰是豈朝廷意耶其上也以問仁宗論大臣曰吏用悉
如問何患赤子之不安也立罷之擢提點河北刑獄大
河決議築小吳門言曹村小吳南北相直而曹村當水
衝顧小吳隄薄水溢北出故南隄無患若築小吳則左
疆而右傷南岸且決水並京畿為害獨可於孫陳兩埭
間起隄以備之耳詔付水官議久不決小吳卒潰徙江
東淮南轉運使加直集賢院戶部判官復為河北轉運

使所部地震河再決議者欲徵京東民三十萬自澗築
隄抵乾寧問言隄未能為益災傷之餘力役勞民非計
也神宗從之問十年不奏考課詔特遷其官入為度支
副使拜集賢殿修撰河東轉運使坐課軍須貶知光化
軍未幾復使河北諸葛公權之亂郡縣騷擾連連至數
百千人問上疏申理止誅首惡熙寧末知涪州自新法
行問獨不阿時好歲歲為帝言民苟免常平助役之苦
反以得流亡為幸語切直驚入元豐定官制王安石薦
問可任六曹侍郎帝以其好異論不用歷知河陽潞州
元祐初為秘書監給事中累官正議大夫卒年七十五
問處已廉潔嘗往邕邕與神宗世衡善其子古用遺
汝州田十頃許帝受使歸未至而世衡善其子古用遺
治命亦不納田無穡者三十年後汝守請以給學朝廷
命反諸神氏熙寧時有陳舜俞樂京劉蒙亦以法廢
黜

舜俞字令舉湖州烏程人博學強記舉進士又舉制科
第一熙寧三年以屯田員外郎知山陰縣昭侯代選試
館職舜俞辭曰爵祿名器砥礪多士宜示以至神鳥可
要期如付契刺中書帖上之青苗法行舜俞不奉命
上疏自劾曰民間出舉財物取息重止一倍約償得錢
而穀粟布疋魚鹽薪蔬棧棧金絲之屬得雜取之朝廷
募民貨取不可約中熟為價而必銷錢欲如私家雜
償他貨取有司得過惠民多至賣田宅質妻妾有識者老
戒其鄉黨子弟未嘗不以貴貨為苦祖宗著令以才物
相出舉任從書契官不為理其保全元元之意深遠知
此今誘之以便利督之以威刑方之舊法異矣詔謂振
民之絕而抑兼井使使十戶為甲浮浪無根者毋得給
以言之天下之有常平非能人人計口受餉但權殺價
貴賤之柄使積貯者不得深藏以邀利爾今散為青苗
唯恐不盡萬一饑饉存至必有乘時貴賤者未知何久
法以制之官制既廢取息富室藏錢坐待鄉里通欠
之時田宅妻孥隨欲而得是豈不為兼井利哉雖分爲
夏秋二科而秋放之月與夏放之期之期與秋放之月與秋
放之期等不過展轉計息以給為納使吾民終身以及
世世每歲兩輸息錢無窮已別為一賦以敵海內
非王道之舉也奏上責監南康軍鹽酒稅五年而卒舜
俞始嘗棄官歸居秀之白牛村自號白牛居士已而復
出遂貶死蘇軾為文哭之稱其學術才能兼百人之器
慨然將以一身任天下之事而人之所以周旋委曲云云
其天者不為一布衣復士大夫夫識與不識皆深悲之
京州南人為布衣時鄉里稱其行義事母至孝妻張氏
家絕族女弟自隨京未嘗見其面妻死京寢食於外為
嫁之嘉祐初詔訪遺逸以薦問得校書郎為湖陽赤水
二縣令神宗末言京上疏以畏天保民為請知長葛縣

所餌合詞便而師中至詔以注奉付之師中邀注來
難之曰君以會豪伐仇能保必勝乎曰不能師中曰
既不能保必勝脫有敗奈何注知不可遂罷議會
既而紹泰入追亡者害巡檢宋士堯注又張皇為駭奏
仁宗為之肝食師中言無足憂因劾注邀功生事招致
失察心卒致將率敗覆按法當斬於是注責秦州安置
井按固成皆坐貶師中攝帥事又置堽兵於邊聲言將
入寇師中方宴客飲酒自若華六榜揭境上披以其情
得不動即日賣方物紹泰懼棄六道去假留高子
宗旦保大喇眾無所屬前將規討以幸實遂固守師中
徽論稱福立率其族以地降邊人化其德多畫象立祠
以事稱之師中李大夫不敢名還知濟安二州濟水壘
塞久師中訪故道自竟城西南營壘之功未半而去遷
直史館知鳳翔府神謂取絳州師中言西夏方入貢叛
狀未明恐彼得以藉口徒啓其釁端也師中遂路規知西
夏駐兵綏州徵諸路常率制師中疏論率制之害時
諸將皆請行師中曰不出兵罪獨在帥非諸將受也既
而此舉卒罷熙寧初拜天章閣待制河東都轉運使西
人入寇以師中知秦州詔賜以班超傳師中亦以持重
總大體自處前此多屯重兵於境寇至則戰戰其銳鋒
而內無以遏其入師中簡守者列塞上而後喜戰者
之中居令諸城曰即寇至堅壁固守須其去而戰士尾襲
之約束既熟常以取勝王韶築渭源上下兩城屯兵以
節武勝軍撫納洮河諸部下師中議遂言今修築必廣
發兵大張聲勢及合蕃部納土招弓箭手悉西番及洮
河武勝軍部族生疑今若不先招撫青唐武勝及洮河
諸族則西番族必乞修城若因其所欲發兵築城堡
以示斷絕夏人鈔略之患鄙人必歸心唐於西域每得
地則建爲州其後皆陷失以清水爲界大抵根本之計
未實腹心之患未除而勤遠略貪土地者不如此
者師中阻師事詔又請置易募人耕種邊曠土師
中奏詔其謀王安石方主留坐以秦報反覆罪削職知
舒州徙洪登齊復待制知瀛州又乞召司馬光蘇軾等
置左右師中言時政得失又自稱爲曰天生微臣蓋爲
聖世有臣如此陛下其舍諸呂惠卿敢其語以爲罔上
遂貶和州團練副使安置還右司郎中卒年六十六師
中始事州縣耶狀報包拯悉知政事或云朝廷自此多
事矣師中曰包公何能爲今鄴縣王安石者服多白甚
似王敦他日亂天下必斯人也後二十年言乃信其志
尚甚高每進見多陳天人之際君臣大節請以進賢退
不肖爲宰相考課法在官不貴威罰務以信人至明
而恕去之曰民擁道避泣馬不得行杜衍范仲淹富弼
皆薦其有王佐才然好爲大言以故不容于時而屢黜
氣未嘗少衰

給事不之與賊平又條治其獄無濫者加集賢校理通
判秦州范祥城古謂說王魏餉具言非中國所恃而勞
師也戊且生事既而諸羌果怒乎塞下大擾經二歲乃
定判大常禮院吏部南曹提點開封縣鎮平龍騎軍
皆故擊盜卒屢不時得贓盜給官還營不自安大校案
元煥使亂詔說往視許元以不死命取始禍者自贖眾
皆帖然提點陝西刑獄時錢法瑛議者欲變大錢當
一說言民間素重小銅錢而賤大鐵錢他日以一當三
猶輕之今減令均直大錢必廢請以一當二則公私所
損亡幾而商賈可以通行兼盜鑄者計其直無贏將必
自止從之徒說南北轉運使直集賢院進集賢殿修撰
知貴州奏言臣去桂十八驛異時集賢使未嘗行飭武
備臣願得一往使聲靈知省大將號令息以聲威南交
詔可自備備定後交人浸驕守帥皆姑息詔至部其使
者願宗來餽餼如故應說細其禮召問折論導以所
當爲備伏而去說遂至邕州集左右江四十五峒首詣
麾下開簡工丁五萬補置將吏更鑄印給之軍聲益張
交人滋益恭遣使入貢召爲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命張
田代之英宗或以毋得改說法道除知延州趣入親帝
勞之曰卿在嶺外施設無不當者郡延最當敵要今將
何先對曰邊事難以除度未審陛下欲安靜也將威之
也帝曰大抵邊陲當安靜王事者朕言惟何將與帥
臣意如此至抵陝州無不貪功生事者卿謂何如說曰
素言是也詔許施慶州以收還聲言益發人騎且出變
辭復攻圍大順城說謂由積習致然不稍加折請則國
威不立乃留止請時服使者及歲賜而移有州門故帝
喜曰固知說能辦此詔許之曰大阻盤旋不敢入乃報
言邊吏擅興兵今詠之矣朝廷遣何次公持詔書諭告
說以爲未可明年又乞留賜冬服及大行遺留二使而
以帥牒告之故諒始因說謝罪共責職銀州監軍
鬼名取其圖陰扣青濁城主帥講求內附說以狀聞
遂欲因取河南地說曰數萬之衆納土容可受若以間
衆來情偽未可知且安所置之戒謂毋妄動謂持之力
詔說召謂問狀與轉運使薛向議撫納說向言名山誠
能據橫山以捍敵我以刺世世封之使自守故爲中
國之利今無益我而輕啓西費非計也乃共畫三策令
幕府張穆之入奏而穆之陰受向指說言必可成神宗
意說不協力徒知秦風說遂發兵取絳州說欲理謬不
稟節制之狀未及而從說說見帝請棄絳州而上謂罪
帝愈不能罷問知州既說說抵罪而後說說以說說
真定改罷罷知州學士知成都苗法出說說言對策力耕
火種民常不足今省稅科折已重其民無暇不爲儲積
脫歲歲不能償通適陷之死地願罷四路使者詔獨置
成都府一路熙寧三年卒年五十九子師問

當公事不三年提舉本路常平遂居稷縣在蜀茶額三
十萬稅增而五之師問又行爲百萬稅死師問訟其
前功乞賜之土田詔賜糧十頃進師問都大提舉成都
承與路權茶位視轉運使又兼買馬監牧事權震川建
請無不遂志所行職事他司莫預聞茶稅既被於秦蜀
又欲延刑楚兩河神宗不許元祐初用御史中丞劉摯
言遣黃廉入蜀訪察司諫蘇轍論其六害謂李稷引
師問共事增額置場以金銀貨拘民間物折博賤取而
貴出之其害過於市易自法始行至今四變利益深民
益困立法之慮未有甚於此者廉奏至如敝所陳乃貶
師問主管東嶽廟久之起知新州會復置常平官李沆
事於中書即以師問使河北詔關西復復復復復復復
臣於是一切如初又使據屬諸關奏奏馬事安善韓忠
彥議頗異獨會布以爲然曰但行之一年而以較綱馬
利害即可見矣師問遂請令蕃漢商人願持馬受券者
於熙寧兩路印驗價給之而請直於太僕若此券盛行
則買馬場可罷既用其策明年太僕會綱馬之籍死者
至什二而券馬所損纔百分一詔獎之賜以金帛陝
西轉運使加集賢殿修撰知秦州諸道方進築被賈
師問在秦無所事快快不釋言布議使督本部兵赴熙
河共攻師問承命師問集兵四萬以待而章惇陰詔
師問鍾傳先出塞殺師問節制築策復又秦鳳之師
不再而還傳更教會兵於聽耳關未至復又秦鳳之師
再出成運勞且弊言者乞加責不聽旋進文閣待制
召爲戶部侍郎未及拜生秦州許增虜事落職知鄆
未幾還之歷河南承軍延安府卒

趙高字公才邠州依家人第進士爲汾州司法參軍郭
達宜撫陝西辟掌機宜文字神謂擢絳州州人數萬
朝廷以其生事誅誅謬反故地歸降人以解仇釋兵高
上疏曰謬無名典畢死有餘資若將改而還之彼能聽
順而亡絕約之心乎若不若論以彼衆械卒殺中園邊
臣雖擢納無所利特以年俸俾我蘇五景詢輩固可
遣詢等來與降人交歸各還紀律而疆場寧矣如其蔽
而不遣則我留橫山之衆未爲失也又從師師延爲
遠移書執政請存絳州以張兵勢先規度大理河川建
堡砦畫據橋之地三十里以處降者若棄綏不守則無
以安新附之衆援神世衡招蕃兵部故屯青濁城故事
朝廷從之活降人數萬爲東路得聲聲聲初夏人誘殺
知保安軍楊定等既而以李崇貴韓道喜來獻且請朝
朝廷欲官其任事之會鑑歲以爲俸給因使納塞門
安遠二砦而還絳州高言變計得之地宜增廣問狀
乃無窮之利若存不免用兵降二萬人入吾肝脾豈
對曰不可之亡皆不免用兵降二萬人入吾肝脾豈
已深不殺之亡皆不免用兵降二萬人入吾肝脾豈
復來貢正高請遊更其心腹因以招橫山之衆此不

賀蘭險要過嶺則砂磧也使敵入平夏無礙殺之又選三蕃官各輕兵五百取道出敵若後遂其歸路端彥與賊賀羅平散敗果遂平夏千兵伏發敵駭斬其甚衆生擒鬼名斬首六獲戰馬七百牛羊老幼三萬餘遷龍圖閣直學士復帥延安元祐初梁乙理數殺邊高知夏將人侵被西路將劉安李儀曰夏即犯塞門汝徑以輕兵搗其腹心後果犯安等襲洪州斬其甚衆夏遂入貢既而以重兵壓境將亟請益戍兵爲備高徐諭之曰第誦斥埃整戎甲無爲寇先成兵不可益也遣人詰夏夏兵遂去遷樞密直學士乙理不悅復問以善意問乙理何苦與漢爲仇必欲寇第數來使汝所得不能償所亡洪州是也改之吾善遇汝遣之戰袍錦線自是乙理不復窺塞高乃斂關中疑而殺之五年拜端明殿學士遷大中大夫夏遣使以地界爲請朝廷許還葭蘆米脂浮屠安釀四邑以高領分盡之議夏既得四邑猶未有恭順意未幾復犯涇原會高卒年六十五贈右光祿大夫紹聖四年以高與元祐棄地議係其名于黨籍

孫路字正甫開封人進士及第元豐中爲司農丞鄧潤甫爲御史召對其言不合新政宗語輔臣以爲不可用下遷主簿路執鞅不釋求通判河州從蘭州夏入寇論禦禦功進五階陞陝西轉運判官元祐初爲吏部禮部員外郎侍講徐王府司馬光將乘河湟邢恕謂光曰此非細事當訪之邊人孫路在彼四年其行止足信可問也光亟召問路與地圖示光曰自通遠至熙州繞通一徑熙之北已接夏境今自北關辟土百八十里溯大河城蘭州然後可以扞蔽若捐以敵一遺危矣光幡然曰賴以訪君不然幾誤國事遂止遷右司郎中以直龍圖閣知慶州章惇柄國復議取峽地時諸道相視未進路聲言修舊壘載器甲樓南頓大順城下夜半趨安疆運明據之六日而城完加實文閣待制途榮興平橫山進龍圖閣直學士徙知熙州涇源城西安詔出師率制其勢路即將衆臨會州遂取唐唐之策大將王慙王瞻擄選州贈先至下之愆與爭功路石慙顯屬以兵職有請輒弗應懇請朝拜路兵部尚書以龍圖閣學士知成都未行坐他事削職知興國軍徵宗立歷太原河南永興軍河中府卒

游師雄字景叔京兆武功人學於張載第進士爲儀州司戶參軍遷德順軍判官郵延將劉瑄與主帥議戰守策欲自延安安定黑水師雄以地薄賊境懼有伏請由地道而謀者言宜使精騎於黑水傍境謝曰微君言吾不返矣趙高帥延安辟爲屬時夏人擾邊戍兵在別堡詔安以北諸城兵力成弱高患之師雄請發義勇以守多聚石城上待其至夏人知有備不敢入但荒堆三泉而還歲餼行諸壘振貸計口賦糧人無殍亡運

石瑄甲深溝繕城邊備益固元祐初爲宗正寺主簿執政將乘四若訪於師雄師雄曰此先帝所立以控制夏人者若何棄之不惟示中國之怯將起敵人無厭之求備瀘戎刑粵視以爲請亦將與之乎萬一燕人遣一乘之使來求關南十縣爲之奈何不聽因著分疆錄還軍器監丞吐蕃寇邊其會鬼章青宜結乘間脅虜羌構夏人爲亂謀分據熙州河延擇可使者與邊臣措置詔師雄行聽便宜從事既至謀知夏人聚兵制之請於帥屯通遠境吐蕃將攻河州師雄欲先發以制之帥曰帥勿嘗聞曰我謀我寡奈何師雄曰在謀不在衆勢事不濟甘受首級三日乃定遂分兵爲二姚兒將而左裨師將而右克破六通宗城斬首千五百級攻講宋城斷黃河飛梁青唐十萬衆不得度詭賊洮州擒鬼章及大首領九人斬首千七百級捷書聞百僚表賀遣使告宋裕陵將厚賞師雄言者猶以爲邀功生事止遷一官爲陝西轉運判官提點秦鳳路刑獄夏人侵涇原復入熙州師雄言蘭州距賊一舍通遠不百里非有重山復嶺之阻宜於西通渭之間建安堡納諸結珠三柵及護耕七堡以固藩籬此無窮之利也詔范育皆如初議入拜副都員外郎加集賢校理爲陝西轉運使內地移衆於邊民以鞏堡爲病師雄言往者邊土不耕仰給於內今積粟已多軍食自足宜令內地量輸轉致之直以免大費報可召請開言宗勞之曰洮州之役可謂勛功但恨資太薄耳對曰皆上稟廟算臣何力之有焉唯當時將士勦勞未錄此爲欠也因陳其本末拜衛尉少卿宗勞數訪邊防利病師雄具慶曆以來邊臣施置之臧否朝廷謀議之得失及方今禦敵之要凡六十事名曰紹聖安邊策上之出知邠州改河州府進直龍圖閣知秦州未至詔攝熙州以夏人擾邊詔使與熙帥秦師共謀之使者銳於討擊師雄謂進築城堡以自蔽席師之師不應上上也上章爭之不報既而使者知攻取之難卒用師雄策自復洮州之後于關太食物林邊黎諸國皆懼悉遣使入貢朝廷令熙州限其二歲一進師雄曰如此非所以來遠人也未幾還秦從知陝州卒年六十師雄慷慨憂國有志事功議者以用不盡其材爲恨

程行字昌叔河內人徙河中第進士調華池令民牛爲穡家斷舌而不知何人訟于縣行命殺之明日仇以私屠告行行從薛絳宣撫西過慶幸讀亂行名母在羅亟謝歸其補賊七釋比至慶幸嘗成華池知衍不敢近時諸郡捕賊兵糧無以給遂遣發常平倉且懼得罪行曰機之不恤則吾兵將爲慶幸矣衍考課爲一路最元豐中神宗西征秦軍事師第賞以死事爲下衍曰此非所以勸忠也力爭之謫還入塞詔往靈武援渭慶

兩軍將行衍曰吾兵精歸未及解甲安能犯不測於十里外哉諤乃止同輩異罪賜謝衍曰師不再舉君之力也行議其意曰萬萬衆之命以一身塞責行無憾焉元祐初大臣議棄熙州衍與孫路論疆事以爲蘭寨則熙州危熙寨則關中震唐自失河湟西邊一有不順則警及京師今二百年非先帝英武孰能克復若一旦委之部後患益前梅路無及矣議遂止改陝西轉運判官金如據兩川美田實彼我必爭之地自西關失利遂廢不守講界二壘之間城李諾平以控要害及他城堡皆起亭障以通復原明年遂城李諾名曰定遠三遷左司郎中紹聖初以直秘閣爲陝西轉運使加直龍圖閣知慶州徙延安又徙秦州未行而卒年六十三教河中官庄其葬後追錄不棄蘭州議官其一子

論曰熙寧至於紹聖四方之事多矣夏人乍服乍叛其地或子或奪廟堂之上論靡有定相爲短長元發師中輩七人一時謀蓋可考也元發論君子小人言豫而盡動人主而神宗惑安石之言竟弗之悟師中預識安石於鄆令以爲日宵王敦將亂天下蓋又先於呂誨矣能鎮撫西夏又能靖交趾之難誠有禦寇之才其子師開爲時龍利無足取者趙高扭於西陲之勝取敗南番復獲鬼名庶足自贖朝臣議棄河湟孫路以一言之使司馬光自悔幾於誤國及取青唐下邈川可驗其能然石王愬而困王瞻非大將之器也游師雄之禽鬼章復洮州以致諸國入貢校之諸將其功獨爲偉偉行爲政得民心既去而亂兵不忍驚其母德之足以感人有如是夫

宋史卷三百三十三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九十二
楊佐 李兌 沈立 張棧 張燾
俞允 劉瑾 閻詢 葛宮 曹張田
榮諱 李載 姚漢 朱景 李琮
朱壽隆 盧士宏 單敷 楊仲元 余良肱
潘夙

楊佐字公儀本唐靖恭諸楊後至佐家于宜及進士第爲陵州推官州有鹽井深五十丈皆石也底用柘木爲榦上出井口垂硬而下方能及水歲久榦摧欲易之而除氣騰上入者輒死惟天有雨則氣歸以下稍能施工購則亟止在教工人以木盤貯水穴竅灑之如雨滴然謂之雨盤如是累月井幹一新利復其舊泉還河陰發運判官幹當河渠可皇祐中泚水殺益不常漕舟不

能屬佐度地鑿濱以通河流於是置都水監命佐以鹽鐵判官同判京城地勢南下涉夏秋則苦淤澤在開示通河疏溝滄出野外自是水患息又議治孟陽河議者謂不便在言國初歲轉京東粟數十萬今所致亡義儻不潛復舊跡後將廢矣乃從其策出爲江淮發運使孟陽之役調民七八千夷丘墓百數悉登塞詔開封勸治官吏獨拾佐不問判察判劉政請加貶聽不聽召爲鹽鐵副使拜天章閣待制復判都水知審官院權發遣開封府書使契丹虜饋以方物書獨稱名英宗升遷奉遺留物再往使卒于道年六十一詔護喪歸賜以黃金恤其家

李兌字子許許州臨潁人登進士第由屯田員外郎爲殿中侍御史按齊州獄卒獄成有欲夜其囚者兌以便宜斬之入服其略張佐判河陽兌言佐素無行能不宜以成里故用改同知諫院秋言擅廣西入內都知任守忠爲副兌言以宦者觀軍容致主將掣脫非計仁宗爲龍守忠太常新樂成王拱辰以爲十二鐘響一以黃鍾爲律與古異胡瑗及阮逸亦言豈不能諧詔近臣集議久不決兌言樂之道廣大小徵非知用之神詎容輕聽願參新舊但取諸和近雅者合而用之進侍御史知雜事擢天章閣待制知諫院龍運使制敵與郡守味時有用彈劾奪節及老疾請郡者一切得仍奉稱兌言非所以勸沮乃詔悉依所居官格兌在言職十年凡所論諫不自表揚故鮮傳世出知杭州帝書安民二字以寵從趙州加龍圖閣直學士知廣州南人謂自劉氏納土後獨著清節還知河陽帝又寵以詩徒鄂州富人榜僕死係頸投井中而兌以爲爲解兌曰既赴井復自縊是有理乎必受受昧故之爾誠之果然兌歷守名郡爲政簡嚴老益精明自鄧綰泊然無任宦意對使劾力丐退英宗命無拜以爲集賢院學士判西京御史臺積官尚書右丞轉工部尚書致仕卒年七十六諡曰莊從弟先

先字淵宗起進士爲夔州觀察推官攝吉州示新令兩州俗尚訟訟先爲辨枉直皆得其平知信州南安軍撫楚州歷判江東淮南轉運使壽春民陳氏施田其後貧弱往丐食僧所而僧遂之取僧田中符遂執以爲盜先詰其由奪田之半以還之所至治官如家人目以俚語在信爲符安頭謂其無親而有材也在楚爲照天獨稱其明也楚有民迫於輸賦疲牛毀之里胥白于官先怒爲先令因杖通判孫能舒以爲徒刺毀其技明日龍舒來先引與杖罪應杖以通判符致矣遂之出積官至秘書監致仕兌尙無恙事之彌篤爲子叙封得大中大夫閑居一紀辛年八十三子庭玉年六十即棄官歸養人賢其家法云

埔米撫大河事述古今利病為書曰河防通議治河者
 悉守為法遷兩浙轉運使蘇湖水民艱食縣成強豪民
 發粟以賑立運命遷之而勸使自稱須歲餘官為責
 償茶禁害民山場推場多在部內歲抵罪者輒數萬而
 官僅得錢四萬立善茶法要覽乞行通商法三司使張
 方平上其議後罷推法如所請立召為戶部判官奉使
 契丹通和禮欲令從其國服不則見於門立折之曰
 往年北使講見儀未嘗令北使易冠服況門見耶契丹
 愧而止遷京西北轉運使都水方與六塔河召與議立
 請止修五股等河及漳河分設水勢以省役從之加集
 賢修撰以滄州進右諫議大夫知杭州杭州舊官發
 運使寧府初立為獨悉以公粟書積卷數萬神宗問
 所載立上其目及所著名山水記三百卷從宣州提舉
 崇寧觀卒年七十二

張揆字文裕齊州歷城人父蘊咸平初監蒲州兵契丹
 入寇遊騎至蒲青間州人將乘城猛拔刀遮止於門力
 治守備遊騎為之引去郡守媿始謀揆為己功及陷以
 罪繼受而不校扶幼節孝蘊病封股肉以療舉進士知
 息都縣當官賦租置田百畝而民皆以時入石介獻
 息民流涕以益都為天下法丁內艱時隆寒徒跣求極
 叩首流血與兄癸廬墓左明道中京東賊盜起以御史
 中丞范鳳薦知萊州按察民訴早于州拒之拔白薦奏
 開詔除登萊院通判不與軍為集賢校理四遷為龍圖
 閣直學士知成德軍官者閣士良為幹多提帥權用
 危法中軍校拔直之而勳士良英宗登極朝廷使來告
 士良辭疾居家宴客自若奏抵其罪入判太常司農寺
 累官戶部侍郎致仕熙寧七年卒年八十扶忠篤誠懇
 既老益康寧少從劉潛李冠遊及其死率里人葬之置
 田贖其孀事煥如父理家必諮而行為鄉黨矜式
 張璠字景元樞密直學士奎之子也舉進士通判軍州
 州卒謀亂期有日璠得告者徐詣營取首惡實諸法知
 沂離二州沂產布雜產絹而有司科賦相反璠始革之
 淮多主田率計欲微絹而獨河役璠不肯踵制廢法還
 其役入損於舊五之四且命吏曰吾知守而已無妨
 後人汝勿著為式提點河北刑獄攝領州七日而商
 胡決盡極滿機所全活者十餘萬猶坐免數年復提
 點河東陝西京西刑獄為鹽鐵判官淮南轉運使江淮
 發運副使泗州水城且璠盡悉力營護諸窳其勞人為
 戶部副使京師賦趨於酒人有常指母問告不售或覽
 產以償璠請罷職璠令隨所用物多寡以自售
 課增益官備睦親宅議取民居齋言芳林園有餘地宗
 室足自處無庸起民居從之孝嚴殿成請園輿與以來
 文武大臣像於壁遷天章閣待制陝西都轉運使蒲津
 浮橋環鐵牛皆沒水中璠以策列巨木於岸以為衝絕

石其抄掘出之橋復其初保安二土豪善騎射為邊人
 所憚故縱馬誘邊取之而強以漢法養按得其狀俱
 以隸軍加龍圖直學士知成都府蜀人苦多盜養嚴
 保五使不得隱而申其捕限兩登寇黎雅計走之罷磨
 刀崖戌卒改知瀘州母喪服闋故事起執政以詔近臣
 以堂帖神宗特命賜詔判太常寺知鄧許二州復判太
 常知通進銀臺司提舉崇福宮出給事中易通議大夫
 卒年七十才智敏給常從范仲淹使河東至汾州民
 進道數百趨許仲淹以付璠方與客奕局未終處決已
 竟英宗時三司前奉事帝詰璠本末皆不能對璠悉
 論無隱帝是之顧左右識其姓名後欲以為觀察使守
 邊日卿家事世也璠對曰臣叔父允有大才臣愚不可
 繼遂止

俞克字公達明州鄞人登進士第熙寧中為都水丞提
 舉沿汴淤泥田為上腴者八萬頃檢正中書戶房加
 集賢校理淮南轉運副使遷城都路轉運使茂州羌寇
 邊充上十策禦戎神宗遣內侍王中正司經制建三堡
 復永康為軍因許殺羌眾以為中正功與深相結至出
 妻拜之中正還闕舉充可任召判都水監進直史館中
 書都檢正御史彭汝礪論其稱事中正途寢河決曹
 村充往救還陳河防十決時事築論水衝之政不修因
 循苟且取以成習方曹村決時事之在役者僅十餘人
 有司自沒其罪恐未可以罪戾也加集賢校理提舉
 市易歲登課百四十萬故事當賜錢充日奏課職也願
 自今罷賜詔聽之權天章閣待制知慶州慶陽兵驍小
 繩治輒肆恃克嚴約束斬妄言者五人於軍門聞有疾
 苦則巡撫勞死不能舉者出私財以周其喪以故莫
 不畏成而懷德環州田與夏境犬牙錯雜每必遭掠
 多乘弗理充撤所部復以時耕植募家旗山夷叛舉戶
 亡入西者且三百充遣將張守約募兵塞上夏人亟反
 之充之帥邊實王珪薦欲以邊司馬充之充亦知帝
 有用兵意屢請西征復言夏會乘常為母喪所戍或
 云雖存而因不得與國後其母宜置凶恣國人恐嗟實
 為與師問罪之秋也秉常亡將有染指者起必為吾患
 今師出有名天亡其國度如破竹之易願得乘傳入觀
 而陳攻討之畧留令採屬人議未及行充嘉卒年四十

劉瑾字元忠吉州人沉之子也第進士為館閣校勘沈
 亡得策贈知制誥張璠草詞語涉譏貶瑾泣涕不能食
 闔門哀泣遂宰相自言朝廷為改書命璠璠為瑾亦
 坐哀服入公門罷職沒不就官守墳墓王素為請
 以伸孝子之志詔復職遷集賢校理通判陞州復淮南轉
 運副使召修起居注加史館修撰州轉運使拜天章
 閣待制知瀘州坐與世居通問橫州北轉運使鎮廣州
 與樞密院論兵不合改茂州戰權都監楊從先奉旨

募兵不至損道其子懋糾諸縣巡檢兵集郡下瑾怒責
 之遂發梓潼語懋許理于朝遂廢于家踰年復得制知
 江州歷福州泰州成德軍卒瑾素有操向所激以能稱
 然御下苛嚴少縱舍而折人短以故多致怨懋
 閩詢字謙道鳳翔天興人少時以學問者聞擢進士第
 又中書判官孫素還秘書丞為監察御史真行詔治
 王素獄坐有劾嫌不以開降監河陽酒稅舉遷為鹽鐵
 判官使契丹詢頗諳北方輿理時契丹在靛淀廷者王
 惠導詢由松亭往詢曰此松亭路也胡不徑慈嶺而迂
 枉若是豈非夸大地廣以相欺耶懋斷不能對加直
 龍圖閣知梓州從河東轉運使言三路士兵疲老者聽
 其族以強壯者代從之進集賢殿修撰知河中府大河
 漲堰浮橋詢易為長橋俾天章閣待制知廣州不即赴
 罷職知南州神宗轉右諫議大夫改郊同二州提舉上
 清太平宮卒年七十九

葛宮字公雅江陰人舉進士授中正軍書記善屬文
 上太平雅頌十篇真宗嘉之召試學士院進兩階又獻
 寶符頌頌為楊億所稱知南充縣東川饑民艱食部使
 者撤守資昌兩州以惠政聞知南州州士豪彭孫聚黨
 數百憑依山澤為盜出害吏民不可捕宮遣沙縣尉許
 抗論降之並派山多產銅銀吏挾私開課歲不登宮
 一變其法歲歲盈餘六百萬三司使開於朝論當實宮
 天地所產固盈餘之可為萬計乎不言從知除秀二
 州秀介江湖間吏為閭閻積上以往來間有昏弊趨
 期者多不克宮命悉毀之積官秘書監太子賓客治平
 中轉工部侍郎熙寧五年卒年八十一宮性敦厚錄
 宗黨撫孤養鰥以存者甚眾宮弟密亦以進士為光州
 推官豪民李新殺入嫁其罪於邑民葛華且用華之子
 為證獄具密得其情出之法當賞密白州使勿言仕至
 太常博士天性恬靜年五十忽上章致仕姻黨交止之
 笑曰侯罪老死不已而休官者安得有餘裕哉即退
 居草堂卒年八十四乃終平生為詩慕李商隱西
 西崑高堂子書思躋登第調建德主簿時密已老欲迎
 以之官密難之書思曰曾子不肯一日去親制豈以五
 斗糶志哉遂投劾歸養十年餘近臣表其志行以為
 泗州教授弗就密不得已許以他日偕行始乞監新市
 鎮居父喪毀骨立盡暑不釋且麻終禮不忍去家舍
 累年乃出仕歷封丘主簿連水時兄書元為望江令同
 謀淮南監司有捨兄而薦己者移書乞改薦兄不許則
 封撤還之其篤行類皆若此仕至朝奉郎亦老父子
 歸休皆不待年卒年七十三特立曰清孝子勝仲孫立
 方皆以學業至侍從世為儒家居官論諫無所表
 論曰立立擅水衡之政為時所稱允居官論諫無所表
 禪先克承之揆之孝壽之智理之詩嚴詢之辭令皆著
 一時自致顯官俞充制軍禁暴足為從臣而希時相之

意借請西征使其不死邊陲之禍其可既乎葛氏自宮
 以下皆繼相繼盛哉
 張田字公廣涇州人登進士第知應天府司錄歐陽脩
 薦其才通判廣信軍夏竦楊懷敏建策增七郡塘水詔
 通判集議田曰此非禦敵策也壞良田浸家墓民被其
 害不為便因奏疏極論調監鄂州稅入之通判冀州內
 侍張宗禮使經鄂州酒自志守或無取白者田發其事
 詔配西陵酒掃攝度支判官官給亭太廟又請自執政下
 差減費唐介論其虧損上思出知新州俄提點湖南
 刑獄介與司馬光又狀其傾險改知湖州從涇州治有
 善迹移桂州馬光又狀其傾險改知湖州從涇州治有
 堂上使引拜於庭而稱加賜士豪劉紀處約素為
 邊患託田以兵法訓喇丁而秦龍成或告交趾李日尊
 於瘴野田以兵法訓喇丁而秦龍成或告交趾李日尊
 兵九萬謀襲特磨道諸將請益兵田曰交趾兵不滿三
 萬必其國有故長慮聲以嚇我耳謀既得實果其兄弟
 內相殘懼邊將乘之也宜州人魏利安負罪亡命西南
 龍蕃從其使入貢凡十反至是龍以烈來復從之田因
 其人語詰責之梟其首欲斬以烈叩頭流血請命田
 曰汝罪當死然事幸在新天于即位赦前汝自從朝廷
 乞恩乃密野野其死熙寧初直龍圖閣知廣州廣
 無外郭民悉野野其死熙寧初直龍圖閣知廣州廣
 旬而後初民悉野野其死熙寧初直龍圖閣知廣州廣
 旬而後初民悉野野其死熙寧初直龍圖閣知廣州廣
 既就東南徵徭往視之暴卒年五十四田為人仇直自
 喜好婦屬氣陵其下故死無哀者然臨政以清女弟聘
 馬軍帥王凱欲售珠犀于廣願口南海富諸物但身為
 市舶使不欲自汙爾作欲覽堂繪古昔清刺史像日夕
 師拜之蘇軾嘗讀其書以侔古廉吏

蔡諱字仲思濟州任城人父宗範知信州鄞山縣詔罷
 縣募民采銅民散為盜宗範請復知故真宗嘉其權提
 點江浙諸路銅坑冶歷官九年諱舉進士至鹽鐵判
 官督州產鑿京城大豪嚴輸錢五萬緡顯其利諱議權
 于官自是數入四倍為廣東轉運使廣有板步古河路
 絕險林菁毒毒毒毒毒毒毒毒毒毒毒毒毒毒毒毒毒
 間抵遠遠趨廣州遂為夷塗復入為開封府判官太康
 民事浮屠法相聚祈禱號曰白衣會縣捕數十人送府尹
 賈黯疑有妖請殺其為首者而流其餘諱持不從各具
 謀上之中書是諱諱但流其首而杖餘人加直史館知
 廣州改京東轉運使來陽產銀砂民有私採者事露安
 撫使欲論以劫盜諱曰山澤之利人得之有所益者豈
 民財耶諱免甚眾又使成都府路召為戶部副使以集
 賢殿修撰知洪州以疾徙舒州未至而卒累官秘書
 監年六十五
 李載字伯照黎陽人少苦學隆暑讀書置足于水難得

疾不舍去登進士第調冀州推官知大名冠氏縣尉守
呂夷簡入相薦其材知齊州於轄趙瑜使酒殿賦乃弱
尹避過瑜得罪載坐不舉幼黜為信陽軍安撫使錢明
運等改爲之申理改常州知祥符縣有巫以井泉飲人云
可愈疾者勞午載杖巫埋其井歷知杭州連水軍載
性篤孝侍母病不解帶至病亟不能食載亦不食母知
之爲強食六爲州一以寬厚稱以光祿卿提舉仙源觀
辛年七十四

姚漢宇虛州世家長安隋開皇中有景微者以討平盧
夷策功爲普州刺史辛子孫遂家普州漢第進士監益
州父子務營農隱萬曆主吏皆當死漢曰戮人以千澤
非吾志也義不蔽辜而已請於使者願不受賞於是全
活者衆知峽州宜都民爲盜所殘漢執訊服以獄上
漢移劫於他州居亡何真盜獲大江漲溢漢前戒民
徒儲積運高阜及城設無弱者因相地形築千城壘臺
爲木岸七十丈縹以長隄健以新石厥後江漲不爲害
民德之徙知涪州實化夷多犯境漢施恩信納納宵聚
爭羅拜廷下訖漢去無警終光祿卿年六十七

朱景宇伯海河南偃師人舉進士調蒙澤薄西方用兵
詔侍從館閣舉縣令景預選知隴州汧源縣遷知汝
州葉驛道遠隄因爲送者所虐多死俗傳爲葉家關景
重振給以勸富者出積穀所活數萬城西居民三千室
廉振給以勸富者出積穀所活數萬城西居民三千室
建請築外郭環入之公私稱便再遷光祿卿熙寧初病
革白占遺表呼其子光庭操筆書之其畧云切聞河東
水災地震陛下當減膳遊殿居加召召二府大臣朝
夕詰訪關失思所以強答凡數百言無一語求思辛年
七十一加贈贈錄其子以官

光庭字公拱十歲能屬文辭父蔭擢第調萬年主簿數
攝邑人以明鏡稱歷四縣令會孝寬以才薦神宗召見
問欲再舉安南之師光庭對曰願陛下勿以人類畜之
蓋問其地不可居得其民不可使何益於廣土開地也
又問治何經對曰少從孫復學春秋又問中外所有
聞乎對曰陛下更張法度臣下奉行或非聖意故有便
有不便誠能去其不便則天下受福矣帝以其言爲疎
閣不用嘗書河陽判官從呂大防於長安幕府五路出
師討西夏夏爲都會事倚以辨調發期會甚急光庭每
執不從使者怒將加以之與罪光庭求免去大防爲之
解哲宗即位司馬光薦爲左正言官乞罷提舉常平官
保甲青苗等法論蔡確爲山陵使而乃先處焉而行爲
臣不恭又言章惇改開封碑碎鐵錘乃亂言其切宜
仁后喜其守正論盡言毋有所畏避過左司諫又論
蘇軾試館職策策云今欲師仁祖之忠厚而患百官有
司不舉其職或至於輪欲法神考之厲精而患監司守
令不識其意流入於刻臣謂仁宗難名之盛德神考有

爲之善志而不當以婦刻爲議論至正其罪以戒人臣
之不忠者未幾中丞傅奕命侍御史王巖與相繼論列
宣仁后曰詳覽文意是今日百官有司監司守令言
之非所以諷祖宗也遂止河北備遺持節視印發廢
振民而議者以耗先帝積年兵食之蓄改左司員外郎
遷太常少卿拜侍御史論蔡確惡誘之罪確貶新州拜
石議議大夫給事中乞補外除某賢廢修撰知亳州數
月召還復爲給事中坐封還劉學舉相制復落職守宅
放徐從道州加集賢院學士鄒境旱饑流民入境者踵
接光庭曰爲食以食之常至暮自不暇食遂感疾猶自
力視事出雨兩拜不能與再宿而辛年五十八紹聖中
追貶柳州別駕元符初又停錮其諸子光庭始學於胡
瑄瑄以爲學之本在忠信故終身行之徽宗立復
其官

李琮字獻甫江寧人登進士第調蒙澤薄西方用兵
殺腐敗轉運使移州散於民俾至秋償新者守將行之
琮曰殺不可食強與民責而償之將何以堪持不下守
愧謝而止呂公著尹開封薦知陽武縣後法初行琮處
畫盡理旁近民相率擲登聞鼓願視以爲則徽宗召對
擢判州路江東轉運判官行部至宣城按民田詭稱逃
絕者九千戶他縣皆然幸以朝命爲功部判官使江浙
選明吏之得官別秩然幸以朝命爲功部判官使江浙
民患苦之得將錢百餘萬進度支判官願職式於諸道
淮南賦入甲七部以爲轉運副使使梓州路元祐初言
者論其括隱稅之害論知吉州御史呂陶又言巴蜀科
折已重復強民輸稅且無得以奇數併合人尤苦怨
於是凡以括用受賞者悉奪之歷相洪濤三州路有謀
亂者爲書期日場道上使使者聞之懼微索其罪琮
置不問以是日置酒高會訖無他人爲大府卿遷戶部
侍郎以資文閣待制知杭州承興軍河南瀛州辛年七
十五琮長於吏治而所至主於倍克爲士論嗤鄙子回
紹興初參知政事

朱壽隆字仲山密州諸城人以陰知九龍縣吏告民一
家七人以火死壽隆曰寧有盡至就焚無一脫者始必
有竊盜而獲盜果殺其人而縱火也知宿州宿多制盜
至白晝被甲制攻郡縣不能制壽隆設方略耳目捕斬
千餘人擢提點廣西刑獄嶺外新經擾定寇營城障貴
州唐用其人不能聊生壽隆馳詣州城守送獄奏聽之
老婦嫗女遭亂流轉不能自還者檄所在資送其還者
制溪蠻侵擾羈靡州雖難人無得報壽隆請聽相借
債始長戍歷鹽鐵度支判官夔路轉運使巴峽地險民
困於役免其不應法者五千五百人復爲鹽鐵判官京東
轉運使賜三品服歲募民移壽隆論大姓富室富爲田
僕舉貸立息官爲置籍索之貧富交利以少府監知揚
州辛年六十八壽隆爲人和厚接洽怡怡必當於理而

不屈於權貴秋青討賊欲殺碑將不用命者數人壽隆
極論罪不當死孫沔在坐曰僕賊害民萬計此何足惜
壽隆曰王師之來以除民害顧可效賊爲暴耶青感其
言而止

盧士宏字子高新鄉人以父任屢更州縣所至著清名
知信陽軍官捕爲妖術者餘黨懼及羣聚山谷問士宏
請減其罪招之即相率歸命徒知漢州校民產使力
役不溢人德之及知洋州先是主田多虛籍士宏考焚
令隨實以輸白部使者而下皆十損七八文產傳包拯
以廉能薦由三司開折司擢夔州路轉運使遂知夔州
或傳安南舟數百泊海爲樂民賴以安代迨引疾丐便
非日從實客宴遊爲樂民賴以安代迨引疾丐便
知鄭州未幾以光祿卿致仕辛年七十三凡衣衾棺
槨之制皆有遺命戒諸子勿爲銘誌

單敷字孟陽平原人舉進士知洛陽縣民以妖幻轉相
教授賊匪捕獲三十餘人當得賞不賞言轉知昌州
特詔城蜀治賊以蜀地山帶江一旦毀離垣而與板
築其費巨萬非民力所堪請但築子城轉運使即移請
郡如其議從清平軍使有二盜殺人捕治不承照縱使
之食甲舍之既已下不明執而訊之果殺人者爲御史
臺推直官江南人誣轉運使呂昌齡以賄中丞張昇訊
外還之鞠未就數賊詭言不肯阿其長卒呂昌齡乞
以休乞其根盤與陞爲固戍之不便屢爭不能得適
隄以禦之赤水縣鹽井湖奏鑿其賦累官光祿卿辛年
七十七歿友愛兄熙寧嘗入至死未嘗有知者服曰家貧
親老仰以養義當代之死即趨詣謝所以待捕已而
死者鞋鬻問之煦以情告其人感歎報訟

楊仲元字舜明管城人第進士調屯丘主簿民訴旱守
拒之曰邑未嘗旱校吏導民而然仲元白之曰野無青
草公日宴黃堂宜不能知但一出郊可見矣校吏非他
實仲元也竟免其稅知澤州沁水縣民持物來輸者視
其價稍增之除則其估官有所須不強賦民聽以所
有與官爲度相當則正率常先辦外由用兵督餉轉
西界又宿洪谷口仲元相其地乃寇所由徑路軍去
之民以困之爲辭不聽寇果夜出劫諸部沁水獨免後
二十年其子過縣父老拜泣曰河西之役非公無今日
矣初軍期尚緩而仲元行良急至則芻糧有不集者
皆可賤市後期者物數倍其價民始知其爲利州賈羊
飲民差出錢帛滋蔓病民爲甚仲元更其令戶纒費錢
百又遣吏市羔於他所明年以供州不料一錢從知即
籍縣卒相張士遜先率禁境內將屬之召不往至則按
籍均役之雖堂帖未免不爲減歷知光化號三州官光
祿卿大中散大夫戒諸子曰吾入官五十年未嘗以私
怒加人雖杖刑之微苟有兩比不敢與輕法以是爲報
國耳辛年七十五

余良版字唐臣洪州分寧人第進士調荆南司理參軍
屬縣捕得殺人者既自誣服良版視驗屍與刃疑之曰
豈有刃刃而傷不刃乎自府請自捕逮未幾吏復
真殺人者民有失財物逾千萬逮平民數十人方善榜
掠號呼聞于外或有附吏耳語良版除知其爲盜或捕
詰之賊盡得改大理寺丞出知相陰縣通奉數千石
歲實里胥代輸良版論之遂鑄其籍通判杭州江湖
善溢深官民慮舍良版石歷二十里際之潮不爲害
時王陶爲屬官嘗以氣化府御史或訴陶帥挾欲按
之良版不可曰陶以罪去士大夫死嶺外者喪車自
陶官于朝果以直聞知度去士大夫死嶺外者喪車自
度出多弱子寡婦良版悉力振護孤女無所依者出俸
錢嫁之以母老得知南康軍丁母喪服除爲三司使判
官方闕陳用兵制議實在京民錢良版力爭之會大臣
亦以爲言議遂格內府出幣幣三司三司使將受之
良版獨曰若賦諸軍軍且怨不則貨諸民民且病請付
文思以奉帷帳改知明州朝廷方治汴渠留提舉汴河
司汴水澆淤流且緩執政王峴河議良版謂善治水者
不與水爭地方冬水涸宜自京左浚治以資河三年
可使水復行于中弗聽又議接陝隴水以資河良版
言自涸至京千餘里江淮漕漕接陝隴水以資河良版
以休又其根盤與陞爲固戍之不便屢爭不能得適
請不與其事執政雖怒竟不爲屈改太常少卿知泗州
遷光祿卿知宣州治爲江東最請老提舉洪州玉隆觀
辛年八十一七子下夷最知名下洪純純字龍龍
以任子恩試校書郎東夷學多大事累爲唐州判官湖
北安撫司勾當備宜文字討叛有功知沅州蠻殺沿
邊巡檢下設方略復平之加奉議郎先是良版爲鄆州
推官五溪蠻叛良版運糧境上周知其利害上書言此
彈丸地不足煩朝廷費不如棄而而就撫之當時是其
議未果也及至嶺南賊寇陽道扼官軍不得進時使
湖北帥唐義問即授下節制諸將陰遣死士三千人夜
衝柵繞出賊背伏山間道漸漏盡數刻入渠陽黎明整
衆出賊大駭盡銳來戰奮擊大破之賊行險險七週
七敗斬首數千級遂降尋有詔廢陽軍爲營蓋扶
居人遷出之聖聖初治襄陽罪免歸故京即位復奉
議郎管勾玉隆觀未幾復渠陽爲靖州又論前事免終
於家來向氣自信不少以合世應元豐詔上便宜十
五事言過切元祐末復極言請太皇太后還政事
章惇憾爽不附己乃掩其言爲謗詔以濠州防禦推官
除名實封州久之起知明州未行以言者罷監東嶽廟
崇寧中與卜俱入黨

潘鳳字伯恭鄆王美從孫也天聖中上書論時政授仁
壽主簿久之知鄆州擢江西轉運判官提點廣西湖北
刑獄鄆州監叛湖南驛動轉運使專制警事親督兵

事曰日治黨學初為制置三司條例官屬以言新法非便罷神宗擇水官以委悉東南水利除都水丞久兩...

論曰兵凶器也雖聖人猶曰未學輕戰謀鮮行不自焚者承樂之...

項包魚池為圭田本池以與民熙寧初上書言陛下師用賢傑改修法度得稷萬草之任...

籍丁口田及其重實善馬歸之公上入柯陰宮乞降蓋羅羅氏主諸夷皆從風而靡...

者不可勝數陛下燭見至理獨立不奪今雖少定彼將

伺隙而還願陛下深念之勿使謀議之衆有以窺其間而終萬世難就之業...

是時既以順州賜李乾德疆畫未正交人緣是輒暴勿陽地而逐...

自是每戰以勝將倍上其功權禮官制使廣南駐泊都監賊還據邑管全靖思其嗜誘諸國以屬注注疑身...

取與日必為中國憂願聖主京師論注不法致寇罷為荆南幹轄提點刑獄李師中又劾其沮成嗜利器智高...

實貶泰州團練副使淮南轉運使言注推牛屠狗招集游士部勒為兵教之駢射請從大州以廣之詔改鎮南...

軍馬辭云身本書生差長拊納不聞戰關懼無以集事時有言交人挫於占城...

一見丁謂謂妻以宗女因從學兵法能持論縱橫慶歷中楊收討湖南...

數十人開關步山赴敵吹嗚笛大將將倍過戰死餘衆畏亡將被誅...

大至弱身先版車召保立三門論兵民即高懸害俄而水從實入隨塞之...

圍練使復知州民再亂亂散山谷谷率百騎深左入江岫民知其至...

得廣源峒為順州枕柳為縣進弼西上閣門使留知順州州去邑二千里...

城持攻其水廣極甲啓他門鼓而若將奔其馬敵舍利始引退...

語餘眾曰亂者去矣汝曹事我久能聽命不唯得活仍有功得百餘人...

所亡卒弟歸辛七年秦書得身不至乃以存策深入陳師灑水...

樂共壘不能支皆遁去廣分兵繞斬掩江門後破其

險水陸皆通行益前進每戰必捷大落婆遠乞弟遺叔父阿汝約降未退舍又約不解甲廣推千人出降賜營壇距中軍五十步且設伏明日乞弟擁千人出降賜營士獲妻猶豫不前謝恩廣發伏擊之擊潰斬阿汝及大營二十八人乞弟以所乘馬授弟阿字大將王光祖追斬之軍中爭其尸乞弟得隨江橋下脫走得其種落三萬進次歸州窮探巢穴發故會南望簡塚塚天寒士多墮指而乞弟意不可得監軍先受密詔驅引兵還遂班師拜衛州防禦使馬軍都虞侯西兵未解上疏求面陳方略及入見言韓存寶雖有罪功亦多於今日朝廷待諸將存寶不至死廣運部至閬州直殺斷頭卒年四十八廣為人風義輕財好施學通左氏春秋臨事持重長於料敵以智損益八陣圖又撰約東百餘條列上邊地頗推行之其名聞於西夏常母梁氏將內侮論中國將帥獨畏廣聞其南征乃舉兵然在濫以救書招蠻既降而殺之此其短也遺被惡疾死或以為殺降之報云

論曰宋太宗既厭兵一意安邊息民海內大治真宗仁宗深仁厚澤涵煦生民然仁文有餘義武不足蓋是時中國之人不見兵革之日久矣於是契丹西夏起為邊患乃不吝給帛以成和好神宗撫承平之士各得其所長積訓練兵志在刷耻故一時材智之士各得其所長以興立事功若熊本蕭注陶弼林廣實然本注起身料第弱能詩好士廣學通左氏春秋昔孫權勸呂蒙學文武豈二致哉本上書以媚時相廣之征蠻發塚殺降君子疵之

宋史卷三百三十五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九十四
神世衡字仲平放之兄也少尚氣節昆弟有欲拊其背者悉推與之惟取圖書而已以放蔭補將監主簿累遷太子中舍嘗知涇陽縣里胥王知謙以姦利事敗法當徙過去比郊赦輒出世衡曰送府則會赦杖其春而請罪于府知府李諒奏釋之後通判鳳州州將王蒙正章獻后姻家也所為不法嘗干世衡以私不聽蒙正怒乃誘知謙訟免而陰助之世衡坐流竇州從汝州弟世材上一官以贖為孟州司馬久之龍圖閣直學士李絳為辨其誣未幾欽崇繼言之除衛尉寺丞歷監隨州酒筭書同州鄜州判官事西邊用兵守備不足世衡建言延安東北二百里有故寬州請因其廢壘而興之以

當寇衝右可固延安之勢左可致河東之粟北可圍銀夏之舊朝廷延之命蓋其後夏人屢出爭世衡且戰且石之然不穿世衡命盾石一奮敵百錢平得至城成城名青澗城還內殿崇班知城事開營田二千頃募商賈貸以本錢使通貨其利城遂富實開田行部族慰勞酋長或解與所服帶嘗會客飲有得情者告者即以飲器予之是屬羌皆樂為用再遷洛苑副使知環州蕃部有牛家奴說者素屈強未嘗出調郡守聞世衡至還郊迎世衡與約明日當至其賊在勢部是夕大雪深三尺左右日地險不可往世衡曰吾方結諸羌以信不可失期遂緣險而進奴說方臥帳中謂世衡必不能至世衡登而起奴說大驚曰前此未嘗有官至吾部者公乃不疑我耶其族羅拜聽命羌酋慕思部落最強世衡嘗夜與飲出侍姬以佐酒既而世衡起入內潛於壁隙中窺之慕思竊與侍姬戲世衡遂出掩之慕思懼謂罪世衡笑曰君欲之耶即以道之由是得其死力諸部有武者使討之無不克有兀二族世衡招之不至即命慕思出兵誅之其後百餘帳皆自歸莫敢貳因令諸族置烽火有急則舉燧介馬以待焉獲敵敗率羌兵數千人以援涇原無敢後者嘗諫吏民射有過失射中則釋其罪有辭某事請某事輒因中否而與奪之人自厲皆精於射是數年不敢近環境邊塞染世衡時慶路兵馬鈴轄范仲淹敵與興樂城而辛初世衡在青澗城元昊未臣其貴人野利剛凌凌遇乞兄弟有材謀皆號大王親信用事邊臣欲以謀間之慶曆二年剛延經略使龐籍兩為保安軍守劉拯書略部破丑以達野利兄弟而涇原路王沿易懷敏亦遣人持書及金寶以遺遇乞會剛凌凌令浪理實乞媚娘等三人詣世衡請降世衡知其詐曰與其殺之不若囚之以為間留使監商稅出入騎從甚寵有信王尤信者趙再善騎射習知蕃部山川道路世衡出兵常使為嚮導數輩族帳奏以為三班借職改名高世衡為嶺書遺高道剛度使奉錢百萬緡旌節已至趨其歸附以資緡高道剛其早歸之意剛凌凌得書大懼自所治執高歸元昊元昊疑剛凌凌已不得還所治且錮高穿中使其臣李文貴以剛凌凌告報世衡且言不達所遺書意或詐通和願賜一言世衡以白籍時朝廷已欲招招籍召文貴至論以國家寬大開納意從還報元昊得報出當禮之甚厚使與文貴偕來自是總遣使者請降遂稱臣如舊世衡聞野利兄弟已誅為文越境祭之籍誠當勞具言元昊未通時世衡畫策遣高目覷險問其君臣遂成猜貳因此與中國通請優進高官遷三班奉職後當因

對自陳又進待禁開門聽候世衡死籍為樞密使世衡謂籍上書說父功為籍所抑古復上書遂贈世衡成州團練使詔諭內銓授古大將軍尉押書連本籍既罷古復辦理下御史考驗以籍前奏王嵩嵩為定籍以其事付史官聽古從官便部世衡在邊數年積數萬貫所至不煩縣官益兵增饋善撫養士卒病者遺一子專視其食飲湯劑以故得人死力及平羌嘗朝夕臨者數日青澗及環人皆畫象祠之古謂診皆有將材關中號曰三種誼其幼子也孫朴師道師中

古字大質少慕從祖放為天與尉果轉西京左藏庫副使涇源路都監知原州羌人犯塞古禦之斬級數百築城鎮戎之北以據要害神宗召對選通事舍人官其三弟與弟珍破環州折盪會斬首二千級遷西上開門副使使有損直屬田於熟羌以避役者古按其狀得良田三千頃丁四千悉剽為民兵歷環慶永興軍路鈐轄坐訟范純仁不當奪一官知寧州從鎮戎軍黑河師十萬道境上須預糧倭佐以他路為言古曰均王師也命給之又徙鄜州二州卒年七十古明達孝義弟諱坐擅與禁獄乞納官贖其罪世衡遺張問田千秋問返之而世衡古終不復受然世衡受知於范仲淹因立青澗洞古正以父任累官左藏庫副使延陸師諒諒知青澗城夏會令陵內附諒恐生事欲弗納諒謂之夏人來索說問所以報諒曰必欲令陵當以景詢來易乃止詢者中國亡命至彼者也夏將嵬名山部落在故綏州其弟夷山先降諒使人因夷山以誘之賂以金五名山小吏李文喜受而詐降而名山未之知也諒即以間詔轉運使薛向及陸師諒謂招諒不待報悉起所部兵長驅而前圍其帳名山驚援欲欲闖關山呼曰兄已約降何為如是文喜因出所受金五千金名山投槍哭送舉眾從諒而南得酋領三百戶萬五千兵將入將樂城諒以無詔出師召諒還軍次懷遠晨起方梯敵四萬眾突集傳城而陳諒謂門以待使名山帥新附百餘人挑戰諒兵繼之破行而出至蒼州據險使偏將蔣達劉甫為兩翼身中軍乃閉關老弱棄城破諒以疑賊已而合戰追擊二十里俘敵甚眾遂破城州諒謂諒與且不要節制欲捕治未果而諒徒秦言文攻之遂下史貶秩四等安置隨州會侯可以言水利入見神宗問其事對曰神諒奉密旨取殺而獲罪後何以使人帝亦悔復其官韓絳宣撫陝西用為鄜延鈐轄絳城囉兀規橫山令諒將兵二萬出無定川命諸將皆受節度起河東兵會銀州城而慶平叛詔罷師陳師囉兀責授汝州團練副使再貶買州別駕移單州又移華州絳再相訟其前功復禮賈則知岷州董種將鬼章羸兵于洮岷

新羌多叛諒討戮之從李憲出塞收洮州下通宗講珠東宜諸城掩擊至大河斬首七千級遷東上開門使文州刺史知涇州從都運副總管上言夏主秉常為其母所囚知憲因涇州官搆其與先遣入夏大言曰夏國無人乘常孺子臣待其質以入耳帝壯之決意西討以為經略安撫副使諸將悉聽諒諒即境上帝以諒先期輕出使聽命於王中正敢出兵夏州諒率本路并畿內七將兵攻米脂三日未下夏兵八萬來援諒之無定川伏兵斷其首尾大破之降守將令介說遇捷書聞帝大喜羣臣稱賀遣中使論獎而罷中正諒謂千人守米脂連天銀石夏州不見敵始被詔當盡武諒近往不進士卒饑餓欲以糧還不繼歸諒轉運使李稷駐軍麻家平大校劉歸仁以衆潰詔令班師猶慮風州團練使能神衛四都都指揮使諒謀據橫山之志未已遣子朴上其策帝召朴問狀樞密開門祇候將進城橫山命徐福李舜舉使鄜延計諒言橫山延袤千里多馬宜釋人物助善戰且有鹽鐵之利夏人恃以為生其城壘皆控險足以守禦今之興功當自銀州始其次遷宥州又其次倍夏州三郡鼎峙則橫山之地已囊括其中又其次倍鹽州則橫山強兵戰馬山澤之利盡歸中國其勢居高俯視與窺可以直覆粟穴而殲與沈括定議移銀州城承與諒始謀異乃奏留守延城而承樂受州諒觀望不替帝疑其後置不問且虜賊至就命延州詎諒寇恐左右有犯立斬或先列陣射坐者掩面諒飲食自若敢亦異其敢戰敢有功李稷之僥軍也旦入營軍吏鳴鼓擊呼問曰軍有殺帥要當償汝頭以代運使即叱斬之稷惶怖出嘗渡河停過敵給門下客曰事急矣可天我天乘我馬從旗敵千騎亟趨大軍客信之敵以為諒誘之幾不免自熙寧首開綏州後再舉西征皆其兆諒卒致承樂之禍諒者謂諒不死邊事不已

諒字壽翁熙寧中古人對神宗問其家世命諒以官從高遵裕復洮岷又平山後羌至熙河副使使青唐董璘遣鬼章還候徙取道故為回枉以夸誇遠道諒習其地里謂之曰爾跳梁坎井間謂我不知遠近那命趨便道鬼章怒稱以兵諒聲氣不動卒改塗外為路都監自蘭州渡河討賊斬首六百累轉西京使元祐初知岷州鬼章誘殺景思立後益自矜大有窺故土之心使其子諒宗哥請益兵入寇且結屬羌為內應諒制得其情上疏請除之詔遣游師雄就商利害遂與姚兪合兵出討羌迎敵擊走之追奔至洮州諒遂進武農營敵野步不可辨諒曰吾軍遠來疲困不可厚薄此可一戰而下也遂親鼓之有項霧霰先登者已得城鬼章就執諒戲問之曰別後安否不能對徐謂人曰我生惡神使今

日果為所擒天不使我復有故土命也遂俘以歸拜西
上關門使廣州刺史從知州州夏人犯延安趙高使誼
進將敵聞知至皆潰去邛人謂得勝騰騎兵二十萬
連黑河幹轄知蘭州蘭與通遠皆絕中間使陪不相
接使田多乘不耕道請城李諾平以扼衝要會運東上
閣門使保州團練使辛年五十五箇個儻有氣節喜讀
書在軍嚴令一下死不敢避遇敵度不勝不出故每
戰未嘗負敗咄咄先包願包誠恃功驕恣守務姑息
誼至厚待之適有小過叱下吏將實法誦誦叩頭伏罪
願效命以贖乃使輸金出之羣美畏楊及洮州之役二
人功最多

朴以父在石班殿直積勞遷至皇城使昌州刺史從熙
河蘭會鈇轄兼知河州安撫洮西沿邊公事河南蕃部
叛屬光甲率他族拒官軍熙帥胡宗回使朴出討時
朴至州才二日以賊鋒方銳且盛夏欲姑待之而宗回
馳檄至六七不得已遂出兵羌知朴來伏以待朴遇伏
首尾不相應朴殊死戰為賊所殺以馬負其尸去羌乘
勝追北師還遇險墜進不得行備將王舜臣者善射以
弓掛臂獨立敗軍後羌來可萬騎有七人介馬而先舜
臣念此必光會之尤桀黠者不先殲之吾軍必盡乃宣
言曰吾令最先行者冒陣陣花引弓三發墜三人皆中
面餘四人反走矢貫其背萬騎駭莫敢前舜臣因得
整衆洩流更復來舜臣自申及酉抽矢千餘發無虛者
指裂血流至肘薄暮乃得踰隘將士氣奪無敢復言戰
當是時後舜臣則師殲矣事聞贈朴雄州防禦使官其
後十人

師道字舜叔少從張載學以蔭補三班奉職試法易文
階為熙州推官權同谷縣縣吏有田訟彌二年不決師
道緝開案履窮日力不竟然所訟止母及兄而已引吏
詰之曰母兄法可訟乎汝再期搜鄉里足未吏叩頭服
罪通判原州提舉秦鳳常平議役法忤察京官換莊宅
使知德順軍又謂其誣毀先烈罷入黨籍屏廢十年以
武功大夫忠州刺史還原都幹轄知懷德軍夏國書境
其人焦彥必欲得地師道曰如言地當以漢唐
為正則君家疆土益盛矣彥堅無以對重貫地抵而
西倉張成福見者皆放拜師道長揖而已召詰問徽宗
訪以邊事對曰先為不可勝來則應之妄動生事非計
也實謀從內都弓箭手邊而指為新邊所募軍復訪
之對曰臣恐動遠之功未立而近擾先及矣帝善其言
賜襲衣金帶以為提舉秦鳳弓箭手時五路並置官帝
謂曰卿吾所親擢也實滋不悅師道不敢拜以請得提
舉崇福宮久之知西安州夏人侵定邊築佛口城率師
往夷之始至焉甚師道指山之西麓曰是富有水命工
求之果得水滿谷界邊能神衛四節都指揮使洮州防
禦使知渭州諸道兵城席士賦工敵至堅壁葫蘆

河師道陳于河許將決戰者陰遣偏將曲克徑出橫
嶺揚言援兵至敵方駭擾楊可世若軍其後姚平仲
以精甲夾擊之敵大潰斬首五十級獲乘輿馬萬計
其酋僅以身免卒城而還又詔師道陝西河東七路軍
減城城以旬日必克既斬之屍于軍門令曰今日
城不下視此衆庶眾謀而登城城即黃時兵至纔八日
帝得捷書喜進侍衛親軍馬軍副都指揮使德道軍承
宣使從童貫為都統制拜保靜軍節度使貫謀伐燕使
師道盡護諸將師道諫曰今日之舉善如益入鄰家不
能救又乘之而分其室焉無乃不可乎貫不聽既次白
溝遼人謀而前士卒多傷師道先令人持一巨炬自防
賴以不敗遂使來請曰女真之叛本朝亦南朝之所
甚惡也今射一時之利棄百年之好結豺狼之鄰其他
日之禍謂為得計可乎致友鄰鄰古今通義惟大國圖
之貴不能對師道復陳許計之又不可聽密勸其助賊王
輔慈責為右衛將軍致仕而用劉延慶代之延慶敗績
于肅清帝思其言起為惠州刺史知環州俄遣保靜軍
節度使復致仕金人南下趨召之加檢校少保靜難軍
節度使京畿河北制置使使監軍使宣徽兵節度方居南
山豹林谷開命即東過姚平仲有步騎七千與之俱北
至洛陽開離離不已屯京城下或止勿行曰戰勝方銳
願少駐冰水以謀萬全師道曰吾兵少若遲回不進形
見情露取辱焉今誠行而前彼安能測我虛實都人
知吾來士氣自振何憂戰哉揚揚道言神少保領兩
兵百萬來逐抵城西趨汴水南徑通敵營金人懼從若
稍北欲游騎但守駝岡至營自衛時尚春書右丞
下稱復老神秋宗問其同喜甚開安上門命尚春右丞
李綱遊勞時已謀和入見帝問曰今日之事卿意如何
對曰女真不知兵豈有孤軍深入入境而能善其歸乎
帝曰業已講好矣對曰臣以軍旅之事事陛下餘非所
敢知也并檢校少傅同知樞密院京畿兩河宣撫使諸
道兵悉謀焉以平仲為都統制師道時被病母拜許
躬輿入朝金使王洵在延頤頭望見師道拜跪稍加禮
帝頗笑曰彼為卿敗也京城中自受圍諸門盡閉市無
薪師道請師西兩壁聽民出以入常備人有預備自
馬軍忠者諸斬其人金人來訴師道人以旗插而將
為制後無有敢越者又請緩給金幣使彼情歸而
議諸河執政不可神氏姚氏皆為山西巨室平仲父古
方以熙河兵入援平仲功名獨歸神氏乃以士不得
速職為言達于上李綱王其議令城下兵緩急聽平仲
節度帝曰遣使趣師道師道欲俟其弟秦鳳略略使
師中至秦言過春分乃可擊時相距纔八日帝以為緩
竟用平仲研營以及于敗既敗李邦彥諷制三鎮師道
爭之不得李綱罷大學諸生都人伏闕願見李詔趣

使彈壓師道乘車而來眾寒嚴視之曰果我公也相率
聲唱而散金師退乃罷為中太一宮使御史中丞許翰
卿見帝以不宜解師道兵柄上曰師道老矣難用當使
卿見之令相見於殿門外師道不語翰曰國家有急使
許訪所疑公勿以書生之故不肯談師道始言我來彼
寡但分兵結營控守要地使彼糧道不通坐以待久可
破也翰嘆味其言復上奏謂師道智慮未衰尚可用於
是加檢校少師進大尉換節鉞兼洮州河東河東宣撫
使屯渭州實無兵自隨師道請關河卒屯滄州孟渭
簡金兵再至朝論以大敵前退不宜勞師以示弱格不
用既而師中戰死姚古敗朝廷震悚召師道還大原陷
安以避其鋒大臣以為怯復召起姚古至不成請十
卒年六十七帝臨奠哀之勅贈開府儀同三司京師失
守帝擗膺曰不用神師道言以至於此金兵之始退也
師道上前諫勸帝乘平濟擊之不從曰異日必為國患
故追痛其語建炎中加贈少保諡曰忠愍

師中字端履歷知環州州慶陽府秦州侍衛步軍馬
軍副都指揮使房州觀察使奉寧軍承宣使金人內侵
師提秦鳳兵入援未至而敵退乃以二萬人守滄州
姚古為河北制置使召援大原師中援中河間或謂
姚古自磁相而北金人若下太行則勢不能自還此三
疑師于河北也時大臣立議于盾樞密主破敵而三
省令護出之師中渡河即上言黏罕已至澤州臣欲由
邢相間捷出上黨持其不意當可以遲朝廷疑不用幹
離不還師中遂出境黏罕至大原悉破諸縣為鎮城法
因之內外不相通姚古雖復隆德威勝扼南北關而不
能解圍於是詔師中由井陘道出師與古犄角進次平
定軍乘勝復壽陽榆次留屯真定時黏罕避暑雲中留
兵分就畜牧視者以為將遁告諸朝知樞密院許翰信
之數遣使督師中出戰且責以遲捷師中歎曰遲捷兵
家大要也吾結髮從軍今老矣忍受此為罪乎即日辨
嚴約古及張瑄俱進軍重賞賜之物不暇從行五月
抵壽陽之石坑為金人所築三勝回趨榆次去大
原百里而古瑄失期不至兵饑甚敵知之悉眾攻右軍
潰而前軍亦奔師中獨以麾下死戰自卯至巳士卒發
神臂弓射退金兵而賞賚不及皆憤恨散去所留者纔
百人師中身被四創力疾關死師中老成持重為時名
將諸軍自是氣奪劉劄言師中聞命即行雷不顧身雖
古忠臣不過也請加褒贈以勸死國者詔贈少師諡曰
莊愍

論曰宋懲五季藩鎮之弊稍用邊陲治邊陲領介冑然
兵勢固之大事非素明習而欲應變決策於急遽危難
之際豈不付哉神氏自世衡立功調撫循士卒威勸
羌夏諸子俱有將材至師道師中已三世號山西名將

宋史卷三百三十六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九十五
司馬光字子瞻 呂公著字晦伯

徽宗在位堅起邊警師道之言不售幸基南北之禍金
以孤軍深入師道請運西師之至而擊之長驅上黨師
中欲出其背以擒之可謂至計矣李綱請師以法為性
緩迫機動失機會遂至大帥而國隨以敗惜哉

宋史卷三百三十六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九十五
司馬光字子瞻 呂公著字晦伯

宋史卷三百三十六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九十五
司馬光字子瞻 呂公著字晦伯

宋史卷三百三十六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九十五
司馬光字子瞻 呂公著字晦伯

宋史卷三百三十六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九十五
司馬光字子瞻 呂公著字晦伯

及今定議異日禁中夜半出寸紙以某人為副則天下莫敢違琦等拱手曰敢不盡力未幾詔英宗判宗正辭不就遂立為皇子又稱疾不入光言皇子辭不貴之富至于旬月其賢子遠矣然父召無若君命君不侯駕願以臣子大義責皇子宜必入英宗受命充國公王嫁李璋不相能詔出璋衛州母楊歸其兄璋入居禁中光言陛下追念章懿太后故使璋尚主乃母子離析家事流落獨無雨露之感乎璋既主安得無罪帝倍降王沂國待李氏恩不妄進知制誥固辭改天章閣待制兼侍講知院院時朝政頗始息胥吏諛諂則逐中執法章官悻悻則退宰相衛士凶逆而獄不窮治軍卒罪三司使而以非犯階級光言皆陵遲之漸不可以不正充媛董氏薨贈淑妃朝成服百官奉慰定蓋行冊禮葬給內薄光言董氏秩本微病革方拜充媛古者婦人無諡近制惟皇后有之而薄本以賞軍功未嘗施於婦人唐平陽公主有舉兵佐高祖定天下功乃得給至章庶人始合妃主葬日皆給鼓吹非合典不足法時有司定後宮封贈法后與妃俱贈三代光論妃不當與后同哀蓋引却慎夫人席正為此耳天聖親郊太妃止贈二代而况妃乎英宗立遇疾惡聖光獻后同聽政光上疏曰昔章獻明肅有保佑先帝之功特以親用外戚小人負誘海內今攝政之際大臣忠厚如王曾清純如張知白剛正如魯宗道質直如薛奎者當信用之畏諂如馬季良讓諂如羅崇勳者當疎遠之則天下服帝疾愈光料必有追隆本生事即奏言漢宣帝為孝昭後廢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上繼元帝亦不追尊鉅鹿南頓君世法也後詔兩制集議漢王典禮學士王珪等相視莫敢先光獨奮筆書曰為人後者為之子不得顧私親王宜準封贈期親尊屬故事稱為皇伯高官大臣極其尊榮議成廷命吏其以手葉為按既上與大臣意殊御史六人爭之力皆斥去光乞留之不可遂請與俱貶初夏遣使致祭延州指使高宜押伴倣其使者侮其國主使者訴於朝光與呂誨之加宜罪不從明年夏人犯邊殺略吏士趙滋為雄州專以猛悍治邊光論其不可至是契丹之民捕魚界河伐柳白溝之邊朝廷以知雄州李中祐為不材將伐之光謂國家當戎夷附時好與之計較未節及其驚驚又從而姑息之近者西禍生於高宜北禍起於趙滋時方賢此二人故邊臣皆以生事為能漸不可長宜勅邊吏更調細故報以矢刃相加者罪之仁宗遺賜直百餘萬光率同列三上章謂國有大憂中外窘乏不可專用乾與故事若遺賜不可辭宜許侍從上進金錢佐山陵不許光乃以所得珠為諫院公使錢金以遺舅氏義不藏于家后還政有司立式凡后有所取用當覆奏乃供光云當移所屬使立供已乃具數白后以防矯偽舊例無功除使相兩

府皆選官光言陛下欲以慰母心而遷除無名則宿衛將帥內侍小臣必有觀望已而遷都知守忠等官光復爭之國論守忠大發陛下為皇子非守忠意沮壞大策難開百端勸光帝不聽及陛下下副位反覆交構國之大賊乞斬於都市以謝天下責守忠為情驚愧而紀安暎天下不可用光抗言其非持白韓琦琦曰兵貴先聲諒祚方築驚使驟聞益兵二十萬豈不震懼光曰兵之貴先聲為無其實也獨可欺之於一日之間耳今吾雖益兵實不可用不過十日彼將知其詳尚何懼琦曰君但見慶歷間鄆兵刺為保捷憂今復然已降勃虜與民約亦不克軍成邊矣光曰朝廷嘗失信民未敢以為然雖光亦不能不疑也琦曰吾在此君無憂光曰公長在此地可也異日他人當位因公見君用之運糧成邊反掌間事耳琦噤然而訖不為止不十年皆如光慮王廣淵除直集賢院光論其姦邪不可近昔漢景帝重衛綰周世宗薄張美廣淵當仁宗之世私自結於陛下豈忠臣故宜黜之為厲天下進趨圖固直學士神宗即位擢為翰林學士光力辭帝曰古之君子或學而不文或文而不學惟董仲舒揚雄兼之卿有文學何辭為對曰臣不能為四六帝曰如兩漢制詔可也且卿能進士取高第而不能四六何邪竟不獲辭御史中丞王陶以論宰相不押班罷光代之光言陶由論宰相罷則中丞不可復為臣願俟既押班然後就職許之遂上疏論脩心之要三曰仁曰明曰武治國之要三曰官曰信實曰力學所得盡在是矣御藥內三朝官常用供奉官以下至內殿寮邪乞加選寬章五上帝為出居簡盡罷寄資高居簡寮邪乞加選寬章五上帝為出居簡盡罷寄資者既而復留二人光又力爭之張方平參知政事光論其不叶物帝不從還光翰林兼侍讀學士光常患歷代史繁人主不能遍覽遂為通志八卷以獻英宗悅之命置局秘閣讀其書至是神宗名之日資治通鑑自製序授之俾日進讀諱諱諱諱直省官四人為閣內祇候光曰國初草創天步尚艱故御極之初必以左右舊人為腹心耳目則隨能非平日法也閣內祇候在文臣為館職豈可使廝役為之西戎部將輒名山欲以橫山之眾取諫諍以降詔選臣招納其眾光上疏極論以為名山之眾未必能制諫諍幸而勝之滅一諫諍生一諫諍何利之有若其不勝必引眾歸我不知何以待之臣恐朝廷不獨失信諫諍又將失信於名山矣若名山餘眾尚多還北不可入南不受窮無所歸必將突據邊城以效其命陛下不見侯景之事乎上不聽遣將神諍發兵迎之取絳州費六十萬西方用兵蓋自此始矣百官上尊號光當否詔言先帝親親不受尊號末年有獻議

者謂國家與契丹往來通信彼有尊號我獨無於是復以非時奉冊皆句奴冒頓自稱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句奴大單于不聞漢文帝復為大名以加之也願追追先帝本意不受此名帝大悅手詔獎光使善為答辭以示中外執政以河朔安石固用不足日救災勿賜金帛以示學士議光與王珪王安石同見光曰救災用宜自貴近始可聽也安石曰帝哀辭室儼時以為哀自如不能當辭位不當辭祿且國用不足非當世急務所以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財者故也光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歛爾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物不在民則在官彼設法奪民其害乃甚於加賦此蓋桑羊欺武帝之言太史公書之以見其不明耳爭議不已帝曰朕意與光同然始以不允否之會安石草詔引常表責兩府兩府至敢復辭安石得政行新法光逆疏其利害趙英進請至曹參代蕭何事帝曰漢常守舊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漢武取高帝約束更盜賊天下元帝改孝宣之政漢業遂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呂惠卿言先王之法有一年一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一年一變者巡守考制度是也有一年一變者刑罰世輕世重是也光言非其意以風朝廷帝問光曰布法象魏布舊法也諸侯變禮易樂者王巡守則諫之不自變也則新國用典與國用重典是為世輕世重非變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之間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公卿待皆在是類庶幾之三司使掌天下財才不才而黜不可使執政侵其事今為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在人主安用制置何則制置更矣今為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卿不能對則以他語詆光帝曰相與論是非耳何至是光曰平民舉錢出息尚能發食下戶況縣官督責之威乎惠卿曰青苗法願取則與之不願不強也光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縣官不強富民亦不強也昔太宗平河東立糧法時米斗十錢民樂與官為市其後物貴而和糶不解除為河東世世患其日之青苗亦猶是也帝曰坐倉糶米何如坐倉者皆起光曰不便惠卿曰糶米百萬斛則省東西之漕以其錢供京師光曰東南錢荒而糶米須臾不糶米而漕錢其有餘取其無餘米皆病矣俟講吳申起曰光言至論也它日留對帝曰今日天下洶洶者孫叔敖所謂國之有是眾之所惡也光曰然陛下當論其是非今條例司所為獨安石韓絳惠卿以為是耳陛下豈能獨與此三人共為天下邪帝欲用光訪之安石安石曰光外託制上之名內懷附下之實所言盡害政之事所與盡害政之人而欲冀之左右使與國論此消長之大機也光豈能害政但在高位則

異論之人倚以為重韓信立漢赤轍趙卒氣奪今用光是與異論者立赤轍也安石以韓琦上疏臥家求退帝乃拜光樞密副使光辭之日陛下所以用臣蓋察其任直庶有補於國家若徒以祿位榮之而不取其言是以天官私非其名也臣其徒以祿位自榮而不能救生民之患是盜竊名器以私其身也陛下誠能罷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今言青苗之害者不過謂使者騷州縣為今日之患耳而臣之所憂乃在十年之外非今日也夫民之貧富由勤惰不同情者常之故必資於人今出錢貸民而欲其息富者不願取使者以多散為功一切抑配恐其適資必令貧富相保貧者無可償則散而四方富者不能去必責使代償數家之負春莽秋計展轉日滋貧者既盡富者亦貧十年之外百姓無復存者矣又盡散常平錢穀專行青苗七日若思復之將何所取富室既盡常平已廢加之以師旅財之必至者也抗章至死溝壑壯者必聚而為盜賊此之必至者也抗章至七八帝使謂曰樞密兵事也官各有職不當以他事為辭對曰臣未受命則猶待從也於事無不可言者安石起視事光乃得請遂去以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宜撫使下令分義勇戍邊選諸軍勇士募市井惡少年為奇兵調民造乾糧備備城池樓櫓關輔驍然光極言公私困敝不可舉事而京兆一路皆內都結治非急宜撫之令皆未敢從若之軍與臣當任其責於是路獨得免從知許州趙鼎不赴請謂西京御史臺歸路自是絕口不論事而求言曰光緒之威立欲懷不忿乃復陳六事又移書責宰相吳元光見之傳蔡天申為察訪安作威福河南尹轉運使故事之如上官嘗朝調應天院神御殿府獨為設一班示不敢與抗光願謂臺吏日引蔡寺丞歸本班吏即引天申立監木務官富贊善之下天申窘迫即日行元豐五年忽得語溫疑且死豫作遺表置臥內即有緩急當以界所善者上之官制行帝指御史大夫曰非司馬光不可又將以為東宮師傅蔡確曰國是方定願少遲之資治通鑑未就書重之以為賢於書悅漢紀數使終歸賜以頤頤舊書二千四百卷及書相田夫野老皆號為司馬相公婦人孺子亦知其為君實也帝崩起臨臨衛士望見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所至民道遯聚觀馬至不得行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哲宗幼冲太皇太后臨政遣使問所當先光謂開言路詔榜朝堂而大臣有不悅者設六語云若陰有所壞犯非其分或屬權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以微俸希進下以眩惑流俗若此者罰無赦后復命示光曰此非求諫乃拒諫也人臣惟不言則入六事矣乃具論其情改詔行之於是上

封者以千數起光知陳州過關留爲門下侍郎... 登州召還錄道人相聚號呼曰奇謝司馬相公母去朝... 廷厚自愛以活我是時天下之民引領拭目觀新政... 言先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可變也若安石惡... 以母改子非子改父家議甫定遂罷保甲團教不復置... 保馬廢市易法所儲物皆鬻之不取息除民所欠錢京... 東鐵錢及茶鹽之法皆復其舊或謂光曰熙豐舊臣多... 檢巧小人他日有以父子義問上則禍作矣光正色曰... 天若祚宗社必無此事於是天下釋然曰此先帝本意... 也元祐元年復得疾詔朝會再拜勿舞蹈時苗免復... 將官之法猶在而西戎之議未決光嘆曰四事未除吾... 死不暇日矣折簡與呂公著云光以身付醫以家事付... 愚子惟國事未有所託今以屬公乃論免後五害乞直... 降敕罷之諸將兵皆隸州縣軍政委令通決廢提舉... 常平司以其事歸之轉運提點刑獄計以和戎爲便... 謂監司多新進少年務爲刻急近臣於郡守中選舉... 而於通判中舉轉運判官又立十科薦士法皆從之拜... 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免朝覲許乘輿三日一入... 省光不敢當曰不見君不可以視事詔令子康扶入對... 且曰毋拜遂罷苗苗復常平罷罷法兩害虛己以聽... 遼夏使至必問光起居救其過使曰中國相司馬矣母... 輕生事聞遺陳光自見言行計更欲以身殉社稷親... 庶務不吝晝夜資客見其體羸舉諸葛亮食少事煩以... 爲戒光曰死生命也爲之益力病革不復自覺詩諱如... 夢中語然皆朝廷天下事也是年九月薨年六十八太... 皇太后聞之慟與帝即臨其喪明堂禮成不賀贈太師... 溫國公祿以一品禮服賜銀絹七千詔戶部侍郎趙鼎... 內侍首押班馮道護其喪歸葬陳州諡曰文正賜碑... 曰忠清粹德京師人罷市往弔鬻衣以致糞巷哭以過... 車及葬哭者如哭其私親南封州父老亦相率其祭... 都中及四方皆畫像以祀飲食必祝光孝友忠信恭儉... 正直居處有法動作有禮在洛時每往夏縣展墓必過... 其兄且年將八十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自少至... 老未嘗妄言耳誠心自然天下敬信陳洛間皆化其德... 不可對人言者耳誠心自然天下敬信陳洛間皆化其德... 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之乎先於物澹然無所好於學... 無所不通惟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誠吾... 不信也洛中有田三頃妻妻賣田以葬惡衣菲食以終... 其身紹聖初御史周秩首論光謬謗先帝盡廢其法章... 惇惇下請發冢斬棺帝不許乃令奪贈諡卞所立碑而... 惇言不已追貶清遠軍節度使又貶建州司戶參軍... 徽宗立復太子太保京置政復降正議大夫京撰墓... 黨碑令郡國皆刻石長安石工安民當鑄字辭曰民愚

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 今謂之爲邪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欲加罪泣曰彼役不... 敢辭乞免錫安民二字於石未恐得罪於後世問者愧... 之靖康元年還鄉諡建炎中配樂府宗廟廷... 康字公休幼端謹不妄言笑事父母至孝敏學過人博... 通古書以明經上第光緒資治通鑑奏檢閱文字丁母... 憂勺飲不入口三日喪後流居洛士之從學者退... 與康語未嘗不有得空之人見其容止雖不識皆知其... 爲司馬氏子也以輪駟爲祕書由正字遷校書郎光... 養治喪皆用禮經家法不爲世俗事得遺恩悉以與族... 人服除召爲著作佐郎兼侍講上疏言比年以來早曠... 爲虐民多艱食若復一不檢則公私困竭盜賊可乘自... 古聖賢之君非無水旱惟有待之則不爲甚甚頌及... 今秋熟合州縣廣糴民食所餘悉歸於官今冬來春令... 流民就食候鄉里豐稔乃還本土凡爲國者一絲一毫... 皆當愛惜惟於濟民則不宜吝誠能捐數十萬金帛以... 爲天下大本則天下幸甚拜右正言以親嫌未就職爲... 哲宗言前世治少亂多祖宗創業之艱難積累之勤勞... 勤帝及時繼守天下大器且勸太皇太后每於禁中... 訓迪其言切至適英進講又言孟子曰書最醇正陳王... 道尤明白所宜親覽帝曰方讀其書諄諄講官節以進... 康自居父喪居處疏食寢於地遂得服疾至是不能朝... 謁賜假告疾且始猶其疏所當言者以待日得一見天... 子極言而死無恨使召醫李積子克積老矣鄉民間之... 往告曰百姓受司馬公恩深矣今其子病願速往也來者... 日夜不絕積行相則不可深爲矣年四十一而卒公卿... 嗟痛于朝士大夫相弔於家市井之人無不哀之詔贈... 右諫議大夫康爲人廉潔口不言財初光立神道碑帝... 遣使賜白金二千兩康以費皆官給辭不受不聽遣家... 吏如京師納之乃止

論曰熙寧新法病民海內騷動忠言諫論沮抑不行正... 人端士擯棄不用聚斂之臣日進民被其虐者將二十... 年方是時光起居於洛若將終身焉而世之賢人君子... 以及庸夫愚婦日夕引領望其爲相至或號呼道謫願... 其母去朝廷是豈以區區材智所能得此於人人哉德... 之盛而誠之著也一旦起而爲政次第取以天下自任開... 言路進賢才革弊法海內之民如寒極而春旱極而雨... 數月之間則草萊盡海內之民如寒極而春旱極而雨... 如解倒懸如脫桎梏如出之火水之中也相與嗟歎歎... 息聲欣鼓舞若更生一變而爲嘉祐治平之治君子... 稱其有旋乾轉坤之功而光於是亦老且病矣天若祐... 宋慈遺一老則泰邪之勢未遽張紹述之說未遽行元... 祐之臣固無恙也人能勝天靖康之變或者其可少... 緩乎借曰有之當不至如是其酷也詩曰哲人云亡邦... 國於瘠嗚呼悲夫康濟美象賢不幸短命而死世尤惜... 之然康不死亦將不免於紹聖之禍矣

呂公著字晦叔幼嗜學至志氣食父夷簡器異之曰他... 日必爲公輔思補奉禮郎登進士第召試館職不就通... 判開州郡守歐陽修等以公著之友後召試使吳仁宗獎... 其恬退賜五品服除崇文院檢討判太常寺寺星觀... 營真宗神御殿公著言先帝已有三神御而建立不已... 殆非祀無豐肥之義進知制誥三辭不拜改天章閣待... 制兼侍讀英宗親政加龍圖閣直學士方議追崇濮王... 或欲稱皇伯考公著曰此真宗所以解大祖豈可施於... 王及下詔稱親且班誥又言稱親則有二父之嫌王諱... 但可避於上前不應與七廟同諱呂晦等坐論濮王去... 公著言陛下即位以來納諫之風未彰而屢細言者何... 以風示天下不聽遂乞補外帝曰學士朕所重其可以... 去朝廷請不已出知蔡州神宗立召爲翰林學士知通... 進銀臺司司馬光以論事罷中丞還經幄公著封還其... 命曰光以舉職賜罷是爲有言責者不得盡其言也詔... 以告直付閣門公著又言制命不由門下則封駁之職... 因臣而廢廢理臣之罪以正紀綱帝諭之曰所以使光... 者賴其勸學耳非以言事故也公著請不已竟辭銀臺... 司熙寧初知開封府夏秋淫雨京師地震公著上疏... 曰自昔人君遇災者或恐懼以致福或簡諛以致禍上... 以至誠待下則下思盡誠以應之上下盡誠而變異不... 消者未之有也惟君若所亂謂謂爲邪孔子以遠佞人... 爲戒蓋佞人惟恐不合於君則其勢易親正人惟恐不... 合於義則其勢易疏惟先格王正厥事未有正事而世... 不治者也禮官用唐故事請以五月御大慶殿受朝因... 上尊號公著曰陛下下度越漢唐追復三代何必於陰... 長之日爲非禮之會受無益之名從之二年爲御史中... 丞時王安石方行青苗法公著極言曰自古有爲之君... 未有失人心而能圖治亦有不能符之以威勝之以辯... 而能得人心者也昔日之所謂賢者今皆以此舉爲非... 而生議者一切詆爲流俗浮薄言皆賢者而今皆不肖... 平安石怒其深切帝用帝以語安石安石益怒詔以惡... 語出知穎州八年暮星見詔求直言公著上疏曰陛下... 臨朝願治爲日已久而左右前後莫敢正言使陛下有... 欲治之心而無致治之實此任事之臣負陛下也夫士... 之邪正賢不肖既素定矣今則不然前日所舉以爲天... 下之至賢而後日遂之以爲天下至不肖其於人材既... 反覆不常則於政事亦乖戾不審矣古之爲政初不信... 於民者有之若子產治鄭一年而人怨之三年而人歌... 之陛下垂拱仰成七年于此然與人之謫亦未有異於... 前日陛下獨不察乎起知河陽召還提舉中太一宮還

明年二月薨年七十二太皇太后見輔臣泣曰邦國不幸司馬相公既亡呂司空復復痛閉久之帝亦悲感即請其家臨奠賜金角萬兩贈太師中國公諡曰正獻御書碑首曰純誠厚德公著少講學即以治心養性為本

易簡儉有至行晚年名益重遠近皆師尊之子好問有希純字子進登第為太常博士元祐祀明堂將用皇祐故事並靈天地百神皆以祖宗配希純言皇祐之禮事不經見嘉祐既已置正至元豐中但以英宗配上帝悉罷祀事神祇數父之義請循其式皆從之歷宗正太常秘書丞哲宗議納后希純所請謂禮之書淺陋不經博訪宗族參總配凡世所請謂禮之書淺陋不經博一切屏絕以防防會遷者作耶以父諱不拜擢起居舍人權太常少卿宣仁太后崩希純慮奏人乘間進說

吳育歐陽修號稱耿介亦從眾獨不然同列屢遷之為勳至第七十九人乃從呼出應退就列無一言廷中皆異之自是舊風遂革調新安主簿西京留守宋綬延置國子監為東監直講召召學士院當得館閣校理王司安以為大領補直閣人為卷而與之晏如經理四當選宰相願籍言領有材不汲汲於進取超授直學閣判吏部南曹開封府推官權居舍人知諫院上疏論民田因徵請約祖宗以來官吏兵數酌取其

尚有於此者乎即拜疏曰諫官者為宗廟社稷計諫官而不以宗廟社稷計事陛下是受死嗜利之人臣不為也方陛下不豫海內皇皇莫知所為陛下獨以祖宗後裔為念是為宗廟之慮至深且明也昔太祖舍其子而立太宗天下之大公也真宗以周王養養宗子於宮中天下之大慮也願以太祖之心行真宗故事事近屬之賢者優其禮秩置之左右與國天下事以繫億兆人心疏奏文多俾使自問何所言以實告客曰如是

卒遇事善決有便於國不以私利害動其心與人交出於至誠好德樂善見士大夫以人物為意者必問其所知與其所聞參五考實以達于上每議政事博取衆善以為善至所當守則毅然不回奪神宗嘗言其於人材不欺如權衡之稱物尤能遠避聲跡不以知人自處始與王安石善安石兄事之安石博辯驍悍人莫敢與亢公著獨以精識約言服之安石嘗曰真者每不自勝一語長者即廢然而反所謂使人之意消者於晦叔見之又謂人曰晦叔為相吾輩可以言仕矣後安石得志意其必助己而數用公議列其過失以故交情不終於講說尤精語約而理盡司馬光曰每聞晦叔講便覺已語為煩其為名流所敬如此紹聖元年章惇為相以罷思張商英周秩居言路論公著更熙豐法度削贈諡毀所賜碑再貶建武軍節度副使昌化軍司戶參軍徽宗立

先帝復欲誤陛下不可不察未幾拜中書舍人同脩國史內侍梁從政欲推簡內省押班希純以親政之始首錄二人無以示天下持不行由是閣寺側目或於庭中指以相示曰此鐵道二押班詞頭者也章惇既出為實文閣待制知亳州諫官張商英城希純攻之力又以外觀嫌連徙歸州歸州自京東而之浙西自浙西而上三峽名為易地實困之也公著追貶希純亦以屯田員外郎分司南京居金州又責舒州團練副使道州安置建中靖國元年還為待制知瀘州徽宗聞其名數稱之會布帛希純因其請親未及見遂以邊遠遣之俄改涪州人崇寧黨籍卒年六十

論曰公著父子俱位至宰相俱以司空平章軍國事雖漢之韋平唐之蘇李榮盛孰加焉美其論人才公著則一切持正以應天下之務嗚呼貴哉其論人才如權衡之物物故一時賢士收拾殆盡司馬光疾其諄諄焉以國事為託當時廷臣莫公著若也審矣追考其平生事業蓋守成之良相也然知子之賢而不能為始猶未免於避嫌而有愧於從祖云希純世濟其美然皆陷於崇寧黨禍何君子之不幸歟

諫官者為宗廟社稷計諫官而不以宗廟社稷計事陛下是受死嗜利之人臣不為也方陛下不豫海內皇皇莫知所為陛下獨以祖宗後裔為念是為宗廟之慮至深且明也昔太祖舍其子而立太宗天下之大公也真宗以周王養養宗子於宮中天下之大慮也願以太祖之心行真宗故事事近屬之賢者優其禮秩置之左右與國天下事以繫億兆人心疏奏文多俾使自問何所言以實告客曰如是

追復太子太保蔡京擅政復降左光祿大夫入黨籍尋復銀青光祿大夫紹興初悉還贈諡子希哲希純

論曰公著父子俱位至宰相俱以司空平章軍國事雖漢之韋平唐之蘇李榮盛孰加焉美其論人才公著則一切持正以應天下之務嗚呼貴哉其論人才如權衡之物物故一時賢士收拾殆盡司馬光疾其諄諄焉以國事為託當時廷臣莫公著若也審矣追考其平生事業蓋守成之良相也然知子之賢而不能為始猶未免於避嫌而有愧於從祖云希純世濟其美然皆陷於崇寧黨禍何君子之不幸歟

論曰公著父子俱位至宰相俱以司空平章軍國事雖漢之韋平唐之蘇李榮盛孰加焉美其論人才公著則一切持正以應天下之務嗚呼貴哉其論人才如權衡之物物故一時賢士收拾殆盡司馬光疾其諄諄焉以國事為託當時廷臣莫公著若也審矣追考其平生事業蓋守成之良相也然知子之賢而不能為始猶未免於避嫌而有愧於從祖云希純世濟其美然皆陷於崇寧黨禍何君子之不幸歟

論曰公著父子俱位至宰相俱以司空平章軍國事雖漢之韋平唐之蘇李榮盛孰加焉美其論人才公著則一切持正以應天下之務嗚呼貴哉其論人才如權衡之物物故一時賢士收拾殆盡司馬光疾其諄諄焉以國事為託當時廷臣莫公著若也審矣追考其平生事業蓋守成之良相也然知子之賢而不能為始猶未免於避嫌而有愧於從祖云希純世濟其美然皆陷於崇寧黨禍何君子之不幸歟

公著言笑曰是亦未知其子矣終公著喪始為兵部員外郎范祖禹其妹婿也官於哲宗曰希哲經術操行宜備勸講其父常稱為不欺暗室臣以婦見之故不敢稱薦今方將引去竊謂無嫌詔以為崇政殿說書其勸導人主以修身為主修身以正心誠意為主其言曰正意誠則身修而天下化若身不能修雖左右之心且不能論況天下乎權右司諫蘇未聽私語祖禹曰若不得請當以揚畏來之節為首既而不拜會紹聖黨論起御史劉拯論其進不由科第以秘閣校理知懷州中書舍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入林希又言呂大防由公著援引故進希哲以酬私恩凡大防軍欺君賣國皆公著為之倡而公著之惡則希哲導成之豈宜汗華職於是但守本秩俄分司南京居和州徽宗初召為秘書少監或以為太峻改光祿少卿希哲力請外以直秘閣知曹州旋遷崇寧黨籍希哲職知相州從邢州罷為宮祠寓瀋州十餘年卒希哲樂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史劉拯論其進不由科第以秘閣校理知懷州中書舍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凡大防軍欺君賣國皆公著為之倡而公著之惡則希哲導成之豈宜汗華職於是但守本秩俄分司南京居和州徽宗初召為秘書少監或以為太峻改光祿少卿希哲力請外以直秘閣知曹州旋遷崇寧黨籍希哲職知相州從邢州罷為宮祠寓瀋州十餘年卒希哲樂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公著言笑曰是亦未知其子矣終公著喪始為兵部員外郎范祖禹其妹婿也官於哲宗曰希哲經術操行宜備勸講其父常稱為不欺暗室臣以婦見之故不敢稱薦今方將引去竊謂無嫌詔以為崇政殿說書其勸導人主以修身為主修身以正心誠意為主其言曰正意誠則身修而天下化若身不能修雖左右之心且不能論況天下乎權右司諫蘇未聽私語祖禹曰若不得請當以揚畏來之節為首既而不拜會紹聖黨論起御史劉拯論其進不由科第以秘閣校理知懷州中書舍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入林希又言呂大防由公著援引故進希哲以酬私恩凡大防軍欺君賣國皆公著為之倡而公著之惡則希哲導成之豈宜汗華職於是但守本秩俄分司南京居和州徽宗初召為秘書少監或以為太峻改光祿少卿希哲力請外以直秘閣知曹州旋遷崇寧黨籍希哲職知相州從邢州罷為宮祠寓瀋州十餘年卒希哲樂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史劉拯論其進不由科第以秘閣校理知懷州中書舍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凡大防軍欺君賣國皆公著為之倡而公著之惡則希哲導成之豈宜汗華職於是但守本秩俄分司南京居和州徽宗初召為秘書少監或以為太峻改光祿少卿希哲力請外以直秘閣知曹州旋遷崇寧黨籍希哲職知相州從邢州罷為宮祠寓瀋州十餘年卒希哲樂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公著言笑曰是亦未知其子矣終公著喪始為兵部員外郎范祖禹其妹婿也官於哲宗曰希哲經術操行宜備勸講其父常稱為不欺暗室臣以婦見之故不敢稱薦今方將引去竊謂無嫌詔以為崇政殿說書其勸導人主以修身為主修身以正心誠意為主其言曰正意誠則身修而天下化若身不能修雖左右之心且不能論況天下乎權右司諫蘇未聽私語祖禹曰若不得請當以揚畏來之節為首既而不拜會紹聖黨論起御史劉拯論其進不由科第以秘閣校理知懷州中書舍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之所惡乎呂惠卿在通英言今預買細絹亦青苗之比
 僕曰預買亦徵法也若府庫有餘當并去之豈應按以
 爲此處極論新法之害送條例司疏駁李常乞罷青
 苗錢謂命分折銀皆封還詔五下銀執如初司馬光辭
 樞密副使詔許之銀再封還帝以詔直付光不由門下
 御史論法不使罷歸故官願力爭之不報即上疏
 曰臣言不行無所復立於朝請謝事臣言青苗不見聽
 一宜去之應蘇軾文仲不見用二宜去李定趙鼎服送
 不聽母後人倫逆天理而欲以爲御史史尋爲之罷
 陳薦舍人院爲之罷宋徵求呂大臨蘇頌陳師範爲之罷
 胡宗愈王韶上書肆意欺罔以興進退事則則置而
 不問反其之罪帥臣李師中及御史一言蘇軾則下七
 路均撫其趙孔文仲則進之歸任以此二人說彼二人
 事理就是執非執非執其能進聖聖乎青苗苗有見
 効者不過歲得什百萬猶錢幾什百萬其出於天非
 出於地非出於建議者之家蓋一出於民耳民猶魚也
 財猶水也養民而盡其財猶猶養魚而竭其水也疏五
 上其後指安石用喜怒爲賞罰曰陛下有納諫之責大
 臣進拒諫之計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臣
 知言人觸大臣之怒罪且不測然臣職獻言而無一言
 則負陛下矣疏入安石大怒持其疏至手輒自草制極
 詆之曰戶部侍郎致任凡所得恩惠悉手輒自草制極
 詆之以下策爲耳且以除進退之義任老成爲腹
 心以養和平之福天下聞而壯之安石雖詆之深切人
 更以爲榮既退蘇軾往賀曰公雖退而名益重矣軾
 然曰君子言聽計從消患於未聞使天下陰受其賜無
 智名無勇功吾獨不得爲政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
 名吾何心哉日與賓客賦詩飲酒或勸使稱疾杜門鎮
 日死生禍福天也吾其知天何同天節乞隨班上壽許
 之遂爲令軾得罪下臺獄索與鎮往來書文甚急猶上
 書論救久之從居許哲宗立軾雜言鎮在仁宗時有啓
 建儲之議未嘗以語人亦莫爲言者具以十九疏上
 之拜端明殿學士起提舉中太一宮兼侍讀且欲以爲
 門下侍郎鎮雖不欲起從孫祖禹亦勸止之遂固辭改
 提舉崇禧宮光祿大夫再致仕累封獨之公鎮於樂尤
 告老以銀青光祿大夫再致仕累封獨之公鎮於樂尤
 注意自謂得古法獨主房庶以律生獨之說司馬光謂
 不然往復論難凡數萬言初仁宗命李昭攸定大案下
 王朴樂三律皇祐中又詔胡瑗等考正神宗時詔與
 劉凡定之鎮曰定樂當先正律神宗曰然雖有師曠之
 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曠作律尺命合升斗豆區
 斛欲圖上之又乞訪求真黍以定黃鐘而劉凡仰用李
 昭攸加用四清聲而奏樂成詔罷局賜養有加鎮曰此

到凡樂也臣何與焉至是乃請大府制爲之逾年而成
 此李照業下一律有奇帝及太皇太后御廷和殿召執
 政同閱視賜詔嘉慶下之大常詔三皆侍從臺閣之臣
 皆往觀焉鎮時已屬疾奏泰三日而薨年八十一贈金
 紫光祿大夫諡曰忠文鎮平生與司馬光相得甚驩議
 論如出一口且約生則互爲傳死則作銘光生爲鎮傳
 服其勇決復銘銘光墓云照業姦細謀險險險險險
 神宗洞察其中其節峭峻光于康屬屬白紙書之賦曰
 不辭書懷三不爲人過節大節大議色和而語壯
 常欲繼之以死雖在萬乘前無所屈節於行義奏補先
 族人而後子孫婦人有不克婚葬者輒爲之兄鑑卒
 于職職無子聞其有遺腹子在外鎮時未仕徒步求之
 兩蜀間二年乃得之曰吾兒異於人體有四乳是兒亦
 必然已而果然名曰百常少受學於鄉先生履直溫直
 溫子助卒於京師鎮娶其女爲孫婦養其妻子終身其
 學水六經曰不道佛老申韓之說吳丹高麗皆傳誦其
 文少時賦長嘯却胡騎使遠人相曰曰此長嘯公也
 見子百常亦使遊胡人首問使安和
 百孫子功鎮見兒之弟也進士又舉才識兼茂科
 時治平水災大匡方議禮禮禮禮禮禮禮禮禮禮禮
 祀水不潤下昔漢哀帝其皇河南領川大水孝安尊
 德皇帝即郡國二十九大水蓋大宗隆小宗殺宗廟重
 私祀輕今宜復而隆宜輕而重是皆先王之禮禮一悖
 則人心失而天意變異所由起也對入三等照中
 鄧舉果爲御史不說提點江東利梓路別獄加直集
 賢院判州守周承憲以賄敗百孫請復直道故事用
 文吏領兵以轄邊界從之能本治邊事吏舍力屈請
 降將黃昌言欲殺以爲功百孫諭之不聽往謂本曰
 殺降不祥活千人者曰孫奈何容驕驕橫境內乎本
 遽然即撤止之七年召知諫院屬慶早請講求急務救
 還法令之未便者以救將死之民論手實法曰進海手
 實許令告臣戶令雖有手實之文而未嘗行蓋謂使人
 自占必不以實告而明許告人將爲仇然則禮義廉
 恥之風矣矣五路置二十七將專督所部兵至許詳置
 布衣參軍謀百孫察其中或以恩澤市或以廉取收或
 未歷邊方或起於聲望疏列其狀者十四人請仍舊
 制舊佐士寧受或軍儲或執事多施行與徐禧治士率
 寧狄蘇士寧受或軍儲或執事多施行與徐禧治士率
 以爲無罪執政主壽貶百孫監宿州泗水監末入爲司
 門吏部郎中起居郎哲宗立遷中書舍人司馬光復差
 役法惠受受欲加流貶百孫固爭曰臣今日執事受
 謝於人明日罷復則以財賄人苟能以重典而痛衣
 必將充塞道路光悟曰微君言吾不悉也遂已元祐元
 年爲刑部侍郎諸部以故聞殺情可若者請重法法官曰

宜貨光日殺人不死法廢矣百孫曰謂之殺人則可若
 制刑以爲無足疑原情以爲無足罰則不可今崇之死
 則二殺之科自是遂無足疑憫者矣時又詔天下獄不
 當獄而輒議者罪罪有司重於請至枉情以求合法百
 孫曰照業之法非可疑可憫而議者免貶助元豐五年
 之近則有奏劾之詔故官吏畏避不彈論因條五年
 還中書百孫以門下省猶駁正當貨吏更例在河有司者
 沈胥吏呂大防極廢其半百孫曰不可廢半則失職者
 衆不若以漸消之自今圖吏勿補不數歲試與退半矣
 不聽百孫水孝先議回河故道大防意阿之命百孫行
 視百孫以東流高仰而河勢順下不可回即馳奏所以
 然之狀且取神宗詔令勿改故道者併上之大防謂謂
 大河東流中國之險限今雖決既東界河於淺河且北
 注矣百孫言雖深有限定之名無繫定之實借使河從
 而北東始有下流之憂乃吾之利也先帝明詔其在奉
 何安動搖之乃止俄兼侍讀進論林學士爲帝言分別
 邪正之目凡導人主以某事者爲公正某事者爲私邪
 以類相反凡二十餘條條條事以觀其情則邪正分
 矣以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勸於民事無繁四條更
 欲以圖空閣百孫曰千里之廣無一人之獄此至尊之
 仁非尹功也不許經數月復爲翰林學士拜中書侍郎
 是歲郊祀禮合祭天地禮官以昊天有成命爲百孫
 曰此三代之禮奈何復欲合祭乎成命之頌視天祭地
 均歌此詩亦如春夏祈禱而歌嘯嘯豈爲一祭哉地
 且不決實於帝前宜曰百孫之禮禮也今日之用
 權制也陛下始如前宜以豈事天地爲恭於是合祭照
 河范百言阿里骨結基且病溫溪心八族皆思內附可
 以計納百孫曰中國以信撫四夷阿里骨未有過溪心
 虛實未可知無擊而動非策也又請進築納邊等三城
 百孫曰是皆良田爲萬爭之地我既城之若賊騎時出
 我何以耕後雖欲棄之爲費已甚亦不能矣帝皆從之
 右僕射蘇頌生格留除書免百孫以同省罷爲資政殿
 學士知河中從河陽河南寧年六十五贈銀青光祿大
 夫子祖述監州酒稅擬獄擬獄擬獄擬獄擬獄擬獄擬獄
 以爲神知鞏靈鑿南山導水入洛縣無水患文彥博稱
 其能以父望當監中岳廟久之通判澤州知台州奏
 罷黃甘葛草之貢主管西京御史臺高康多難避地至
 汝州汝守趙子機與其守於史步郡監陪盜獨全累
 官朝議大夫卒從弟祖禹
 祖禹字厚甫一字夢得其生也母憂一歲夫夫被金甲
 入寢室曰吾漢將軍鄧禹既猶見之遂以爲名切孤
 叔祖願撫育如己子祖禹自以既孤每歲時親賓賓集
 修祀若無所容閉門讀書未嘗預人事既至京師所與
 交游皆一時聞人鎮器之曰此兒天下士也進士甲科

從司馬光修養資治通鑑在洛十五年不事進取書成
 先薦爲秘書省正字時王安石當國九愛重之王安國
 與祖禹友善論安石意竟不往馮高致致仕居洛素
 嚴毅杜門罕與人接待祖禹獨厚焉召授以密疏大
 抵論安石誤國及新法之害言極切切賜養人皆以爲
 不可奏祖禹卒上之神宗崩祖禹上疏論喪服之制曰
 先王制禮君服同於父者斬衰三年蓋忠君爲人臣者
 以父事其君自漢以來外推人臣無服日月之制官中實
 行三年服君服如古典而臣下猶依漢制故十二日而
 小祥葬而又小祥二十四日而大祥再葬而又大祥既
 以日爲之又以月爲之此禮之無據者也古者再葬而
 大祥中月而禫禫之名非服之邑今乃爲之禫服三
 日然後禫此禮之不經者也服既除至葬又服之禫服
 後即吉纔八月而連純吉無所不佩此又禮之無漸者
 也朝堂羣臣朝服以造齋宮是以吉服臨喪人主親服
 在上是以先帝之服爲人主之私喪此二者皆禮之弊
 不安也臣外立權正言百孫公善執祖禹以婚婦之辭
 改制部員外郎又餘除書佐郎神宗嘗欲檢討選
 著作郎兼侍講神宗既崩祖禹上疏宣仁后曰今即吉
 方始服節一新者檢之端皆由此起凡可以動心悅目
 者不宜有加於舊皇帝聖性未定觀檢則視親喪則著
 所以訓導成德者宜宜有法今聞奉宸庫取珠戶部用
 金其數至多恐增加無已願止於未然崇檢致朴轉養
 聖性使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靡靡之聲非禮勿言
 非禮勿動則學問日益聖德日隆此宗社無疆之福故
 事服除常開樂置宴祖禹以爲因除服而開樂政實則
 似除服而慶實非君子不得已而除之之意不可夏暑
 權罷諸祖禹言陛下今日之學與不學係他日治亂如
 好學則天下君子欣慕願立於朝以血道事陛下下輔佐
 德業而致太平不學則小人皆助其心務爲邪說以竊
 富貴且凡人之進學莫不少於少時今聖體日長數年之
 後恐不得如今日之專講爲陛下惜也遷起居郎又召
 試中書舍人皆不拜呂公著嘗召拜右諫議大夫首上
 疏論人主正心簡身之要乞太皇太后曰天下之勤
 勞萬民之疾苦皆臣之邪正政事之得失開導上心晚
 然存之於中使與日衆說不能惑小人不能進察確既
 得罪祖禹言自乾興以來不寬恕大臣六十餘年一旦
 行之流傳四方無不震懼確去相已久朝廷多非其黨
 間有偏見異論者若一切以爲黨確去之懼刑罰失中
 而人情不安也蔡京獨祖禹言京小有才非端良之
 士如使守成都其還當使使執政不宜崇長時大臣欲於
 新舊法中有所創立祖禹以爲朝廷既察王安石之法
 爲非但當復祖宗之舊若出於新舊之間兩用而兼存
 之紀綱壞矣遂給事中與中大水詔出米百萬辦緡錢

茫如捕風徒聞內帑出數百萬緡祠部度五千餘人耳
以此爲術其誰不能而所行之事道路皆之其難水相
濁流自生民以來所以種種而清之萬頃之稻
必使相視地形所在鑿空訪尋水利安庸輕制率意爭
言官司雖知其謀不敢便行抑退追集老少相視可否
若非灼然難行必須且爲與官吏苟且順從真謂陛下
下有與意作上糜幣陳下奪農時隄防一開水失故道
雖食議者之內何補於民臣不知朝廷何苦而爲此哉
自古役人必用鄉戶今者徒聞江湖之間數郡額役而
欲措之天下單丁女戶蓋天民之窮者也而陛下庸既
兼之矣奈何復欲取庸兩一後世不幸有聚斂之臣庸
錢不除差役仍舊推所從來則必有任其咎者矣青苗
放錢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法每歲常行雖云不許
抑配而數世之後暴君汗吏陛下能保之與計願請之
戶必皆孤貧不濟之人鞭撻已急則繼之逃亡不遺則
均及鄰保勢有必至異日天下恨之國史記之曰青苗
錢自陛下始豈不惜哉且常平之法可謂至矣今欲變
爲青苗錢彼成此所喪逾多虧官害民難悔何及昔漢
武帝以財力匱竭用賈人桑羊之說賈賈賈賈謂之均
輸于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於亂孝昭今日此論
復興所欲而與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不意今此論
復興立法之初其費已厚縱使有所獲而征商之額
所損必多譬之有人爲其主畜收以一牛易五羊一牛
之失則隱而不言五羊之獲則指爲勞績今壞常平而
言青苗之功虧商稅而取均輸之利何以異此臣竊以
爲過矣議者必謂民可與業成難與慮始故陛下堅執
不顧期於必行此乃職國貪功之人行險僥倖之說未
及樂成而怨已起矣臣之所願陛下結人心者此也國
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強與弱廢數
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薄厚在乎富與貧人主知
此則知所輕重矣故臣願陛下務崇道而厚風俗不
願陛下急于有功而貪富強愛惜風俗如護元氣聖人
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齊衆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
近於迂闊老成初若遲鈍終終不肯以彼易此者知其
所得小而所喪大也仁祖持法至寬用人有敘事務掩
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考其成功則曰未至以言乎用
兵則十出而九敗以言乎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
澤在人風俗知義故升遐之日天下歸仁焉議者見其
末年更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齊之以智
能招來新造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
漢風已成多開驟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從班
步可圖俾常調之人畢生非望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
哉近歲機拙之人愈少巧進之士益多惟陛下哀之救

之以簡易爲法以清事爲心而民德歸厚臣之所願陛
下厚風俗者此也祖宗委任臺諫未嘗罪一言者縱有
薄責旋即超升許以風聞而無官長言及乘輿則天子
改容事關廟廟則宰相待罪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
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豈徒然哉將
以折姦臣之萌也今法令嚴密朝廷清明所謂姦臣萬
無此理然養猶以去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貓畜
狗以防盜不可以無盜而畜不吠之狗陛下得不上念
祖宗設此官之意下爲子孫萬世之防臣聞長老之談
昔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公議所與臺諫亦與之
公議所亦與之矣臣恐自茲以往習憤風怨盡交私議
所以致人主孤立紀綱一廢何事不生臣之所願陛下
存紀綱者此也試見安石贊神宗以獨斷專任因試進
士發策以晉武平吳以獨斷而克伐晉以獨斷而
亡齊桓專任管仲而霸燕魯專任子之而敗事同而功
異爲問安石滋怒使御史謝景溫論奏其過窮治無所
得載遂請外通判杭州高麗入貢使者發幣於官吏書
稱甲子試却之日高麗於本朝稱臣而不稟正朔吾安
敢受使者易書稱熙寧然後受之時新改日下試於其
間每因法以便民民賴以安使知密州司農行手實法
不待施者以違制論試提舉官曰違制之坐若自
朝廷誰敢不從今出於司農是擅違律也提舉官驚曰
公姑徐之未幾朝廷知法害民罷之有盜竊發安撫司
遣三班使臣俾卒來捕卒凶暴恣行至以禁物誣民
入其家爭鬪殺人且長罪驚潰將爲亂民奔訴試執
其書不視曰必不至此散卒聞之少安徐使人招出戮
之從知徐州河決曹村汜于梁山泊沿于南清河匯于
城下漲不時洩城將敗富民爭出避水試曰富民出民
若動搖吾誰與守吾在是水決不能敗城驅使復入試
詣武衛營呼卒長曰河將害城事急矣雖禁軍且爲我
盡力卒長曰太守猶不避塗潦吾儕小人當效命率其
徒持鎗鎗以出築東南長堤首起城上臺尾屬于城兩
日夜不止城不沈者三板試慮於其上去不入使官
吏分堵以守卒卒其城復請調來歲夫增築城爲木
岸以處水之再至朝廷從之從知湖州上表以請又以
事不便民者不敢言以詩託諷庶有補於國御史李定
紆直何正言其表語並嫌藥所爲詩以爲誹謗逮赴
臺獄欲置之死銀鏤久之不決神宗獨憐之以黃州團
練副使安置試與田父野老相從溪山間築室於東坡
自號東坡居士三年神宗數有意復用重爲當路者沮
之神宗嘗語宰相王珪蔡確曰國史又重可命蘇軾成
之珪有難色神宗曰王珪不可姑用曾鞏進太師蘇軾
神宗意不允遂手札鞏試汝州有日蘇軾熟居思答問
處滋深人材實難不忍終棄軾未至汝上書自言儂來

有田在常願得居之朝奏入夕報可道過金陵見王安
石曰大兵大獄漢唐滅亡之兆祖宗以仁厚治天下正
欲革此今西方用兵連年不解東南數起大獄公獨無
一言以救之乎安石曰二事皆患卿啓之安石在外安
敢言軾曰在朝則言在外則不言事君之常禮耳上所
以待公者非常禮公所以待上者豈可以常禮乎安石
厲聲曰安石須說又曰出在安石口入在子瞻耳又曰
人須是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弗爲乃可軾戲
曰今之君子爭減半年磨勘雖殺人亦爲之安石笑而
不言至常神宗崩首宗立復初奉即知登州召爲禮部
郎中軾善書司馬光章惇時光爲門下侍郎惇知樞密
院二人不相合其每以諱侮困光苦之軾謂惇曰主
馬君實時望甚重昔許靖以虛名無實見於蜀先司
法正曰靖之浮譽播流四海若不加禮必以賤賢爲累
先主納之乃以靖爲司徒許靖且不可慢況君實乎惇
以爲然光賴以少安遷起居舍人軾起於憂患不欲驟
履要地辭於宰相蘇軾確曰公何期久矣朝中無出公
右者軾曰昔林希同在館中年且長確曰希固當先公
那卒不許元祐元年軾以七品服入侍延和即賜銀緡
運中書舍人初軾宗時差役行久生弊軾曰役者不
習其役又虐使之多致疲瘁軾民至有終歲不得息
者王安石相神宗改爲免役使役戶差高下出錢額役行
法者過取役爲官置局司馬與其選試曰差役免各有
利害免役之害指欲民財十室九空欲集於上而下有
錢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專力於農而貪吏
猾胥得緣爲姦此二害輕重蓋尋矣光曰於君何如
軾曰法相因則事易成事有漸則民不驚三代之法兵
農爲一至泰始分爲二及唐中葉盡變府兵爲長征之
卒自爾以來民不知兵兵不知農農出穀帛以養兵兵
出性命以衛農天下便之難免人復起不能易也今免
役之法實大類此公欲驟罷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罷長
征而復民兵蓋未易也光不以爲然軾又陳於政事堂
光忿然曰昔韓魏公利陝西義勇公爲諫官爭之甚
力韓公不樂公亦不願試昔聞公道其詳豈今日作相
不許試盡言耶光笑之尋除翰林學士二年兼侍讀每
進讀至治亂興衰邪正得失之際未嘗不反覆開導觀
有所啓悟哲宗雖默然不言軾首肯之嘗讀祖宗實訓
因及時事軾歷言今賞罰不明善惡無所勸沮又黃河
勢方北流而疆之使東夏入入鎮或殺掠數萬人帥臣
不以聞每事如此恐成衰亂之漸軾嘗鎖宿禁中召
入對便殿宣仁后問曰卿前年得罪翰林學士曰何以遠
至此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曰非也曰豈大臣論
薦乎曰亦非也軾驚曰臣雖無狀不敢自他遂以進曰

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誦卿文章必嘆曰奇才奇才但末
及進用卿耳軾不覺失聲宣仁后與哲宗亦泣左右
皆感涕已而命坐賜茶徹御前金蓮燭送歸院三年權
知禮部貢舉會大雪苦寒士坐庭中寒未嘗能言軾寬其
禁約使得盡拔巡檢內侍每推舉學士且持暖味單詞
諛以爲罪軾盡奏遂之四年積以論事爲當軸者所恨
軾恐不見容請外拜龍圖閣學士知杭州未行諫官言
前相蔡確知安州作詩借都處後事以譏太皇太后大
臣譏遷之嶺南軾密疏朝廷若薄確之罪則於小累謂宜
皇帝赦置確逮治太皇太后出手詔赦之則於仁孝兩
得矣宣仁后心善軾試而不能用出郊用前執政思
例遣內侍賜龍茶銀合慰勞甚厚既至抗大旱機發並
作軾請於朝免本路上供米三之一復得賜度僧牒易
米以救饑者明年春又減價糶常平米多作粥粥藥劑
遣使挾醫分坊治病活者甚衆軾曰杭水陸之會疫死
比他處常多乃哀美糶得二千復發粟中黃金五十兩
以作病坊病者待之杭本近海地泉鹹苦居民稀
少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民足於水白居易
又浚西湖入漕河自河入田所溉至千頃民以殷富
湖水多貯自唐及錢氏咸取漕舟行市中湖又多淤三
年一洶爲民大患六井亦幾於廢軾見茅山一河專受
江湖鹽橋一河專受湖水遂浚二河以通漕復造堰
以爲湖水畜洩之限江湖不復入市以餘力復完六井
又取許田積湖中南北徑三十里爲長堤以通行者吳
人種菱春熟艾除不遺寸草且募人種菱湖中許不復
生收其利以備脩湖取荒餘錢萬緡權置石及請得
百僧度牒以募役者堤成植芙蓉楊柳其上望之如畫
圍杭人名爲蘇公堤杭州淨源普居海濱與船客交通
船至高麗交其之豐未其王子義天來朝因往拜焉
至是淨源死其徒持其像附船往告義天亦使其徒
來祭因持其國母二金塔云祝兩宮壽軾不納奏之曰
高麗久不入貢失賜厚利意欲求未測吾所以待
之厚薄故因祭亡僧而行祝壽之禮若受而不答將生
怨心受而厚賜之正墮其計今宜勿與知從州郡自以
理却之彼庸僧得商爲國生事漸不可長宜痛加懲創
朝廷皆從之未幾實使果至善例使所至吳越七州費
二萬四千餘緡軾乃令諸州量事裁損民獲交易之利
無復侵擾之害矣浙江湖自海門東來勢如雷霆而浮
山峙於江中與滬浦諸山犬牙相錯洄激射敗賊公
私船不可勝計軾議自浙江上流地名石門並于江而東
壘爲滬河引浙江及谿谷諸山水二十餘里以達于江又
並山爲岸不能十里以達龍山大港浦自浦北折折小
嶺壘嶺六十五丈以達嶺東古河數里達于龍

有罪止於罷職此寬仁之法也至於虛己納諫不好改
變不尚說好不用玉器不貴異味此皆祖宗家法所以
致太平者陛下不須遠法前代但盡行家法足以爲天
下哲宗甚然之大防朴厚垂直不植黨朋與范純仁
同心戮力以相王室立朝廷進退進退百官不干干
私不市恩怨以遂聲譽凡八年始終如一惡己逾位
宣仁后上方富於春秋歲未可即去少須幾月吾亦
就東朝矣未果而崩爲山陵使復命以觀文殿大學
士左光祿大夫知穎昌府等改承與軍使便其歸社入
辭哲宗勞慰甚渥曰卿暫歸故鄉行即召矣未幾左正
言上官均論其體履役法右正言張商英御史周秩劾
拯相繼攻之奪學士知隨州貶秘書監分司南京居鄂
州言者又以幣神宗實錄直書其事爲誣誣徒安州凡
大忠自涓人對哲宗詢大防安否且曰執政欲還諸嶺
南朕聞令處安陸爲朕寄聲問之大防朴直爲人所賣
力紹聖四年遂貶舒州團練副使安置循州至虔州信
豐而病語其子景山曰吾不復南矣吾死汝歸呂氏尚
有遺種遂年七十一大忠諫歸葬許之大小防身長七
尺眉目秀發聲音如鐘自少持重無嗜好過市不左右
游目燕居如對賓客每朝會威儀異如神宗常日送之
與大忠及弟大臨同居相切磋商道禮冠昏喪祭一
本於古關中言禮學者推呂氏嘗爲鄉約凡同約者
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忠義相維有善則書于
籍有過者違約者亦書之三犯而行罰不後者絕之微
宗即位復其官高宗紹興初又復大學士贈太師宣國
公諡曰正愍

大忠字進伯登第爲華陰尉城令韓絳宣撫陝西以
大忠提舉承與路義勇改祕書丞檢校密院吏兵房
文字令條義勇利書大忠言義兵衆聚國用日屈漢之
屯田唐之府兵善法也弓箭手近於屯田義勇近於府
兵擇用一焉兵屯可省矣簽書定國軍判官熙寧中
王安石議遣使諸道立募邊封溝大忠與范育被命俱
辭行不忠陳五不可爲懷撫外國恩信治必致復
患罷大忠與劉忱使契丹議代北地會遣父喪起復
知代州契丹使蕭素乘頌至代設款據主席大忠與之
爭乃移次於長城北垣西上閣門使知石州大忠數與
素頌會凡議屢以理折之素頌稍屈已而復使蕭福來
求代北地神宗召執政與大忠忱議將從其請大忠曰
彼遣一使來即與地五百里若使魏王英弼來求關南
則何如神宗曰卿是何言也對曰陛下既以臣言爲不
然恐不可啓其漸忱曰大忠之言社稷大計願陛下熱
息之執政知不可奪議卒不決罷忱還三司大忠亦終
喪制其後竟以分水嶺爲界焉元豐中爲河北轉運判
官言古者理財視天下猶一家朝廷者家外計者兄弟

居雖異而財無不同今有司惟知出納之名有餘不足
未嘗以實告上故有餘則取之不足莫之與甚大忠也
乃上生財養民十二事從提點淮南刑獄時河決飛蝗
爲災大忠入對極論之詔歸故官元祐初歷工部郎中
陝西轉運副使知陝州以直能聞賜朝服進謝罪問
待制夏人自犯麟府環慶後遂絕歲賜款欲遣使謝罪
宗將許之大忠言夏人疆利經國則服今賜爲恭順實
懼討伐宜且命邊臣詰其所以來之辭若惟請是從彼
將有以窺我矣時都羅民衆家因之制採練之柄大
忠選傑來自且入倉進斗升亦受不使有所壟斷民喜
爭運粟于倉資錢而夫得百餘萬斛解涇以進士舉首
入幕府自稱狀元大忠謂曰狀元云者及第未除官之
稱也既爲判官則不可今科舉之習既無用脩身爲師
之學不可不勉又欲以臨政治民之要消自以正禮飲
焉謝良佐教授州學大忠每過之聽講語必曰爲得
容曰聖人言行在焉吾不敢不肅嘗獻言夏人戍守之
略一不與校臣竊羞之紹聖三年加實文開直學士知
渭州付以秦渭之事奏言開陝民力未裕士氣沮喪非
假之歲月未易枝梧因請以職事對大抵欲以計除取
橫山自放遠戍并遠進築不求近功既而魏傳城安
西王文都亦用事章傳曾布主之與大忠議不合又乞
所進職降大防致移布陳其所言官祐時異從知
同州旋降待制致仕卒諡復學士官佐其祔

大鈞字和叔父贊六子其五登科大鈞第三子也中乙
科調秦州右司理參軍監延州折博務政光祿寺丞知
三原縣請代賈入蜀移巴西西縣贊致仕大鈞亦移疾不
行轉歸宣撫陝西河東辟書寫機密文字府罷移知候
官縣故相曾公亮鎮京兆薦知涇陽縣皆不赴下外艱
家居講道數年起爲諸王官教授求監鳳翔船務制改
宣義郎會西夏郵延轉運司撤爲從事既出塞轉運
使李觀餽餉不繼欲還安定取糧使大鈞請於神宗
曰吾受命將兵安知糧道萬一不繼召糧來一鈞耳
大鈞性剛直即日朝廷出師去塞未遠遂斬輿使無
君父乎謂意強逼謂大鈞曰君欲以此報親先親受禍
矣大鈞怒曰公將以此言見恐耶吾委身事主死無所
辭正恐公過耳謂見其直乃好謂曰子乃爾那今聽汝
矣始許復還時微大鈞盛氣請謂且不免未幾道
得疾卒年五十二大鈞從張載學能守其師說而踐履
之居父喪哀毀靡祭一本於禮後乃行於冠昏膳飲慶
弔之節節文繁然可觀關中化之尤喜講明井田兵制
謂治道必自此始悉換次爲圖籍可見於用雖皆本於
載而能自信力行載每歎其勇爲不可及

大臨字與叔學于程頤與謝良佐游醉時在程門號
四先生通六經尤達於禮每欲報習三代遺文舊制令
可行不爲空言以拂世駭俗其論選舉曰古之長育人
才者以士衆多爲樂今之主選舉者以多爲患古以禮
聘士常恐士之不至今以法待士常恐士之競進古今
豈有異哉蓋未之思爾夫爲國之不足不遇何人治其
事如爲治必欲得人惟恐人才之不足而慮於以多
治事皆任其責惟恐士之不至不憂其競進也今取人
而用不問其可任何事任人以事不問其才之所堪故
人流之路不勝其多然爲官擇士則常患乏才待次之
吏歷歲不調然考其職事則常不治是所謂名實不
稱本末交戾如此而欲得人而事治未之有也今欲立
士規以養德厲行更學制以量才進舉定試法以區別
能否循辟法以興能備用嚴舉法以覈實得人制考法
以責任考功庶幾可以漸復古矣富弼政致家爲佛
氏之學大臨與之書曰古者三公無職事惟有德者居
之內則道遠于朝外則主教于鄉古之大人當是任者
必將以斯道覺斯民成己以成物豈以爵位進退體力
盛衰爲之變哉今大道未明人趨異學不入于莊則人
子釋疑聖人爲未盡善禮禮義爲不足學人倫不明萬
物憔悴此老成人則隱存心之時以道自任振起壞
俗在公之力宜無難矣若夫務務變氣務求長年此山
谷避世之士獨善其身者之所好豈世之所以望於公
者哉弼謝之元祐中爲大學博士遷秘書省正字范祖
禹薦其好學修身如古人可備助教未及用而卒
劉學字老亦靜東人兒時父居正諱以書聞父不
少間或謂君止一子獨不孤爾外此就學東平因家焉嘉祐
中擢甲科歷冀州南宮令縣此不得入俗化凋敝賦
甚重輪船匹折稅錢五百緡兩折錢三十民多破產擊
掇例旁郡條請裁以中價轉運使怒將劾之學固請曰
獨一州六邑被此苦決非非法但朝廷不知耳遂告於
朝三司使包拯奏從其議自是緡爲錢千三百緡七十
有六民歡呼至泣下曰劉長官活我是時學與信都令
李中清河令黃莘皆以治行聞人稱爲河朔三令從江
陵觀察推官用韓琦薦得解開校勘王安石一見器異
之覆檢正中書禮房然非所好也才月餘爲監察御史
史對即奏論臺州獄獄語小人意在傾富弼以市進今
弼已得罪願少寬之又言程昉開漳河調發猝迫人不
堪命趙子幾擢升畿縣等使納錢數千日數千人進
許宰相京師喧然何以示四方觀視王廷老擅增兩浙
賈明朝廷本無徵之意及入見神宗而賜賞頗行顯
卿從學王安石那安石極稱卿器識對曰臣東北人少
孤獨學不識安石也退而上疏曰君子小人之分在義
利而已小人才非不足用特心之所向不在乎義故希

河居人盜擊汴隄以自廣或請令培築復故又按民廬使官道者使撤之二謀出自中人既有詔矣存曰此吾職也人言之即日弛其役都人雖呼相慶進相直學士改兵部尚書轉戶部神宗前哲宗立承裕廢財費不貲時告備宰相乘間復徙之兵部太僕寺請內外馬事得專達毋隸駕部存言如此官制壞矣先帝正省臺寺監之職使相臨制不可徇有司自便而廢已成之法元祐初還戶部固辭不受二年拜中大夫尚書右丞三年遷左丞有建議罷教畿內保甲者存言今京師兵籍益削又廢保甲不教非國家根本久長之計且下待郎韓維難而為之既已就緒無故而廢之不可門下侍郎韓維難存言去一正人天下失望忠諫沮氣讒邪之人爭進矣又論杜純不當罷侍御史王觀不當罷諫官四方泰讖大辟刑部接此請貨都省屢以無可矜恕却之存曰此祖宗制也有司欲生之而朝廷破例殺之可乎又言比廢進士專經一科參以詩賦失先帝熱詞律崇經術之意河決而北幾十年水官議還故道存爭之曰故道已高水性趨下徒費財力恐無成功卒輟其役泰確以詩怨訕存與范純仁欲薄其罪確再貶州存亦罷以端明殿學士知蔡州始存之徒兵部確力也至是為確罷士大夫善其能損怨歲餘加資政殿大學士知揚州揚州相去一水用故相例得歲時過家取上賜錢給膳里又具酒食召會父老親與酬酢鄉黨傳為美談召為吏部尚書時在廷朋黨之論浸熾存為哲宗言人臣朋黨誠不可長然或不察則濫及善人慶曆中或指韓琦富弼范仲淹歐陽修為黨賴仁宗聖明不為所惑今日果有進此說者願陛下察之由是復與任事者屏除知大名府改知杭州紹聖初請老提舉崇觀遷右正議大夫致仕舊制當得東宮保傅議者指存嘗議還西夏侵地故殺其恩典既而降通議大夫存嘗悼近世學者貴為公卿而祭祀其先但備庶人之制及歸老榮居首營家廟建中靖國元年卒年七十九贈左銀青光祿大夫存性寬厚平居恂恂不為詭譎之行至其守祿不可奪司馬光嘗曰並馳萬馬中能駐足者其王存乎孫固字和父鄆州管城人幼有志九歲讀論語曰吾能行此祖徂石介一見以公輔期之擢進士第調磁州司戶參軍從平貝州為文彥博言黨從問治之義與彥博意協故但誅首惡餘無所及轉雷邑令還祿書丞為審刑詳議官宰相韓琦知其賢論使來見固不肯往琦益器重之引為編修中書諸房文治平中神宗為穎王以固侍講及為皇太子為侍讀至即位擢工部郎中中丞章惇待制知通進銀臺司神請取絳州固知神宗志欲經營西夏欲先事以戒印上言待遠人宜示之信今無名舉非計之得願以漢韓安國魏相唐魏徵論兵之畧參校同異則是非炳然矣兵凶器也動不可妄

妄動將有悔大臣惡其說出知澶州還知審刑院復領銀臺封駁兼侍讀判少府監神宗問王安石可相否對曰安石文行甚高處待從獻納之職可矣宰相自有其度安石狷狹少容必欲求賢相呂公著司馬光雖難其人也凡四問皆以此對及安石當國更法度固執議事不合青苗法出又極陳其不便及韓琦疏至神宗感動謂曰朕熟計之誠不便固出語執政曰及上有意宜亟圖之曰福天下既而竟從安石固復領銀臺司孔文仲對制策許時政罷固言陛下以名求士而士以實應今反過之何哉今文仲之言以戒天下臣恐天下不感文仲之言以文仲之文為文也胡宗愈言事下蘇頌陳薦以論李定罷固皆引證之時議尊信事為始固固諫曰漢高以得天下與高周異故太上皇不得為始封光武中興不敢祖春陵而祖高帝未有天下傳之萬世太祖功也不當替其祀請以為始祖而為僭祖別立廟祔之日奉其祚主東向以伸其尊合所謂祖以孫尊孫以祖屈之意韓琦見而歎曰孫公此議足以不朽矣加龍圖閣直學士知真定府還人盜耕解州平地歲且久吏爭弗能還固欲得其要預折理之正疆地二百里熙寧末以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府元豐初同知樞密院事時安南建瓯州其地瘴癘不堪守固請棄之內地徙者二萬戶謀者若夏人幽其主神宗欲西討固數言舉兵易解禍難神宗曰夏有數不取則為邊人所有不可失也固曰必不得已請聲其罪薄伐之分裂其地使其酋長自守焉神宗笑曰此真鄙生之說爾時執政有言便當直度河不可留行固曰然則就為陛下任此者神宗曰朕已屬李憲固曰依國大事也豈可使宦官為之今陛下任李憲則士大夫孰肯為用乎神宗不悅他日固又曰今五路進師而無大帥就使成功必為亂神宗曰大帥誠難其人呂公著曰既無其人易為己之固曰公著是也初議五路入討會于靈州李憲由熙州入輒不赴靈州乃自開蘭會欲以弭責固曰兵法期而後至者新今諸路皆進而憲獨不行難得蘭會罪不可赦神宗不聽其後果無功神宗曰朕始以孫固言為迂今悔無及矣改大中大夫樞密副使進知院事以疾避位拜觀文殿學士知河陽尋提舉萬山崇禧宮哲宗即位以正議大夫知河南府徙鄆州元祐二年召除侍讀提舉中太一宮遂拜門下侍郎哲宗與太皇太后共其年高每朝會豫節拜儀體休於懷大固數乞骸骨太后曰君之老矣朕在東宮時嘗見公今帝新聽政勉留輔導或體中未安取文書於家治之可也固感激強起視事復知樞密院事累官右光祿大夫五年卒年七十五哲宗太皇太后皆出聲泣特文彥博致仕歸洛將宴饗崇政殿以固在頃罷之觀視朝二日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曰溫靖固宅心誠靜不喜驕亢與人居久而

益信故更歷夷險而不為人所疾嘗書曰人當以聖賢為師一節之士不足學也又曰以愛親之心愛其君則無不盡矣司馬光退處固每動神宗召歸及光為陳州過鄆固與論天下大事至數十日公行且相宜視先後緩急審處之傳美命銘其墓曰司馬公之清節孫公之淳德蓋所謂不言而信者也世以為確論紹聖時奪遺澤元符二年奪所贈官元祐祐黨籍政和中徽宗以固嘗為神宗宮僚特出籍悉還所奪

趙瞻字大觀其先亳州永城人父剛太子賓客從風翔之蓋屋驛舉進士第調孟州戶參軍萬泉令督主田修學宮自遠而以改知夏縣作八監堂書古賢長治迹以自監又以視書丞知永昌縣兼大堰博士成省科致數十萬水訟咸息民以比呂杜升太堰博士知威州瞻以威茂雜羣獠險而難守不若合之而建郡於文川條著其詳為因山別錄後熙寧中朝廷經理西南就贖取其書為邊尚書屯田員外郎英宗治平初自都官員外郎除侍御史上疏曰英斷獨化人主至權也審至權者當主以天下之大公按以天下之正論如是而後權可一也若夫積久之蔽墮下其思為刑賞施設之失可革則革就其言久之過可止則止輔相賴其宜責其功蓋難知不可為也以此從天下之望耳英宗嘉許久之詔進內侍王昭明等四人為陝西諸路幹察稱撫諸部職以唐用宦者為觀軍容宜慰等使後世以為至戒宜追還內侍實成守臣章三上言甚激切會文彥博孫洵經界夏別遣馬京安撫諸路又請罷京使專委宿將夏人入侵王官慶師孫長卿不能禦加長卿集賢院學士瞻言長卿當黜不宜賞賞罰倒置京東盜賊數起瞻請易置曹潔守臣之不才者未報乃求退力言追還昭明等英宗容納其言二年秋京師大水詔百官言事多留中瞻請悉出章疏付兩省詳擇以聞從之時議追崇潔王瞻引漢師丹重宏事謂其屬薛溫其曰事將類此吾必以死爭固吾所也中書請安懿王稱親瞻爭曰仁宗既下明詔子陛下下議者顧感禮律所生所養之名丞相當推服明知禮無兩父貳斬之義敢裂一字之詞以亂厥真且文有去婦出母者去已非婦出為母辭窮直書豈足援以斷大議哉臣請與之廷辨以定邪正已而皇太后手書為王為皇贈勳曰向者太后自為大地臣與乃得罷今邪臣與中官交結歸過至尊而自責之地吾與首議之臣不並生矣因復力陳會假太常少卿接契丹賀正使入對英宗問前事對曰陛下為仁宗子而漢王又稱皇考則是二父二非禮英宗曰御史書見朕欲皇考漢王乎瞻曰此乃大

臣之議陛下未嘗自言英宗曰是中書過耳朕自數歲時先帝養為子豈敢稱漢考瞻曰臣請退論中書作詔以曉天下時連日舉英宗指天示瞻曰天道如此安敢妄為奏奪朕意已決無庸言告瞻曰陛下祇畏天戒不以私妨公甚盛德也及使還聞呂等謀議皆能去乞與同貶不報起人對英宗曰卿欲就龍逢比干之名孰若效伊尹得說哉瞻皇懼言臣不敢奉詔使朝廷有同異異罰之議遂通判汾州神宗即位遷司封員外郎知商州又除提點陝西刑獄熙寧三年為開封府判官神宗問卿知青苗法便乎對曰青苗法唐行之於李世授援中摺財賦使今欲為長久計養養百姓不應便初王不留京師出為陝西轉運副使改與軍轉運使以親老請知開州七年朝廷患錢重議以交子權之命瞻制置贖曰有本錢足特法乃可行如多出空券是罔民也議不合移京西轉運使又以親老不行徙陝判請還鄉里除提舉鳳翔太平宮丁外艱服除易朝請大知滄州哲宗立轉朝議大夫召為太常少卿遷戶部侍郎元祐三年擢樞密直學士兼書樞密院事明年以中大夫同知院事因進對言機政所急人才而已臣選武臣難盡知請諸路安撫轉運使舉使臣科其才第為三等籍之以備選法初元豐中河決小吳北界界河東入于海神宗詔東流故道於高麗不可回其勿復塞乃開大吳以護北都至是都水王令圖請還河故道下執政議瞻曰自河決已八年未有定論今遽興大役役夫三十萬用木二千萬臣竊憂焉朝廷方遣使相視若以東流未便宜亟從之若以為可回宜為數歲之計以緩民力議者又謂河人界河而北則失中國之險昔涇淵之役非河為限則北兵不止瞻曰王者恃德不恃險昔堯舜都蒲冀周漢都咸陽皆歷年數百不聞以河障外國涇淵之役蓋廟社之靈章聖之德將相之智勇故敵師投首豈獨河之力哉後使臣以東流非便水官復請塞北流瞻固爭之卒詔罷役如瞻所議洩河諸族以青首領復弱可制欲荷中國兵威以廢之邊臣亟請與師瞻曰不可御外國以信為本且既嘗命之彼雖失家心無犯王界之罪何辭而伐之若其不克則兵端自此復起矣乃止瞻又奏廢糜陽軍以紓荆湘之力乞詔諭西夏使歸承遺民夏人聽命五年卒年七十二太皇太后詔輔臣曰惜哉忠厚君子也車駕親臨視朝二日贈銀青光祿大夫諡曰懿簡神聖中言者以傳會元祐諸臣追奪所贈官十月黨籍論者春秋論二十卷史記低低論五卷唐春秋十卷奏議十卷文集二十卷西山別錄一卷四子孝謙瀛州錄事參軍獻誠唐城令某蚤卒治太康主簿傳堯命字欽之本鄆州須城人徙孟州濟源十歲能為文及登第猶未冠石介過之堯命未嘗不在介曰君少年決科不以游戲為娛何也堯命曰性不喜羈雜非

有他爾介歎息奇之嘗監西京院事留守晏殊夏竦皆謂曰子有清識雅度文約而理盡卿才也知新息縣舉遷太常博士嘉祐末為監察御史充國公主下嫁李瑋為家監張承照所問與夫不相中仁宗斥二人於外未幾復還主家出瑋知衡州堯俞言主恃愛薄其夫陛下為逐瑋而還堯俞甚憐禮為四方笑後何以誨諸女乎皇城選卒吳清誣奏富民殺人鞠治無狀有司須清辨內侍主者不遺堯俞言陛下情清恐不復開外事矣臣以為不若使付外暴其是非而行賞罰焉則事之上聞者皆實乃所以廣視聽也縱而不問則說者肆行民無所措手足尚欲求治得乎內侍李允恭朱晦屈法任其子趙繼寵越次管當天章閣蔡世寧掌內藏而以珠私予內人堯俞以為變寵恩俾過失當防之於漸悉幼之時之國用言利者爭獻富國計堯俞奏曰今度支歲用不足誠不可忽然欲救其弊在陛下宜自儉刻身先天下無奪農時勿害商旅如是可矣不然徒欲紛更為之無益聚斂者用則天下殆矣仁宗春秋高皇嗣未立堯俞請建宗室之賢以慰天下室及英宗為皇子有司開供饌仁宗未知堯俞言陛下既以宗社之重建皇嗣宜以家人禮使皇子朝夕侍傍左右以通慈孝之誠今禮遇有闕非所以隆親親重國本也於是詔有司供其甚厚英宗即位轉殿中侍御史遷起居舍人皇太后與英宗同聽政英宗有疾既平堯俞上書皇太后后曰請問外間侍任守忠有譏問語堯俞諫皇太后后曰物論紛惑兩宮之情未通臣謂天下之可信者無大於陛下與人亦無大於受天下以公况皇帝以明睿之資貫通古今而受人之天下乎如誅黨讒人則慈孝之聲並隆矣於是皇太后還政廷守忠堯俞言於英宗曰皇太后給事左右之人宜頗錄其勤勞少加恩惠上慰母后下安反側且守忠已去其餘不問可也遷右司諫同知諫院英宗嘗遇堯俞嘗書中賜對堯俞自東廡升英宗傾身東向以待每奏事退多日送之嘗問曰多士盈廷孰忠孰邪堯俞曰大忠大佞固不可移中人之性繫上所化英宗納其言特英宗初躬庶政循謙讓任大臣堯俞所言是陛下偶以為然而行之可也審其非矣從而徇之則人主之柄安在願君臣之際是非非毋相而從總覽衆議無所適莫則威柄歸陛下矣嘗因論事英宗曰卿何不言蔡襄對曰若襄有罪何不自正典刑安用臣言英宗曰欲使臺諫言以公議出之對曰若付之公議臣但見襄辨出陵事有功不見其罪臣身為諫官使臣言事臣不敢欺西言近邊熟戶頗逃失詔以內侍李若愚等為陝西四路鈐轉轉運使招納歲一人奏事堯俞言此安撫經界使職也且若愚等陛下不信其言則不用言必見從則邊帥之權移於四人矣尋罷之大臣建言漢安懿王宜稱

皇考堯俞曰此於人情禮文皆大謬與侍御史呂誨同上十餘疏其言極切主議者知何向不可過遂易考稱堯俞又言親非父母而何不可也夫愚義存亡一也先帝既以陛下為子當言簡宗廟則水不涸下今以父名之乎又因水災言簡宗廟則水不涸下今以漢王為皇考於仁宗之廟簡宗廟甚為僭命堯俞與趙鼎使契丹比還呂誨曰大防范純仁皆以諫漢議復除堯俞侍御史知雜事堯俞拜疏必求罷去英宗面留之堯俞言誨等已逐臣義不當止因再拜辭英宗愕然曰是果不可留也遂出知和州通判楊洙乘間問曰公以直言斥居此何為未嘗言及御史時事堯俞曰前日言職也豈得已哉今日為郡守當直朝廷美意而反咕咕追言前日之闕政與誨何異神宗即位從知廬州熙寧三年至京師王安石素與之善方行新法謂之日舉朝紛紛依君來久矣將以待制諫院處君堯俞曰新法世以為不便誠如是當極論之平生未嘗好欺欺以為告安石愠之但授直昭文館權監鐵副使俄出為河北轉運使改知江寧府陞辭言仁廟一室與襄祖太宗並為百代不遷之主徒許州河陽徐州再歲六移官困於道路知不為特所容請提舉崇福宮先是徐人告有談天文休咎者堯俞以事未白不受辭談者後伏誅堯俞坐不即捕削官職稍起監察陽縣倉草場郡推行縣堯俞從衆出迎盡禮守為道他吏代主出納堯俞不可曰居其官安得職職職職必日至庚中治事凡十年哲宗立自明知州召為秘書少監堯俞推辭使臣稱關拾遺以輔德明善方失以平庶政重直措枉以正大臣臣雖不才敢不盡力若使覓人陰私扶人細故則非臣所能亦非臣之志也御史張舜民以言事罷詔堯俞更舉御史堯俞封還詔書請留舜民不聽即以堯俞為吏部侍郎堯俞不可遂以龍圖閣待制知陳州未幾復為吏部侍郎即史中丞宰相蔡確坐詩諷詆貶新州宰執侍從以下罷者七八人御史府為之一空堯俞曰確之黨其尤者固宜逐其餘可以一切置之且言以陛下盛德而乃於此不能平願聽之如蚊蚋之過耳無所以及養之性以好太和之氣事至以無心慮之過人所以為誠而御還福也水官李偉謀大河可從保材導之還故道堯俞言河事雖不可論度然此遣使按之皆言非便而傳又懇懇不肯任責豈可以遠與大役朝廷遂置議議進吏部尚書兼侍讀元祐四年拜中書侍郎六年卒年六十八神宗與太皇太后哭臨之太皇太后語輔臣曰得侍即清直一節終始不變金玉君子也方倚以相逮至是乎貶銀青光祿大夫諡曰獻簡紹聖中以元祐黨人奪贈諡者名黨籍後黨籍解下詔褒贈錄其子堯俞厚重言寡道人不設城府人自不忍欺論事

君前畧無回隱退與人言不復有矜異色初自諫官補郡宗疑法令有不安者必有責不從堯俞一切避之日君宗素其位而行諫官有言責也郡知守法而堯俞前守使用公錢堯俞至為償之卒不辯司馬光嘗謂河南邵雍曰清直重之德人所難兼吾於欽之見焉雍曰欽之清而不耀直而不激勇而能溫是為難爾從孫察見忠義傳

論曰存固難堯俞初皆善王安石及其乘政未嘗受所誘與論新法終不詭隨及元祐區別正邪其論蔡確詩謫之罪恐為己甚將啓罪黨之禍豈非先知之明乎他有更張隨事諫止不少循然無矯枉過中之失故能不至不徐進退有道在元祐諸臣中身名俱全亦難矣哉

宋史卷三百四十二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 修
列傳第一百一
梁燾 王巖叟 鄭雍 孫 示

梁燾字况之鄆州須城人父禧兵部員外郎直史館燾以禧任為太廟齋郎舉進士中第編校秘閣圖書籍選集賢校理通判明州檢詳樞密五房文字元豐時久旱上書論時政曰陛下日者聞雨靖惟政事之闕惕然自責丁卯發詔癸酉而雨是上天顧聽陛下之德言而喜其有及民之意也當四方仰十月之久民刻於新法嗷嗷如焦而京師尤甚閭閻細民罔不失職智相視日有大變之憂陛下既惠以詔言又施之行事講除刻支獨損積錢等一日之間歡聲四起距節三日而膏澤降是天以雨霽陛下之萬年感聖心於大賸有以遂其仁政也然法令乖戾為毒於民者所變幾能萬一人心之不解故天意亦未釋而雨不再施陛下亦以此為戒而夙夜應之乎今陛下之所知者市易事耳法之為害豈特此耶曰青苗錢也助役錢也方田也保甲也淤田也兼是數者而天下之民被其害青苗之錢未一及償而責以免役免役之錢未取入而重以淤田淤田方下而復有方田方田未息而迫以保甲是徒擾百姓使不得少休於聖澤其為害之實難一有言之者必以下主吏主吏妄報以無是則從而信之恬不復問而反坐言者雖聞道使循行而苟且諛諛巧為妄誕成就其事至請通行其法上下相隱習以成風臣謂天下之患不忠禍亂之不可去患朋黨蔽蔽之俗成使上不得聞所當問故政日以蔽而禍亂卒至也陛下可不深思其故乎疏入不報內侍王中正將兵出強干賞不以法燾爭之不得請外知宜州入辭神宗曰樞臣去卿不肯安職何也對曰臣居官五年非敢不安職恐不勝任使故去

耳神宗曰王中正功賞文書何為獨不可曰中正固冒僥倖臣不敢用法以負陛下下未幾提點京西刑獄旨宗立召為工部郎中遷太常少卿右諫議大夫有請燾曰后御文德殿服袞冕受冊者燾率同列諫曰薛誦章獻明肅皇后不當以王服見太廟事宣仁后欣納又論市易已廢乞蠲中下戶逋負又乞青苗下戶不得令保人備償文彥博議遣劉奉世使復國御史張舜民論其不當遣降通判州縣言御史持紀綱之官得以犯顏正論况臣下過失安得畏忌不言哉今御史敢言大臣者天下之公議大臣不快御史者一夫之私心罪天下敢言之公議便一夫不快之私心非公朝盛事也時同論者傳堯俞命王巖叟朱光庭王觀孫升韓川凡七人悉召至都堂勸諭以事當權其輕重故不惜一新進御史以慰老臣堯俞又言若論年節得祿則老臣為重若論法度綱紀則老臣為輕御御史者天子之法官也不聽燾大臣執鞅而斥去願還舜民以正國體章十上不聽燾又面責給事中張問不能駁還舜民制命以為失職坐詔詞列出為集賢殿修撰知潞州辭不拜曰臣本論張舜民不當罷如以為非即應用此受斥今乃得以微罪冒美職守制如此則朝廷命令不能明辨曲直以好惡示天下矣不報至潞值歲饑不待命發常平粟賑振流人間之來者不絕燾處之有條人告病明年以左諫議大夫召甫就道民攀轅不得行論太行抵河內乃已既到上書言當於春秋末得宸斷太宗保佑聖王制政廉惟書人為欺欺於正綱紀明法度採用忠聖講求仁術兩宮嘉納焉前宰相蔡確作詩怨謗燾與劉安世交攻之燾又言方今忠於確者多於忠朝廷之士敢為奸言者多於敢正論之人以此見確之氣賦凶赫根株牽連賊化害政為患滋大確卒竄新州燾進御史中丞擢涇州除吏部尚書燾論涇州不立巧為進取不聽改權戶部尚書不拜以龍圖閣直學士知鄭州旬日入權禮部尚書為翰林學士元祐七年拜尚書右丞轉左丞蔡京劾燾曰元豐待從可用者多惟京輕險貪復不可用又與同列議買田界不能合遂巧去哲宗遣使問所以去意且令密訪人才燾曰信任不篤言不見聽而詢問人才非臣所敢當也使者再至乃言人才可大任者陛下自知之但須識別邪正天下之善惡國任舊人中堅正純厚有人望者不牽左右好惡之言以移聖意天下幸甚以疾罷為資政殿學士同醴泉觀使故事非宰相除使遂置同使以寵之力辭改知穎昌府既出京師哲宗遣中貴論以復用之旨紹聖元年知鄭州朋黨論起哲宗曰梁燾每起中正之論其開陳排擊盡出公議朕皆記之故最後復竟以司馬光黨誡知鄂州三年再貶少府監分司南京明年三貶雷州別駕化州安置三年卒年六十四從其子於昭

呂大防也又有請暴擊陸事者... 仇擊也彼之陸事何有於國... 改左丞確在政地哲宗稱其事... 眾臣確願首自列哲宗明其亡... 陳抵之謂確初為侍從時因徐... 怒曰此是何言也使徐王問之... 軍政銀受母受確辭去奏章東... 且令學士錢觀善為留詔二年... 州從北京留守初章惇以白帖... 論不已哲宗疑之確欲為自安... 石作相常用白帖行事惇大喜... 宗遂其姦確雖以此結惇卒罷... 鄭州數日改成都府元符元年... 卒年六十八政和中復資政殿... 孫承字曼叔世為趙人徙長社... 冲列為子行蔭將作監主簿肄... 戒之曰浴陽英尚所萃汝年少... 試冲卒喪復復列為孫換試御... 城令至太常博士御史中丞賈... 就碑琦讀其詩歎譽之引為諸... 出新錄韓非子毋宮僚確定永... 六經之首願母留意王曰廣藏... 為皇太子進舍人即位擢天章... 詢外叛即捕送其孥勿以赦原... 流行惡逆者猶得除今錄坐者... 歷河外陝西都轉運使時邊用... 一可外不得與奏曰鹽馬國之... 柄既無以統隸苟為非法孰從... 士知秦州王詔以布衣入幕府... 邊陲方安靜無故騷動恐變生... 利眾請數偏裨以塞責永曰居... 兵法所謂不得而守者也尤人... 是降天章閣待制知和州以詳... 還神宗問青苗助役之法於民... 民出息輸錢代徭不能無重徵... 如之知也時會法峻密吏受百... 犯者猶眾况詭謀邪使人畏法... 亦不敢必其無犯也議復肉刑... 庸深害仁政漢文帝所不忍陸... 未決待卿始定耳不果行復學... 冀尤甚民租以災免者州縣懼... 章論止神宗從之仍命廢粟以... 邊人漁界河撞引兵北度蕩其... 邊上神宗遣使問故承請正用... 以謝未報遂屯兵連

營亘四千里承好論之曰疆吏... 為者敵意解但未醜備備師而... 封府呂嘉問言吏欲使都人列... 究實錄以為便承上書紙尾不... 法貸民錢為之期有不能償而... 問安養其名為以閉聽神宗慮... 實承奏言市井下逮雜刀為人... 即異能為提舉中太一宮元豐... 革不給嚴隱匿之科亡賴輩肆... 不允承請聽人以所藏之善者... 既息國用亦濟出知太原原且... 者造戎器倍常外間謂將有事... 願駭不取自焚之戒神宗曰此... 豈有輕用之理耶言是也折代... 使必欲理之理以盜賊圍越之... 不可禁兵武備也不可關顧以... 弛其禁入判將作進端明殿學... 醫調視六命近侍問安否至虛... 提舉崇福宮輪年知陳州從領... 運粟數十萬斛於陵下調民牛... 拜工部尚書太皇太后下詔求... 三事最敢願一切罷去復修監... 太后皆納之元祐元年遷吏部... 兼侍讀提舉中太一宮未拜而... 祿大夫與金帛二十餘曰康簡... 疎大不說異事或忤于理雖通... 矯九形于色辭與人交終身無... 之為國器

論曰宋之衰也人才尚多梁燾... 過舉知無不言雖或從或違而... 矣第以新州之舉於是為過故... 元祐諸賢皆罹其禍由是再變... 危矣耶雖易其所守肆擊劉擊... 悼以取容然而終不免小入反... 宋史卷三百四十三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 列傳第一百二
元絳許 蔣 鄒 潤 甫 林 希 魯 旦
蔣之奇 陸 佃 吳 居 厚 溫 益

上元令民有號王豹子者豪占... 欲告者則殺以滅口絳捕獲于... 甲歸臥夜為盜斷足妻稱乙告... 死終教其妻曰歸治勿私語妻... 其後妻一僧迎笑切切私語妻... 狀即吐實人問其笑緣曰吾見... 席而無血汗是以知之安撫使... 新縣家子龍事誘少年周整飲... 取上腹田立券久而整母始知... 則母手印存弗受又訟于州州... 直終至母又來訴絳視券呼謂... 必得周母他贖尾印而撰為券... 整田知通州海門縣運民多盜... 十斤者皆坐徒絳曰海濱之人... 也管而縱之擢江西轉運判官... 廬廬析絳出庫錢即其處作室... 三歲償費流者皆復業又覽其... 後人守其法入為度支判官儼... 而歲漕不足絳以直集賢院為... 若數十以待通寇緒治十五處... 餘以功遷工部郎中歷兩浙北... 使擢天章閣待制知福州進龍... 南為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拜三... 神宗命其子事學堂書崇文院... 博士受賄事連者當堂下獄絳... 即訊於外從之於是御史第薄... 知亳州人辭帝謂曰朕知卿一... 乎絳辭罪願得願即以爲穎州... 青州過都留提舉中太一宮力... 儻一旦不幸死則遺骸不得近... 為卿辦喪雖百子何以加詔母... 又明年以太子少保致仕絳所... 儀短任已顯猶謂運使在翰林... 時論鄙之然工於文辭為流輩... 一般傳其草上梁文運明之在... 詔猶多出其手既得帝眷命之... 朕嘗賞金且便嘗率仕進絳曰... 驚之即築室都城得望屬車之... 追養白金兩萬以垂遺澤至吳... 能奉詔三年而薨年七十六贈... 許將字冲元福州閩人舉進士... 日君氣似沂公未可量也嘗書... 試館職辭曰起家為官本代耕... 未見書幸相善其志以通判明... 理同知禮院編修中書條例自... 大常丞當轉博士超改

右正言明日直舍人院又明日... 舉朝榮之初選人調疑先南曹... 緣文為選者又不得訴長吏將... 以待來訴者士無留難進知制... 以兵二十萬壓代州境使謂諸... 以命將入對曰臣備位侍從朝廷... 一北人言及代州事不無以折... 樞密院閱文書及至北境居人... 狀元及肄射將先破的契丹使... 為問將隨問隨答又曰界果未... 往大國分畫矣將曰此事申飭... 禮慙不能對歸報神宗善之將... 院判尚書兵部將河北保甲陝... 仗手雖有進翰林學士權知開... 一切整攝之名翰林學士權知... 治大學虞蕃訟釋諸生無罪者... 父子入御史府論月得解罪知... 制起知秦州改揚州又改鄭州... 繁獄將曰是絕其自新之路也... 人犯法三圖皆空父老歎曰自... 再見獄空耳郭魯士子喜聚肆... 俗自息召為兵部侍郎上疏言... 而易知隱於權用之表最微而... 是以治兵有制名雖不同從而... 猶一人車馬有數用度不同左... 方猶指步制器有度下之至神... 眾算猶掌握非天下之至神孰... 為兵之事有三曰禁兵曰廂兵... 養馬曰市馬曰收馬兵器之事... 西方用兵神宗遣近侍問兵馬... 訪樞臣不能對也以龍圖閣直... 年再為翰林學士四年拜尚書... 侍從每討熙豐舊章以聞中旨... 政復議用張利一張守約將始... 一不可用言者論其說何同左... 學士知定州移楊州又移大名... 決將曰度今之利謂宜因梁村之... 口以行北而盡閉諸口以絕大... 觀故道足以受之則內黃之口... 村之口可以止雨不能相奪則... 聖初人為吏部尚書上疏乞依... 祀拜尚書左丞中書侍郎章惇... 脫滿元祐諸臣奏發司馬光墓... 之墓非盛德事方黨禍作或舉... 將對曰二代固有之但祖宗以... 來未之本朝治道所

元絳字厚之其先臨川危氏唐... 里進據信州為楊氏所敗奔杭... 吳越至丞相為錢唐人絳生而... 歲謁荆南太守試以三題上諸... 以廷試誤賦韻得學究出身再... 登第調江寧推官攝

以遠邁漢唐者以未嘗觀大也哲宗皆納之將嘗
議正夏人罪以溼原近夏而地廣諫帥尤難乞用草案
棄果有功崇寧元年進門下侍郎累官金紫光祿大夫
無定都鄆州邊臣欲舉師度河朝議難之將獨謂外國
不可以夷信而兵機有不可失既已戒其願遂從之未
幾捷書至將以復河運功轉特進凡居政地十年御史
中丞未嘗取將舊制表折文句以爲誇且謂將左顧
右視見利則回輻然改圖初無定論元祐間爲丞相
則盡更元豐之所守紹聖初復來鈞軸則陰匿元祐之
所爲逮建中尚此目前則紹聖之所爲已皆非矣強
顏今日亦復偷安則建中之所爲亦隨改焉遂以資政
殿大學士知河南府言者不已降資政殿學士知穎昌
府後大名加觀文殿學士奉國軍節度使在大名六年
數告老召爲祐神觀使政和初卒年七十五贈開府儀
同三司諡曰文定子份龍圖閣學士

鄧潤甫字溫伯建昌人嘗避高魯王諱以字爲名別字
聖求後皆復之第進士爲上儀尉武昌令舉賢良方正
召試不應熙寧中王安石以潤甫爲編修中書戶房事
神宗覽其文除集賢校理直舍人院改知諫院知制誥
同知鄧綰張洵治鄧伏獄深致其文入馬京王安國丁諷
王堯臣罪權御史中丞上疏曰向者陛下登用賢賢更
易百度士狃於見聞蔽於俗學競起而幸非之故陛下
排斥異論以圖治功然言實之路反爲壅抑非從抑之
又或疑之論郵民力則疑其違道干譽論佛法則疑
其同乎流俗論斥人物則疑其計以爲直故敢言之氣
日以折而天下事變有不得盡圖異變法之初勢自當
兩合今法度已就緒宜有以天下論議至於浮辭該行
有挾而發自當屏棄如此則善言不伏而致大治也李
憲措置熙河邊事潤甫率其屬周尹蔡承禧彭汝礪上
書切諫其略云自唐開元以來用楊思勳魚朝恩程元
振吐突承瑋爲將有功則負勢驕恣廢公卿無功則
挫損國威爲四國笑今陛下使憲將兵功之成否非臣
等所能預料然以往事監之其有害必矣陛下下仁聖
武駕御豪傑雖憲百輩願何能爲獨不長念節慮爲萬
世之計乎豈可使國史所書以中人將兵自陛下下後
世沿襲故迹視以爲常進用其徒握兵柄則天下之患
將有不勝言者矣不聽又言典與之臣議前代帝王
陵寢許民請射耕墾而司農可之唐之諸陵因此悉見
芟刈昭陵喬木翦伐無遺熙寧著令本禁樵采遇郊祀
則敕吏致祭德意可謂遠矣小人括克不顧大體願細
創議之人而一切如令從之遷翰林學士因論奏相州
獄爲蔡確所陷落職知樞州後杭州以龍圖閣直學士
知成都府召復翰林學士兼掌皇子閣慶記一時制作
獨倚潤甫焉哲宗立惟潤甫在院一夕草制二十有二
進承旨修撰神宗寶錄以母喪去終制爲吏部尚書累

壽論其草蔡確制安稱有策策乃以龍圖閣學士知
亳州開闢復以承旨召數月除端明殿學士禮部尚書
請郡得知蔡州移承與軍元祐末以兵部尚書召聖
初哲宗親政潤甫首陳武王能廣文王之聲成王能嗣
文武之道以開紹述遂拜尚書左丞承旨禮部尚書呂
防劉摯潤甫不以爲然曰俟見上當力爭無何舉卒年
六十八輒視朝二日以嘗軍均邸廢奏慶曆開府儀同
三司諡曰安惠

林希字子中福州人舉進士調涇縣主簿爲館閣校勘
集賢校理神宗朝同知太常禮院皇后父喪太常議服
淺素希奏禮后爲父降服非今服淺素不經及遣使高
麗希謂命禮形於色辭行神宗怒責監杭州樓店務歲
餘通判秀州復知太常禮院遺著佐在禮部郎中元
豐六年詔修兩朝實訓上之元祐初歷秘書少監起居
舍人起居郎進中書舍人言者疏其行誼浮僞士論差
薄不足以玷從列以集賢殿修撰知蘇州更宣湖潤杭
等五州加天章閣直學士初進實文閣直學士知成
都府道閣下會哲宗親制紹聖初進實文閣直學士知成
光州相用蘇軾掌制所以能鼓動四方安得斯人而用
之或曰希可憐使希典書命違毒於元祐諸臣且許
以爲執政希亦久不得志將甘心焉遂留行復爲中
書舍人修神宗實錄兼侍讀哲宗問神宗曰宣光前
代有此名乎希對曰此石勒名也乃更爲顯承時方
推明紹述盡黜元祐諸臣希密傳其謀自司馬光呂
公著大防劉摯蘇軾等數十人之制希希爲之詞極
其醜詆至以老姦擅國之語陰斥宣仁讀者無不憤歎
一日希草制罷鄆于地曰壞了名節矣遷禮部吏部
尚書翰林學士權同知樞密院始擬提督布在樞府間
已希希爲貳以何察希日爲布所誘且怨惛不引爲
執政遂叛博會刑想察希因并去之罷知亳州移
杭州布不能救也旋以端明殿學士知太原府徽宗立
從大名上河東邊計三策朝廷以其詞命釀正之罪奪
職知揚州徙舒州未幾卒年六十七追贈資政殿學士
諡曰文節弟旦

折那謀遂論呂惠卿歸罷揚州猶苞小郡小郎之
民奚罪焉乞投之散地以謝天下又言近彈王中正石
得一等雖已薄責得一所任肘腋小人如勃助之徒亦
宜編削詔並降支都管校又論崔台符賈種民無文深
酷之罪皆逐之出爲淮南轉運副使歷右司郎中祕書
少監太僕卿移河東轉運使子庸坐元符上書陷於黨
籍

蔣之奇字叔權常州宜興人以伯父樞密直學士堂蔭
得官擢進士第中春秋三傳科至太常博士又舉賢方
方正試六論中選及對策失書問日罷英宗覽而善
之權監察御史神宗立轉殿中侍御史上諫始五事一
曰進忠賢二曰退姦邪三曰納諫諍四曰遠近習五曰
閉女謁神宗頷之曰針針最救必無有至於近習之戒
孟子所謂觀遠臣以其所主者也之奇對曰陛下之言
及此天下何憂不治初之奇爲歐陽修所厚科制既無
乃詣修盛言漢議之善以得御史復修不爲衆所容因
修妻弟薛昂攜得罪愆修監造州酒稅仍榜朝堂至州
上表哀謝神宗憐其有母改監宜州酒稅新法行爲福
建轉運判官時諱道免役推行失平之奇劾庸庸賈隨
算錢高下均取之民以爲便遂准東轉運副使歲惡民
流之奇募使修水利以食流者如揚之天長三十六陵
宿之臨海橫斜三溝九其大也用工至百萬溉田九千
頃活民八萬四千歷江西河北陝西副使之奇在陝西
經賦入以給用度公私用足比其去庫繕八十餘萬
粟皆支二年移淮南擢江淮浙浙發運副使元豐六年
漕粟至京比常歲溢六百萬石錫賜三品請養龜
山左肘至洪澤爲新河以避淮險自是無覆溺之患詔
增二秩加直龍圖閣升發運使凡六年其所經度皆爲
一司故事元祐初進天章閣待制知潭州御史韓川孫
升諫官朱光庭皆言之奇小人不足當斯選改集賢殿
修撰知廣州妖人岑深善幻聚黨二千人謀取新輿略
番禺包圍嶺表羣不逞借之爲虐其勢張甚之奇遣給
轉楊從先致討生擒之加實文閣待制南海德寶寶爲
吏者多貪聲之奇取前世牧守有清節者吳從之宋瑛
盧奐李勉等繪其象建十賢堂以祀焉其習從之宋瑛
都轉運使知瀛州遠使律道道死所過郡守皆再拜
致祭之奇曰天子方伯奈何爲之屈邪耶莫而不拜人
爲戶部侍郎未幾復出知熙州夏人論和請畫封境之
奇揣其非誠心務守備謹兵候常若敵至終之奇去夏
人不取犯塞紹聖中召爲中書舍人改知開封府進龍
圖閣直學士拜翰林學士兼侍讀元符末知浩以言事
得罪之奇折簡別之黃守汝州閩月從慶州徽宗立復
爲翰林學士拜同知樞密院明年知院事沅州蠻擾邊
之奇請遣將討之以其地爲嶺二州崇寧元年除觀

文殿學士知杭州以乘河漕事奪職由正議大夫降中
大夫以疾告歸歸舉靈仙觀三年卒年七十四後錄其
嘗陳紹述之言盡復官職之奇爲部使者十二任六典
會府以治辦稱且孜孜以人物爲己任在開闢處士陳
烈在淮南薦孝子徐積每行部至必遣之特以呼歐陽
修之故爲清議所薄子培至侍從曾孫希有傳
陸佃字農師越州山陰人居貧苦學夜無燈映月光讀
書誦屬從師不遠千里過首隆受經於王安石熙寧三
年應舉入京適安石當國首問政經曰法非不善但
推行不能如初意遂爲擾民如青苗是也安石驚曰何
爲乃爾吾與呂惠卿謀之又訪外議曰公樂聞善古
所未有然外間頗以爲拒諫安石笑曰吾豈拒諫者但
邪說營營顧無足聽曰是乃所以致人言也明日安
石召謂之曰惠卿云私家取債亦須一雞半豚已遣李
承之使淮南質究矣既而承之還詭言於民無不便個
說不行禮部奏名爲舉首方廷試賦遠發策題士皆愕
然佃從容條對擢甲科授蔡州推官初置五路學選爲
鄆州教授召以政安石子勞用安石好進者彙集其門至
經術不復習之如常同王予韶修定說文入見神宗
崇以師禮佃侍之如常同王予韶修定說文入見神宗
問大喪襲衣考禮以對神宗悅用爲詳定郊廟禮文
官時同列皆侍從佃獨以光祿丞居其間每有所議神
宗輒曰自王鄭以來言禮未有如佃者加集賢校理崇
政殿說書進講官神宗稱善始命先一夕進講同修
起居注元豐中官制權中書舍人給事中哲宗立太常
請復太廟牙盤食博士呂希純少卿道令鑄皆以爲當
復時言太廟用先王之禮於用粗豆爲稱景靈宮原廟
用時王之禮於用牙盤爲稱不可易也卒從佃議是時
更先朝法度去安石之黨士多譏變所從安石卒佃率
諸生供佛哭而祭之議者嘉其無向背遷吏部侍郎以
修撰神宗實錄從禮部數與史官范祖禹黃庭堅爭辨
大要多是安石爲之晦隱庭堅曰如公言蓋安石也佃
曰盡用君意豈非謗書乎進禮部尚書郭雍論其穿
鑿附會改龍圖閣待制知穎州佃以歐陽修守穎有遺
愛爲建祠宇實錄成加直學士又爲韓川朱光庭所議
詔止增秩徙知鄆州未幾知江寧府甫至祭安石墓句
客人監喪者其見別誼三死耳既皆司服一囚父以
冤訴通判以下皆曰彼怖死人同獄可變何爲佃
實三人皆得生紹聖初治實錄罪坐落職知秦州改海
州朝論灼其情復集賢殿修撰移知蔡州即位召爲
禮部侍郎上疏曰人君踐祚要在正始正始之道本於
朝廷近時學士大夫相傾競進以善求事爲精神以能
許人爲風采以忠厚爲重運以靜退爲卑弱相師成風
莫之或止正而救之實在今日神宗廷登真儒立法制
治而元祐之際悉紛更紹聖以來又皆稱頌夫善續

折那謀遂論呂惠卿歸罷揚州猶苞小郡小郎之
民奚罪焉乞投之散地以謝天下又言近彈王中正石
得一等雖已薄責得一所任肘腋小人如勃助之徒亦
宜編削詔並降支都管校又論崔台符賈種民無文深
酷之罪皆逐之出爲淮南轉運副使歷右司郎中祕書
少監太僕卿移河東轉運使子庸坐元符上書陷於黨
籍

前人者不必因所否者唐之善者揚焉元祐紛更更知唐之而不知粉之罪也紹聖稱頌是知揚之而不知唐之過也顧者謀人贊詞考政事准其當之為貴大中之期亦在今日也徽宗遂命修哲宗實錄吏部尚書報聘于遼歸半道聞遼主洪基表送伴者赴館而返謂何日國哀如是漢使殊無事唁之儀何也徐應鑣曰始意若何如笑而相見即行事禮今儼然如常時高何所伴者不能若拜尚書右丞將視南都而司欲飾大吏度用黃金多則請易以銀銀宗曰臣必用飾邪對曰大槩尚質後世加飾焉非禮也徽宗曰然則罷之可乎數日來豐稷屢言之矣個個因贊曰陛下及此盛德之舉也徽宗欲親視北郊大臣以為盛善不可擬宗意甚確朝退皆曰不以爲勞勞當遂行之李清臣不以爲然個曰元豐非合祭而是北郊公之議也今反以爲不可耶清臣乃止御史中丞趙鼎之論事不書罰金個曰中丞不可罰則不可爲中丞諫官陳確上書曾布怒其尊私史而謫宗廟個曰確上書雖無取不必深怒若不能容是成其名也個執政與曾布比而持論多近怒每欲參用元祐人才尤惡奔競嘗曰天下多事須不次用人苟安寧時人之才無大相適當以資歷序進少緩之則士知自重矣又曰今天下之勢如人大病向愈當以藥餌輔養之須其安寧苟爲輕事改作是使之騎射也轉左丞御史論呂希純劉安世復職太舉請加錫印且欲更懲元祐餘黨個爲徽宗言不宜窮治乃不欲申論揭之朝堂議者用是詆個曰個名在黨籍不欲窮治正恐自及耳遂罷爲中大夫知亳州數月辛年六十一追復資政殿學士個著書二百四十二卷於禮家名數之說尤精如理雅堂春秋後傳皆傳於世吳居厚字敦老洪州人第嘉祐進士熙寧初爲武安節度推官奉新法盡力核開田以均給梅山嶺計勞得大理丞轉補司農屬元豐間提舉河北常平增損後法五十一條賜銀緡爲京東轉運判官升副使天子方興鹽鐵居厚精心計罷絳絳收羨息錢數百萬即來蘇閣制二冶官自鑄錢歲得十萬緡詔罷揚其能罷天興因特制都轉運使使者皆以不任職罷居厚與河東北楚周輔李南公會境上議鹽法搜剔無遺居厚起州縣凡流無間勸舊徒以言利得幸不數歲至待從階進之士從風美又請以鹽息買贖資河東直發大鐵錢二十萬貫佐西軍興且募民養保馬當時商功利之臣所在成聚居厚最爲克剋盜王冲因民不忍聚衆數千欲棄其行部至徐襲取投諸治居厚聞知間道遁去元祐治其罪責成州團練副使安置黃州章惇用事起爲江淮發運使疏支家河通漕楚海之間賴其利召拜戶部侍郎尚書以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爲承奉陵橋道遺使坐積雨留滯罷知和州崇寧初復尹開

封尚書右丞進中書門下侍郎以老避位爲資政殿學士東太一宮使思許仍服方圍金襴文帶自是前執政在京師者視此出爲亳州洪州從太原都門留使佈神觀復還政府年七十九贈開封府儀同三司居厚在政地久以周謹自矜無顯惡唯一時聚斂推爲稱首溫益字禹嗣泉州人第進士歷大宗正丞利州路湖南轉運判官工部員外郎聖聖中由諸王府記室出知福州從潭州鄒浩南還過潭州投宿村寺益即遣州都監將數卒夜出城逼使登舟竟風絕江而去他逐臣在其境內者范純仁劉奉世韓川呂希純呂陶率爲所侵困用事者悅之未及用而徽宗以滿郎恩召爲太常少卿遷給事中兼侍讀陳確指其過謂不宜列侍從處經雖不報政宗閣待制知開封府猶兼侍讀時執政記因言昔堯舜同出黃帝世政已遠然堯爲堯喪三年者以嘗臣堯故也益意附執政進曰史記世次不足信堯舜非同出選吏部尚書建中靖國元年拜尚書左丞鄧洵武獻贊莫助之國帝初付曾布布辭改付益益得藉手以爲宜相蔡京天下之善士一切指爲異論時人惡之布與京爭事帝前辭頗厲益叱曰曾布安得無禮帝不樂布由是得罪而京遂爲相進益中書侍郎益仕宦從微至善無片善可紀至其後論得合蓋天稟然及是乃時有立異京一日除監司郡守十人益稍不謂然京知中書舍人鄭居中與益厚使居中自從其所問之居中以告益曰君在西掖每見所論事舍人得舉職侍郎願不許耶今丞相所擬錢餘而下十人皆其姻黨耳欲不違其意得乎京聞而頹焉爲驗年辛年六十六子萬石至尚書

論曰王安石爲政一時士大夫之素知名者變其所守而從之比皆然元祐所流成有異政亦諸事之陋矣許將嘗力止建中左右視利權然改圖初無定論鄧元祐紹聖以發建中左右視利權然改圖初無定論鄧元祐初掌筆記盛有文名而親矣林希草制務觀正人自知鑿壞名節擲筆而悔之何晚也弟曰反其所爲糾劾巨蠹豈惡益相掩哉將之苛始慈德議說飛語擊舉主以自文小人之魁傑者也吳居厚奉行新法刺下媚上溫益阿附二藥物議不容隱個雖受經安石而不主新法元祐黨人之罪請一施薄罰而已猶羞賢於衆人焉

宋史卷三十四十四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一百三
孫 覺 李 常 孔文仲 仲武仲
李 純 鮮于侁 顧 臨
李之純 王 觀 子 儀 馬 默
孫覺字莘老高郵人甫冠從胡瑗受學瑗之弟子千數別其老成者爲經社覺年最少儼然居其間衆皆推服登進士第調合州主簿歲旱州謀民餉輸之官覺言民方艱食難督以威若以米易之必盡力是爲除害而享利也守悅推其說下之他縣嘉祐中擢名士編校昭文書籍覺首預選進館閣校勘神宗即位直集賢院爲昌王記室王問終身之戒爲陳諸侯之孝作當貴二箴推石正言神宗將大革積弊覺言弊固不可不革革而當其悔乃亡神宗稱其知理嘗從容語及知人之難覺曰堯以知人爲難終身其易蓋知人之要在於知言人主用臣之道任賢使能而已賢能之分既殊任使之方亦異至於所知有限量所能有彼此是功用之士也

兵少須滿五萬及西夏人聞而濟師覽不為動相持益久忽令其糧糧殿兵械日敵至矣居數日果大入覽奮擊敗之遂城復還而還策勳加樞密直學士覽雖立邊功議論多觸執政屢遭劾歷知河南承與徒成都辭不行降為資文閣待制卒年五十九

李常言抄書南康建昌人少讀書廬山白石僧舍既擢第留所抄書九千卷名舍曰李氏山房調江州判官宜州觀察推官發運使楊佐將駕改秩常推其友劉琦佐曰世無此風久矣并薦之熙寧初為秘閣校理王安石與之善以為三司條例檢詳官改右正言知諫院安石立新法常預議不欲青苗收息至是疏言條例司始建已致中外之議至於均輸青苗欲散取息傳會經義人且大駭何異王莽復振周官片言以流毒天下安石見之道所親密論意常不為止又言州縣散常平錢實不出本勸民息神宗宗詒安石石請令常具官主名常以非諫官體落校理通判滑州歲餘復職知鄂州從湖齊二州齊多盜論報無虛日常得黠盜刺為兵使在麾下盡知囊括悉發星被其根株半歲間誅七百八姦無所匿從淮南西路提點刑獄元豐六年召為太常少卿禮部侍郎即哲宗立改吏部進戶部尚書或疑其少幹局應不勝任質於司馬光光曰用常主邦計則人知朝廷不急于征利聚斂少息矣常轉對上七事曰崇廉耻存鄉舉別守宰廢貪黷審疑獄擇儒師修後法時役法差免二科未定常謂法無新陳便民者良論無後已可久者確今使民俱出資則貧者難辦無力則富者難堪各從其類則可久爾乃折衷條上之故出鑄市易通負不滿二百緡者常請息數亦勿取拜御史中丞兼侍讀加龍圖閣直學士論取士請分詩賦經義為兩科以盡所長初河決小吳讓者欲自孫村口導還故處及是役與常言京東河北饑困不宜導河詔罷之諫官劉安世以吳處厚繳奏確詩為誘詭因力攻確常上疏論以詩罪確非所以厚風俗安世併劾常從兵部尚書辭不拜出知鄆州徙成都行次陝卒年六十四有文集奏議六十卷詩傳十卷元祐會計錄三十卷常長孫彥一歲始與覺齊名俱受知於呂公著其論議趣舍大略多同所終官職又同名其先一夕云孔文仲字經父臨江新喻人性狷直真言笑少刻若問學號博洽舉進士南省考官呂夏卿稱其詞賦麗策論深博文勢似荀卿楊雄白主司權第一調餘抗尉恬介自守不事請謁轉運使在抗召與議事已馳歸不詣府人問之曰吾於府無事也再轉台州推官熙寧初翰林學士范鎮以制舉薦對策九十餘言力論王安石所建理財訓兵之法為非是宋敏求第為異等安石怒啟神宗御批罷歸故官齊拔孫固封還御批韓維陳薦孫承皆力言文仲不當黜上章不聽范鎮又言文仲

草茅疎遠不識忌諱且以直言求之而又罪之恐為聖明之累亦不聽蘇頌歎曰方朝廷求賢如飢渴有如此人而不見錄豈其論太高而難合邪言太激而取怨邪吳充為相欲寬之節聞又有忌之者僅得固直講學出方用王德信義進取文仲不習其書換為三班主簿邊人厭苦文仲陳三不復日大兵未出而丁夫殫集周東顧夫勞民而損費諸路出兵首尾不相應慮夏商周之盛未嘗無外侮然懷柔制禦之要在不後而在此也元祐初召為秘書省校書郎進禮部員外郎有言皇族唯楊楊二王得稱皇叔餘宜各系其祖若唐人稱諸王孫之比文仲曰上新即位宜廣敦睦之義不應疎骨肉肉議遂遷居舍人擢左諫議大夫日食七月朔上疏修五事曰邪說亂正道小人乘君子遠服海中國糾封奪公論人臣輕國命宜察此以消厭兆祥論青苗免役首固天下保甲保馬茶鹽之法為遺釐留蠶改中書舍人三年同知貢舉文仲先有寒疾及是晝夜不廢職同院以其形骸勸之先出或居別處謝曰居官則任其責敢以疾自便乎於是疾益甚還家而卒年五十一士大夫哭之皆失聲蘇軾持其柩曰世方嘉軟然而惡呻求動直如吾經父者今無有矣語厚恤其家命弟平仲為江東轉運判官視其葬初文仲與弟武仲平仲皆以文聲起江西時號三孔後追貶梅州別駕元符末復其官有文集五十卷

武仲字常安幼力學舉進士中甲科調穀城主簿選教授齊州為國子正字校書集賢校書郎即國子司業初歷秘書省直學士學詩復後理取士又欲罷大義而益以諸經策御試仍用三題進起居郎兼侍講選英殿除起居舍人月拜中書舍人直學士院初罷侍從轉對專責以論思武仲言苟不持之以法則言與不言將各從其意願輪二人次對時議湖北久不決武仲建用純陰之月視祠如神州地祇擬給事中遷禮部侍郎即以寶文閣待制知洪州請從臣為州者杖以下公坐朝廷官屬俸缺成應大令符宜州坐元祐黨奪職居全州卒年五十七元符末追復之著詩書論語金華講義內外制雜文共百餘卷

平仲字義甫登進士第又應制科用呂公著薦為秘書丞集賢校理文仲卒歸葬南康詔以平仲為江東轉運判官護葬事提點江瀾錢京西刑獄紹聖中言者詆其元祐時附會當路議毀先烈祠校理知衡州提舉董必劾其不行常平法陷失官米之直六十萬置獄潭州平仲疏言米貯倉五年半陳不堪食若非乘民間食隨宜泄之將成棄物矣儻以為非臣不敢進罪乃從詔

州又上前上書之故責惠州別駕安置英州徽宗立復朝散大夫召為戶部金部郎中出提舉承興路刑獄帥鄆延環慶黨論再起罷主官州景靈宮宰平仲長史學工文詞者撰世說釋解詩歌諸書傳於世

李周文純之馮胡人登進士第調周周尉按問老少以食餓者民全集不不禁於周周尉尉按問老少男女無一亂者都巡檢趙瑜益南山諸尉皆屬焉瑜俾急多行無禮獨於周不放肆轉洪洞令民有世絕而官錄其產者其族脫得遺券周取以還之郡吏皆周周曰利民所以利國也縣之南有澗支流溢入歲賦苗糧調從過之周始築新隄民不告病改知雲安縣錫鹽井之征且百萬通判施州州介華嶽不習服牛之利為辟田數千畝選議成知田者市牛使耕軍食賴以足司馬光將薦為御史欲使來見周曰司馬公之賢吾固願見但聞薦而往所謂呈身御史也卒不往神宗詔近臣舉士孫固以周聞神宗召對曰知卿不游權門識今執政手對曰不識也識司馬光乎曰不識也訪禦邊之術曰四邊手足爾若疲中國以動遠略致百姓窮困聚為盜賊僅成腹心之憂神宗頷之翌日語固曰李周樸忠之士也朕且以為御史執政意其異已請試以事除提點京西刑獄時方興水利或謂鹽澗河為大渠以益鉗盧陵水度用工八十萬周曰澗河原高委下捍以隄猶患決溢若導之必致為害乃疏言渠成未必而費功不貴盡始鑿其一而試之儘可以足用行之渠卒無功明年河溢澗城幾沒始思其議竟以直道罷周曰國子監慈聖后復士職喪下中費人至者旁午次舍帝慕競為華靡周曰臣子執喪不能廢苦枕塊奈何又從而侈乎乾役山陵使第功載人人自言獨吾哲宗立召為職方郎中朝廷議和西夏界以侵地至欲棄蘭州周曰隴右故為勇氏所有常為吾藩籬今勇氏破滅若棄之必歸夏人彼以區區河南百年為劫敵苟益以河澗是盡得此番之地非秦蜀之利也遂不果棄夏太常少卿書少監以直龍圖閣為陝西轉運使復周常少卿進權工部侍郎即集賢院學士知外州恩禮如制特從鳳翔府河中府陝州提舉崇福宮改集賢殿修撰平年八十聖祖中追貶賀州別駕後復舊職周自為小官沉晦自匿未嘗私謁執政有公事公請中書白之薛向使三司欲辭為屬及相見卒不敢言退而歎曰若人未易屈也

鮮于侁字子駿蘭州人唐初節度使叔明裔孫也性莊重力學舉進士為江陵右司理參軍慶曆中天下旱詔求言侁推災變所由與又條當世之失有四其語剴切唐介與同鄉里稱其於上官文章論說皆盛言左參軍李景圖拔江令高汝士之美乞移與之介益以左賢調察令攝治登瀛意民汪氏富而橫里中因事抵

法聖羅羅拜曰汪族族前令不少今不合後當諷患仇怒立杖之惡類屏跡通判綿州綿處蜀左吏狃貪成風至課平伍供薪炭芻豆粟蔬多取贏直仇一切弗取郡守以下效之趙朴使蜀為期未及用從何郡辟簽書承興軍判官萬年令不任職繫囚累百府使往治十六日空其獄神宗詔近臣言仇為蔡河撥發使陳陝州事神宗愛其文詔近臣言仇范鑑以仇德選陝州路轉運判官初王安石居金陵有重名士大夫大期以為相仇惡其沽激要吾語人曰是人若用必壞天下至是乃上書論時政曰可為憂患者一可為太息者二其他逆治體而召民惡者不可與舉其意專指安石安石怒毀短之神宗曰仇有文學可用安石曰陛下何以知之神宗曰有章奏在安石乃不敢言初助役法行詔諸路各定所役得錢利州轉運使李瑜定四十萬仇爭之曰利州民貧地瘠非此可矣瑜不從各以其事問時諸路役者皆未就神宗是仇議論司農會布使須以為式安石遣吏廉按且詰仇不從之故仇曰青苗之法願取則與民不願強能罷之哉左藏庫使周永德守利州貪虐不法前使者畏其兇莫敢問仇捕械于獄流之衡湘因請更以文臣為守併易班行領縣事凡居郡九年治所去間中近姻戚旁午待之無所私各得其歡心蘇軾稱仇上不法法中不廢親下不傷民以為三難二稅輸絹綿帛奏聽民以時零納直其役有李元輔者輒變而多取之父老流涕曰老運使之法何可改蓋仇之姪師中亦居是職故稱曰老運使之徒京東西路河決澗澗欲勿塞仇言東州滙澤惟兩深夏秋雨淫滄溢而告若縱大河注其中民為魚矣作議河書上之神宗嘉納後兩路合為一以仇為轉運使時王安石呂惠卿當路正人多不容仇曰吾有薦舉之權而所別非賢耻也故凡所薦如劉學常蘇軾蘇轍劉放范祖禹皆守道骨時之士元豐二年召對命知揚州神宗曰廣陵重鎮久不得人今朕自選卿往宜善治之蘇軾曰湖州赴獄親久其絕交道楊休往見臺吏不許然曰公與軾相知久其所往來書文宜焚之勿留不然而且獲罪以欺君負友吾不為也以忠焚之則所願也為舉事所累罷主管西京御史臺哲宗立念東園困於役吳居厚指飲虐害竄之復以仇使京司馬光言於朝曰以仇之賢不宜使居外領齊魯之區刑罰已甚須仇往救之安得如仇者布列天下乎士民聞其重臨如見慈父母召為太常少卿侍從議神宗廟祀享有欲用王安石吳充者仇曰先朝宰相之賢誰出富弼右乃用弼拜左議大夫仇使取士之要國朝尤為得人王安石理其備六言制舉說士之科今方搜羅俊賢卿通言路宜復六

州又上前上書之故責惠州別駕安置英州徽宗立復朝散大夫召為戶部金部郎中出提舉承興路刑獄帥鄆延環慶黨論再起罷主官州景靈宮宰平仲長史學工文詞者撰世說釋解詩歌諸書傳於世

李周文純之馮胡人登進士第調周周尉按問老少以食餓者民全集不不禁於周周尉尉按問老少男女無一亂者都巡檢趙瑜益南山諸尉皆屬焉瑜俾急多行無禮獨於周不放肆轉洪洞令民有世絕而官錄其產者其族脫得遺券周取以還之郡吏皆周周曰利民所以利國也縣之南有澗支流溢入歲賦苗糧調從過之周始築新隄民不告病改知雲安縣錫鹽井之征且百萬通判施州州介華嶽不習服牛之利為辟田數千畝選議成知田者市牛使耕軍食賴以足司馬光將薦為御史欲使來見周曰司馬公之賢吾固願見但聞薦而往所謂呈身御史也卒不往神宗詔近臣舉士孫固以周聞神宗召對曰知卿不游權門識今執政手對曰不識也識司馬光乎曰不識也訪禦邊之術曰四邊手足爾若疲中國以動遠略致百姓窮困聚為盜賊僅成腹心之憂神宗頷之翌日語固曰李周樸忠之士也朕且以為御史執政意其異已請試以事除提點京西刑獄時方興水利或謂鹽澗河為大渠以益鉗盧陵水度用工八十萬周曰澗河原高委下捍以隄猶患決溢若導之必致為害乃疏言渠成未必而費功不貴盡始鑿其一而試之儘可以足用行之渠卒無功明年河溢澗城幾沒始思其議竟以直道罷周曰國子監慈聖后復士職喪下中費人至者旁午次舍帝慕競為華靡周曰臣子執喪不能廢苦枕塊奈何又從而侈乎乾役山陵使第功載人人自言獨吾哲宗立召為職方郎中朝廷議和西夏界以侵地至欲棄蘭州周曰隴右故為勇氏所有常為吾藩籬今勇氏破滅若棄之必歸夏人彼以區區河南百年為劫敵苟益以河澗是盡得此番之地非秦蜀之利也遂不果棄夏太常少卿書少監以直龍圖閣為陝西轉運使復周常少卿進權工部侍郎即集賢院學士知外州恩禮如制特從鳳翔府河中府陝州提舉崇福宮改集賢殿修撰平年八十聖祖中追貶賀州別駕後復舊職周自為小官沉晦自匿未嘗私謁執政有公事公請中書白之薛向使三司欲辭為屬及相見卒不敢言退而歎曰若人未易屈也

鮮于侁字子駿蘭州人唐初節度使叔明裔孫也性莊重力學舉進士為江陵右司理參軍慶曆中天下旱詔求言侁推災變所由與又條當世之失有四其語剴切唐介與同鄉里稱其於上官文章論說皆盛言左參軍李景圖拔江令高汝士之美乞移與之介益以左賢調察令攝治登瀛意民汪氏富而橫里中因事抵

法聖羅羅拜曰汪族族前令不少今不合後當諷患仇怒立杖之惡類屏跡通判綿州綿處蜀左吏狃貪成風至課平伍供薪炭芻豆粟蔬多取贏直仇一切弗取郡守以下效之趙朴使蜀為期未及用從何郡辟簽書承興軍判官萬年令不任職繫囚累百府使往治十六日空其獄神宗詔近臣言仇為蔡河撥發使陳陝州事神宗愛其文詔近臣言仇范鑑以仇德選陝州路轉運判官初王安石居金陵有重名士大夫大期以為相仇惡其沽激要吾語人曰是人若用必壞天下至是乃上書論時政曰可為憂患者一可為太息者二其他逆治體而召民惡者不可與舉其意專指安石安石怒毀短之神宗曰仇有文學可用安石曰陛下何以知之神宗曰有章奏在安石乃不敢言初助役法行詔諸路各定所役得錢利州轉運使李瑜定四十萬仇爭之曰利州民貧地瘠非此可矣瑜不從各以其事問時諸路役者皆未就神宗是仇議論司農會布使須以為式安石遣吏廉按且詰仇不從之故仇曰青苗之法願取則與民不願強能罷之哉左藏庫使周永德守利州貪虐不法前使者畏其兇莫敢問仇捕械于獄流之衡湘因請更以文臣為守併易班行領縣事凡居郡九年治所去間中近姻戚旁午待之無所私各得其歡心蘇軾稱仇上不法法中不廢親下不傷民以為三難二稅輸絹綿帛奏聽民以時零納直其役有李元輔者輒變而多取之父老流涕曰老運使之法何可改蓋仇之姪師中亦居是職故稱曰老運使之徒京東西路河決澗澗欲勿塞仇言東州滙澤惟兩深夏秋雨淫滄溢而告若縱大河注其中民為魚矣作議河書上之神宗嘉納後兩路合為一以仇為轉運使時王安石呂惠卿當路正人多不容仇曰吾有薦舉之權而所別非賢耻也故凡所薦如劉學常蘇軾蘇轍劉放范祖禹皆守道骨時之士元豐二年召對命知揚州神宗曰廣陵重鎮久不得人今朕自選卿往宜善治之蘇軾曰湖州赴獄親久其絕交道楊休往見臺吏不許然曰公與軾相知久其所往來書文宜焚之勿留不然而且獲罪以欺君負友吾不為也以忠焚之則所願也為舉事所累罷主管西京御史臺哲宗立念東園困於役吳居厚指飲虐害竄之復以仇使京司馬光言於朝曰以仇之賢不宜使居外領齊魯之區刑罰已甚須仇往救之安得如仇者布列天下乎士民聞其重臨如見慈父母召為太常少卿侍從議神宗廟祀享有欲用王安石吳充者仇曰先朝宰相之賢誰出富弼右乃用弼拜左議大夫仇使取士之要國朝尤為得人王安石理其備六言制舉說士之科今方搜羅俊賢卿通言路宜復六

州又上前上書之故責惠州別駕安置英州徽宗立復朝散大夫召為戶部金部郎中出提舉承興路刑獄帥鄆延環慶黨論再起罷主官州景靈宮宰平仲長史學工文詞者撰世說釋解詩歌諸書傳於世

李周文純之馮胡人登進士第調周周尉按問老少以食餓者民全集不不禁於周周尉尉按問老少男女無一亂者都巡檢趙瑜益南山諸尉皆屬焉瑜俾急多行無禮獨於周不放肆轉洪洞令民有世絕而官錄其產者其族脫得遺券周取以還之郡吏皆周周曰利民所以利國也縣之南有澗支流溢入歲賦苗糧調從過之周始築新隄民不告病改知雲安縣錫鹽井之征且百萬通判施州州介華嶽不習服牛之利為辟田數千畝選議成知田者市牛使耕軍食賴以足司馬光將薦為御史欲使來見周曰司馬公之賢吾固願見但聞薦而往所謂呈身御史也卒不往神宗詔近臣舉士孫固以周聞神宗召對曰知卿不游權門識今執政手對曰不識也識司馬光乎曰不識也訪禦邊之術曰四邊手足爾若疲中國以動遠略致百姓窮困聚為盜賊僅成腹心之憂神宗頷之翌日語固曰李周樸忠之士也朕且以為御史執政意其異已請試以事除提點京西刑獄時方興水利或謂鹽澗河為大渠以益鉗盧陵水度用工八十萬周曰澗河原高委下捍以隄猶患決溢若導之必致為害乃疏言渠成未必而費功不貴盡始鑿其一而試之儘可以足用行之渠卒無功明年河溢澗城幾沒始思其議竟以直道罷周曰國子監慈聖后復士職喪下中費人至者旁午次舍帝慕競為華靡周曰臣子執喪不能廢苦枕塊奈何又從而侈乎乾役山陵使第功載人人自言獨吾哲宗立召為職方郎中朝廷議和西夏界以侵地至欲棄蘭州周曰隴右故為勇氏所有常為吾藩籬今勇氏破滅若棄之必歸夏人彼以區區河南百年為劫敵苟益以河澗是盡得此番之地非秦蜀之利也遂不果棄夏太常少卿書少監以直龍圖閣為陝西轉運使復周常少卿進權工部侍郎即集賢院學士知外州恩禮如制特從鳳翔府河中府陝州提舉崇福宮改集賢殿修撰平年八十聖祖中追貶賀州別駕後復舊職周自為小官沉晦自匿未嘗私謁執政有公事公請中書白之薛向使三司欲辭為屬及相見卒不敢言退而歎曰若人未易屈也

鮮于侁字子駿蘭州人唐初節度使叔明裔孫也性莊重力學舉進士為江陵右司理參軍慶曆中天下旱詔求言侁推災變所由與又條當世之失有四其語剴切唐介與同鄉里稱其於上官文章論說皆盛言左參軍李景圖拔江令高汝士之美乞移與之介益以左賢調察令攝治登瀛意民汪氏富而橫里中因事抵

庶績有成而民受賜矣樂邊患則四遠長服而中國疆
矣除知登州沙門島因眾官給糧者幾三百人每益數
則投諸海者主李慶以二年殺七百八人熟賈之曰人命
至重恩既貸其生又從而殺之不若即時處死鄉里也汝
胡不以之覆告而願殺之如此欲按其罪履無自益死
熟為奏請更定配島法凡二十條益數而年深無過者
移登州自是多活者其後蘇軾知登州父老迎於路
曰公為政愛民得如馬使君子徒知曹州召為三司鹽
鐵判官以熟與富弼善且論新法不使出知濟寧二州
還提舉三司帳司為神宗言用兵形勢及指畫河北山
川道里應對如流神宗喜將用之大臣滋不悅以提舉
京東刑獄熟性剛嚴疾惡部吏有望風投檄去者金鄉
今以附著其父方執政論書曰馬公素剛汝有過將不
免令懼悉取不義之物焚撤之改廣西轉運使會安化
等蠻戡內寇熟上平蠻方略以為勝負不在兵而在
將宿良宵通郭達怯懦邑城陷沒蘇軾老謬歸仁鋪覆
軍陳曙先走崑崙關喪師張守節不戰僕智高破亡因
狄青之智勇歐希範之詭滅乃杜杞之方略此足驗矣
以疾求歸知徐州屬城利國監苦吳居厚之虐熟皆革
之召為司農少卿司馬光為相欲盡修祖宗法問熟以
復鄉差衙前法如何熟曰不可如常平自漢為良法豈
宜盡廢去其害民者可也其後役人立為一州一縣法
常平提舉官省歸提刑司頗自熟發之除河東轉運使
時議棄葭蘆吳堡二砦熟奏控扼險阻敵不可攻宜其
不便由是二砦得不棄移充州請張錄石介復召司其
孫東州萬餽流民大集所振活數萬計入拜衛尉卿權
工部侍郎轉戶部告老以寶文閣待制復知徐州改河
北都轉運使初元豐間河決小吳因不復塞縱之北流
元祐議臣以為東流便水官遂與之合熟與同時監司
上議以北流為便御史郭知章復請從東流於是作東
西馬頭約水復故道為長堤運河之北流者勞費甚大
明年復決而北竟不能使之東久之告老提舉鴻慶宮
紹聖時坐附司馬光落待制致仕元符三年復之卒年
八十詔與中以其子純請贈開府儀同三司加贈太保
論曰詩云時靡有爭王心純寧守安石之司相可謂致
天下之爭而君心不寧矣孫覺李常立諍新法失故
人之意毅然去之而無悔賢哉孔文仲之策制科以微
官據微論事言雖不聽而名徹上聽安石既斥其人又
廢其科何遷怒之甚耶鮮于侁早識安石敗事與呂誨
同見幾先馬熟用張方平薦為御史至於盡言而不諱
方平止之而不聽斯為不負知己矣李周之耿介顧臨
之用兵李之純王觀再黜而不改其正亦足以見一時
之多賢焉

宋史卷三百四十五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臧臧等 修
列傳第一百四
劉安世 浩 出 浩 附 王 國 璣 任 伯 雨
劉安世字器之魏人父航第進士歷知虞城軍浦縣虞
城多姦猾喜寇盜軍浦民弱而馴航為政寬猛急緩不
同兩縣皆治知宿州押伴使使者多所要請執禮不
遜且欲服魏文金帶入見航皆折正之以奉制判官為
河南監牧使持節冊夏主秉常凡例所遺賈帶馬却
弗受還上禦戎書大略云辨士好為可喜之說武夫微
冀不費之寵或為所誤不可不戒為河北西路轉運使
熙寧大旱求言航論新政不便者五又上書言人主不
可輕失天下心宜乘時有所改易則人心悅而天意得
矣不報乃請提舉崇福宮起知涇州二州王師西征從
知陝府時倉卒軍興魏獨切急縣令佐至荷校督民民
多棄田廬或至自盡航獨期會如平日事更以辦終太
僕卿安世少時持論已有議航使監牧時文彥博在樞
府有所聞每呼安世告之安世從容言王介甫求去外
議謂公且代其任彥博曰安石壞天下至此後之人何
可為安世拱手曰安世雖進難以為未然今日新政
果眾人所欲而為入利乎若不然公當去所善與所利
反掌間耳彥博熟不應他日見航歎其正登進士
第不就選從學於司馬光光盡心行之要光教之以
誼且令自妄語始謂州司法參軍司戶以貪聞轉
運使吳守禮將按之問於安世安世云無之守禮曰
然安世心常不自安曰司戶實食而吾不以誠對吾其
違司馬公教乎後黃楊雄法言君子避礙則通諸理意
乃釋光入相薦為祕書省正字光覽宣仁太后問可為
臺諫于呂公著公著以安世對權右正言時執政頗與
親戚官安世言祖宗以來大臣子弟不敢受內外華要
之職自王安石秉政務快私意聖聖之制掃地不存今
廟堂之上猶習故態因歷陳文彥博以下七人皆耆德
廟堂之不少假借章惇以強事崑山民田罰金安世言惇
與蔡確黃履相怨素相交結自謂社稷之臣而食天功
微幸異日天下之人指為四凶今倖父處而在而籍異
財輕滅義理止從薄詞何以示懲會吳處厚解釋確安
州詩以進安世謂其指斥乘輿犯大不敬與梁燾等極
論之竄之新州宰相范純仁至于御史十八人皆錄是去
遷起居舍人兼左司諫進左諫議大夫有旨暫罷講筵
民間驛傳宮中求乳婢安世上疏諫曰陛下富於春秋
未納后而親女色願大皇太后保祐聖躬為宗廟社稷
大計清閒之燕頰御經惟仍引近臣與論前古治亂之
要以益聖學無務於所愛而忘其可戒若宗儉首不語
后曰無此事卿誤聽耳明日后留呂大防告之故大防
退召給事中范祖禹使達旨祖禹固書以諫於是兩人

合辭申言之甚切鄧溫伯為翰林承旨安世言其出入
王呂黨中始終反覆今之進用實係君子小人消長之
機乞行免黜不報遂請外改中書舍人辭不就以集賢
殿修撰提舉崇福宮六月召為書人閣待制樞密都
承旨范純仁復相呂大防白后欲令安世少避后曰
既不居官純仁自無所嫌又語韓忠彥曰如此正人宜且
留朝廷乃止呂惠卿復光祿卿分司安世爭以為不可
不聽出知成德軍章惇用事尤忌惡之初知南安軍
再貶少府監三貶新州別駕安置英州同文館獄起
蔡京乞誅滅安世等家議雖不行猶徙梅州惇與蔡下
將必置之死因使者入海島誅陳行誼使者過安世魯
使自裁又擢一土豪為轉運判官使殺之判官奕馳將
至海梅守遣客來勸安世自為計安世色不動對客飲
酒談笑徐書數紙付其僕曰我即死依此行之顧客曰
死不難矣客密從僕所視皆經紀同僚當死者之家事
甚悉判官未至二十里輒血而斃得免昭懷后正位
中宮惇下發前諫乳婢事以為后后設特賜酒既詔
應天少尹孫慤以樞密收二人赴京師行數驛而撤宗
即位撤至營乃還凡投荒七年甲令所載遠惡地無不
歷之移衛及鼎然後以集賢殿修撰知鄆州其定府會
布又忌之不使入朝蔡京既相連七謫至岷州羈管稍
復承議郎卜居宋都宣和六年復待制中書舍人沈思
封還之明年卒年七十八安世儀狀魁碩音吐如鐘初
除諫官其官須明目張膽以自任責負有觸忤禮立
路尚上方以孝治天下若以老母辭官可免母曰不然
吾聞諫官為天子諍臣汝父平生欲為之而弗得汝幸
居此地當捐身以報國恩正得罪流放無間遠近五當
從汝所之於是受命在職累歲正色立朝扶持公道其
面折廷爭或帝盛怒則執簡却立伺怒稍解復前抗辯
旁侍者遠觀縮縮汗目之曰殿上虎一時無不敬備
家居未嘗有惰容久坐身不傾倚作字不草書不好聲
色貨利其忠孝正直皆則象司馬光年既老羣賢凋喪
略盡歸然獨存而名望益重梁師成用事能生死人心
即大用然則勸小吏莫望當趨走而後使請書來以
不至是矣吾欲為元祐全人見付馬光于地下還其書
不若死葬祥符縣後二年金人發其家親如生相驚語
曰異人也為之蓋棺乃去

郭浩字志常州晉陵人第進士調揚州穎昌府教授
呂公著范純仁為守皆禮遇之純仁屬操乘語浩辭純
仁曰翰林學士亦為之浩曰翰林學士則可察酒司業
則不可純仁敬謝元祐中上疏論事其略曰人材不振
無以成天下之務陛下視今日人材果有餘果不足
邪以為不足則中外之百執事未嘗不備以為有餘則
自任以天下之重者幾人正色昌言不承望風旨者幾
人持利舉之權以肅清所部者幾人承流宣化而使民
安田里者幾人民貧所當富也則曰水旱如之何官冗
所當澄也則曰民情不可擾人物所當求也則曰從古
不乏材風俗所當厚也則曰不切於時變是皆不明義
理之過也蘇頌用為太常博士宋之邵論罷之後累歲
哲宗親親為右正言有請以王安石三經義發題試舉
人者浩論其不可而止陝西秦邊功中外皆贊浩言先
帝之志而陛下成之善矣然兵家之事未戰則以決勝
為難既勝則以持勝為難惟其時而已苟為不然將棄
前功而招後患願中將帥毋使屢勝屢敗終京東
大水浩言頻年水異繼作雖盈虛之數所不可逃而消
復之方尤宜致謹書曰惟先格王正厥事不以為數之
當然此消復之實也登序辰有詳元祐章奏公肆詆欺
輕重不乎浩言初旨但分兩等謂語及先帝并語言過
差而已而今所施行混然莫辨以其近似難分之迹而
典刑輕重隨以上下是乃陛下之威福操柄下移於近
臣願加省察以為來事之監章惇獨相用事威虐震赫
浩所言每屬惇息仍上章露數數其不忠佞上之罪未
報而賢妃劉氏立浩言立后以配天子安得不審今為
天下擇母而所立乃賢妃一時公議莫不疑誠以國
家自有仁祖故事不可不遵用之蓋蓋后與尚美人
爭寵仁祖既廢后并斥美人所以示公也及立后則不
選于妃嬪而下于貴族所以遠嫌所以為天下萬世法
也陛下之廢孟氏與郭后無以異果與賢妃爭寵而致
罪乎抑其不然也郭后居一於此矣孟氏罪廢之初
又聞陛下歸朝嘆嘆以為國家不幸至於宗景立妾怒
而罪之於是天下始釋然不疑今竟立之豈不上累聖
德臣觀自麻所言不過稱其有子及引承平祥符事以
為證臣請論其所以然若曰有子可以為后則承平貴
人未嘗有子也所以立者以德冠後宮故也祥符德賀
亦未嘗有子所以立者以鍾英甲族故也又況貴人實
馬援之女德妃無廢后之嫌適與今日事體不同項年
冬妃從享景靈宮之日雷陰甚甚今上天之意豈不昭
然考之人事既如彼夫天之意又如此望不以一時改
命為難而以萬世公議為可畏追停冊禮如初詔行之
帝謂此亦祖宗故事獨朕朕對曰祖宗大德可法者
多矣陛下不之取而効其小疵臣恐後世之責人無已
者紛紛也帝變色猶不怒持其章踏踏四顧疑然若有
所思付外明曰章惇其狂妄乃削官羈管新州蔡下
安惇上疏論治其祖送者王回等語在傳傳徽宗立
亟召還復為右正言遷左司諫上疏謂孟子曰左右諸
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

後用之左右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
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於是知公議不可不恤獨
斷不可不謹蓋左右非不親也然不能無交結之私諸
大夫非不貴也然不能無恩讐之異至於國人皆曰賢
皆曰不可則所謂公議也公議之所在舉已察之必待
見賢然後用見不可然後去則所謂獨斷也惟恤公議
於獨斷未形之前謹獨斷於公議已開之後則人君所
以政治者又安有不善乎伏見朝廷之事無異於即位
之初治者去年遠已如是自今以往將如之何願陛下
深思之改起居舍人進中書舍人又言陛下善繼神宗
之志善述神宗之事孝德至矣尚有五朝聖政盛德願
稽考而繼述之以揚七廟之光貽福萬世遷兵吏二部
侍郎以實文閣待制知江寧府從越州初還還朝帝
首及諫立后事獎歎再三詢諫草安在對曰某之矣退
告陳璘璘曰禍其在此乎異時姦人安出一獄則不可
辨矣蔡京用事素忌浩乃使其黨為偽疏言劉后殺
氏而奪其子遂再責衡州別駕語在歐陽太子傳尋竄
昭州五年始得歸初浩除諫官恐貽親愛欲因辭母張
氏曰汝能報國無愧於公論吾願何憂及浩兩滿額表
母不易其意稍復直能圖瘴疾作危甚楊時過驛表
省之蕭然僅存餘息猶眷眷以國事為問語不及私卒
年五十二高宗即位詔曰浩在元符間任諫爭危言讜
論朝野推仰復其待制又贈實文閣直學士賜諡忠
所與游田畫王回曾誼皆良士也

書字承君陽翟人樞密使況之從子以任為校書郎調
徽州錄事參軍知西河縣有善政民其德之讓論慨
有前車風與鄒浩以氣節相激勵元符中浩為諫官直
監京城門往見浩曰平生與君相許者何如今君為何
官浩曰上遇旱臣未嘗假以辭色獨於浩差若相喜天
下事回不勝意欲待深相信而後發浩曰志完不言可
以絕矣浩得罪即狀報立后書謂人曰志完不言可
完隱然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
能死人哉願君毋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為者未止此也
浩茫然自失歎謝曰君之贈我厚矣建中靖國初入為
大宗正丞竹布數羅致之不為屈欲與提舉常平官亦
辭請知淮陽軍歲大疫日披醫問病者藥之遇疾卒淮
陽人祀以為土神云

回字景深仙遊人第進士調松滋令荆沔俗用人祭鬼
回捕治甚嚴其風遂革知鹿邑縣入為宗正寺簿元符
中葉祖洽薦為睦親宅講書與鄒浩友善皇后劉氏立
浩將論之密告回曰事寧有大於此者乎雖有親
然移孝為忠亦大夫素志也浩南遷人莫敢顧回欲
交游與治裝往來經理且慰安其母遷者以問遂請
詔徵眾為之懼回居之晏然御史詣之對曰實嘗預議

不敢欺也因誦浩所上章幾二千言獄上除名停廢印
徒步出都門行數十里其子追及問以家事不答祖洽
亦坐黜徽宗立召還官提舉監察御史數日卒年五十
三零象求王賈賈易上章乞錄其子祖其家以獎勸忠
義詔除于淡老社齊鄒蔡京為相奪之仍列名黨籍
誕公亮從孫也孟后之廢誕三與浩書勸力請復后浩
不報及浩以言南遷誕者玉山主人對客問以誕之得
略曰各問鄒浩可以為有道之士乎主人曰浩安得為
知道雖然浩於此時浩為天下無全人也浩之尚足
為來世戒易曰知幾其神乎又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
其正者其惟聖人乎方孟后之廢人莫不知劉氏之將
立至四年之後而冊命未行是天子知浩之足畏也
使當其時浩力言復后能感悟天子則無今日劉氏之
事貽朝廷於過舉再三言而不聽則義亦當矣使是時
得罪必不若是酷以貽老母之憂矣嗚呼若浩者雖不
得為知幾之士然百世之下頑夫廉懦夫有立志尚不
失為聖人之清也其書既出識者或以比韓愈諫臣論
誕任亦不顯

陳璘字瑩中劍州沙縣人少好讀書不喜為進取學
父母勉以門戶事乃應舉一出中甲科調湖州守書記
簽書趙州判官守禁不察其賈每加禮而趙州知其
心術常欲道之屢引疾求歸事不得上檄趙州判官
下素微道入張懷素謂非世間人時且來越下留璘小
須之璘不肯許曰子不語怪力亂神斯近怪矣州牧既
信重璘將從風而靡不識之未為不幸也後二十年而
懷素誅明州職田之入厚璘不取盡棄於官以歸章惇
入相從眾道趙州問其名獨遂與同被詢當世之務
璘曰請以所乘舟為喻喻重可行乎移左置右其偏一
也明則則可行矣天子待公為政政問將何先擇曰司
馬光姦邪所當先辨勢無急於此璘曰公誤矣此猶欲
平舟務而後左以置右果然將失天下之望惇厲色曰
光不務而後左而大改或錯誤如此非姦邪而何
璘曰不察其心而疑其迹則不為無罪若指為姦邪又
復改作則誤國益甚矣為今之計唯消朋黨持中道庶
可以救弊意雖性悍然亦驚異頗有兼收之語至都用
為太學博士會上下與惇合志正論遂細下黨錮群林自
官學省議毀資治通鑑雖因策士題引神宗所製序文
以問昂自意遷遷秘書省校書郎紹述之說盛璘奏若
宗言莫辨焉皆以若稽古為訓若者順而行之稽者考
其當否必使合於帝復究問成感帝之約璘子之孝與
士大夫之孝不同帝復究問成感帝之約璘子之孝與
政問而憾之出通判滄州知衛州徽宗即位召為右執
言還左司諫璘論議持平務存大體不以細故藉口未
嘗及人晚昧之過嘗云人主託言者以耳目誠不當以
淺近見聞惑其聰明惟極論蔡卞章惇安惇邢恕之罪

御史龔大舉蔡京朝廷將逐大確言詔聖以來七年五
遂言者常安民孫誦董敦逸陳次升鄒浩五人者皆與
京異議而去今又罷夫將若公道何遂草疏論京未及
上時皇太后已歸政璘言外戚向宗良兄弟與侍從希
寵之士交通使物議籍籍謂皇太后今猶預政由是罷
監揚州糧料院璘出都門徵四章奏之并明宣仁誣謗
事帝密遣使賜以黃金百兩后亦命勿遽去昇十僧牒
為行裝改知無為軍明年還為著作郎遷右司員外郎
兼權給事中宰相曾布使答符以將即真璘語于正策
曰吾與承相議事多不合若此思欲以官璘語相何也
若受其薦進復有異同則公議私忠兩有愧矣吾有一
書論其過將投之以決去就次其書之但如配不遠彼
不相容則澤不及汝矣能不介於心乎正策願得書且
持入省布使數人還相見布就席進出書布大怒爭辯
移時至箕踞語璘色不為動徐起曰白道所論者國
事是非有公議公未可失待士禮布更然改容信宿出
知秦州崇寧中除名還袁州州郡州郡稍復宣德郎
正策在杭告蔡京有動搖東道速航守蔡京執送京師
先飛書告京俾為計事下開封府制獄建璘李京
稱道使璘知其安所不知忘父子之恩而指其為逆道
璘得預知所以所以不知忘父子之恩而指其為逆道
有所不忍挾私情以符其說又其所不為京之姦邪
必為國禍璘固嘗論之於諫者亦不待今日語言間也
內侍黃經臣范鞠問其辭失聲歎曰曰主上正欲得
實但如言以對可也獄具正策猶以所告失實洩海上
璘亦安置通州璘嘗著書彙集謂聖史官專據王安
石日錄改修神宗史變亂是非不可傳信深明詭妄以
正君臣之義張商英為相取其書既而上而商英罷璘
徙台州宰相相福所過州出甲中護送至台每月十日
徙告且命囚石誠知州事執至臺大陳獄具將脅以
死璘揣其意大呼曰今日之事豈被制者耶誠失措
始告之曰朝廷令取尊集爾璘曰然則何用許使若
知尊集所以立名乎蓋以神考為堯主上為舜助舜尊
堯何得為罪時相學術淺短為人所愚君所得幾何乃
亦不畏公議干犯名分乎誠慚再使退所以答爵之百
端終不能善宰相猶以憾為法而罷之在台五年乃得
自便繼復承事即帝批進目以為所親未當令再教一
官仍與差遣執政持不下居江州復有請之者至不
許輒出城旋令居南康幾至又移徙璘平生論事皆
披瀝其心發露其情愚最所忌恨故得禍最酷不使
一日自安處六年卒年六十五璘謹密和不與物競
居於自持語不苟發通於易數言國家大事後多驗
靖康初詔贈諫大夫官宮正靈紹興二十六年高宗
謂輔臣曰陳璘昔為諫官甚有識識近賢所尊璘集
明君臣之大分合於易天尊地卑及春秋尊王之法王

安石號通經術而其言乃謂道隆德駁者天子當北面
而問焉其背經悖理甚矣璘宜特賜諡以表之諡曰忠
肅

任伯雨字德翁眉州眉山入父致字選聖以學問氣節
推重鄉里名與蘇洵琦仕至光祿寺丞其弟汲字師中
亦知名普通判黃州後知瀘州當時極大任小任伯雨
自幼已為然不羣選經術文力雄健中進士第調施州
清江軍節度使使流公庫笑曰里名勝母曾子不入
此職何為至我哉拒不受知雍丘縣御史知東瀛撫民
如傷縣枕沈流清不絕苦多盜然未嘗有獲者人
莫知其故伯雨下令網舟師護以宿內始始不從則命
東下者皆斷其纜趣京師者護以宿內始始不從則命
者上其狀召為大宗正丞甫至至權右正言時徽宗初政
綱用讜論伯雨首擊章惇曰惇久竊朝柄遂國罔上毒
流播紳乘先帝變故倉卒輒違異意輒脫萬乘不復有
臣子之恭向使其計得行將與陛下與太后居於何地
若貸而不誅則天下大義不明大法不立矣臣聞北使
言去年遼王方食間中國懸惴放者而起稱甚善者再
謂南朝錯用此人北使又問何為若只是行遣以此觀
之不獨孟子所謂國人皆曰可殺雖蠻貊之邦莫不以
為可殺也率八上貶惇雷州繼論元祐六罪語在下
傳建中靖國元當惇雷州繼論元祐六罪語在下
傳建中靖國元當惇雷州繼論元祐六罪語在下

小人雖然並進可以致治者蓋君子易退小人難退二
者並用終於君子盡去小人獨留唐德宗坐此致播遷
之禍建中乃其紀號不可以不戒時議者欲西北典郡
專用武臣伯雨謂李林甫致政山之亂者此也又論鍾
傅王廙生滯邊事失與國心宜棄其地以安邊愚民
張未黃庭堅吳補之歐陽崇劉唐老等宜在朝廷上書
皇太后乞暴蔡京之惡詔還璘璘以全定策之勤時以
正月朔日有赤氣之異詔火星觀以禳之伯雨上疏言
嘗聞修德以弭災未有禳祈以消變洪絕以五事配五
行說者謂視之不明則有赤青赤祥乞權權綱以信實
罰專威福以珠功罪使皇明赫赫事至必斷則乘氣異
象轉為休祥矣又言比日內降謫多或恐矯偽制命漢
之馮都賈賈唐之墨駁糾封此近監也王觀除御史中
丞仍兼史官伯雨謂史院宰相監修今中丞為屬非所
以重風憲遠嫌疑已而觀除翰林伯雨復論曰學士爵
秩位序皆在官中丞上觀為之是諫官論事非特朝廷
行不通足以為人選官權伯雨居諫省半歲所上一百
八疏大臣畏其多言俾權給事中密諭伯雨伯雨為真
伯雨不聽抗論愈力且將劾曾布布覺之徙為度支部
外郎尋知杭州崇寧黨事作劄籍編管通州為蔡卞所
陷與陳璘龔大舉張庭堅等十三人皆南遷獨伯雨徙昌
化姦人猶未甘心用匿名書復逮其仲子申先赴獄妻

史列傳

第九一七頁

開明書店鑄版 5369

二一十五史宋

黨奪官撤宗立召爲右司員外郎遷太常少卿韓忠彥欲用爲起居舍人曾布持之使山陵命始下爲陳大升所論出知滄州崇寧初詔以昭臣嘗預孫元鼎每改元豐教條倡從寬之邪說罷主官鴻慶宮遷於十糞命曰燕游十友爲之序以爲與今之入友或趨附而陷於禍吾寧與十者友久益有味也初昭臣校試高密得侯蒙家執政思顧舊思使人致己意昭臣唯求秘閣法帖而已使陝西時延安小將車吉者被誣爲盜昭臣察知無它吉後立戰功至皇城使遇昭臣京師拜于前曰感公生存之恩願以名馬爲獻笑却之晚知欽州辭不許靖康初復以起居舍人召而已卒紹興初追復直徽猷閣

吳師禮字安仲杭州錢塘人太學上舍賜第調涇縣主簿知天長縣召太學博士秘書省正字預備郊浩免徽宗初爲開封府推官蔡王假宮吏有不順語下之府師禮主治獄成不使一詞及王吏雖有死者亦不被以指斥罪擢右司諫改右司員外郎師禮工帝嘗帝嘗訪以字學對曰陛下御極之初當志其大者臣不敢以末伎對問者獎其得體以直視開知宿州卒師禮海太學時兄師禮爲正字春秋學官學官有惡之者條其疑問諸生師禮悉以見對學官怒鳴鼓坐堂上眾皆避師禮引節三傳意氣自如江公望時在旁心喜善後相趨於泌陽公望謂曰自異日得志當如何曰但爲人作豐年耳遂定交師仁字坦求萬學志不事科舉表觀墓下日備旁寺僧造飯一鉢以充饑不復置飽及蓄備僕守守陳襄鄂潤蒲宗孟皆以遺選處于朝元祐初召爲太學正遷博士十年無它除後爲穎川吳王宮教授卒

王漢之字彥昭衢州常山人父介舉制科以直閣至秘閣校理漢之進士甲科調秀州司戶參軍知金華澤池二縣爲鴻臚丞知直州時詔諸道經畫財用上請朝漢之言都無都籍是以不能周知而核其登耗以符之願令郡縣先置籍總之諸道則天下如指諸掌矣待之入爲開封府推官歷工吏禮三部員外郎太常少卿蔡京置講議司漢之其客也引爲參詳官擢禮部侍郎轉戶部以顯謨閣待制知瀛州言自何承矩規塘澤之地屯田東達于海其後又修保塞五州爲邊道備極所宜木至三百萬本此中國萬世之利也今竟失其種類講行之雄州歸信容城災兩輪戶請蠲稅吏不聽漢之言雄州規小利失大體萬一契丹謁之爲朝廷羞從江寧河南府不至而爲蘇潭洪三州召拜兵部侍郎復以顯謨閣直學士知成都又不連徙五州入爲工部侍郎奉使契丹還言其主不恤民政而括克荒淫亡可致而待也徽宗悅以知定州久之徙江寧方臘之亂錄奏報

崇補功加龍圖閣直學士又進延康殿學士卒年七十弟漢之字彥舟未冠擢上第有司疑年未及給格特補武勝軍節度推官方新置學官以爲杭州教授授穎上縣元祐中爲太學博士校對黃本秘書通判衛州入編修兩朝書劄錄徽宗立以日食求言漢之用大臣交薦召對因言求言非難聽之難聽之非難察而用之難察國家每下求言之詔而下之報上乃或不然以指陳闕失爲訕上以阿諛佞諂爲尊君以論議諛諂爲國是以可否相濟爲邪說志士仁人知言之無益也不復有言而小人肆爲詭譎以駭之論皆容合願陛下虛心公聽言無逆遜唯是之從事無今昔唯當爲貴人無同異唯正是用則人心說治道成天意得矣帝欣然從納欲任以諫官御史辭曰臣由大臣薦不可若是官乃拜吏部員外郎遷左司員外郎起居舍人擢中書舍人趨省之日詞頭三十三下筆即就崇寧初進給事中吏部侍郎以實文閣待制知廣州言者論漢之當元祐之末與陳璘張夔張庭堅游說於紹聖而後復之有善初政解職知舒州入黨籍尋知福州未至復徙廣州蕃客殺奴市舶使括舊比止其長杖管漢之不可論如法召詣闕言者復拾故語以阻之罷爲洪州改除州歷潭杭揚三州張商英相爲給事中吏部侍郎商英去亦出守越八年知明道宮又四年元祐中朝廷議北伐漢之以疾提舉中書官常以顛覆陸之乘舟漢以覆溺處恬於疾進每云乘車常以顛覆陸之乘舟漢以覆溺處之任官常以不遇處之則無事矣其歸趣如此

黃廉字夷仲洪州分寧人第進士歷州縣熙寧初或薦之王安石石與之言問免役事廉據舊法以對甚悉安石曰是必能辦新法白神宗召訪時務對曰陛下意在便民法非不良也而吏非其人朝廷立法之意則一而四方推奉紛然不同所以法行而民病陛下不盡察也河朔被水河南齊魯旱淮浙飛蝗江南疫癘陛下不盡知也帝即命廉體量振濟東道除司農丞還報合旨權天下之路務莫急於人承願令兩制既得又轉運使各得舉士詔各能一人繼言莫速下條既行名聞於天下矣令中書審其能而表用則急於之詔不虛行於天下矣又言比年水旱民家支貨倚閣之恩今幸歲豐有司悉當舉廉久餓初給粟給價是使民遇豐年而思歉歲也請令諸道以新督取之論命克結王中正致宰屬并言中正任使太重帝曰人才豈無類類駕御之何如耳對曰雖然臣慮漸不可長也河決曹村埭田三十萬頃民慮舍三十八萬家受詔安撫京東發慶振饑遠不能至者分遣吏移糧擇高地作倉以居民流民過所毋征算轉行者賦贖質私牛而與之錢養男女棄於道者丁

壯則役其力凡所活二十五萬相州獄起鄧伯溫上官均論其寃得請去詔廉詰之竟不能止未幾獄成始悔均論集賢校理提點河東刑獄人求代北地廉言分水書度中國險固啓材恨心其後契丹果取兩不耕地下墮馬門父老以爲恨王中正發西兵用一而調二轉運使又附益之廉曰民被剝至骨耕餉不之典足矣忍自竭本那即奉云師必無功蓋有以善其後既大軍濟歸中正嫁罪於轉輸廉請上黨對理坐貶秩元祐元年召爲戶部郎中陸師閔茶法爲川陝書遺廉使蜀按察至則奏罷其太甚者且言前所爲誠病民若悉以予之則邊計不集蜀貨不通國賦將受其敝請權照秦茶勿罷而許東路通商禁南茶毋入陝西以私蜀貨定俟馬歲而爲萬八千匹朝廷起居即集賢殿修撰樞密都承旨上官均論其在附察確爲獄改陝西都轉運使拜給事中卒年五十九

朱服字行中湖州烏程人熙寧進士甲科以淮南節度推官充修撰經義局檢討歷國子直講秘閣校理元豐中擢監察御史裏行奉制事章惇造所善袁崇周之道見服道遠引意以市恩服舉劾之惇即免崇周之道官受詔治未明之獄故事制獄許上殿非本堂所云者皆取有服論其非是罷之俄知諫院遷國子司業起居舍人以直龍圖閣知潤州徙京察處濤五州屬人機守便宜振饑全活十餘萬口明年大疫又課督持善藥分拯之賴以安者甚衆當元祐時未嘗一日在朝廷不能無少望值紹聖初政因表買乃力詆變亂法度之故召爲中書舍人使還未反而母死詔以其家貧賜帛二萬喪除拜禮部侍郎湖州守馬城言其居喪疏凡筵而獨處宅室論知萊州徽宗即位加集賢殿修撰再爲廬州越兩月徙廣州哲宗既祥賦詩有孤臣正泣龍舞草之語爲部使者所上黜知袁州又坐與蘇軾游貶海州團練副使新州安置改國軍卒

張舜民字芸叟邠州人中進士第爲襄崇令王安石倡新法舜民上書言使民所以窮民強內所以弱內富國所以愛國以堂堂之天下而與小民爭利可耻也時人壯之元豐中朝廷討西夏陳留縣五路出兵環慶帥高遵裕薛瑄密文字王師無功舜民在靈武詩有白詩似沙似雪及官軍所受降城柳爲薪之句坐論監邑州鹽米倉又追起延詔獄改監郴州酒稅會赦北還司馬光薦其才氣秀異剛直敢言以館閣校勘爲監察御史上疏論西夏強臣爭權不宜加以爵命當與師問罪因及文彥博左遷監登聞鼓院臺諫文章乞還職不聽通判號州提點秦鳳州獄召拜殿中侍御史固辭改全部員外郎進秘書少監使遼加直龍圖閣陝西轉運使知陝潭青三州元符中罷職付東銓以爲坊州鳳翔皆

不赴徽宗立擢右諫議大夫居職才七日所上事已六十章陳陝西之弊曰以庸將而御老帥役機民而爭職土極論河朔之困言多則峭從史御史師臣以龍圖閣待制知定州改同州坐元祐黨謫楚州團練副使商州安留復集賢殿修撰卒舜民慷慨喜論事善爲文自號浮休居士其使遼也見其太孫禧好音樂美妹名茶古畫以爲他日必有如唐張義潮舉十三州來歸者不四十年當見之後如其言與中道贈實文閣直學士盛陶字仲叔鄆州人第進士熙寧中爲監察御史神宗問河北事對曰朝廷以便民省役議廢郡縣誠使然沿邊地相屬如北平至海不過五百里其間別城十五祖宗之意固有在願仍舊實其慶州李復主輕敵敗取國安防問河無功籍水政以擾州縣皆疏其過二人實王安石所主陶外郎工部右司郎中至待御史陳官冗之敝士考功員外郎工部右司郎中至待御史陳官冗之敝謂恩澤舉人宜取嘉祐治平之制選人改官宜準熙寧元豐之法諫官劉安世等攻蔡確爲謗詩曰確以弟碩有罪但坐罷職不應懷恨注釋詩語近於措措不可長告許之風安世疏言陶居風憲地日觀無禮於君親之人而附會觀望紀綱頗出知汝州徙晉州召爲太常少卿議合祭天地請從先帝北郊之行既而合祭陶即奉行亦不復辨執也進權禮部侍郎中書舍人以龍圖閣待制知應天府順昌府瀧州元符中劍奪職卒論曰十七

年曰十七王章蔡之當國也士大夫知拂之必斥附之必進也而孫善正言蔡京不肯爲之助吳時却章其件王補乃幸於罷歸昭昭辭侯蒙之延致朱服發章惇之薦引舜民派新法而感陶不屈於安石其大節皆可取獨漢之爲京容黃廉附蔡確確有規諍等多矣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故君子貴乎知幾

章衡字子平浦城人嘉祐二年進士第一通判湖州直集賢院改鹽鐵判官同修起居注物有掛空籍者奏請蠲之又言三司經費取領而無多寡率不預知急則欲即有所贖先期下之使公常皆濟三司使官其數即存所贖免下之使公常皆濟三司使官其數

汝州穎州熙寧初遷到太常寺建言自唐開元修禮書以國恤一章爲豫凶事則而去之故不幸遇事則措撫墜履茫無所據今宜爲厚禮集禮以貽萬世從之出知鄭州奏罷原武監地四十二百項以予民復判太常知密宮西院使遠蕪射連破破的遂以爲文武兼備待之異于他使歸復命言遠境無備因此時可復山後八州不聽衡忠學者不知古今集歷代帝系名曰編年通載神宗覽而善之謂可冠冕諸史且念其嘗先多士進用獨後而賜三品服判吏部流內銜嘗有員闕既擬注而三班院輒用之反訟吏部宰相主其說衡連奏

宗詔復子民改提點京西北路刑獄時河決廣武堵危甚相莫敢登執中不顧立其上眾隨之如蟻附不日堵成元祐初為吏部郎中請選入由縣令錄事參軍致仕者升朝籍得封其親兼徐王府侍講朝善遷起居舍人起居郎權給事中可引天下獄獄失出入者同坐執中駁之曰先王重入而輕出恤刑之至也今一旦均之恐自是法吏不復肯與生比非奸治之民之意也進中書舍人邢恕遇赦執獄中言恕深結蔡確鼓唱扇搖令復其官權疑中外遷給事中刑部侍郎即昭聖初上官均撫執中為呂大防所用以寶文閣待制知鄆州執中寬厚有仁心屢典刑獄靈活以百數明人夢神人界以騎都尉封且為客言之少焉談笑而逝年六十三論曰宋之人才自祖宗涵養至於中葉盛矣頗復鄭樵醇然儒者官居師表龔鼎臣喬執中始終不渝賦守豈易得哉章衡欲復山後八州為國政龔孫升以蘇賦比王安石為人韓川詆張舜民之言不可行席旦以蔡王見疑因而濟之然取不掩瑜也善蓋亦有可稱者古稱才難不其然者其斯之謂歟

宋史卷三百四十八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一百七

- 傅杲 沈疇 蕭服 徐勣 張汝明
- 黃葆光 石公弼 張克 洪彥升
- 鍾傳 陶節夫 毛漸 王祖道
- 張莊 趙遜

傅杲字元通興化軍仙遊人少自刻厲從孫陳陳襄學第進士調揚州司戶參軍攝天長令發掘隱伏盜窟屏跡轉福清悉知龍泉縣孫覺為御史中丞語之曰朝廷欲用君蓋少留杲曰仕官所樂居者外臺督責耳令府首樞門與外臺奚擇且外官已所當得也遂去不顧道除太學博士居四年未嘗一跡大臣門既滿徑赴銓曹杲丞福清時受知郡守曾鞏鞏弟方執政由是薦為太常博士徽宗以瑞王就養善堂學擇師傅為說書升杲記室參軍進侍講湖善中人故事于府者多與宮僚狎杲獨漠然不可親一府嚴憚之五年不遷即歷得罪貶樞以職行免官徽宗即位召為司封員外郎歷監察御史國子監司業起居郎中書舍人時會布當國自以杲有汲引恩冀為之用杲略無所顧下凡命令有不用人有未厭悉極論之雖屢却為奪布大失望帝以舊學故多所延詰杲每以道祖宗法度安靜自然為言他日李清臣勸帝清心省事帝曰近臣中唯傅杲當道此杲在朝咸見事變異竊歎曰禍其始此乎聞者甚之杲笑曰後當信吾言遂上疏巧去以龍圖

待制知博州卒年六十一帝念其潘邸舊臣賜錫三百匹

沈疇字德仲湖州德清人第進士歷官州縣宗寧中為尚書禮部編脩官召對擢監察御史疇至臺欲有所論連而六察無言事法乃詣臺上十事言花石擾民土木弊國冗費多恩澤濫議論異同下情略略其論當十夾錫錢最為對當略曰小錢之便於民久矣古者行幣與用之或以一當百至十當十之權時之術非可於無事之世今當十之議固足紓目前然使游手鼓鑄無故有倍稱之息何擇而不為難日加斷斷勢不可止恐未能期成東南小錢輕錢輕則物重物重則民愈困此盜賊所由起也陝西舊無銅錢故以夾錫為貴一切改鑄則由前日鐵錢耳今東南方鑄又將使西北效之是導民犯法也進殿中侍御史管經國子監門有小內侍從數騎絕道突過騶卒追問不為止臺檄諸司捕之不獲疇曰風憲之地可但已乎入言之權宗下內省跡治竟抵罪蔡京與蘇州鐵獄致陷章延兄弟遺閣封尹令孝壽御史張茂直駒之鐵逮至千百強迫使求盜鑄罪死者甚眾京猶以為緩帝獨意其非善遣疇及御史蕭服往代京將以顯仕白為左正言及攝侍御史時至蘇印日決釋無任証者七百人嘆曰為天子耳目司而可得會權要殺人以苟富貴乎遂開質平反以開京大怒劾疇三秩貶監信州酒稅未幾卒既而獄事竟復獨管明州使者持勅至家將發棺驗實疇子潛泣訴乃止建炎初贈龍圖閣直學士游官至右正言

具蠻人情狀疏于朝謂斷者人主之利器今諸將首鼠不進惟斷自上意而已既而達高果皆以無功貶舒豐聞其名將以御史萬勣惡意為人辭不答求知建平縣入為諸王宮教授通判通州湖海有捍戩廢不治歲若漂溺勣躬督防卒獲粟之隄成民賴其利復授教授陞申王院教授諸王府記室參軍哲宗覽其文閣待制候選歲以左右右史未及用徽宗立權賢文閣待制制侯講議中書舍人脩神宗史時紹聖黨與尚在朝人懷異意以進新故帝謂勣曰朕每聽臣僚進對非詐則使惟卿鯁直朕所倚賴因論擇相之難云已召范純仁韓忠彥動輒首贊曰得人矣詔與蔡京同校五朝實勣勣不肯與京聯職固辭奏京之惡引禮部為喻遂給事中翰林學士上疏陳六事曰時要曰任賢曰求諫曰選用曰破朋黨曰明功罪國史久不成勣言神宗正史今更五閱矣未能成書蓋由元祐諸聖史臣好惡不同范祖禹等專主司馬光家藏記事蔡京兄弟純用王安石日錄各為之說故論議紛紛當時輔相之家家藏記錄何得無之臣謂宜盡取用參取是非勒成大典帝然之命勣草詔成史官盡心去取毋使失實帝之初政欲欲損革新法之害民曾始以為然已乃密陳紹述之說帝不能決以問勣勣曰聖意得非欲兩存乎今是非未定政事未一若不考其實始務兩存臣未見其可也又因論兼重州請自今勿妄與邊事無邊事則朝廷之福有邊事則臣下之利自古失於輕舉以貽後悔皆此類也勣與何執中偕事帝於王邸蔡京以宮僚之舊每曲意事二人勣不少降節歸視親病或言翰林學士未有出外者帝曰勣歸歸歸非去朝廷也奈何輕欲奪之俄而遣蔡京入輔執中亦預政勣勣行章惇以為其後烈服關以王管蓋仙觀人黨籍中起知江寧府言者復謂為元祐黨勣必不能推行學政歸大觀三年知太平州召入觀極論茶鹽法為民病帝曰以用度不足故也對曰生財有道理財有義用財有法今國用不足在陛下明詔有司推諉而力行之耳帝曰不見卿久今日乃聞嘉言加記閣閣直學士留守南京蔡京自錢塘召還過宋見勣勣言據之曰元祐功過在伯通伯通既相矣勣笑曰人各有志豈以利害易之哉京慙不能對勣亦終不復用以疾除顯謨閣學士致仕辛年七月十九日對食致政學士正奉大夫勣挺持正尤為帝所禮重而不至大用時謙惜之

張汝明字舜文世為廬陵人徙居真州兄侍御史汝賢元豐中以論尚書左丞王安燾與之俱罷未幾卒汝明少嗜學刻意屬文下筆輒千百言人太學有聲一時國子司業黃隱將以子妻之汝明約無飾華侈協力承親歡然後受至登進士第歷衛真江陰宜黃華陰四縣主簿杭州司理參軍亳州鹿邑丞母病疽更數醫不効汝明刺血調藥傅之而愈江陰陰貧且病中物不賄予直部使者欲繩以法汝明為鬻案中裝代償之華陰修獄願貨財財令以屬汝明汝明嚴與為期民德其不擾相與出力佐役如期而成功他朝非與祀巫巫以惑眾者則畏而懲其人壽州縣二十年未嘗出一語干進故無薦者大觀中或言其召習學制局員其事得士去取皆適微言不悅之曰考授學士早復有此其改官即擢監察御史嘗攝殿中侍御史即日具疏劾政府事恩招權以蔡京為首帝獎其介直京頗懼之從司門員外郎猶虞其復力排之出通判寧化軍地界遠文移數往來汝明名獨其諱遂以傲暴於朝安燾使問故家欲委罪於汝明曰詭辭欺君吾不為也坐監監壽州麻步場遇赦發黃陽州官田法行受資按境內時主者多不親行汝明使四隅日具官吏所至而躬臨以閱實雖雨雪不渝以故吏不得通賄謝而稅均於一路最晚知州州屬邑得古稱求上獻汝明日天子命我以千里懷不能仰承德意敢感以幸乎卒於官年五十四汝明事親孝德薄不獲入口三日日服脫粟飯水無醯鹽草之滋汝明學精微研業數貫經史百家所著書不踰數前人語有易書張子居言大究經傳於世

戰其千辭質曰幸焚吾任其責千去而亭焚彥博將斬千質趨至帳下曰千之主質質使之罪乃在質願代千死彥博壯其義兩釋之質自此益知名戎平運六宅使歷高陽開定州并代鈐轄駐泊副都督龍神衛奉日天武都指揮使馬軍殿前都虞候加領質州刺史史州團練使使召還宿衛衛改馬軍英宗立遷武昌軍節度觀察留後加安德軍節度使為殿前副指揮使神宗立易節度武昌軍節度使元豐元年卒帝親臨其喪贈中諡曰武莊質御軍有紀律犯者不貸而享福豐沛錢不足出已奉助之平居自奉簡儉食不重肉為于信義田不振而為表揚前功官其一孫在并州與朝士董照善約為婚姻照死家貧無依質已為節度使竟以女歸董氏自為官不上閣閱從微至貴皆以功次遷

賈進與定策城人謀拱聖為卒至殿前班副使知換西樂院副使從狄青征儂智高戰於歸仁驛既陳青誓眾曰不待命而舉者斬時左將孫惟正為右將軍先鋒將兵念所部兵數困易劾兵法先據高者勝苟復待命而賊勝先登吾事去矣即引軍趨山相賊遂潰連度乘馳上仗武大呼斷賊為二賊首不相敵賊遠詣青請罪青附其背勞謝之邕州城空青使送入括公私道匪固辭是時將校多以搜城放匿竊金寶獨無所犯還西樂院使嘉州刺史秦鳳路於初進少孤厚賂繼父得歸是以母老辭不許而賜母冠被泰山多巨木與夏人錯壤遂引輕兵往來伐酋馳至盡地立表約決勝負遂引弓連三中的酋下馬拜復從遠取盈而歸徒并代路專主官驛府軍馬熟戶散處邊關苦於寇略遠差度遠近聚為二十七堡次第相望自是善乃息畫鐵為的敵種豪使射入皆成勳兵一夕夕鋒火屢發左右白當起遠臥不應且而謂人曰此必妄也脫有警可夜出乎徐問之果邊人燭遺物也復徒秦鳳去之十日而代者郭思敗朝廷以遠為能連擢拜日天武四都都指揮使馬軍殿前都虞候歷歷高陽開麟庭路副都總管以州觀察使入為步軍副都指揮使都城西水暴溢注安上門都水監以急變聞英宗遣遠督護西塞土塞門水乃止議者欲六限以泄其勢遠請觀水所行論居民徙高避水然後決之軍校管城外者每常朝即未曉啓門輪或輟朝失報駭論如平時遠言禁城當謹啓閉不宜憑報者乃冷機鑄常朝字俾持以信遠馬軍副都指揮使復總都延兵州朝有夾河兩城始元吳入寇據險幾不能守遠相夾龍山九州臺之間可窺窺視請於其地築保障與城相望延人以為便轉昭信軍節度觀察留後遠言神譚處疑州降人於東偏初云萬三千戶今乃千一百戶耳述遠

之餘所存錢八百萬漢兩下殺傷皆不啻萬計自延州運粟至懷寧率以四百錢致一石而緣邊居人壯者但日給一升冒目何至大半焉徒欲妄與邊事自以為功不可不祭也元豐初拜建武軍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請不俟郊賜賜三世官神宗曰遠武人能有念親之志其特許之數月而卒年六十九贈侍中諡曰武恪

賈進與定策城人謀拱聖為卒至殿前班副使知換西樂院副使從狄青征儂智高戰於歸仁驛既陳青誓眾曰不待命而舉者斬時左將孫惟正為右將軍先鋒將兵念所部兵數困易劾兵法先據高者勝苟復待命而賊勝先登吾事去矣即引軍趨山相賊遂潰連度乘馳上仗武大呼斷賊為二賊首不相敵賊遠詣青請罪青附其背勞謝之邕州城空青使送入括公私道匪固辭是時將校多以搜城放匿竊金寶獨無所犯還西樂院使嘉州刺史秦鳳路於初進少孤厚賂繼父得歸是以母老辭不許而賜母冠被泰山多巨木與夏人錯壤遂引輕兵往來伐酋馳至盡地立表約決勝負遂引弓連三中的酋下馬拜復從遠取盈而歸徒并代路專主官驛府軍馬熟戶散處邊關苦於寇略遠差度遠近聚為二十七堡次第相望自是善乃息畫鐵為的敵種豪使射入皆成勳兵一夕夕鋒火屢發左右白當起遠臥不應且而謂人曰此必妄也脫有警可夜出乎徐問之果邊人燭遺物也復徒秦鳳去之十日而代者郭思敗朝廷以遠為能連擢拜日天武四都都指揮使馬軍殿前都虞候歷歷高陽開麟庭路副都總管以州觀察使入為步軍副都指揮使都城西水暴溢注安上門都水監以急變聞英宗遣遠督護西塞土塞門水乃止議者欲六限以泄其勢遠請觀水所行論居民徙高避水然後決之軍校管城外者每常朝即未曉啓門輪或輟朝失報駭論如平時遠言禁城當謹啓閉不宜憑報者乃冷機鑄常朝字俾持以信遠馬軍副都指揮使復總都延兵州朝有夾河兩城始元吳入寇據險幾不能守遠相夾龍山九州臺之間可窺窺視請於其地築保障與城相望延人以為便轉昭信軍節度觀察留後遠言神譚處疑州降人於東偏初云萬三千戶今乃千一百戶耳述遠

劉昌祚字子京真定人父賀戰沒于定州錄為右班殿直主秦州威遠營青鼎兵雖并經年不敢昌祚奉命往詰之諸酋曰聞漢家欲取吾并豈昌祚曰國家富有四海何至與汝爭此邪與酋俱來賜食之歡然帥眾去遷西路都巡檢使遠遣宗宗歸馳射通事舍人夏人寇劉溝堡昌祚領騎二千出援虜伏萬騎於黑山而偽遁宗遇之戰不解薄暮大酋突而前昌祚抽矢一發砲之餘眾悉遁帥李師中上其功曰西事以未以寡抗眾未有如昌祚者知州州討平母家等族又平疊州轉作坊使為熙州路都監從王中正入蜀破賊蒙光加皇城使秦州刺史秦鳳路鈐轄又加西上開門使果州團練使知河州元豐四年為涇原副都總管王師西征詔與總管姚麟率蕃漢兵五萬受慶慶高遠節制令兩路合軍以出既入境而慶兵不至昌祚出胡盧川次磨齊陰夏眾十萬扼險不可前昌祚挾兩盾先登夏人小却師乘之斬首七百級進次鳴沙川取其寨夏人薄靈州城未及聞先鋒首級遂入鳴沙川取使之昌祚曰城不足下脫朝廷謂我爭功奈何今按甲勿攻是夕慶兵始距城三十里而軍遇敵敵昌祚遣數千騎赴之運明賊已退遂過遠節使援之援有諫昌祚

意既見問下城如何昌祚曰比欲攻城以候後未敢前日磨齊之戰夏眾退保東關若乘銳破之城必自下遵節弗內曰吾夜以萬人負土壘傳壘至且入矣恐未解欲奪其兵付姚麟麟不敢受乃已明日遣昌祚巡營凡所得馬糧悉為慶兵所取運節使欲還節城十八日不能下夏人決七級渠以灌遠節軍遠遂仰南還復命運節為殿昌祚手劍水上待眾濟然後行為虜所及戰退之至渭州糧盡士爭人無復行伍坐此與軍幹轄明年復從涇原加龍神衛四都都指揮使知延州時承樂方陷士氣不振昌祚修馬七百里軍壘密而優者乃給高自美合至德祥皆修馬七百里軍壘密而優者乃給高自美合至德祥皆修馬七百里軍壘密而弱立為定式上諸朝夏人寇塞門安遠若拒城之殺其統軍葉輝麻咄哩二人蓋始謀攻承樂者圍其形以獻帝喜遣侍勞軍節宗立進步軍都虞候州團練使知渭州歷馬軍殿前都虞候渭州地宜牧養故時弓箭手人授田二頃有馬者復增給之謂之馬口分地其後馬死不補而地自若昌祚按舉其法不二年耗馬復初又括隴山田得萬頃募士卒五千別置將統之勳擢出諸軍右朝廷歸夏人四昌祚以為不可再遷殿前副都指揮使夏州觀察使武康軍節度使年六十八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曰毅昌祚氣貌雄偉最善騎射箭出百步之外夏人得箭以為神持歸事之所著射法行於世

虛政太原水人以神衛都頭到平與夏人戰延州虜薄西南隅兵不得成列政引數騎挑戰發伏弩二百射却之日且暮政說平日今處山間又逼汚澤宜速退保後山須明決圖不然彼夜出乘高蹙我何以禦之平不聽遂敗政脫身歸黃德和誣平降賊仁宗引政問狀政言平被執非降也因自陳失主將當死帝責其言赦之以為供奉官德州兵馬監押預只州率勇敢數百人飛環結環而登守者莫能充大軍乘之以入遷內殿承制南征儂智高亦有功歷秦鳳高陽開麟都鈐轄治平熙寧中為擢日天武四都都指揮使三衛都虞候副都指揮使涇原定州并代州定四路副都總管神州七十三氣貌不衰侍立殿下雖久無倦容能上馬踰躍觀者壯之早朝舉卒贈開府儀同三司

英州刺史為秦鳳副總管討破河州羌遂降木征遠東上開門使副都總管真拜忠州刺史龍神衛四都都指揮使郭遠招討安南為行營馬步軍副都總管人辭神宗諭之曰卿名位已重不必親矢石第激勸將士可也遠頓首謝曰臣得憑威威威威雖死何懼初度嶺間前逢遠敵苦戰欲往援校有言當先為家計然後進者遠曰彼戰已危恐恐為自全計下令改言安營者斬乃卷甲趨之士皆自奮呼太尉來營遠即定遠原師次富良江蠻賊關於南岸欲戰不得遠曰兵法致人而不致於人吾所以虛彼必來戰也而蠻果來擊之大敗乃請降元豐中遷金州觀察使加步軍都虞候改馬軍超按副都指揮使以開精整除一子開門祇候數被認獎進殿前副都指揮使武康軍節度使哲宗立遷為使從節武信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曰毅敏遠起行任喜讀書神宗以其忠實可任每燕見未嘗不從容問用兵當何先對曰莫如愛帝曰成克厥愛可乎遠曰威非不用要以為愛為先耳帝善之

討之形以絕其望從之督諸將討其哥平略使盧乘
上其功狀賜金帛六百元初權成州團練使龍神衛
四廂都指揮使步軍殿前都虞候步軍馬軍副都指
揮使紹聖三年以建武軍節度觀察留後出知渭州安
燕請留之曾布曰臣嘗訪麟慶之策及熙河強威俱
不能知願加教使使之盡力韓忠彥曰奏對語言非所
以責此輩若宗乃留麟不遣尋拜武康軍節度使殿前
副都指揮使王瞻取青唐麟以為朝廷討伐方息焉奈
何復生此大患已而瞻果敗徽宗立遣都指揮使節度
建雄定武軍檢校司徒平帝詣其第臨奠贈開府儀同
三司麟為將沈毅持重不少縱捨宿衛士嘗犯法詔釋
之麟杖之千庭而後請拒詔之罪故所至肅然
雄字毅夫少勇鸞有謀年十八仰佐父征伐從討金湯
以百騎先登奪險又成焉原之功韓維薦其材閱試延
和殿安南盧川之役皆在軍行歷原秦鳳將駐甘谷
城知通遠鎮戍軍岷州官累佐驍驍使紹聖中渭州章
案城平夏雄節熙河兵策援夏人傾國來與之鏖關流
矢注肩戰采厲賊引卻追躡大破之斬首三千級俘虜
數萬先五日折可適敗於沒刺士氣方沮雄勇得雋
諸道始得并力成摧東上閣門使秦州刺史明年虜
攻平夏勢銳甚城幾不守雄與弟古合泰同之徒知會
州 熙河鈐轄王瞻略地青唐羌人攻遼都節雄與苗
履援之遼川方急雄適至羌望見塵起驚而潰圍既解
遂趨都州履後期乃至瞻言爾漢宗有道宜悉蕩平
之履即往雄諫不聽戒所部嚴備以待俄而履師退賊
追及雄整軍迎擊破之獻賊二千哲宗遣中使持詔勞
問徒河州神朴戰沒王瞻軍陷敵中雄自都至遼四戰
皆捷拔出的遂築安鄉關夾河立堡以護浮梁通湟水
漕運商旅負販入者始絡繹於道知復州防禦使建
中靖國初議棄遼州詔訪雄利害雄以為可棄遂以賜
趙懷德使雄知熙州進華州觀察使蔡京用王厚復河
湟治棄地罪停雄官光州居住三年得自便後論為責
輕復奠金州明年乃聽歸高永年死西寧諸戎阻絕起
雄權經略熙河安輯復新邊使知滄州加捧日天武四
廂都指揮使復為熙州遷安德軍節度觀察留後步軍
副都指揮使拜武康軍節度使召詣闕為中太一宮使
引疾納節欽改左金吾衛上將軍又以武康節知熙州
熙河十八年間更十六帥唯雄三至凡六年未幾以檢
校司空奉寧軍節度使致仕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武
憲

而神氏姚氏素為山西巨室兩家子弟各不相下仲
恐功獨歸神氏忌之乃以士不得速戰為言欲夜殺仲
離不營謀泄反為所敗既而讓和金兵退詔古與神師
中折彥質范瑄等領兵十餘萬護送之粘罕陷德府
以古為河東制置神師中副之古總兵援太原師中援
中山河間諸郡粘罕圍太原內外不相通古進兵復隆
德府威勝軍扼南北關與金人戰互有勝負太原圍不
解詔古與師中犄角師中進師平定軍乘勝復壽陽榆
次等縣朝廷數遣使趣師中約古及張源兩軍齊進
而二人失期不至師中回趣粘罕兵攻及張源兩軍齊
迎古遇于盤陀古兵潰退保龍德詔以解帶代之古之
屯威勝軍屯帳下統制官焦安節受傳寇至以動軍情
既又勸古遁去故兩都督李綱召安節斬于瓊林苑
中丞陳過庭奏古罪不可恕詔安置廣州

楊繼開封人善騎射應募募軍籍從征貝州穴城以入
賊平功第一補神衛指揮使又從征僂智高接戰手殺
數十人眾乘之而捷擢萬乘都指揮使遷榮州團練使
京城左廂巡檢救濟宮火英宗議其面及即位以為都
州防禦使步軍都虞候歷慶應遼原都延二路副都總
管至馬軍副都指揮使由容州觀察使拜軍節度使
殿前副都指揮使行卒劉順救之得免及貴順已死訪
恤其家甚至故人妻子貧不能活者一切收養之人推
其美

劉舜卿字希元開封人父鈞鎮戍戎兵馬慶曆中與子
堯卿戰死於好水堯卿年十歲歲為供奉官歷昌州駐
泊都監降澧水蠻八百人誅其桀驁者知水洛城神
宗經略西邊近臣薦其能召問狀對曰自元昊稱臣秦
中不復戒嚴今宜先自治帝善之命訓京東將兵一年
入閣於內殿帝歎曰生作有度其可用也爾無忘對謹
勉思忠孝期以盡歡舜卿泣謝即日加通事舍人環慶
有警詔帥長安兵赴之乃單騎馳往慶州至則難已解
知州改修鳳凰鈴鑿擊擊西市城先登有功遷寧城副
使久之知代州加客省副使邊邊謀盜西關鎮舜卿密
易舊鑰而大之數日虜以鎖來歸舜卿曰吾未嘗亡鎖
也引視納之不能受遂漸去謀謀者轉西上閣門使知
雄州始祀事或告契丹 大集請甲以俟舜卿不為
動乃安也契丹繫州民獄索之不聽會有使者至因捕
取其一以相當必得釋乃遣在雄六年恩信周浹元祐
初進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高州刺史知熙州夏人聚
兵天都連西羌章章直結先城洮州將大舉入寇舜
卿欲乘其未集擊之會諸將議方略使姚兪部洮西嶺
武勝兵合河州燕 詣球城遣人間道焚河橋以絕
西援神宗詔洮州由哥龍翰青濟拜金川黎明至臨洮
城下一鼓克之俘兇章并首領九人斬賊數千計還馬

軍都虞候再遷徐州觀察使步軍副都指揮使知渭州
召還宿衛未上道卒贈奉國軍節度使諡曰毅敏舜卿
知書曉吏事謹文法善料敵著名北州
宋守約開封酸醜人以父任為左班殿直至河北緣邊
安撫副使遷知恩州仁宗論以亂後撫御之意對曰恩
與他郡等耳而為守者猶以反側待之故人心不自安
臣願盡力徒益州路鈴轄遷文州刺史康州團練使
知雄州歷龍神衛節度使武都指揮使步軍殿前都虞
候入宿衛遷洋州觀察使 兵以給養陳諫諫執政將
付有司治守約曰御軍安民文法道一牙校語之曰天
子太倉粟不請何為我不食汝糶糧而聽命進步軍副
都指揮使武康軍節度使神宗以禁旅驕惰為簡練之法
電營可併者併之守約率先推行約束嚴峻士始怨終
服或言其持軍太急帝密戒之對曰臣為陛下明紀律
不忍使思出於臣而怨歸陛下帝善之欲擢資樞府宰
相難之乃止故事當郊之歲先期籍士卒之兇悍者配
下軍以警眾當受糧而傳人負者罰久而浸弛守約悉
舉行之所居肅然無人聲至蟬噪於庭亦擊去人以爲
過濫職十年卒年七十一贈安武軍節度使諡曰勤毅
子球以蔭幹當慶院條山川秀勇四擊收好使用其
議馬商使之再使高麗密訪山川形勢風俗俾使還
圖紀上之神宗曰稱善進通事舍人帝崩安契丹至則
使易吉服球曰通和或久憂忠是同大國安則為之契
丹不能奪其遷西上閣門使樞密副都承旨為人謹密
朝日所問上語雖家人不以告卒於官

宋史卷三百五十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 修
列傳第一百九
苗授子 王君萬子 張守約
王文郁 周承清 劉紹能
王光祖 李浩 和斌子 贊
劉仲武 曲珍 劉開
郭成 賈昂 張整
張繼 王恩 楊應詢
趙隆

苗授字隆之潞州人父京慶歷中以死守麟州抗元昊
者也少從胡翼之學補國子生以蔭至供備庫副使王
詔取鎮洮洮為先鋒破香子城拔河府羌難敗氣尚銳
輒圍香子以迎歸師詔遣將田瓊敗之瓊死乃簡騎五
百屬授授奮擊敗之休士二日復復要於架麻平注矢

如兩家懼授令曰第進毋恐恐賊數百且至行前者傳
呼羌驚亂力戰數十斬首四百級又破之於牛精谷取
河諸城盡得河湟地知德順軍三遷西上閣門使兇章
寇河州詔授任一戰克撤宗論功第一遂知州事加四
方節使榮州刺史從燕取銀川降木征賊之京師加
引進使果州團練使源原都鈴轄召使契丹神宗勞之
曰曩香子之夜非汝以寡擊眾幾敗吾事以為奉副
總管徙熙河復知河州副李憲討生羌於露骨山斬首
萬級獲其大酋冷鴉兵族十萬七千帳內附成州西
西拜昌州團練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徙雄州熙
州元豐西討授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徙雄州熙
五萬賊蘭州遇賊數萬於女遮谷登山逆戰賊退伏壘
中半夜遁去授論天都山焚南半屯沒烟凡師行百
轉關千里始入塞授遇事持議不苟合初在德順或議
城難南授曰地阻大河糧道不濟非萬全計也役即止
師征靈武詔令授高遷給印條上進退利害甚切歷進
步軍副都指揮使武康軍節度觀察留後元祐三年遷
武康軍節度使殿前副都指揮使論成以保康節度知
潞州提舉上清太平宮復使殿前六年六十七贈開府
儀同三司諡曰莊毅子履

履東疑從戎授之降木征也履護送至京得開門派候
歷延渭秦四路鈴轄知鎮戎軍及其父時已官四方
館使吉州防禦使矣以事竄房州起為西上閣門副使
熙河都監又責右清道率府軍監城州酒稅元符初恐
還其官以熙河會都鈴轄知蘭州詔同王瞻取青唐
與姚雄合兵討羌羌羅結將李忠戰敗羅結大集
眾宣言欲圖青唐羅結將至羌死陣以待勢甚盛履叱
軍士納弓於囊拔刀而入羌怯果穴殊死羅結陳迫
王亨輩皆反走履獨駐馬不動有曾吉袍白馬突而前
手斲擊履帳下王拱以弓格之僅免履繞出履笑而前
軍為二別將高永年率所部力戰數十合羌退乘勝圍
蘭宗堡弗能拔日暮收兵入營羌宵潰明日縱兵四掠
焚其族帳而還既而阿章叛詔履與神朴過河討蕩解
以兵少朴遂陷錄殺前功權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成
州團練使知慶州從渭州連捷日天武都指揮使是後
史失其傳子在叛臣傳

王君萬秦州寧遠人以殿侍為秦鳳指揮使王韶開邊
青唐大酋俞龍珂歸國獨獨別羌新羅結不從經畧使韓
縝期請將一月取之君萬為獵者逐禽至其居稍相
親謂與同獵乘間掘之墜馬斃騎以獻甫及一月
積功得開門祇候王師定武勝首領畧斯通劫子關
貢物帥師討焉君萬出南山履險巖地羌潛伏山谷間
忽一騎躍出橫矛將及君萬亟側身避之回首奮擊斬
以拘其家驚駭相率聽命所斬乃藥斯通也復破北關
南市功最多遷熙河路鈴轄進領英州刺史達州團練

開明書店鑄版 5409

開明書店鑄版 5409

開明書店鑄版 5409

使賜絹五百匹西羌叛河州君萬請於王韶以為南撤宗城小而堅強勇所聚若併兵破之當自解用其計圖果解界官各省使為副總管坐貨結羅數萬緡為轉運使孫迴所糾貶秩一等討西山賊城有功復故官職君萬恐孫迴使番官木舟訟之鞠于秦鳳又貶為鳳翔幹轄家貨價通達以憤卒子瞻

瞻始因李憲以進立戰功積官至皇城使領開州團練使元符中知河州熙帥鍾傳以冒白草原賞賚治于隸詔轉運使張詢論諸將得自贖其伏詐首級因說詢云青唐人有叛跡征意可取也詢信之即具奏言已命瞻約起兵哲宗與輔臣罪其任妄專輒逐罷而命孫迴究貨獄上奪瞻十一官猶令領州瞻欲以功贖過乃密畫取青唐之策遣客詣章惇言狀俾下其事於孫路路以為可取瞻遂引兵趨邈川路知瞻投險難制使總管王憲統軍而以瞻副瞻為前鋒度河先下隴宋黑城息怒分其功給之曰晨食畢乃發懸信之夜半瞻忽傳發平明入邈川據府庫徑上捷書不以白軍府瞻過午始至以事訴於路路亦怒以兵柄付瞻而留瞻屯邈川宗哥酋舍飲求內附瞻遣裨將王詠率五千騎赴之既入而諸羌變詠馳書告急王厚是萬承年救之乃克瞻與憲交訟又訴路指畫相違悍主瞻而不直路曰首謀者瞻也路欲掩其功故抑瞻乃徒路河南罷瞻統制以胡宗回為帥時瞻征已未降青唐成將惟心牟欽道父子百餘人在瞻不即取二羌遂迎巴溫之子權援入守始孫路乞先全邈川及河北諸城然後進師瞻恐路因言青唐不煩大兵可下而路遣邏夫機會暨宗回至乃云夏人謀攻邈川當為守備青唐未可取宗回責其反覆日夜督出師遣使威以軍法且聲言欲使王憲代將瞻懼急進攻麗接及心牟等皆出降瞻入據其城詔建為鄯州進瞻四方館使榮州防禦使知州事黃履謂實薄乃拜維州團練使為路鈴轄瞻縱所部劉效英眾搆成心牟等結諸族謀復青唐其在山南者先斃瞻遣將李真領二千騎掩襲心牟以下自守西城與羌鬪斃南山人保敦谷討薄羌戰奔北四山皆空瞻戮心牟等九人悉捕斬城中羌積級如山初瞻諷諸酋借勝兵者涅其臂無應者錢羅結請歸帥本路為唱瞻聽之去遂曠集外族以數千人圍邈川夏眾十萬助之城中危甚苗履姚雄來援圍始解已而王吉魏劍神相繼敗沒將士奪氣書聞帝震駭於是轉運使李憲希甫劾瞻盜取二城財物因此致變及死心牟欽道以滅口曾布言瞻創造事端以生邊害萬死不可實言詔貶右千牛將軍房州安置言者論之不已熙河又奏青唐諸族怨瞻入骨隨日圖報復極密院乞斬瞻以謝一方詔配昌化軍行至隴縣而縊崇寧初蔡京入相錢適論瞻功及王厚平鄯廓於是追贈保平軍節度

觀察留後除其子珣通事舍人張守約字希參涇州人以隴山原州原籍召張會水令通等十七族萬一千帳為廣南走馬承受公事當僞寇之後二年四詣關陝南方利害皆見納用歐陽修薦其有智略知邊事權知州州峒將吳惟德為邊患捕誅之修復舊守約可任將帥為定州路駐節都監徙秦鳳居職六年括生羌隱士千頃以募射手築石堡甘谷城勇功最多夏人萬騎來寇守約巡邊與之遇不解鞍挺身五百道戰賊眾不倖勢小卻夏人張兩翼至守約拓原召陣前自節金鼓發強弩擊其會敵遂退神宗聞拓原召陣前自節金鼓發強弩擊其會敵遂退神宗無不濟但董道忠勤效順恐不宜使過因請名古謂為軍以根本隴右帝從之建為通遠軍加通事舍人熙河鈴轄仍統秦鳳兵駐通遠河州率眾三萬屯干敦波欲復舊地守約度洪水擊破之取密粟食軍羌老弱畜產走南山左右欲邀之云可獲萬萬守約曰彼非敢迎戰也死耳輒出者斬鬼章圍岷州守約提敢死士鳴鼓張旗高山上賊驚顛而遁遂知岷州降其首領千七百人還邈西上閣門使知鎮戎軍使張州募家族頗眾難制搖動種落數日械以束斬於市復置武武至清遠上檄取不置居數日械以束斬於市復置武武至清遠軍言於高遵裕曰此去靈州三百里用以前軍先出直擄其城今夏人以一方之力應五路之師橫山無人靈州城中惟僧道數百若十日根茨馳三日可至軍無事矣又勸高遵裕令士眾護糧餉以防抄掠不聽果以敗還守約有捍海軍南平之功亦不錄進為環慶都鈴轄知鄯州徙從原鄯延秦鳳副總管領康州刺史夏人十萬屯南平畏其名引去知邈州水善嘉城每春必增治堤堰費不貲適成饑罷其役或曰如木害何守約曰秋成勞民甚於秋河怒一夕雷雨明日河徙而南其地遂為沙磧以龍神衛四府都指揮使召還道卒年七十五守約典七州皆有惠愛可紀神宗嘗謂武臣可任者以燕達劉昌祚姚麟王崇孫劉舜卿等對其後皆為名將時稱知人

王文郁字周卿麟州新秦人以供奉官為府州巡檢韓琦薦其材加開門祇候麟州駐節都監監寧夏夏國文郁敏之吐渾河其將香崖夜遣使以餉為信欲舉眾降許之且而與偕行眾情忽變謀以引出文郁擊之追奔二十里強殺後背天險韓信驅人且破趙况爾曹皆百戰驍勇士感奮進擊夏人大潰降其眾二千還通事舍人夏人踰屈野河掠塞上文郁追至長城盡毒所掠而還神宗召見問曰向者招納香崖羣議不一其為朕言之對曰此乃致敵上策恨未能多爾並邊生羌善

馳突織羅導備能撫柔之所謂以外夷而攻外夷也帝於是決意招納多獲其用知文郁善左射并招其子弟閱肄殿庭文郁九發八中詔官其二子知鎮戎德順軍預定洮河邊左驍副使知麟州夏家跋跋敗之部使者劾為生事奪印未幾為熙河將李憲討盡武文郁得羌尸萬餘還路鈴轄夏人圍蘭州已奪兩閣門文郁募死士夜縋而下持短兵突賊即掃堂去擄東上閣門使知蘭州謀知夏人入大渭野以解果其國趨草圖文郁乘城練之殺傷如積聞九日而後京師為官觀加榮州團練使以拜日天武都指揮使為副都總管以殿前都虞候知河州築安西城金城關進秦州防禦冀州觀察使卒年六十六

周承清字肅之世家靈州州陷美歸京師承清以陰從任宰相麗籍言其忠勇加開門祇候押時賜服夏國至宥州夏人受賜不跪詰之恐而跪通事舍人渭州鈴轄渭兵勁而陳伍不講示清訓以李靖法師蔡挺嘉其整圖上之詔推於諸道知德順軍夏人寇擊擒其酋呂效忠又募勇士夜襲百里擒賊巢穴斬首三百級俘數千人獲粟輓萬石無計城中無知者並置禁地三

百餘盜耕不可禁示清拓稽數千項置射士二千聲聞敵廷降者引不帳下待之不疑多得其死力徒秦鳳鈴轄河北公邊安撫副使知代州契丹無名求地朝廷命韓縝分書承清貳焉入對言疆境不可輕與人臣職守士不願行固遣之復上章陳利害竟以母病辭歷高陽關定州涇原路鈴轄知涇州保州又為定州路副總管終東上閣門使

劉紹能字及之保安軍人世為諸族巡檢父懷忠官內殿崇班開門祇候元昊叛厚以金幣及王爵招之懷忠毀印斬使伯人寇力戰以死錄紹能右班殿直賜以名夏軍北還檢擊破夏右樞密院奪其柵至宗王川還擊長城偵照中又敗夏人於破羅川皆軍功最累遷塔范使英州刺史夏人延兵馬都監皆不與漢官齒至是悉知之仍以其子襲故職元豐時召詣關神宗訪以計對曰師放遠征儲侍不繼為大患若侯西成後因糧深入乃可以得志帝以為然命兩軍進討紹能世世邊將為敵所忌每設疑以問之帝獨明其不然手詔云紹能戰功最多忠勇第一此必夏人畏忌為問害之計耳紹能捧詔感泣嘗生讓遠討按驗卒無實卒

王光祖字君俞開封人父珪為涇原勇將號王鐵鞭戰死好水川錄光祖為供奉官開門祇候熙寧中同提點河北刑獄改邊安撫都監進副使界河巡檢趙用撥北邊契丹以兵數萬壓境造浮橋如欲度者光祖在舟

中對其眾盡徹戶屬或謂契丹方陣而以軍舟臨之如不測何光祖曰彼所顧者信誓也其求欲得趙用耳避之則勢張吾死不足塞責已而契丹欲相與言光祖即命子襄往兵刃四合然語唯在襄襄隨機折塞之其將蕭禧遣兵去且遺襄食付所載青羅泥金笠以為信即上之時已有詔罷光祖矣吳未日向宜光祖以身對墨又使子晉白刃取從約妻而不可知宜實而無何以示懲勸乃除免定鈴轄徒乘偷窺詔罷本官熙河內藏軍使楊萬成都鈴轄呂昌祥妻都監王宜與光祖同致討皆受本節本疑光祖不為用分三道進師使光祖將後軍出黃沙坎北發日已暮士以杖索塗相挽而前夜半抵絕頂質明瞭望見大駭一鼓而潰萬等困於松谿又亟往援出石門效其險促兵先登襲賊賊舍去光祖夜泊松谿上旦始遇萬等與俱還本愧謝上其功第一吐蕃聞茂州光祖領兵三千會王中正破竊宗開賊據石散村扼其半道中正召其將問計光祖祖謂行既抵石散擇銳兵分襲吐蕃首首其不意皆驚遁遂會中既于茂遠夷乞弟殺王韶從韓存寶實止之軍于梅嶺中夷數萬眾出駐落筒城老我師霖雨不止光祖存寶早決戰不聽林廣至復從征焉其巢窟積功至四方館使知蘭州置南安撫使俾兼領邊事聽顯決遠客省使嘉州刺史歷涇原河東定州路副總管卒

李浩字直夫家本涇州徙西河浩務學通兵法以父定陸從軍破僞智高韓維城囉兀領兵戰賞錢橫川殺大首領訛罕多移斬首千三百餘級積官供備庫副使廣西都監監西北疆事安邊策謀王安石安石言之神宗召對管幹驛府馬未行又從章惇於南江引兵由三路屯鎮江入遂州討舒光貴破益口擄下天府會于涪州入懿州蠻酋田元猛元結合結拾巨官軍浩分兵擊之殺拾拾降元猛元結遂城懿州進討黔江蠻復城黔江樓上其功謂不當與他將比擄引進副使熙河鈴轄李憲討山後羌將石軍至合龍會戰遣降羌乞囉輕騎突厥候其會合鎗朴李密撤賊三千還東上閣門使為副總管知河州安撫西五路大軍浩將前軍復蘭州遷引進使隴州防禦使知蘭州兼熙河涇原安撫副使坐西關失守及報上不實再貶徙以職吃囉毛井連立功復之哲宗即位拜忠州防禦使擢廷天武都監慶路副都總管再知蘭州安撫使軍留後和斌字勝之漢州郾城人選祿散直為德順軍指揮使凡五年數扞敵破重創十餘知軍事到兼濟以兄平敗沒執送京師并逮其家斌慰安調護為寓金帛他所密告兼濟勿以為家為值平寬既仲兼濟獲免家賴以全定川之役將曹儀表所乘馬斌驍騎與之且戰且行與俱

對曰此乃致敵上策恨未能多爾並邊生羌善

王光祖字君俞開封人父珪為涇原勇將號王鐵鞭戰死好水川錄光祖為供奉官開門祇候熙寧中同提點河北刑獄改邊安撫都監進副使界河巡檢趙用撥北邊契丹以兵數萬壓境造浮橋如欲度者光祖在舟

中對其眾盡徹戶屬或謂契丹方陣而以軍舟臨之如不測何光祖曰彼所顧者信誓也其求欲得趙用耳避之則勢張吾死不足塞責已而契丹欲相與言光祖即命子襄往兵刃四合然語唯在襄襄隨機折塞之其將蕭禧遣兵去且遺襄食付所載青羅泥金笠以為信即上之時已有詔罷光祖矣吳未日向宜光祖以身對墨又使子晉白刃取從約妻而不可知宜實而無何以示懲勸乃除免定鈴轄徒乘偷窺詔罷本官熙河內藏軍使楊萬成都鈴轄呂昌祥妻都監王宜與光祖同致討皆受本節本疑光祖不為用分三道進師使光祖將後軍出黃沙坎北發日已暮士以杖索塗相挽而前夜半抵絕頂質明瞭望見大駭一鼓而潰萬等困於松谿又亟往援出石門效其險促兵先登襲賊賊舍去光祖夜泊松谿上旦始遇萬等與俱還本愧謝上其功第一吐蕃聞茂州光祖領兵三千會王中正破竊宗開賊據石散村扼其半道中正召其將問計光祖祖謂行既抵石散擇銳兵分襲吐蕃首首其不意皆驚遁遂會中既于茂遠夷乞弟殺王韶從韓存寶實止之軍于梅嶺中夷數萬眾出駐落筒城老我師霖雨不止光祖存寶早決戰不聽林廣至復從征焉其巢窟積功至四方館使知蘭州置南安撫使俾兼領邊事聽顯決遠客省使嘉州刺史歷涇原河東定州路副總管卒

李浩字直夫家本涇州徙西河浩務學通兵法以父定陸從軍破僞智高韓維城囉兀領兵戰賞錢橫川殺大首領訛罕多移斬首千三百餘級積官供備庫副使廣西都監監西北疆事安邊策謀王安石安石言之神宗召對管幹驛府馬未行又從章惇於南江引兵由三路屯鎮江入遂州討舒光貴破益口擄下天府會于涪州入懿州蠻酋田元猛元結合結拾巨官軍浩分兵擊之殺拾拾降元猛元結遂城懿州進討黔江蠻復城黔江樓上其功謂不當與他將比擄引進副使熙河鈴轄李憲討山後羌將石軍至合龍會戰遣降羌乞囉輕騎突厥候其會合鎗朴李密撤賊三千還東上閣門使為副總管知河州安撫西五路大軍浩將前軍復蘭州遷引進使隴州防禦使知蘭州兼熙河涇原安撫副使坐西關失守及報上不實再貶徙以職吃囉毛井連立功復之哲宗即位拜忠州防禦使擢廷天武都監慶路副都總管再知蘭州安撫使軍留後和斌字勝之漢州郾城人選祿散直為德順軍指揮使凡五年數扞敵破重創十餘知軍事到兼濟以兄平敗沒執送京師并逮其家斌慰安調護為寓金帛他所密告兼濟勿以為家為值平寬既仲兼濟獲免家賴以全定川之役將曹儀表所乘馬斌驍騎與之且戰且行與俱

對曰此乃致敵上策恨未能多爾並邊生羌善

王光祖字君俞開封人父珪為涇原勇將號王鐵鞭戰死好水川錄光祖為供奉官開門祇候熙寧中同提點河北刑獄改邊安撫都監進副使界河巡檢趙用撥北邊契丹以兵數萬壓境造浮橋如欲度者光祖在舟

中對其眾盡徹戶屬或謂契丹方陣而以軍舟臨之如不測何光祖曰彼所顧者信誓也其求欲得趙用耳避之則勢張吾死不足塞責已而契丹欲相與言光祖即命子襄往兵刃四合然語唯在襄襄隨機折塞之其將蕭禧遣兵去且遺襄食付所載青羅泥金笠以為信即上之時已有詔罷光祖矣吳未日向宜光祖以身對墨又使子晉白刃取從約妻而不可知宜實而無何以示懲勸乃除免定鈴轄徒乘偷窺詔罷本官熙河內藏軍使楊萬成都鈴轄呂昌祥妻都監王宜與光祖同致討皆受本節本疑光祖不為用分三道進師使光祖將後軍出黃沙坎北發日已暮士以杖索塗相挽而前夜半抵絕頂質明瞭望見大駭一鼓而潰萬等困於松谿又亟往援出石門效其險促兵先登襲賊賊舍去光祖夜泊松谿上旦始遇萬等與俱還本愧謝上其功第一吐蕃聞茂州光祖領兵三千會王中正破竊宗開賊據石散村扼其半道中正召其將問計光祖祖謂行既抵石散擇銳兵分襲吐蕃首首其不意皆驚遁遂會中既于茂遠夷乞弟殺王韶從韓存寶實止之軍于梅嶺中夷數萬眾出駐落筒城老我師霖雨不止光祖存寶早決戰不聽林廣至復從征焉其巢窟積功至四方館使知蘭州置南安撫使俾兼領邊事聽顯決遠客省使嘉州刺史歷涇原河東定州路副總管卒

免秋南征使部騎兵為前鋒青駐州十日以意寇
既乃倍道兼行以兵疲於險利在速戰即日度關塵
賦歸仁驛孫節死試引騎血戰出賊後遂敗之師還
張破陳形於殿廷仁宗拊勞擢文思副使權廣西鈞
轄改秦鳳廣西以警事乞留秦州亦請之詔留廣西累
歲徙涇原召對議者謂交州可取斌盛言有害無益願
戒邊臣無妄動神宗歎曰卿重如此乃知兩路爭帥
為不誦矣連帶器械涇州備帥王廣淵命吏賧給斌
曰救之無術是殺之耳廣淵以委斌斌擇地居營養視
有法所活以萬數安南寇復從廣西擊涇原城使昭
州刺史撫水登羅世念犯宜州守將戰死斌試步騎三
千進討方者晝夜趣兵至懷遠塞曰此要害之地得之
則生或曰奈何背龍江邪笑曰是所以生也因示騎騎
之蠻果大至斌選將迎敵或以遇之則走誘至平坂列
八陣以待之張疑兵左右山上蠻登嶺望見始大驚斌
分騎翼其旁自被甲步出為衆士先殊死戰蠻大敗世
念率酋黨四千八百內附遂以榮州團練使知宜州遷
西上關門使知州以老請還除高陽關副總管歷承
興軍路召拜龍神衛四廂都指揮至步軍都候候卒年
八十贈軍府防禦使斌老於為將以恩信得邊人心嶺
南珍寶一無所積邊吏欲希功造事皆悍不敢發或巧
為謀報務亦必折其姦謀故所至無事士大夫稱之
子說以蔭為河北副將累官至右武大夫成州刺史知
雄州上制勝強遠弓式能破堅於三百步外邊人號為
鳳凰弓進相州觀察使在雄十年頗能偵敵重賞攻燕
召說計事悅之分麾下兵俾以副統制從神師道單于
白溝旬有二日而退追兵至北風大雨電師不能視契
丹以背盟燕黃薄暮始得還於是貫以契丹尚盛未可
圖劫說視候不實貶涿州團練副使鈞州安置說始與
取燕之謀見事勢變異則又以為不宜取故平燕肆放
獨不得還後復官卒

劉仲武字子文秦州成紀人熙寧中試射殿庭與等補
官數從軍累轉禮賓使為涇原將夏人謀犯天聖若謂
帥撤諸將會兵約曰過某日賊不至即去仲武謀得的
期乞緩分屯帥不樂但留一將及仲武軍如期而敵至
力戰却之遷皇城使熙河都監復涇州進東上關門使
知河州吐蕃趙懷德恨阿章眾數萬叛命仲武相持數
日潛遣二將領千騎扣其營戒曰夜出勿與戰亟還伏
兵道左二將還果果追之遇伏大敗斬首三千級復西
寧州未幾懷德阿章降累遷客省使榮州防禦使副高
承年西征仲武欲重固壘永年易賊輕便朝廷大駭仲
武引營自劾坐流嶺南命未下與夏人戰傷足朝廷
之貨其罰以為西寧都護童貫招擒王子威征僕哥
收積石軍遂仲武計事仲武曰王師入寇必降或退伏
巢穴可乘其便但河橋功力大非倉卒可成緩急要預

辨耳若致命待敵處失事機貫許以便宜俟果約降
而索一子為質仲武即遣子錫往河橋亦成仲武帥師
渡河罕與歸貫掩其功仲武亦不自言徽宗遣使持錢
至邊賜獲王者得仲武武對帝勞之曰高承年以不
用卿言失律僕哥之降河南綏定卿力也問幾子曰
人悉命以官錫關門祇候仲武知西寧州徙涇州召為
龍神衛都指揮使復出熙州秦州遷步軍副都指揮使
熙州帥死又以熙州都統制攝之歷拜徐州觀察使
保靜軍承宣使涇州軍節度使以老提舉明道宮再使
為熙州卒于官年七十三贈檢校少保諡曰成肅子錫
別有傳

曲珍字君玉隴干人世為著姓資元康定間夏人數入
寇珍諸父糾集族黨禦之敵不敢犯於是曲氏以材武
長雄邊關珍好馳馬武劔管與叔父出塞游獵遇夏
人陷其關中馳擊大呼衆披靡得出頑奴不至復持短
兵遠涉關遂俱脫秦鳳都鈞乾涇渭諸其材一日出
寶劍令曰能射一錢於百步外者與之諸少年百發不
能中珍後至一矢破之從涇州城古渭與羌戰先登陷
陳為緄德威監押提孤軍拒寇斬其大酋加一將進候
有右武選西原三殿崇班趙希高希高為第一關門祇
石江撫按廣原三原二縣降偽守已下百六十人老
稚二萬六千口是行勳功最著諸將遷西原院使疾與
還京師神宗遣使臨問少間令人對珍念二帥不和陸
上問必及之言之必行曲珍將何以對乃以條陳未平
為解帝復使獎勞賜之弓劔鞍勒令有司備其御衛賦
權擢延鈴轄進副總管從神師攻金湯承平川斬二千
級累遷客省使拜涇州防禦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
徐福成承珍以兵從版築方典羌數十騎濟無定河
視度珍將追殺之禧不許謀言夏人聚兵甚急珍請祿
還米脂而自居守明日果至禧復來珍曰敵兵衆甚公
宜退處內柵檄諸將促戰禧笑曰曲侯老將何怯邪夏
兵且濟珍欲乘其未集擊之又不可及攻城急又勸禧
曰城中井深泉蓄士卒渴甚恐不能支宜乘兵氣未衰
潰圍而出使人自求生禧曰此城據要地奈何棄之且
為將而奔衆心搖矣珍曰非敢自愛但使謀臣同沒
于此罷屠國耳數日城陷珍絕而免子弟死者六人亦
坐貶皇城使帝察其無罪論使自安養以圖後效元祐
初為環慶副總管夏人寇涇原號四萬珍持護馳三
百里破之曲律山斫斬千八百人解其圍進東上關門
使忠州防禦使卒年五十九珍善撫士卒得其死力雖
不知書而忠朴好義本於天性

劉問字靜叔青州北海人以拳力為軍校從延州軍出
塞遇敵矢貫左耳不顧眾服其勇從文彥博討貝州
次城下攀巖欲登殿以曲鐵鈞其甲間裂之而墜賊者
欲穿地道入問曰穴地積土賊且知之城賴河若畫

土而後投諸河宜無知者彥博以為然穴成問持短兵
先入眾始從遂登陴引繩而上運明師單入貝州平功
第一擢虎翼指揮使累遷宣武神衛都指揮使昭州刺
史辰州團練使韓絳宣撫陝西詔問自河東為角至
鐵治潘夏人大集眾懼問自殿後率銳馳搏賊失敵
體不為却敵解去為冀州駐泊總管河水漲隄防墊急
問請守開青楊道口以穀水怒眾敢任其責問躬往
潛決水退眾人賴之以左金吾大將軍致仕卒年八十

郭成字信之德順中安堡人也從軍得供奉官王師趨
靈武成將涇原兵擊破夏人於漫野陰至城下有寇乘
白馬馳突陣前大將劉昌祥曰誰能取此者成躍馬泉
其首以獻進秩四等朝廷榮平夏城將成之又環以
五帶謂帥章問可守者於諸將皆曰非郭成不可遂
使守夏人患失地空國入爭謀曰夏平視諸將最大
郭成最知兵遂自沒煙味連營百里飛石激火晝夜不
息成與折可適議乘勝深入以萬騎與道並進遂宗詔
理都并力築棧攻懷戎二堡成獨管合流之役暴露雪
中感疾卒帝悼之甚賻以金帛官其子婿成輕財好施
名震西鄙既沒廉訪使者王孝竭白於初帝手書報曰
郭成盡忠報國有功於民宜載祀典榜其廟曰仁勇云
子治紹興中為西邊大將至節度使

賈富字民瞻開封人少時善騎射嘗曰大丈夫生
世要當自奮揚名顯親可也遂起家從戎神宗選材武
以為內殿承制廣州荔原堡都監林廣討諸夷將前
鋒又為河東東將敗西夏兵於明堂川累功轉甚武副使
遷監路監聖中夏兵數萬圍蘭州神宗若其甚急以數
百騎往援令其下曰國家無事時不惜厚祿養汝輩正
以待一旦之用耳今力雖不敵吾誓以死報眾感厲即
循屈野河行且五里據北欄玻璃上一矢殲其酋眾駭
潰哲宗嘉歎賜以袍帶知皇城使成州刺史遷路監
崑在兵間二十年有智略能御士卒所鄉輒勝時以
良將入對留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遷步軍都虞候
涿州團練使卒年五十二贈雄州防禦使

張聖字成伯亳州鄆陽人初隸皇城司御龍籍備供事
官為利文州都巡檢使遷夷戎鈔省地吏習不與校至
反遺之物留入乃去聖惡其貪暴無已密募死士時其
來掩擊幾盡有司劾生事神宗壯之不問刑湖將領
拓溪蠻地築九城置兵鎮守又破賊於大田成中三選
括偽漢聚其半屯托口迫賊江賊時日兵五百人人情
大恐聖伏其半於托口旁賊曰須吾曰度金斗崖舉械
則謀而前且率其半縛械建旗鼓旗流急趨賊望
見大笑械舉伏發前後合擊人殊死劉聖騰踐投江
中殺獲不可計為廣西鈞轄生殺降獲贖贖贖贖贖

復為涇原真定京東環慶鈞轄整頓軍嚴明哲宗嘗訪
於輔臣召之對權為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管轄馬軍
司官卒至成州刺史

張聖字積之開封將家子也從軍為小校隸劉昌祥至
靈州遇敵中矢拔劍復戰以功賜金帶從征安南次富
貝江諸將猶未進聖裝先濟眾隨之鑽遂走使巫
被髮登崖為賊所射之應弦而斃一軍謀謀歷京西
涇原將知統德懷寧軍寧州等六城儲粟至三十萬斛
將兵松州破夏人於大興神流堆嶺以待賊部曰
數千趨松州林堡必困而擊之必捷果以勝歸夏人
寇順寧聖置伏中約開呼則起停斬數百人獲馬
械其眾累遷皇城使榮州刺史成州團練使通州防禦
使開德河陽馬步軍副總管順寧皇后母白鄭氏再遇
聖徽宗屢欲以恩進其官輒力辭不敢受人以為賢卒
年七十三贈成德軍節度使諡曰榮毅

王恩字澤之開封人以善射入羽林神宗問衛士挽強
中的且能其貌補供備庫副使為河州巡檢夏寇寇
州恩博戰城下中兩矢拔去復鬪意氣彌厲還涇原將
管數軍出萬惠嶺士壁欲食借道諸將始飛矢向已而
遇敵數萬引兵先入壁內寇皆潰諸將始飛矢向已而
見恩單騎徑出遙與語一矢先引去哲宗召恩左右
曰先帝時宿衛人皆傑異如此留為龍神衛都指揮使
遷馬軍都虞候契丹使來都陪謝使者問涇原有王
騎將得無是乎恩曰然射三發皆中使以下相視皆歎
息出為涇原副都總管并護秦渭延熙四路兵城西安
築臨羌天都十餘營豐潤平夏諸城欲出戰恩曰賊領
國遠寇難以爭鋒宜以全制其敵彼野無所掠必攜攜
而退伏必敗乃先行萬人設伏羌既進師果大獲徽宗
立以衛州防禦使徙熙河知渭州括隱地二萬三千
項分予騎士耕屯為三十一部以省餽餉邊臣厭車戰
議帝以訪恩恩曰古有之偏裨鹿角今相去益遠人非
所習恐緩急難用夫操不習之器與敵周旋旋旋自敗耳
帝善其對遷馬步軍都指揮使殿前都指揮使武信軍
節度使嘗決禁卒數十人極密請命都承旨覆視恩言
朝廷選三帥付以軍政今去數十卒而不足信即其
他無可為者帝立為罷之聽恩甚賜賜居宅又賜城西
地為園固屬疾以檢校司徒致仕年六十二贈開府
儀同三司

楊德源字仲謀章惠皇后族孫也歷知信安保定軍霸
州塘澤之間地沮洳水潦易集孫人浮板以濟應詢增
隄防為長衝濟其旁以泄流民利賴之為河北沿邊安
撫使徽宗以歸信容城兩縣弓手為契丹所懼欲增為
千人或恐生事恩詢曰吾欲備他盜彼安能禁我卒增
之知雄州朝廷多取西夏地契丹以姻姪為言遣使乞

二
十
五
史
宋

辭及正夫時使遠還京風有司追逮之帝知其情第貶
兩秩京又出之成都入解留爲翰林學士京愈不能平
謀中以事作春宴樂語有紫宸朝罷天開之句京黨
張康國密白帝曰家衣豈可開竟改龍圖閣直學士知
河南府召爲工部尚書拜右丞進中書侍郎大學諸生
習樂成京欲官之正夫曰朝廷長欲人材現爲時用而
使與伶官商樂名以是得無爲士子羞乎東封儀物已
具正夫請開力陳不可帝皆爲之止益喜其不與京同
政和六年擢拜特進少宰才半歲屬疾三上章告老除
安化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致仕病小愈丐東歸詔
肩輿入內殿長子早服入坐從容及燕書事曰臣起
書生軍旅之事未之學然兩朝信誓之久四海生靈之
衆願深留聖明日從靜安靜軍起充中太一宮使封
康國公行賜之詩及親筆圖畫乘軒香茶之屬甚厚
正夫獻詩謝帝又屬和以榮其歸至肝貽病亟命子弟
作遺願自書留神根本深戒持盈八字遂卒年五十六
贈太保諡文憲再贈太傅正夫由博士入都馴致宰相
能迎時上下持祿養權性吝嗇惟恐不足於財晚年築
第杭州萬松嶺以建閣奉御書爲名悉取其旁軍營民
舍讓者讓之帝眷念不衰以早民爲兵部侍郎少子阜
民徽歎閣待制

何執中字佑通處州龍泉人進士高第調台臺二州判
官毫數守政不治曾革至頗欲振起之顧諸僚無可
使信者執中一見合意事無纖鉅悉委以判決有妖獄
久不竟株連甚多執中訊諸囚聽其相與語謂牛牛之
角皆曰殿扣其放聞不肯言而相視色變執中曰是必
爲師張角諱耳叩頭引伏將之奇使推前號號明官
吏望風震懼見執中喜曰一州六邑頗有君爾知海鹽
縣爲政識後先邑人紀其十異入爲大學博士以母憂
去萬蘇州比隣夜半火執中方家居遠避不能去拊柝
號號皆與俱焚觀者悲其孝而危其難有頃火卻極得
存紹聖中五王就傳選爲記室轉侍講王卽位是爲
徽宗尚書兼侍讀閣待制遷中書舍人兵部侍郎工部吏
部尚書兼侍讀四遷案籍多藏千室以舞文取賄執
中請置康閣命官莅之是後六曹皆效其法察京籍
上書人定爲邪等初無朝服及入都之禁執中申言之
且請任在京職秩者皆罷遣辟雍成執中請開學殿使
都人士女縱觀大爲士論所貶崇寧四年拜尚書右丞
大觀初進中書門下侍郎積官金紫光祿大夫一意謹
事京三年遂代爲尚書左丞相特進制下大學諸生陳
朝老指閣上書曰陛下知蔡京姦解其相印天下之人
披髮有若更生及相執中中外默然望初無過入天
肆爲非法若京之黨國富民然碌碌庸庸無過入天
下敗壞至此如人一身臟腑受診已深宜庸庸之醫所
能起乎執中寅錄舉附致位二府亦已大幸遽俾之經

體贊元是猶以資負山多見其不勝任也疏奏不省而
眷注益異初賜第信陵坊以爲淺隘更徙金順坊甲第
建嘉會成功閣帝親書鉅額以示寵執中與蔡京並相
凡營立皆預議略無所建明及張商英任事執中惡其
出己上與鄭居中合摯之陳確在台州執中遣人石
俄知州事使徵取尊堯集謀必死確雖不死執中怒罷
俄政和二年大長公主薨罷上元端門觀燈執中言不
宜以長主故闕眾情願得爲日以昭與民同樂之意
帝重違其請俄白王帶會正宰相官名勢少傳爲太
保入宴太清樓錫白王帶會正宰相官名勢少傳爲太
宰又遷少師封榮國公執中輔政中書高五年臥
疾甚賜賚告他日造朝命止赴六參起居退治省事明
年乃以少傅就第詳朝朔望儀物廢精一切如居位時
入見日白相位致爲臣數十年無此矣對曰昔張士
遜亦以舊學際遇用太傅致仕與臣適同帝曰當時思
禮恐未必爾執中頓首謝其在政府嘗戒史勿生事
重改作惜人材寬民力雖居富貴未嘗忘貧賤時斤緒
錢萬置義莊以贖宗族性復謹畏至於迎順主意贊飾
太平則始終一致不能自克卒年七十四帝卽幸其家
以不及視其病爲報輟朝三日贈太師追封 清源郡
王諡曰正獻

鄭居中字逢夫開封人登進士第崇寧中爲都官禮部
員外郎起居人至中書舍人直學士院初居中自言
爲貴他從兄弟從潘邸進家世微亦倚居爲重由
是進連擢會妃父神宗安中者上書撻誘言者并
及居中罷知和州徙穎州明年歸故官遷給事中翰林
學士大觀元年同知樞密院時妃寵冠後宮於居中無
所賴乃用宦官黃經臣策以外戚乘政改政改政學士
中太一宮使兼侍讀蔡京以星文變免趙挺之相與劉
達謀盡改京所爲政未幾徽宗頗悔更張之暴外莫有
知者居中往來紳所知之卽入見言陛下建學校典禮
樂以藻飾太平置居差安濟院以周採窮困何所逆天
而致效越乎帝大悟居申退語禮部侍郎劉正夫天
繼請對語同帝意乃復向京再得政兩人之助爲多
居中厚報京爲言極密本兵之地與三省殊無嫌於
用親親臣方恃權力抗前說京言不效居中疑不已援
始怨之乃與張康國比而間京京亦使趙霖得龜兩
首於黃河獻以爲瑞京曰此齊小白所謂謂見之而
前者也居中曰首豈宜有二人皆駭異而京獨主之殆
不可測帝命童龜金明池許居中愛我遂中前命進知
院事四年京又罷居中自許得相而帝覺之不用他
王汪中宮復以罷罷居爲觀文殿學士政和再知樞密
院官累特進時京總治三省益變亂法度居中每爲帝
言帝亦惡京專拜居少保太宰使司察之居中存
紀綱守格令抑僥倖振淹滯士論翕然望治丁母憂旋

詔復復輪年加少傅得請終喪除服以威武軍節度使
使佑神觀還領樞密院加少師連封崇寧黨主之居朝
廷遣使與金約夾攻契丹後燕雲奉京軍士之居
力陳不可謂京曰公爲大國國之元老不能守兩國盟
約輒造事端誠非妙策京曰上服祿幣五十萬故爾居
中曰公獨不思漢世和戎用兵之費乎使百萬生靈肝
腦塗地公實爲之由是議稍殺其後金人攻契丹日
蹙王童童貫復謀舉兵居中又言不宜幸災而動恃其
自斃可也不聽燕山平進位大保自陳無功不拜入朝
暴遇疾歸舍數日卒年六十五贈太師原郡王諡文
正帝親表其諱曰政和實完備儒臣文正鄭居中
墓居中始仕蔡京卽有婚媾器院不合遂因蔡淵
理其父確功狀追治王珪居中珪嘗也故借是憾之然
卒不能害子修年德年皆待從德年遺靖康之難沒
入于金後遺事到像晚得南歸秦檜以婦氏親擢爲資
政殿大學士位視執政檢校死亦宣死撫州時又有安堯
臣者亦嘗上書論燕雲之事其言曰臣寺專命倡爲大
謀燕雲之復興則邊疆遂開臣寺之權則則皇綱不振
昔秦始皇長城漢武帝通西域隋煬帝遊左之師唐
明皇幽燕之寇其失如彼周宣王伐獫狁漢文帝備北
邊元帝納賈捐之譏光武兵威奮馬大之謀其得如
此豈難撥亂反正躬親甲冑當將大之謀其得如
天下者豈勇略智力不能下幽燕哉蓋以區區之地契
丹所必爭忍使吾民重困而錙銖章濶濶之役與之戰
而勝乃聽其和亦欲固本而息民也今童貫深結蔡京
同納趙良嗣以爲謀主故建手燕之議臣恐異時唇亡
齒寒邊境有可乘之數狼子蓄銳伺隙以逞其欲此臣
所以日夜寒心伏望聖祖宗積累之艱難歷歷代君臣
之得失杜塞邊陲務守舊好無使外夷乘間覽中國上
以安宗廟下以慰生靈微宗然之命羗臣以官後竟爲
姦謀所奪堯臣嘗學進士不第蓋時之族子也

論曰君子小人猶冰炭不可一日而處者也趙挺之爲
小官薄有寸具既察新法之可行迎合事元祐更化宜
爲諸賢節制至於紹聖首倡紹述之謀無非正人靡所
不至其論蔡京不過爲懷奪權之計而已所謂趙固
爲失亦亦未爲得也張商英知京不可不願任乃以張商英
鄭居中章敢與京爲異者奏而用之殊不知二人者向
背離合視利所在亦何有於公議哉商英以傾誠之行
竊忠直之名沒商猶見褒稱其欺世如此何執中黃錄
舊學致位兩府無所建明惟務媚嫉至用石礮陳確
取尊爲致位以殺確何爲耶宜政和相得若而人
尙望治乎劉正夫生平所爲駭坤出沒正邪之間商英
之徒也唐英有清才而寡失德獨薦王安石爲可咎然
安石未相正人端士孰不與之又何責乎唐英
張康國字賓老揚州人第進士知雍丘縣紹聖中戶部

尙書蔡京治設法爲以參詳利害使提舉兩浙常平
推行之京嘗望風欲服殺救荒江南就食者活數萬
口徙福建轉運判官崇寧元年入爲吏部左司員外郎
起居郎二年爲中書舍人徽宗知其能詞章不試而命
還翰林學士三年進承旨尙書左丞以其兄康伯
代爲學士尋知樞密院事康國自外官爲郎不三歲至
此始因蔡京進京定元祐黨籍看詳議司編黨章版
皆預審議故汲汲引援之帝亦器重焉及得志爲崖
異帝惡京專復陰合沮其黨許以相是時西北邊帥
多取部內好官自辟置以力不以才康國曰時襄當擇
人以紓憂願何欲求若乃乃隨閣選用定爲格京
使御史中丞吳執中舉康國康國先知之且奏帝留
帝曰執中入對必爲京論臣願題位俛而執中
對果陳其事帝吃去之他日康國因朝退趨殿廡暴得
疾仰天吐舌昇昇待滿院卒或疑中壽年五十四贈
開府儀同三司諡曰文簡康伯仕終吏部尙書

朱壽字聖與秀州華亭人初名祿進士第二調忠正軍
推官崇寧初由太常寺丞擢殿中侍御史遷侍御史給事
中以同黨籍人姓名故改名進御史中丞入謝徽宗曰
今朝廷肅清上下無事宜當重以極厭意對曰前此中
執法類不知職守言事多妄至過天津橋見石隈許敦
華陷乞修葺如許道頗頗何足論哉故事比之徐開內
閣廷蔡臣從容論道又言陛下下詔屢下懼顛願治然
吏奉行多安於苟簡或掖二三脫置不行使德善普
教無由下達願分命使者刺舉諸道有受命而不行及
行合而不盡者論如古留令虧令之罪則令出而朝廷
尊矣元祐給事凡得罪于熙寧元豐者不問是否輒陳
冤訴曰歸無過之地彰先朝之失刑希合黨臣現求進
用門下侍郎許將項下御史獄抗章云緣毫自知其無
事父子相保而爲因迫屬吏十有六人繫屬者百有三
日終無可坐之罪遂加實之刑夫以迫屬吏如是之多
繫屬者如是之久卒之於無可坐則先帝所用之刑
爲何哉將於哲廟表之爲平詞至宣和太后之前則
銜冤負痛其辭如此陛下下詔速成功得無少損乎詔
出將河南六察官彈治稽遲近歲察事多者數輩推賞有
使求之微詞乞罷賞使各安職分從之俄兼侍讀從兵
禮吏三部尙書大觀元年拜右丞相居三月卒年四十
贈光祿大夫諡忠靖謫出蔡京門善附合不能有所建
白既死京爲誌其墓
劉遵字公路隨縣人進士高第調越州觀察判官
入爲太學博士禮部考功員外郎鄭國子司業崇寧
中連擢祕書少監太常少卿中書舍人給事中戶部侍郎
使高麗還尙書兵部同知樞密院拜中書侍郎遂
無他才能初以附蔡京故躡進京以昏星見去相而遠

生陳東數百人伏宣德門上書言邦彥及白時中張邦昌趙野王孝迪蔡懋李悅之徒為社稷之賊請斥之邦彥退朝舉指而大罵且欲歐之邦彥疾馳得免適以特進觀文殿學士克太一宮使不旬日吳敏為請復起為太宰人皆駭愕言者交論之出知鄧州遂請持餘服提舉亳州明道宮建炎初以主和議國書建武軍節度副使漳州安置方蔡京王黼用事附麗者多援引入政府若余深諱吳敏王安中趙野史皆逐其事因附著於此云

余深福州人元豐五年進士及第崇寧元年為太常博士著作佐郎改司封員外郎拜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試詳雍司業累官御史中丞兼侍讀治張璪獄事連蔡京與開封尹林摠曲為掩覆獄辭有及京者輒禁之京遂力引深與摠至執政大觀二年以吏部尚書拜尚書左丞三年轉中書侍郎四年轉門下侍郎京既致仕身不自安累疏請罷乃以資政殿學士知青州政和二年京復起都堂治事於是深復入為門下侍郎七年拜少宰宣和元年為太宰進拜少保封魯國公再封衛國少傅時福建以取花果擾民深為言之徽宗不悅遂請罷出為鎮江軍節度使知福州請改加恩特進觀文殿大學士故事凡僕射使相宜徵皆判州府深以少傅節度知福州有司失之也深請封蔡京結為死黨京深謀計得助多者深為首極次之者累章劾深深益懼巧致建炎二年降中大夫臨江軍節度使尋以渡江恩放還鄉里卒子日章亦以言罷徽宗閣待制

薛昂杭州人登元豐八年進士第崇寧初歷太學博士校書郎著作佐郎為殿中侍御史起居郎即改中書舍人兼侍讀升給事中兼大司成昂察學術士子有用史記西漢語報黜之在哲宗時常請罷學哲宗斥為俗依拜翰林學士以不稱職改刑部尚書轉兵部大觀三年拜尚書左丞明年請補外出知江寧徙河南入之提舉萬山崇寧宮政和三年蔡京復用事昂復自尚書右丞為左丞遷門下侍郎尋請罷投彰化軍節度使使佑神觀使改時進克資政殿大學士知府昂與余深林攬始終附會蔡京至舉家為京諱或誤及之輒加答責昂嘗誤及即自批其口靖康初言者斥其罪詔以金紫光祿大夫致仕杭州軍亂昂不請命領州事責數州居安石王王氏學嘗在安石坐圍棋賭局敗昂不能作安石代之時人以為笑云

吳敏字元之中州人元豐二年辟雍私試首選蔡京喜其文欲妻以女敏辭因擢浙東學事司幹官為秘書省校書郎京薦之充館職中書侍郎劉正夫以敏未嘗過省不可京乃請御筆特召上殿除右司郎官御筆自此始違者以天不恭論敏是權倖爭請御筆而敏駁之任廢矣升中書舍人同修國史改給事中敏為蔡京所引鄰居中方表政敏數言其失居中銜之坐駭當死者罷為右文殿修撰提舉南京鴻慶宮久之復為給事中權直學士院兼侍講徽宗將內禪蔡攸探知上意引敏入對宰臣執政皆在敏前奏事且曰金人渝盟舉兵犯順陛下何以待上感然曰奈何時東幸計已定命戶部尚書李稅先出守金陵敏退詣都堂言曰朝廷使為棄京師計何理也此命果行雖死不奉詔率執以為言請遂罷行皇太子隆問封上上即位益決敏故對得請遂罷李綱綱嘗語敏曰宜上傅位如唐太宗故事故薦之冀上或有所問也明日宰臣奏事敏獨留李邦彥語敏所對命除門下侍郎輔太子敏駭曰臣既盡計當從陛下巡幸陛下且傳位而臣受不次之擢臣易敢上曰不意卿乃爾敏言於是命敏草傳位詔欽宗既立上皇出居龍德宮敏與蔡攸同為龍德宮副使遂知樞密院事拜少宰敏主和議與太宰徐處仁義不合紛爭上前御史中丞李回劾之與處仁俱罷為觀文殿大學士醜醜親使項之言者論其甚蔡京父子出知揚州再貶崇信軍節度使免官蔡攸又子出知揚州再貶尹復視知州敏辭免官蔡攸再提舉福州用范宗年復視知州敏子為廣西湖南宣撫使宰官紹興元年安中字履道中山陽山人進士及第調瀘州司理參軍大名縣主簿歷秘書省著作郎政和間天下爭言瑞應廷臣輒表賀徽宗親所作稱為奇才他日特出制詔三題使具草立就上即草後批可中書舍人未幾自秘書少監除中書舍人擢御史中丞開封選卒夜跡盜盜脫去民有驚出與卒遇縛以為盜民訟諸府不勝考掠之慘遂誣服安中廉知之按得免狀印出民抵吏罪有徐祿者以增廣誠錫之說媚于蔡京京奏遣祿置東南九州銅事且令搜訪寶貨司承成額數十兩其所倍且請開洪州嚴陽山阮迫有司承成額數十兩其所京嫌實得錄兩而已祿術窮乃妄請得希世珍異與古之寶器乞歸書藝局京主其言安中獨論難取上獲下宜令九路監司覆之祿竟得罪時上方祈神仙之事蔡京引方士王存昔以妖術見朝臣咸責其罪關通安中疏請自今朝廷山林道術之事當責所屬任宜召出入必令察視其所經由仍中嚴臣庶往還之禁并言京欺君罔上誣陷賢民數事上悚然納之已而再疏京罪上曰本欲即行卿章以近日寧靜候赦此當為卿罷京中同知之大懼其子攸日夕待祭中泣拜懇祈上為遠安中翰林學士又遷承旨宣和元年拜尚書右丞三年為左丞金人來歸燕謀帥臣安中請行王黼贊於上授慶遠軍節度使河北河南燕山府路宣撫使知燕山府遼降將郭藥師同知府事藥師跋扈府事皆專行安中不能制第曲意奉之故藥師愈驕加檢校少保收少

師時山後諸州俱陷惟平州為張瑄所據金人入燕以覓為臨海軍節度使使其叛金人攻之覺敗奔燕金人來索急安中不得已殺之函其首送金郭藥師宣言曰金人欲殺即與若求藥師亦將與之乎安中懼其言因力求藥師自是解體金人終以是廢藥安中以上清寶錄言使兼侍讀召還除檢校太保建雄軍節度使大名府尹兼北京留守司公事靖康初言者論其緝合王黼童貫及不義蔡郭藥師命罷為觀文殿大學士提舉萬山崇寧宮又責授朝議大夫秘書少監分司南京隨州居住又貶單州團練使象州安置高宗即位內徙道州尋放自便紹興初復左中大夫子辟章知泉州迎安中往未幾卒年五十九安中為文豐潤敏按九工四六之製後宗嘗夢府漢殿命安中賦詩百韻以紀其事詩成賞歎不已令大書于殿屏凡侍臣皆以副本賜之其見重如此有初集七十六卷傳于世

王襄初名寧鄧州南陽人擢進士第崇寧二年以軍器監主簿言事稱旨擢庫部員外郎改光祿少卿出察訪陝西還過關待制知開封府事浩棧訟者株蔓千餘人經繫滿獄襄夜決道出四俱盡又開月獄再空遂改開關州吏部侍郎出知杭州未至改鎮州又遷慶州府知州士為禮部尚書兵部出知順州改承興軍蒲城妖賊王寧適同姓名書更名案為左司諫石公弼所劾徙汝州俄奪學士提舉南京鴻慶宮大觀三年以集賢殿修撰知潭州改兵部侍郎使高麗還對稱旨詔賜名襄歷工部吏部尚書拜同知樞密院事坐薦引近侍以延慶學士罷知亳州又坐交通郭天信落職提舉萬山崇寧宮久之起知鄂州復學士秩尋加資政殿學士徙知淮寧府以言事忤王黼復提舉崇福宮宣和六年起為河南尹金人再入出為西道都總管張果副之高宗開大元帥府襄以所部兵會于虞城襄即命襄知河南府襄初與趙野分總西北道諸軍金人圍京師徵兵入援二人故迂道宿留至是降寧遠軍節度副使安州安置卒

趙野開封人登政和二年進士第歷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起居舍人兼太子舍人俄遷中書舍人給事中大臣成刑部尚書翰林學士時蔡京王黼更秉政植黨相濟一進一退莫有能向者野處之皆得其心京黼亦待之不疑宣和七年拜尚書右丞升左丞靖康初野下侍郎徽宗幸北道野為行宮承迎使以左司諫陳公輔言罷野行出為汝州都總管趙野之已而落職提舉萬山崇寧宮元帥府建命范沆為宣府司守東京尋帥師屯宛亭以待王師王襄既責野亦降安遠軍節度副使鄧州安置建炎元年復起知密州時盜賊充斥山東軍駕如淮南命令阻絕野棄城去軍校杜彥等乘間作亂迫野以歸彥坐堂上數之曰汝知州而携家先遁此州之人誰其為主野不能應遂見殺家屬悉為賊所分唯子學老得免

罷知衢州政和二年以禮部員外郎為太子右庶子改...

宋史卷三百五十三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一百十二 何桌 孫傅 陳過庭 張叔夜...

字文昌 子常 許幾 程之邵 龔原 崔公度 蒲直...

何桌字文鎮仙井人政和五年進士第一權祕書省校...

書郎年提舉京學士召為主客員外郎起居舍人...

運中書舍人兼侍講徽宗從容訪欲付以言責或論...

未決案繼上七章請及黨胡松年胡益等皆罷案亦...

以徽猷閣待制知秦州欽宗立復以中丞召閣月為翰...

林學士進尚書右丞中書侍郎曹王雲使金帥幹萬不...

則再舉兵於是百官議從其請曰三鎮國之根本奈...

割亦來宰相主劉議舉論辨不已曰河北之民皆吾赤...

子乘地則并其民棄之豈為父母哉帝頗悟樂請建...

四道總管使統兵入援以胡直蒲王襄趙野張叔夜領...

之兵既響應而唐恪取仲信語昌信和議相與謀曰方...

繼好消息而調發不已使金人聞之奈何亟撤止之桌...

解政事俄以資政殿大學士領開封尹金兵長驅傳城...

下帝罷格相而拜桌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始復...

三省舊制時康王在河北信使不通桌建議請以為元...

帥督軍部議上之乃以康王充天不兵馬大帥帥師...

充兵馬元帥宗澤汪伯彥充元帥京兆失守從幸金...

帥營遂留不返既而議立異姓金人曰唯何桌李若水...

母得預議既陷廷舉仰天大物不食而死年三十九...

建炎初詔以為觀文殿大學士提舉王局親使祿其家...

計開閣開府儀同三司議者指其謀國不行秦檜自北...

還具道其死時狀乃改贈大學士官其家七人 孫傳字伯野海州人登進士第中詞學兼茂科為祕書...

無忌能衛兵中得京好事者言京能施六甲法可以生...

擒二將而掃蕩無餘其法用七千七百七十七人朝廷...

深信不疑命以官賜金帛數萬使自募兵無間技藝能...

否但擇其年命合六甲者所得皆市井游惰旬日而足...

有武臣欲為偏裨京不許曰雖材勇然明年正月當...

死恐為吾累其謀安類此敵攻益急京談笑自如云擇...

日出兵三百可致太平直襲擊至陰山乃止傳與何桌...

尤尊信傾心待之或上書見傳曰自古未聞以此成功...

者政或聽之姑少信以兵俟有尺寸功乃稍進任今委...

之太過體必為國家羞傳怒曰京殆為時而生敵中項...

微無不知者幸君與傳言若他人將坐沮帥之罪揖...

使出又有稱六丁力士天開大將北斗神兵者大率皆...

效京所為識者危之京曰非至危急吾師不出桌數起...

之徒期再三乃啓宣化門出戒守陴者悉下城無得竊...

現京與張叔夜夜坐城樓上金兵分四翼謀而前京兵...

退墮於護龍河填屍皆滿城門急閉京遂白叔夜曰須...

自下作法因下城引餘眾南遁是日金人遂登城二年...

正月欽宗詣金帥營以傳輔太子留守仍兼少傅兼兼...

句不返傳屢貽書請之及廢立撤至傳大勳曰吾惟知...

吾君可帝中國爾勿立異姓吾當死之金人來索太上...

帝后諸王妃主傳留太子不遣密謀謀之民間別求狀...

類宦者二人殺之并斬十數死因持首送之給金人曰...

宦者欲竊太子出都人爭鬪殺之誤得太子因帥兵討...

定斬其為亂者以獻苟不已則以死繼之越五日無言...

承其事者傳曰吾為太子當同生死金人雖不害案...

吾當與之俱行求見二酋傳當之庶或萬一可濟傳已...

直皇城司其子來省也之日使汝勿來而竟來那吾已...

分死固難汝有童來何益軍使連去亦泣曰大人以...

身殉國兒尚何言遂以留守事付王時雍而從太子出...

至南薰門范瑄力止之金守門者曰所欲得太子留守...

何預傳曰我宋之大臣且太子傳也當死從是夕閉門...

下明日金人召之去明年二月死於朝廷紹興中贈開...

府儀同三司諡曰忠定 陳過庭字實玉越州山陰人進士第為循州主簿...

州教授知中牟縣除州博士中進士侯蒙嘗其才辭...

之權國政略名時人曰傳使契丹苦風塵初其請出...

日徽宗改賜右中書舍人傳使契丹苦風塵初其請出...

日徽宗改賜其妾且勸帝以邊備為念遠太常少卿起...

居舍人宣和二年進中書舍人後七日遷禮部侍郎未...

盡一月又遷御史中丞兼侍讀韓維竊發廷議致寇...

者蔡京蔡攸者王黼二人則冠白平又朱勳父子本...

刑餘小人交結權近竊取名器罪惡盈積宜昭正典刑...

以謝天下由是大與權貴廷議以不舉劾之罪罷知...

斬州未半道黃州圍練副使黃州安置三年得自便...

欽宗立以集美殿修撰起知澶州未行以兵部侍郎召...

在道除中丞初入見帝諭以國家多難每事當悉意盡...

言於是節度使范杓巧歸環衛過庭因言自崇寧以來...

建旄鉞者多不由數積請除宗室及將帥立功者餘並...

可納則乞乞辨官仁進禮部尚書權右丞相太原陳...

可納之罪七兩河與金取南仲以老聶昌以親辭過庭...

議遣大臣劉夙與金取南仲以老聶昌以親辭過庭...

日主憂臣辱願効死帝為揮涕歎息因遣南仲昌及城...

陷過庭亦以金人拘之軍中因留不得還建炎四年卒...

遣使齋蠶書以褒寵叔夜之事... 城陷叔夜被刺猶父子力戰軍... 再拜奏書曰... 叔夜不食粟唯時飲湯... 計開閣開府何三司益忠文

詔昌字幸遠撫州臨川人始... 致授用祭儀召除祕書郎... 自今至朝請大夫止以直... 而從察京為副所中罷...

論曰何泉孫傳昌皆疎俊之士... 任於艱難之秋未嘗知... 王鞠未敢以謝天下... 吏部選宗正少卿居舍人...

策賈卿言是也格不常職... 其警敏賜詩以為寵... 和貢納抗獨居十三戶... 有意大用未幾卒年四...

張近字幾仲開花縣人... 卿以不法聞近受詔... 也溫卿諷不肯置對... 懼為林連者累詔以... 知瀛州道使為夏人...

甲戌北道伐其謀邊人... 一檢之得失不足為... 其饒而私聚取魚守... 賞之或言所殺乃平... 盜可乎如罪以擅與...

徒知太原府以疾提... 戶近悉徵諸民而不... 復之卒年六十五

鄭僅字彥能徐州彭城人... 留守文彥博以為材... 軍詎可令數出奏改... 調夫急役方保甲...

東常平人為戶部員外郎... 制僅請籍田田為官... 西寧高永年戰沒... 首要賞僅下令非... 追寇得老人不忍...

時諸路爭進討奉... 州復為都轉運使... 以顯謨閣直學士... 諡曰修敏字望之...

字文昌齡字伯修成都... 熊本經制梓潼梓潼... 皆皆出其畫畫大理... 常平改兩浙神宗...

州物之果安也昌齡... 邊人之心使還賜... 不止其所立綱要... 不便思有以中之...

馬載十一二且負其... 額加直祿開改知... 許幾字先之信州... 入太學第高安業... 尼為發者數百人...

程之邵字懿叔眉州... 邵以父蔭為新繁... 當各以一邑之力... 使者愧服辟之邵...

初提舉梓潼判度... 州為要路轉運官... 井鹽為利博前議... 輸錢雖不足給...

通開征增數倍除... 弊咸以仲秋為市... 良馬益多知鳳翔... 遺火有主藏史...

也旋兼侍講選秘書少監起居舍人權工部侍郎為曾布所重安悼論其直講時事以集賢殿修撰知開州徽宗初入為秘書監進給事中時除郎官五人皆執政姻戚悉舉之又論都隨得罪不得居京師御侮亦宜再原曰院朝論謂帝為哲宗服當備問官議者為齊末期原曰院朝論謂帝為哲宗服當備問官議者為齊末期原曰院朝論謂帝為哲宗服當備問官議者為齊末

宋史卷三百五十四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一百十三
沈鍊字子平真州揚子人父李長王安石妹婿也鍊少沈鍊字子平真州揚子人父李長王安石妹婿也鍊少沈鍊字子平真州揚子人父李長王安石妹婿也鍊少

沈鍊字子平真州揚子人父李長王安石妹婿也鍊少沈鍊字子平真州揚子人父李長王安石妹婿也鍊少沈鍊字子平真州揚子人父李長王安石妹婿也鍊少

沈鍊字子平真州揚子人父李長王安石妹婿也鍊少沈鍊字子平真州揚子人父李長王安石妹婿也鍊少沈鍊字子平真州揚子人父李長王安石妹婿也鍊少

沈鍊字子平真州揚子人父李長王安石妹婿也鍊少沈鍊字子平真州揚子人父李長王安石妹婿也鍊少沈鍊字子平真州揚子人父李長王安石妹婿也鍊少

沈鍊字子平真州揚子人父李長王安石妹婿也鍊少沈鍊字子平真州揚子人父李長王安石妹婿也鍊少沈鍊字子平真州揚子人父李長王安石妹婿也鍊少

沈鍊字子平真州揚子人父李長王安石妹婿也鍊少沈鍊字子平真州揚子人父李長王安石妹婿也鍊少沈鍊字子平真州揚子人父李長王安石妹婿也鍊少

沈鍊字子平真州揚子人父李長王安石妹婿也鍊少沈鍊字子平真州揚子人父李長王安石妹婿也鍊少沈鍊字子平真州揚子人父李長王安石妹婿也鍊少

南京留守又坐前上書事落職入黨籍卒宣和五年贈南京留守又坐前上書事落職入黨籍卒宣和五年贈南京留守又坐前上書事落職入黨籍卒宣和五年贈

南京留守又坐前上書事落職入黨籍卒宣和五年贈南京留守又坐前上書事落職入黨籍卒宣和五年贈南京留守又坐前上書事落職入黨籍卒宣和五年贈

南京留守又坐前上書事落職入黨籍卒宣和五年贈南京留守又坐前上書事落職入黨籍卒宣和五年贈南京留守又坐前上書事落職入黨籍卒宣和五年贈

南京留守又坐前上書事落職入黨籍卒宣和五年贈南京留守又坐前上書事落職入黨籍卒宣和五年贈南京留守又坐前上書事落職入黨籍卒宣和五年贈

南京留守又坐前上書事落職入黨籍卒宣和五年贈南京留守又坐前上書事落職入黨籍卒宣和五年贈南京留守又坐前上書事落職入黨籍卒宣和五年贈

南京留守又坐前上書事落職入黨籍卒宣和五年贈南京留守又坐前上書事落職入黨籍卒宣和五年贈南京留守又坐前上書事落職入黨籍卒宣和五年贈

南京留守又坐前上書事落職入黨籍卒宣和五年贈南京留守又坐前上書事落職入黨籍卒宣和五年贈南京留守又坐前上書事落職入黨籍卒宣和五年贈

南京留守又坐前上書事落職入黨籍卒宣和五年贈南京留守又坐前上書事落職入黨籍卒宣和五年贈南京留守又坐前上書事落職入黨籍卒宣和五年贈

宰相上其書乃悉復之

李伯宗字會之河陽人第進士知內丘咸陽大康縣建
言朝廷行方田均稅之法以豐歲推存今州縣吏苟
簡慢異者指諸為災而貪進幸者掩災為無望深察
其違戾而責諸罰括縣壯丁為兵得十人上其數與
按閱之法知樞密院蔡下喜而薦之提舉京畿保甲使
行其說增籍二萬已有訴者陳歷至八百七十七左遷
通判相州提舉白波軍運提點江淮抗治鎔錢入為將
作少監開封民有齋神祠故帟傷以龍者吏以為乘輿
服御伯宗曰此無他當坐不應為爾尹不從其以請如
伯宗議歷大理卿入對言今情重法輕者許奏請而情
部侍郎重者不得為惡非仁聖忠恕之意後宗納之遷刑
部侍郎與王黼不相能用胥吏微過罷提舉崇福宮明
年知同州與西都轉運使以通奉大夫貳關閣待制
卒贈光祿大夫諡曰榮

汪灝字仲容宣州旌德人少從胡瑗學易又學於王安
石者三經義傳灝與其議又首傳其說熙寧大學成分
錄學政登進士第調州司理參軍知彭縣入為太學
正累遷國子祭酒兼定嘉二王湖善權中書舍人為太
司成議學制不合以顯閣待制知婺州改調昌又改
陳壽二州從應天府上章辭行提舉崇福宮卒贈宣奉
大夫灝自布衣錄天子學至為正司業祭酒迄于司
成官以儒名者三十年一時人士推之

何常字德固京兆人中進士第為開封府兵曹聖初
或言蘇軾主文柄取士之非毀宗廟者常預其間出通
判原州歷將作丞陝西轉運判官熙河轉運副使議者
欲貸民金帛而使人粟塞下常曰車牛轉輸民力已病
然未至於死亡者粟自官出而民無害也今彌以金帛
使自入粟懼非貧弱之利熙仲及監軍劾之貶秩徙成
都路中使持御札至令織成龍羅二千繡旗五百常奏
旗者軍器之飾敢不奉詔感龍羅唯供御服日表一匹
歲不過三百有奇今乃數倍無益也詔獎其言為減四
之三除直龍圖閣加集賢殿修撰為使陝西以顯議
關待制知秦州轉運大夫大謀告夏人多築堡柵朝議
出兵率制常言光人生長射獵今困於版築違所長用
所短可以拱手待其弊無須有為也從之鎮秦六歲察
訪方即劾其越法貨酒借米麪於官而毀其獄具責
昭化軍節度副使數月復其官終右文殿修撰年七十
三

論曰西漢之末士大夫阿諛傾傾遂底于亡東都諸賢
以風節相尚激成黨禍宋元祐類東都崇宣類西漢末
世蓋忠鯁獲罪則相習容悅而已君驕臣諂此邦之所
繇喪也觀沈鍊諸人徒拘軒輊不能為有亡惡足以
言士哉
葉祖洽字欽禮邵武人熙寧初策試進士祖洽所對專

投合用事者考官宋敏求蘇軾欲黜之呂惠卿懼為第
一會書奉國軍判官升登閣檢院由國子丞知湖州留
為校書郎元祐初歷判官兵部員外郎加集賢校理進
禮部郎中給事中趙鼎錫錫其對策論及宗廟社稷自
辨事下從官議蘇軾對策言祖洽謂祖洽宗廟社稷法度
因循苟簡朝廷與大臣合謀而新之可以為議論乘
謬者謂之訕則不可於是但出提點淮西刑獄獄聖中
入為左司郎中起居郎中書舍人給事中祖洽性狠復
喜諷附密言王珪於冊立時有異論哲宗曰宣仁聖烈
婦人之薨葬也其於社稷大計聖意素定朕已令作告
命明述此言祖洽復言若以珪為無迹則黃履劉拯相
繼論之矣履履合尋情決之獨斷珪遂追貶又言司馬
光外乞恤其孤其論宗類此希焉祖洽謂其最向正
帝言不可大用乃已坐舉王回出知濟州從洪州以牟
利貶貨問祖洽與會布厚人目為小訓孤布用事欲以
吏部侍郎召韓忠彥不可白為實文閣待制知青州未
赴布竟引為吏部布罷乃出知定州且行大言於上至
云當時確確稍失事幾王珪果遂遂謀則神宗遂失正
統不知今日神宗孰歸臣為朝廷宗社明確之功正珪
之罪勛阻忠邪於千萬年以此報神宗足矣敏求怒其
妄降降集賢殿校理提點河東刑獄序使遠還又
洪州改宰州加徽猷閣直學士政和末卒

時彥字邦美開封人舉進士第書讀昌判官入為祕
書省正字累至集賢校理聖中遷右司員外郎使遠
失職坐廢旋復校理提點河東刑獄序使遠還又
坐前受賜賜拜隱不言復停官徵立召為吏部員外
郎擢起居舍人改太常少卿以直龍圖閣為河東轉運
使加集賢殿修撰知廣州未行拜吏部侍郎從戶部為
開封尹異時都城苦多盜捕得則皆亡卒卒權於核問
往往略之珍始請一以公憑為驗否則拘繫之以俟報
坊邑少安獄廢空數月遷工部尚書進士第卒

霍端友字仲常州武進人徽宗即位著進士第一授
宣書郎不閏月擢秘書省校書郎遷著作佐郎起居郎
中書舍人服人服紫紫故事唯服黑黑帶帝顧見之曰給事
舍人等爾而服飾相絕如是始命厚帶魚進給事中
大司成禮部侍郎端友言朝廷尊安重內輕外可令內
外侍從出入以奉禁閉殿大邦俾天下之勢如持
衡庶無百重軍輕之患疏入即請補郡通以顯議關待
制知平江改陳州為政以寬閣不立聲威陳地汗下久
兩則積潦時疏新河八百里而去淮尚遠水不時洩端
友請益開二百里徹于淮自是水患遂去內侍石滌傳
詔索瑞香花數千本端友不可疏罷之復以禮部召轉
吏部官至通議大夫卒贈宣奉大夫

俞秉字祇若江寧人崇寧四年以上舍生賜進士第簽

書鎮南軍判官未赴為薛雍博士祕書省正字吏部員
外郎起居舍人兼定嘉二王記室權中書舍人居三月
進給事中殿中侍御史明王廷選留權石炭炭場舉其
非除顯慶閣待制知蔡州明日復留權年竟出為襄州
還拜給事中上言學校三代之學也崇寧四年以前
議者以為是五年則非之大觀三年以前議者以為是
四年則非之豈學校固若是哉觀聖者無定說爾必使
士有成才人無異論事之不美者不出於學校然後為
得言願見行蔡京再相備向所用士多咈己葉夢得言
葉獨否遂拜御史中丞陳士風六弊又發戶部尚書劉
炳為舉子時陰事京方倚炳為腹心其意改東翰林
學士遷兵部尚書以樞密直學士知開德府石公弼在
襄州以論衡前事常言謂葉贊信之罷提舉崇寧觀
竟以毀聖法度貶吏部尚書副使安置大平州行未
至復述古殿直學士知寧江府

蔡肇字文德開封人崇寧五年以諸生試策擢京且
復用即對曰熙豐之德業足以配天不幸繼之以元祐
聖聖之績遠足以承賴不幸繼之以靖國陛下兩下求
言之詔黃以聞至言收實用也而見於元符之末者方
且幸時變而肆言乘間隙而投異議詭譎先烈不以
高疑動搖國是不以為禪讓逆處其未至而絕其原於
是權為第一以所對頒天下再解解即除祕書省正字
遷起居舍人未幾為中書舍人自有衣至侍從幾九月
前所命也旋進給事中一意附蔡京族族屬為諸
父宗命修修等出見疑云云向者大誤公乃叔祖此叔
父行也述列拜之八實故恩詔兩省差擇元祐黨人情
輕者出籍疑不肯言言者論其不能推廣上思使成久
獲罪之人得以洗濯出知和州明年加顯慶閣待制知
杭州始疑未第時以書謁陳確稱其諫疏似陸贄方
似狄仁傑明道似韓愈及對策所持論輿異途欲害確
以絕口因其子正策告蔡京京不執執途京師疑復入為
給事中又與宰相何執中謀使石城治瑤瑤不免事具
確傳御史毛注言陛下修善政以報范天大姦以定國
而憂巧言惑眾造為聲端疏入不報范天中者頃以因
書入邪等至是進階疑言柔中嘗毀神者哲宗有弗共
載天之誓自今春黨人復言士論駭愕有疑於紹述
者乞削其徽號昭示奸惡從之張商英作相常安民與
之書激使為善疑弟某刺其髮示即論之以搖商英
疑遂翰林學士坐安議政事罷提舉洞霄宮起知建寧
府方建神霄宮疑允一路奏辦下詔褒獎召為學士承
旨禮部尚書書陰附權俾事覺徽宗令人對將面詰計
以對諸生居侍從則扶私事以智字輔虛門下則借國
法以快私忿為郡則欺妄大而後監司自自金陵假
然以丞轄自處既升宗伯乃懷不滿之心宜重真諸罰

遂貶單州團練副使房州安置言中復龍圖閣直學
士再知杭州為政喜怒恣情任刑大慘方復亂後西北
戍卒知歸人得獨獨疑禁民與為市下其直強取之
卒怒乘疑飲飲客縱火焚州治須其出殺殺之疑知事
勢洶洶論坦走僅得免詔奪職罷歸明年以徽猷閣待
制卒

論曰自太歲歲設大科致多士居首選者取華要有
不十年至宰相亦多忠亮厚為時名臣治平更三歲
之制繼以王安石改新法士習始變哲微紹述尚王氏
學非是無以得高第葉祖洽首迎合時相意微第一自
是靡然士風大壞得人亦衰而上之恩秩亦薄矣熙寧
而後訖於宣和首選十八人唯何崇馬涓與此五人有
傳然時彥端友輩祖洽與蔡肇儉邪小人孫王氏
之學不正害人心術橫潰爛漫并邦家而覆之如是其
惜焉此孟子所以必辯邪說正人心也
宋史卷三百五十五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一百十四
賈易 董敦逸 上官均 來之邵
葉濟 楊畏 崔台符 楊汲
呂嘉問 李南公 董必 虞策 弟奕
郭知章

賈易字明叔無為人七歲而孤母彭氏紡績自給日與
冠十錢使從學易不忍使一錢每沐旬輒復歸之年踰
冠中進士甲科調常州司法參軍自儒者不問法令
歲歲欲唯求合於人情曰人情所在法亦在焉詔呂
中稱平元祐初為太常寺兵部員外郎遷左司諫論呂
陶不爭張舜民事與陶交攻遂劾陶黨附蘇軾兄弟併
及彥博范純仁仁仁后怒其計欲論之呂公著救之
力出知懷州御史言其謀表文過從德廣德明年提點
江東刑獄召拜殿中侍御史途疏彥博至和建儲之議
為不然宣仁后命付史館彥博不自安竟解平章重事
而去蘇轍為中丞易引前嫌求避改度支員外郎孫升
以為左遷又改國子司業不拜提點淮東刑獄復入為
侍御史上書言天下大勢可畏者五一日上下相蒙而
毀譽不得其真故人主聰明塞蔽下情不得上達邪正
無別而君子之道日消小人之黨日進二日政事苟且
而官人任其責放治道不成萬事廢廢惡惡市姦而
自得良民受弊而無告愁歎不平之氣充溢宇宙以干
陰陽之和三日經費不充而生財不得其道故公私困
弊無及時預備之計衣食之源日蹙無事之時尚猶有
患不幸倉卒多事則狼狽窮迫而無可用之資四曰人材
廢闕而初養不以其方故士君子無可取之實而愚不
肯充初於朝行合苟容之俗滋長背上欺君之風益扇
士氣浸弱將誰與立太平之基五日刑賞失中而人心

開明書店 鑄版 5419

第九三七頁

不知所向故以非為是以黑為白更相欺惑以罔其上
 爵之以高祿而不加勤修之以顯罰而不加懼後利苟
 免之姦貨犯義之俗將何所不有今二聖焦勞念治
 而天下之勢乃如此任事者不可以不憂是猶發於積
 薪之上火未及然而自以為安可不畏乎然則欲知毀
 譽真偽之情則莫若明目達聰使下無無蔽之患欲官
 人皆任其責則莫若詢事考言循名責實欲生財不逆
 其道則莫若敦本業而抑末作崇儉約而戒奢備欲敦
 養以其方則莫若廣詳延之路屬廉恥之節使公卿大
 臣各舉所知召對延問以觀其能否善者用之不善者
 罷之欲人心皆知所向則莫若賞以勸善罰以懲惡不
 以親疏貴賤為之輕重則民志一定而放僻邪侈不為
 矣其言雖頗切直然皆老生常談志於抵牾時事無他
 奇畫蘇軾守杭訴浙西災潦甚苦易率其僚楊畏安鼎
 論賦姑息邀譽眩惑朝聽乞加考實詔下給事中范祖
 禹封還之以謂正宜闕畧不問以活百姓易遂言軾頃
 在揚州題詩以奉上帝遺詔為問好語草呂大防制云
 民亦勞止引周厲王詩以比熙寧元豐之政毋微蠶蠶
 制科試文總不應格幸而濫進與軾皆詳毋先帝無
 人臣禮至指李林甫楊國忠為喻議者由是薄易出知
 宣州除京西轉運副使從蘇州徐州加直祿閣元符中
 累滿保靜軍行軍司馬鄆州安置徽宗立召為太常少
 卿進石諫議大夫陳次升論其為會布政改權刑部侍郎
 歷工部吏部未滿歲為真以實文閣待制知鄧州尋
 入黨籍卒年七十三

董敦逸字夢授吉州永豐人登進士第調連州司理參
 軍知雅州時方與水利提舉官調民鑿馬渡港云可灌
 田二百頃敦逸言於朝以為利不補害核實如敦逸言
 免役夫十六萬全舊田三千六百頃見弋陽縣實豐
 銅冶役卒多困於誘畧有致死者敦逸推見其事未縱還
 鄉者數百人稍遷梓州路轉運判官元祐六年召為監
 察御史同御史黃慶基言蘇軾為中書舍人制誥中
 指斥先帝事其辭極相為表裏以素朝政宰相呂大防
 奏曰敦逸慶基言制誥詞以為毀謗先帝臣竊觀
 先帝聖意本欲富國強兵鞭撻不庭一時專臣將順太
 過故事或太當及太后與皇帝臨御因民所欲隨
 事求改蓋事理當然爾昔漢武帝好用兵重徵傷民昭
 帝嗣位博采眾議多行寢罷明帝尚察廉與穆秋至如
 本朝以寬厚天下悅服未有以為誇毀先帝者帝幸帝
 改以息民力凡此皆因時施宜以補助先朝開政亦未
 問當時士大夫有以為誇毀先帝者也此惟元祐以來
 言事官用此以中傷士人兼欲動搖朝廷意極不善敬
 復奏曰臣昨日取兄制所撰呂惠卿告觀之其言及先
 帝者有曰始以帝堯之仁姑試伯鯀終然孔子之聖不

信宰子兄軾亦豈是誇毀先帝者邪臣聞先帝末年亦
 自深悔已行之事但未暇改爾元祐改更蓋追述先帝
 美意而已宣仁后曰先帝追悔往事至於泣下大防曰
 先帝一時過舉非其本意宣仁后曰皇帝宜深知於是
 敦逸慶基並罷敦逸出為湖州運判改知臨江軍紹聖
 初軾失位劉拯訟敦逸無罪詔記其人曰非前日
 白髮御史乎復除監察御史論常安民為二蘇之黨凡
 論議主元祐者斥去之改工部員外郎遷殿中侍御史
 左司諫侍御史入謝曰臣再汗言路第恐擯逐不能久
 奉彈劾之責拜宗曰卿能言無患朕之不能聽卿言而
 信無患朕之不能行也瑤華秘殿欲成詔詔被殿諫言
 逆察知寬狀推筆弗忍書都隨從旁稱之乃不敢異獄
 既上於心終不安履兩句竟上疏其畧云瑤華之廢事
 有所因情有可察陛下之日天為之陰翳是天不欲廢
 之也人為之流涕是人不欲廢之也臣嘗聞獄其獄恐
 得罪天下哲宗讀之怒蔡下欲加重貶章惇曾布以為
 不可曰陛下本以皇城獄出於近習故使臺端錄問冀
 以取信中外今論敦逸何以解天下後世之謗哲宗意
 解而止明年用他事出知興國軍徙江州徽宗即位加
 直龍圖閣知鄆州召入為左諫議大夫敦逸極言蔡京
 蔡下過惡遂刑部侍郎即卒年六十九

上言官守彥衝邵武人神宗熙寧親策進士擢第二為
 北京留守推官國子直講元豐中蔡確薦為監察御史
 與行時相州富人子殺人獄欲為雷刑大理所疑京師
 流言法官實等受賄蔡確引附險吏數十人窮治幸
 等慘酷無敢明其竟均上疏言之乞以獄事詔臣參治
 坐是請知光澤縣幸等卒無罪天下服其持平有至託
 神能禍福人致黃甚富均裝像杖吏出諸境還監都進
 奏院哲宗即位擢開封府推官元祐初復為監察御史
 議者請兼用詩賦取士宰相遂欲廢經義均言經術也
 理為主而所恨者本也詩賦以文為工而所選者末也
 今不計本末而欲舉詩賦之弊未見其為得也自熙寧
 以來京師百司有詭禁均言以誠待人則人思竭忠以
 疑過物則人思苟免除開封大理外皆釋禁以明
 洞達不疑之意遂論書苗苗以為有惠民之名而無惠民
 之實有目前之利而為終歲之患願罷之而復為常平
 糶之法又言官冗之弊請罷補吏減任子員節特
 奏名之蓋增攝官之舉數抑吏之幸進以清入仕之
 源俗有司議久不能有所言復疏言今會議之臣畏
 世俗之滯非議之善也因而請對力陳之宣仁后曰當從
 我家始乃自后屬而下至大夫悉裁其數又言治天下
 道二寬與猛而已寬過則緩而傷義猛過則急而傷恩
 術雖不同其致政害民一也問者監司務為慘核郡縣
 望風趨避不暇以便民為意陛下臨御務從寬大為吏

者又復苟簡縱弛猛寬二者胥失願明詔四方使之寬
 不殺惡猛不傷惠以起中和之風詔下其章蔡確等項
 盜貨官錢以萬計獄既上均論確為宰相挾邪執法當
 顯正其罪以厲百官張璠李清臣執政與正人異趣相
 繼擊去之監察御史張舜民論邊事因及宰相文彦博
 舜民左遷均言風憲之任許風問所以廣耳目也舜民
 之言是當行之其言非當容之願復舜民職不從嘉謀
 約再論均謂事小不當再內不自安引易劫去改覆履員
 外郎居三年復為殿中侍御史西夏反引承樂之戰帖勝
 氣驕欲復故地朝廷用趙高計棄四邑至是又請蘭州
 為蕃地均上疏曰先王之御外國知威之不可獨立故
 假惠以濟威知惠之不可獨行故須威以行惠然後外
 國且懷且畏無怨望侮之心今西夏所爭蘭州蕃地
 皆控扼要路若輕以予之恐夏人恃虛河數郡孤立
 難守若繼請熙河故地將何辭以拒之是傅度以翼借
 寇以兵不進無益祇足為患不如治兵積穀盡地而守
 使夏人曉然知朝廷意也時傅堯俞為中書侍郎許將
 為左承韓忠彥為同知樞密院三人者論事多異俱
 求罷均言大臣之任同休戚廟堂之上當務協論不
 中外之人混然不知有同異之迹若梓然辯論不顧
 事體何以觀視百寮寡命等雖有辯論之失然事皆緣
 公無顧慮太過望令就職詔從之御史中丞蘇轍等尚
 以為言均上疏曰進退大臣當則天下服陛下之明而
 大臣得以安其位進退不當則累陛下之哲而前者自
 此得以朋黨合謀併力以傾搖大臣天下之事以是非
 為主所論者當雖異不害其為善所論者若非罪同未免
 為不善今亮命等但不能協和實無太過蘇轍乃以許
 將當時已定議既而肯同列之議獨上論奏臣以為善
 則將之惡則正之豈在每事唯唯途非不改然後為忠
 邪將舍同列之議上奉聖旨是將將順其美不當反以
 為過惡也若使不忠聖與同列協和是乃姦臣爾非朝
 廷之利也將罷均又言呂大防堅強自任每有差除同
 列不敢異唯許將時有異同輒索與大防善盡力排將
 期於必勝臣恐禍紀法令自此敗壞矣因論御史耳目
 之任中丞風憲之長當當公是非別白善惡而不當
 妄言也遂乞罷出知廣德軍改提點河北京東大防劾獄
 聖初召拜左正言時大防劾已罷均論均以為經術取士
 並再論大防史稱由此起又奏罷均論均以為經術取士
 宰相章惇改更政事專事陟之柄除去異己出史部尚
 書彭汝礪知成都府召朱服為中書舍人均言汝礪不
 可出服不可用惇怒遂均為工部員外郎等提點京東
 淮東刑獄歷梓州淮南轉運副使知越州徽宗立入為
 祿書少監遷起居郎拜中書舍人同修國史兼哲宗寶
 錄修撰遷給事中太學生張寅亮應論事得罪屏斥

均言寅亮雖不識忌諱然志非懷邪陛下既招其來又
 罪其言恐沮多士之氣寅亮得免特宰相欲盡循熙豐
 法度為紹述以風均均曰法度惟是之從無彼此之辯
 由是不協以罷開閣待制知永興軍從襄州崇寧初與
 元祐黨籍奪職主官崇寧政和中復集賢院修撰提
 舉洞霄宮久之復罷開閣待制致仕卒年七十八
 來之邵子祖德開封咸平人登進士第由瀋州司理參
 軍為刑部詳斷官元豐中改大理評事御史中丞黃履
 薦為監察御史未幾履倡家女為妾履劾其汙行左遷
 將轉丞御史入為開封府推官復拜監察御史遷殿中
 侍御史之邵資性豪爽與楊畏合攻蘇頌頌積留買
 易知蘇州之命又論梁燾蘇頌親視燾致位丞弼又論
 范純仁不可復相乞進用章惇安燾呂惠卿紹聖初國
 事至變之邵逆擇時指先勳呂大防惇與相擢為侍御
 史王安石配食神宗之邵又請加美諡疏司馬光等呼
 道逆理典刑未正鬼得而誅獨劉摯尚存實天以遺陛
 下其詞志無忌憚如此進刑部侍郎陽翟程革蓋漸以訟
 至有司之邵二子嘗受蓋氏誣誣非蓋氏子以規其貴
 諫官張商英論之以直龍圖閣出知蔡州卒年四十八
 蔡京為相特贈大中大夫

葉詩字致遠處州龍泉人進士乙科為國子直講處善
 於金陵學為文詞哲宗立上章自理得大學正運博士
 紹聖初為祿書右正字編修神宗史進校書郎曾布薦
 為起居舍人擢中書舍人司馬呂公著王巖叟追貶
 呂大防劉摯蘇轍蔡確范純仁責官皆請為制詞文極
 醜詆安燾薛學士高封還命書云詩在元祐時嘗諫文
 彥博乘熙河元先帝萬世之功不宜加罪蔡京劾為黨
 罷知光州又以訴理有過為范仲淹所論連三劾曾布引
 為給事中居數月而病以龍圖閣待制提舉崇寧觀卒
 楊畏字子安其先達寧人父從洛陽與幼孤好學事母
 孝不事科舉黨友文勸之乃擢進士第調成紀主簿不
 之官刻志經術以所著書謁王安石呂惠卿為鄆州教
 授自是尊安石之學以為得聖人之意除西京國子監
 教授舒贊為監察御史吏行時有御史中丞出為郡
 守監司薦之畏言侍從從貴上所素知監司乃敢安薦
 蓋為異日地爾乞其辭望舒贊有盜士院尉錢罪
 為王安石所白畏抗直論望舒贊有盜士院尉錢罪
 故曾罷罷左右轉承出提點慶州路刑獄元祐初
 請祠歸洛畏恐得罪於司馬光嘗曰畏官雖峻雖深山
 舉察問用司馬光皆相質其感處如此至光卒畏復曰
 司馬光若知道更是皇極稷契以不知道故於政事未
 盡也呂大防劉摯為相俱與畏善畏用畏為工部員外郎
 除監察御史擢殿中侍御史畏助大防攻學士事并言

常平兩商轉運判官元祐五年召為監察御史進石正言數上書論事謂人主納諫乃有補治道以清靜為本西夏未順命策言今邊備解弛戎備不修古之人善禦靜者警備甚密務持重者謀在其中未有由莽開陳而日吾鎮靜吾持重者又乞詔內而省曹寺監外而監司守令各得以其職陳朝政闕失百姓疾苦星文有變乞順天愛民警戒萬事思治心修身之道以安安食

守張深使郡人詣闕請封東平守王親視以京東歲凶多盜不當請封為政者不悅將罪親視言親視民愛君所當獎激奈何用為罪乎親視免未幾卒年六十贈龍圖閣學士郭知章字明叔吉州龍泉人第進士從到孫廣西幕府知浮梁分寧縣黃鵬為御史以愛不克拜知海州濮州提點梓州路刑獄復以鄭雍穎臨慶為監察御史哲宗親政上書請用淳化天禧諸官謂官以館職無所宗親設之不堪諫官最急不足是急於所無用緩其所當急也又比歲選授監司多繇寺監丞不過知縣資序外官莫重於部使者豈宜輕用若見官稍限以節如轉運判官擇責任通判者提點刑獄擇責任部守者然後放其治理簡拔用之又言自大河東北分派生靈其利百倍矣選殿中侍御史言先帝陛下進建策四者皆高臨下扼西戎咽喉元祐用事者委而棄之願討曠議奏願行劾御史院究神宗實錄詳問事知章諫

宋史卷三百五十六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一百十五 劉拯 錢適 石 許敦仁 吳執中 吳材 劉焄 宋喬年 子 昇 強 淵 明 蔡居厚 劉嗣明 蔣靜 賈偉節 孫 周 常 張朋 張 任 諱 周 常 劉拯字彥修宣州南陵人進士及第知常熟縣有善政縣人稱之元豐中為監察御史歷江東東西轉運判官提點廣西刑獄紹興初復為御史言元祐後先帝實錄以司馬革職之門人范祖禹黃庭堅等為之寶易增減詆毀先朝願明正國典又言蘇軾貪鄙狂悖無事君之義嘗譏議抵死先帝故之敢以怨忿形於詔語偶詆厚誣策試館職至及王莽晉操之事方異意之臣分據要路而賦問及此傳之四方忠義之士為之寒心扼腕願正其罪以示天下時祖禹等已貶職滿美州而拯猶驚駭不懼也進右正言累上給事中徽宗立欽聖后臨朝而欽聖后葬大臣欲用妃趙撻曰母以子貴子為天子則母亦不也當欲廢陵為山陵又言門下侍郎韓忠彥雖以德選然不可感實成預政之高帝疑其阿私觀望難以濶州改廣州加黃文閣待制以吏部侍郎召還帝稱其議欲懲事東進兩秩遷戶部尚書蔡京編次元祐黨籍孫言漢唐失政皆分朋黨今日指前人為黨安知後人不以今人為黨乎若不定為三等某事為上某事為中某事為下而不斥其名氏京不樂又言戶部月賦入不足償所出京益怒使兵部旋罷知新州從州州張商英人相召為吏部尚書拯已昏憤乘乘為奏又左轉工部以樞密直學士知同州時商英去位侍御史洪彥昇併劾之削職提舉鴻慶宮卒

本朝則故實未有詢之師言則大以為不然況既為先朝所廢則宗廟祭告歲時薦饗人事有嫌疑之迹而靈萌厥敷之心萬世之後配祚將安所施宜正正厥事斷以大義無牽於流俗非正之論以聖聖朝明日又言典禮所在實朝廷治亂之所係雖人主之尊不得而擅又況區區臣下敢輕變易者哉元祐皇后得拜先朝廢處瑤華制詔一頒天下無間然者並后匹嫡春秋之豈宜明廢之朝而猶祭也非禮之至於是右丞商英言元門下侍郎中書侍郎尚書左丞擬之右丞商英言元祐皇后再復位號考之典禮將來宗廟不可從享慶寢不可配祚諸禮制皆所未安請如紹聖三年九月詔書旨后由是復廢遂錄言元祐皇后名位未正乃冊為崇恩太后適章所言小臣上書者昌州推官馮澥也其書以謂先帝既終則后無單立之義稽之逆順陛下無立嫂之禮喪之終始皇太后亦不得伸慈婦之恩雖已達之事難復之失然感悟追正何有不可漸用是得已對除馮澥主簿蔡京謀取趙鼎助成其謀會稽元祐黨通以為多端略給事中劉摯之左轉戶部侍郎俄遷工部尚書兼待讀年中以樞密直學士知樞密府言者疏其罪黜為滁州稍復讓閣待制直學士從宜州復為工部尚書馮澥自代謂澥操端動古人與稽嘗建明典禮忠義深潔縉紳敬服言者又疏其罪以待制知秀州中書舍人侯紱封還之又奪待制久之還故職改進古版直學士居十五年方職陷逃奔蘭溪為賊所殺年七十二

奕子純臣第進士崇寧提舉河北西路常平治相饑饉從之東路入對徽宗問行期對曰臣退即行流民不以時還則來歲積糶皆廢矣帝悅悅而西都盜起復從提點刑獄時朝廷將遣兵逐捕奕條上方畧請罷勿用而自計討賊不問月可定轉運使張搏以為不可宰相主擢策數月不効卒用奕議悉降之權監察御史親祭北郊燕人趙良嗣為秘書丞侍祠奕白其長曰今親衛不用三路人而良嗣以外國降子願得預祠事可乎長用其言其以請不報陽武民儲於富家其室美富子欲私之弗得怒殺之而路其夫使勿言事覺府縣及大理獄獄奕受詔鞠訊伏辜坐滿泄語言罷去再論年還故職提點河北刑獄自何承矩創邊地為塘澗有定界既中費入典領以屯田開拓為功肆侵民田民上訴屢出使者按治皆不取與直奕曲折上之疏其五不可詔罷屯田加直職開南轉運副使入為開封少尹故時大理開封治獄得請實職罪其後率任情棄法以益不用奕言廷尉持天下平京師諸夏本法且不行何以示萬國請自今非情法實不相當毋得輒請從之遠光祿卿戶部侍郎陸州亂以龍圖閣直學士知鎮江府寇平論勞增兩秩還為戶部內侍總領內藏子奪領已視戶部如僚屬度支郎方討理滯奉中旨令開封尹與總領者來奕白宰相曰計臣不才當去之而易能者不可使他人侵其官即自劾不稱職詔為罷內侍而從奕工部薨慶

論曰神宗好大喜功之資王安石忠厚出而與之遇合流毒不能止也哲祖之世一變而為蔡種章惇曾布又變而為蔡京蔡卞日有其甚而天下亡矣乘時起而附之者甚眾若崔台符楊汲以獄殺民呂嘉問以均輸困民董必肆酷欲害流人以取悅李南公以反覆違隨虐人所學其持端都知章迎合時好且發實錄之說觀諸人所以與其從政已多可尚何樂而為其惡哉不遇視一時君相之好尚將以取富貴而已設使神宗如仁宗之治哲祖承之必無紹述之禍雖安石輩亦將有所薰陶而未必肆其情以足是況此諸人乎世道汚隆士習升降皆於人主一念慮之趣向可不戒哉可不懼哉

錢適字德循婺州浦江人以進士中科調洪州推官累遷通判惠州至校書郎徽宗立擢殿中侍御史中丞豐稷論其回邪不可任風憲不報稷復言必用通判願罷臣乃以提舉湖北常平崇寧初召為都官員外郎殿中侍御史劾曾布按元祐黨籍摺聖恩督布去遣侍御史開兩月進中丞乞治元祐末大臣若之復去后而廢劾后事稷忠彥曾布李清臣黃鵬及議者曾豐稷陳璘龔夬皆坐貶送與殿中侍御史石普上劾言元祐皇后得罪先朝昭宗廟天下莫不知普素上資太母皇后當國大臣盡遺廢后位號當時物議固已洶洶乃至疎大正任官復還廢后位號當時物議固已洶洶乃至疎遂小臣指圖上書忠義激切則天下公議從可知矣今朝廷既已貶制忠彥等及追復大正深國則元祐皇后先朝則曰今日則謂之元祐皇后於名為不正先朝廢而陛下復於事為不顧考之典禮則古昔所無稽之

許敦仁興化人第進士崇寧初入為校書郎蔡京以州里之舊擢監察御史亟還右正言起居即為腹心敦仁凡所建請悉受京旨言元符之末姦臣用事內外制詔頗多誣實乞自今日以前委中書舍人或著作局討論則正起居郎舍人異時遇車駕行幸推當直者從敦仁始請悉罷還殿中監拜御史中丞甫視事即上章

請五日一視朝徽宗以其言失當斥其肝鬪治之意命罰金仍左遷兵部侍郎他日為朱壽昌言且欲逐敦仁而京庇之甚力敦仁亦處之自如後二年卒靖康中諫官呂好問論蔡京使敦仁請五日一視朝欲縮國命蓋指此也

吳執中子權建州松溪人登嘉祐進士第歷官州縣同門培岳惠卿方貴盛不肯附以取進凡三十餘年始提舉河南常平運使河東淮南江東轉運判官提舉廣東刑獄入為庫部吏部右司郎中大觀初擢兵部侍郎二年進御史中丞論開封府內侍省京畿泰鳳違法干請詔獎其得風憲體又言開封之治事大理之決獄將作之營繕權貨之入中皆職所當為乃妄以為功一歲遷官至五六宜行抑損遂詔自今但賜東帛郡居中知樞密院執中言外戚不宜在政地帝還其章而論所以用居中之意初蔡京忌張唐國故引執中居言路執中先劾劉炳兄弟宋喬年父子皆京客也帝嘗詰執中執其不阿康國曰是乃為逐臣地耳已而章果至帝怒罷殿大府收提舉洞霄宮以集賢殿修撰知揚州加顯議閣待制知河南府道過都復拜中丞帝以星變逐蔡京言者未已執中謂進退大臣當全禮貌於是為京下詔京得不重貶蔡孫趙適開梓慶諸夷州執中乞正其罪又言八行之舉所得皆鄉曲庸人不足以為士願下大學致其道藝而進退之所論多施行遷禮部尚書張商英罷御史張克公言執中與商英皆由郭天信以進除樞密直學士知越州尋降待制又奪職卒于家

吳材字聖學處州龍泉人進士第歷滿漢平海威平尉知州郡縣入為太學博士以趙挺之薦擢右正言遷左司諫論復起材首論范純禮為朋附黨與前日大臣變更神考法度政引之執政不宜復其職罷之元為蘇軾心腹不宜亞九卿張舜民當初政時倡狂無所顧忌不宜以從官處鄉郡其後受付指與王能甫疏言元待之末變神考之美政逐神考之人材者韓忠彥實為之首忠彥遂罷材驚恐疾視善類所排逐最多進起居邸以憂去蔡京用為給事中吏部侍郎既見有所陳京不悅以天章閣待制知光州挺之作相拜工部侍郎

耶卒
論曰紹述說行權臣頗假以攻元祐正士網既盡矣復假以攻異己厲夫外侮或內犯宜小人得志而空朝廷也故劉拯據實錄以肆誣錢適斥孟后以偏刑石璵指繪像以削諸賢吳材論黨論以摘善類許敦仁五日一朝之請吳執中體貌大臣之言俱蔡京腹心計也說說行廣帝傲似是非非孔聖惡佞有國家者不可不監夫

劉曷字子蒙開封東明人初名炳賜今名元符末進士

甲科起家太學博士遷秘書省正字校書郎兄輝通樂律輝死蔡京擢曷大司樂以樂正遂引蜀人魏漢津鑄九鼎作大晟樂尚撰書新樂書皆漢津安出己意而曷為蔡師請在樂志累遷給事中京置局議禮曷又領之為翰林學士改工部尚書提舉元曆有所損益為吳執中所論以顯謫問直學士知陳州曷與弟煥皆侍從而說不辨遂奪職罷復學士知京京再輔政召曷為工部尚書曷嘗為京畫策排鄧綬中故京力援曷由廢黜中還故班御史中丞與曷發其姦利事京徒與他官撤宗所儲三代舞器詔曷訂定凡尊爵俎豆盤匱之屬悉改以從古而戲所制器於禮儀令太學諸生習律雅樂閱試日曷與大司成劉嗣明奏有鄧綬宮架之上再為翰林學士東宮建為太子賓客又遷戶部大理議戶絕法若祖有子未娶而亡不得養孫為嗣曷曰計一歲路戶絕不過得錢萬緡使歲失萬緡而天下無絕戶豈不可乎從其議加宣和殿學士知河南府積官金紫光祿大夫與王萊交通事敗開封尹盛章議以死刑部尚書范致虛為請乃長流瓊州死年五十七

宋喬年字仙民宰相之孫也父充國刻意同學以鄉書試禮部既自謂宰相子輒罷舉仁宗知之召試學士院賜進士出身書河南判官判登聞鼓院知太常禮院英宗初廟議者欲祀祖祫祠滅室充國請配成生帝為宋始祖從之東西府建上二箴以戒大臣大臣不憚舍廟祭而祭其妻適南安寺充國自幼罷職院遂致仕充國性剛介孝於奉親平居得微物必先為家廟乃敢嘗官至中大夫卒喬年用女嫁蔡京子易坐與富國私及私使吏失官落拓二十年女嫁蔡京子易坐與富國始復起用崇寧中提舉開封府學京嘗平改置京西北路刑獄賜進士第加集賢殿修撰京轉運副使進顯謫閣待制為都轉運使改開封尹以龍圖閣學士知河南府京罷相諫議大夫毛注御史中丞吳執中交擊之貶靜軍節度使斬州安置京復相還舊官知陳州政和三年卒年六十七諡曰忠文子昇

昇字景裕崇寧初由龍圖閣學士知官數年至殿中少監時喬年尹京父子依憑蔡氏陵轍士大夫陰交諫官蔡居厚使為屬犬以徽猷閣待制知陳州喬年貶昇亦請少府監分司南京未幾知開封府喬年卒起復為京西都轉運使范汝西宮及修三山新河權至顯謫閣學士方是時徽宗議諸陵有可預為西幸之備昇治宮城廣袤十六里制廊屋四百四十間費不可勝會孫漆至灰人骨為胎斤直錢數千盡發洛城外二十里古冢凡衣冠冢兆大抵遺棄掘用是遷正議大夫殿中監又奉命補治三陵泚水坑湖計役四百九十萬工未幾卒贈金紫光祿大夫廷康殿學士諡曰恭敏

強淵明字隱季杭州錢塘人父至以文學受知韓琦終

祠部郎中淵明進士第調海州司法參軍歷濟州二州教授授蔡州確山縣通判保定軍入為太府丞軍器少監國子司業與兄汝明及葉夢得補蔡京為死立元祐籍分三等定罪皆三人所建濟成黨禍淵明以故亟遷秘書少監中書舍人入為成興林學士大觀三年京罷相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永興直學士二州召為禮部尚書復拜學士進承旨翰林直學士書畫文堂勝陽之兼太子賓客以疾改延康殿學士提舉醴泉觀兼侍讀監修國史卒贈金紫光祿大夫資政殿學士諡曰文憲諡明早死

蔡居厚字寬夫熙寧御史延禧子也廷禧嘗學呂惠卿兄弟有直名居厚第進士累官吏部員外郎大觀初拜右正言奏疏曰神宗造立法度曠古絕無難行詭之黨力起相軋而終不能搖者出於人心理義之所在也陛下繼志廣聲政事具舉願如明勅勒有司勒為成書七明一代之制遷起居郎進右諫議大夫論東南兵政七弊及言學官書局皆為要塗宜公選賢學多聞之士無使庸常之徒得以幸進河北河東羣盜起太原真定守皆以不能擒捕罪去居厚言將帥之才不儲養於平時故緩急無所可用宜令觀察使以上各舉所知又言比來從事於朝者皆姑息胥吏吏強官弱浸以成風蓋羣殺之下吏習狡故法備者有所畏至用為耳目倚為鄉導假借已辭過為早厚浸淫及於侍從今廟堂之上精亦為之顧重為之制改戶部侍郎言者論其在諫省時為宋高年父子用以策賢殿修撰知秦州降羌在州者逃入京師事出失察則職能河南京初建神霄宮度齊三州加徽猷閣待制為應天河南京初建神霄宮度地浮下為道士交游徒汝州久之知東平府復以戶部侍郎召未至又以知青州病不能赴未幾卒

劉嗣明開封祥符人入太學藉以試藝召出諸生石崇寧中車駕幸學解褐補承事郎歷校書郎至給事中張商英居相位惡其不附已時鄧居中以嫌去樞密然陰植黨與窺伺益固嗣明與之合計傾商英門下省吏張天忱脫秩嗣明駁下商英爭之詔御史臺嚴曲直商英以是罷嗣明遂論商英引李士觀門人入政典局矯為樂語共造姦謀三人俱生責嗣明天民成其罪雖獲赦被恩嗣明亦預班與學士等已而言者論其取捨權貴受升國子生預合法以抑寒士黜知穎州未幾入為工部侍郎翰林學士工部尚書卒贈資政殿學士大中大夫

蔣靜字叔明常州宜興人第進士調安仁令俗好巫疫癘流行病者寧死不脫服靜悉諭巫罪聚其所事淫像得三百軀毀而投諸江知陳留縣與屯將不協罷去徽宗初立求言靜上言多詆元祐間事蔡京第為政等擢職方員外郎中書舍人吳伯舉封還之京怒伯舉明

年選國子司業帝幸太學命講書無逸為賜服金紫進祭酒為中書舍人以顯謫閣待制知壽州從江寧府茅山道士劉混慶以技進賜號先生其徒倚為姦利奪民華陽鹽布應合詞訟至府吏觀望不敢治靜悉抵于法徙睦州移提舉洞霄宮越九年召為大司成出知洪州復召為直學士卒年七十一贈通議大夫

賈律字開封人第進士累擢兩浙轉運判官條上民間利病加直祿閣為江淮發運副使蔡京壞東南轉輸法為直達綱節率先奉承歲以入供物徑造都下籍催諸道通負造巨船二千四百艘非供奉物而輒運載者請論以違制花石海錯之急切自此而輿論功進秩遂拜戶部侍郎改刑部歲餘以顯謫閣直學士提舉醴泉觀卒

論曰善乎歐陽修之論朋黨也其言曰君子以同道為真朋小人以同利為偽朋同道則同心相益而共濟小人見利則爭先利盡則相戕害矣蘇軾續說謂君子不得志則奉身而退樂道不仕小人不得則僥倖復用唯怨之報此所以不勝也秦觀亦言君子小人不免有黨人主不辯邪正必至兩廢或言存則小人卒得志君子受其害其說甚明其甚宗之察也唯歐陽之說之說崇發正當論滋起於是紹聖指元祐為黨崇寧指元符為黨而鄧居申中張商英蔡京王黼諸人互指為黨不復能辨始以黨敗入終以黨敗國冠塗炭垂三十年其禍法於東都白馬蓋至是而三子之效焉彼劉昂強調明宋喬年劉嗣明直斗符耳亦使懷賢恣難裁撤無忌小人之為術矣嗚呼朋黨之說真能空人之國如此哉

崔鵬字德符雍丘人父毗徙居穎州遂為陽翟人登進士第調鳳州司戶參軍鈞州推官徽宗初立以日食求言鵬上書曰臣聞諫爭之道不激切不足以起人主意激切則近諛諛夫為人臣而有諛諛之名此護邪之論所以易乘而世主所以不悟天下所以卷舌吞聲而以言為戒也臣嘗讀史見漢劉向曹鄴李少良之事未嘗不掩卷與嗚呼然有山林不反之意比聞國家以日食之異詢求直言伏讀詔書所稱言之失中朕不加罪蓋陛下披至情節聖度以來天下之言如此而私所聞則敢一吐是臣幸甚陛下也方今政令煩苛民私堪擾風俗險薄法不能勝未暇一二陳之而特以判左右之忠邪為本臣至於草萊不識朝廷之士特怪左右之人有指元祐之臣為姦者必邪人也使漢之黨網唐之牛李之禍將復見於今日其可駭也夫毀譽者朝廷之公議故賈誼朱崖軍司馬馬光左右以為姦而天下皆曰忠今宰相章惇左右以為忠而天下皆曰姦此何理也臣請略言姦人之迹夫乘時抵巇以盜富貴探微揣端以圖權寵謂之姦可也包直滿門私通諸路

年選國子司業帝幸太學命講書無逸為賜服金紫進祭酒為中書舍人以顯謫閣待制知壽州從江寧府茅山道士劉混慶以技進賜號先生其徒倚為姦利奪民華陽鹽布應合詞訟至府吏觀望不敢治靜悉抵于法徙睦州移提舉洞霄宮越九年召為大司成出知洪州復召為直學士卒年七十一贈通議大夫

賈律字開封人第進士累擢兩浙轉運判官條上民間利病加直祿閣為江淮發運副使蔡京壞東南轉輸法為直達綱節率先奉承歲以入供物徑造都下籍催諸道通負造巨船二千四百艘非供奉物而輒運載者請論以違制花石海錯之急切自此而輿論功進秩遂拜戶部侍郎改刑部歲餘以顯謫閣直學士提舉醴泉觀卒

論曰善乎歐陽修之論朋黨也其言曰君子以同道為真朋小人以同利為偽朋同道則同心相益而共濟小人見利則爭先利盡則相戕害矣蘇軾續說謂君子不得志則奉身而退樂道不仕小人不得則僥倖復用唯怨之報此所以不勝也秦觀亦言君子小人不免有黨人主不辯邪正必至兩廢或言存則小人卒得志君子受其害其說甚明其甚宗之察也唯歐陽之說之說崇發正當論滋起於是紹聖指元祐為黨崇寧指元符為黨而鄧居申中張商英蔡京王黼諸人互指為黨不復能辨始以黨敗入終以黨敗國冠塗炭垂三十年其禍法於東都白馬蓋至是而三子之效焉彼劉昂強調明宋喬年劉嗣明直斗符耳亦使懷賢恣難裁撤無忌小人之為術矣嗚呼朋黨之說真能空人之國如此哉

崔鵬字德符雍丘人父毗徙居穎州遂為陽翟人登進士第調鳳州司戶參軍鈞州推官徽宗初立以日食求言鵬上書曰臣聞諫爭之道不激切不足以起人主意激切則近諛諛夫為人臣而有諛諛之名此護邪之論所以易乘而世主所以不悟天下所以卷舌吞聲而以言為戒也臣嘗讀史見漢劉向曹鄴李少良之事未嘗不掩卷與嗚呼然有山林不反之意比聞國家以日食之異詢求直言伏讀詔書所稱言之失中朕不加罪蓋陛下披至情節聖度以來天下之言如此而私所聞則敢一吐是臣幸甚陛下也方今政令煩苛民私堪擾風俗險薄法不能勝未暇一二陳之而特以判左右之忠邪為本臣至於草萊不識朝廷之士特怪左右之人有指元祐之臣為姦者必邪人也使漢之黨網唐之牛李之禍將復見於今日其可駭也夫毀譽者朝廷之公議故賈誼朱崖軍司馬馬光左右以為姦而天下皆曰忠今宰相章惇左右以為忠而天下皆曰姦此何理也臣請略言姦人之迹夫乘時抵巇以盜富貴探微揣端以圖權寵謂之姦可也包直滿門私通諸路

陰交不違密結廷謂之姦可也以奇佞淫巧濇上心以得優女色敗君德獨操實刑自報恩怨謂之姦可也蔽避主驕排斥正人微言者坐以刺譏直諫者凡此數者斥以杜天下之言掩塞蔽之罪謂之姦可也此數者光有之乎悼有其實者名隨之無其實而有其名誰信之傳曰謂孤為程非特不知孤又不知程是故以佞為忠必以忠為佞於是乎有賢賞罰賞罰罰蓋佞幸飾詐如此而國不亂未之有也光忠信直諫聞於華夷雖古名臣未能遠過而謂之姦是欺天下也至如悼徂許以陰天下士大夫呼曰悼賊貴極宰相人所具瞻以名呼之又指為賊豈非以其孤負主恩玩竊國柄忠臣痛憤義士不服故賊而名之指其實而號之以賊邪京師語曰大悼小悼殃及子孫謂悼與史中丞安悼也小人督之變鳴其兇忍害人根乎天性隨遇必發天下無事不過賊陷忠良破善類至緩急危疑之際必有反覆賣國賊臣不臣之心比年以來諫官不諫得失御史不劾姦邪門下不駁詔令共持暗默以為得計昔李林甫竊相位十有九年海內怨痛而人主不知頃都浩以言事得罪大臣拱而觀之何列無一語者又從而撻之夫以股肱耳目治亂安危所係而一切若此陛下雖有堯舜之聰明將誰使之誰使之夫日者陽也食之者陰也四月正陽之月陽極陰盛極衰之時而陰干陽故其變為大惟陛下畏天威聽明命大運乾剛大明邪正毋違經義毋變民心則天意解矣若夫伐鼓用幣素服微樂而無德善政之實非所以應天也帝覽而善之以為相相教授後祭京復籍上書人以陽為邪等免所居官久之調嶺溪令移病歸始居都城治地數畝為婆娑園屏處十餘年人無貴賤長少悉尊師之宜和六年起通判寧化軍召為殿中侍御史既至而欽宗即位授右正言上疏曰六月一日詔書詔諫臣直論得失以求實是有以見陛下求治之切也數十年來王公卿相皆曰蔡京出使使一門生死則一門生用一故史述則一故吏來更持政柄無一人立異則一人害己者此則之本謀也安得實是之言問於陛下哉諫議大夫馮澥近上章曰士無異論太學之盛也澥高取為此姦言乎王安石除異己之人著三經之說也澥又以天下靡然雷同陵夷至于大亂此無異論之說也京又以學校之法駁士人如軍法之駁卒伍一有異論累及學官若蘇軾黃庭堅之文范鎮沈括之雜說悉以刑刑重賞禁其收藏其詩多亦已密矣而澥猶以為太學之盛欺罔不已甚乎原京與澥罪乃天地否泰所係國家治亂由之以分不可忽也仁宗英宗選教朴敢言之士以元祐之治天下安於泰山及章惇蔡京倡為起而用之元祐之治天下安於泰山及章惇蔡京倡為起而用之論以欺人主紹述一道德而天下於詔倣紹述

風俗而天下同於欺罔紹述理財而公私竭紹述造士而人材衰紹述開邊而塞塵犯關矣元符應詔上書者數千人京遺腹心考定之同己為正異己為邪與京同者也故列於正京之術破壞天下於茲極矣尚忍使其餘黨再破壞邪京姦邪之計大類王莽而朋黨之眾則又過之頗斬之以謝天下累章極論時議歸重忽得擊疾不能行三求去帝惜之不許呂好問徐秉哲為言乃以龍圖閣直學士主管嵩山崇福宮命下而辛卯平生為文至多輒為人取去後無留者尤長於詩清峭雄深有法度無子堉昂昂集其遺文為三十卷傳於世張根字知常饒州德興人入太學甫冠第進士調臨江司理參軍遂昌令當改京秩以四親在堂冀以父母之恩封大父母而馳妻封及母遂致仕得通直郎如其志時年三十一鄉人之賢者彭汝礪序其事自以為不及屏處十年曾布曾肇鄂浩及本道使者上其行義徽宗召詣闕為帝言人主一日萬幾所恃者是其心耳一累於物則聰明智慮且耗賢不自混清綱紀不振矣願陛下清心省欲以空瀆亂之源遂請罷錢幣製造局帝改容嘉美以為親賢主教授未幾通判杭州提舉江西常平內侍走馬承受舉劾一路以錢半給軍衣非是自轉運使鄂守以下皆罷根言東南軍法與西北殊此舉行之百五十年矣仰守監司分朝廷憂顧使有罪猶當審處豈宜以小卷尺紙空干郡吏哉詔皆令復還又言本道去歲蠲租四十萬而戶部責償如初祖宗立發運上供而給本錢數百萬而戶部責償如初祖宗立發運上供而給本錢數百萬而戶部責償如初祖宗立發運上供而給本錢數百萬而戶部責償如初

第或費百萬臣所部二十州一歲上供財三十萬緡耳曾不足給一第之用以龍元勳盛德應不稱況出於閭閻干澤者或雖趙普韓琦亦命定案所未有願日削而月損之如金帛好賜之類亦不可節也又其次下錫帶其直雖數百緡亦必數於數百緡而後足今乃如被僕隸使混清公卿間賢不肖無辨如以其左右趨走不欲毀殺當別為制度以示等威可也書奏權倖側目謀所以中傷之者言上交帝察根誠不之罪也尋以花石綱拘占漕舟官買一竹至費五十緡而多人諸臣之家因力陳其弊益件權倖乃擢根所書奏廢注切草略為傲慢不恭責監信州酒既又言根非誠平之法以搖紹述之政再貶濠州團練副使安置郴州尋以詩准賊功得自便以朝散大夫終於家年六十根性至孝父病盡戒盪根為食淡母嗜河豚及蟹母終根不復食母方病每至雞鳴則少蘇後不忍聞雞聲子蔡自有傳弟

樓字見素第進士歷耀州三州教授太學錄升博士改禮部員外郎高麗遣子弟入學肄業又兼博士遷光祿太常少卿擢侍御史鄭居中去世位權言朋黨分攻非朝廷福若不擢其久久則難圖於是宇文黃中賈安宅等六人皆罷凡蔡京所惡亦指為居中黨而逐時即員冗濫至五十五人樓宗翰稱論乃擢其庸者十人六人疏斥外徐處仁議裕民局以置局提舉宗不樂樓言國家法令何處不裕民乎今大晟府典樂樓論為之起復修製大令明官管勾官田為大晟府典樂樓論為貪濫不法物論弗齒且典樂在太常少卿之上修製冗官不當起論題為樂令未幾復前命樓爭不已改祝書少監察攸引為道史檢討官召試中書舍人卒任諒字子諒眉山人徙汝陽九歲而孤勇欲奪母志諒挽衣泣曰豈有為人子不能養其親者乎母為感動而止諒力學自奮年十四即冠鄉書登高第第調河南戶曹以兵書為樞密曾布使人邀詣關見覺不能合徑去布為相猶欲用之諒言現以李德裕事布始怒將之奇章宗在樞府薦為編修官布持其奏不為樞州教授宗見其所作新學碑曰文士也擢提舉東坡學事歷京西河北京東改轉運判官者河北根本籍凡戶口之升降官吏之增損與一歲出納奇贏之數披籍可見上之朝張商英見其書謂為天下部使者之最提點京東刑獄梁山深漁者習為盜蕩無名籍諒伍其家刻其舟非是不得入他縣地籍其間者鑄石為表盜發則督吏名捕莫敢不盡力跡無所容加直祿關陝西轉運副使降人李訛嗚知邊陲不繼陰關地害粟而叛遣西夏統軍書稱定邊可唾手取諒謀知其謀或輸粟定邊及諸城堡且募人發所善得數千萬石訛嗚果入寇失獲粟七日而退他日復圍觀化堡而邊儲已足訛